

水滸察隱

三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三十二回

宋江夜看小鼇山

花榮大鬧清風寨

文章家有過枝接葉處。每每不得與前後大篇一樣出色。然其敘事潔淨。用筆明雅。亦殊未可忽也。譬諸游山者。游過一山。又問一山。當斯之時。不無借徑於小橋曲岸。淺水平沙。然而前山未遠。魂魄方收。後山又來耳目。又費則雖中間少有不稱。然政不致遂敗人意。又况其一橋一岸一水一沙。乃殊非七十回後一望荒屯絕徼之比。想復晚涼新浴。荳棚花下。搖蕉扇說曲折。興復不淺也。

看他寫花榮文秀之極。傳武松後定少不得此人。可謂矯矯虎臣。翩翩儒將。分之兩雋。合之雙璧矣。

話說這清風山離青州不遠。只隔得百來里路。這清風寨卻在青州三岔路口。

地名清風鎮。因為這三岔路上通三處。惡山因此特設這清風寨。在這清風鎮

上。落筆亦似一座惡山。便伏下許多林莽。那里也有三五千人家。卻離這清風山只有一站多路。

當日三位頭領自上山去了。只說宋明公獨自一箇背着些包裹。迤邐來到清

風鎮上。便借問花知寨住處。那鎮上人答道。這清風寨衙門在鎮市中間。南邊

有箇小寨。是文官劉知寨住宅。問花知寨偏先答劉寨。行文有犬牙交錯之法。北邊那箇小寨。正是武

官花知寨住宅。宋江聽罷。謝了那人。便投北寨來。到得門首。見有幾箇把門軍

漢。問了姓名。入去通報。只見寨裏走出那箇少年的軍官來。拖住宋江。喝叫軍

漢。接了包裹。朴刀。腰刀。扶到正廳上。便請宋江當中涼床上坐了。納頭便拜。四

拜。寫花榮又有接包裹正廳上當中設放涼床。寫得虛設坐位安排。宋江來久矣。特暗借薛蕃故事。翻寫此異樣交情。來真正妙手。起身道。自

從別了兄長之後。屈指又早五六年矣。常常念想。聽得兄長殺了一箇潑烟花

官司。行文書各處追捕。小弟聞得如坐針氈。連連寫了十數封書去貴莊問信。

不知曾到也不。今日天賜。幸得哥哥到此。相見一面。大慰平生。說罷。又拜。宋江

扶住道。賢弟。休只顧講禮。請坐了。聽在下告訴。花榮斜坐着。三字與上涼床句對。要知他全不

一段資主二字相待。便連下文妻妹。宋江把殺閻婆惜一事和投奔柴大官人并

孔太公莊上遇見武松。清風山上被捉。遇燕順等事。細細地都說了一遍。花榮

聽罷。答道。兄長如此多難。今日幸得仁兄到此。且住數年。人壽幾何。何言與卻又理會。

宋江道。若非兄弟。宋清寄書來。孔太公莊上時。在下也特地要來賢弟。這里走

一遭。花榮便請宋江去後堂裏坐。喚出渾家崔氏來拜。伯伯拜罷。花榮又叫妹

子出來拜了哥哥。寫花榮又有花榮。○花榮武官。何其文也。○看他文心。前掩後

是花知秦恭人却又仍得見花知秦恭人一奇也。未算到秦家嫂嫂却先見花家

妹子今日是花家妹子後日又是秦家嫂嫂二奇也。世之淺夫讀此文則止謂

復知其結構之妙哉便請宋江更換衣裳。鞋襪香湯沐浴。真好在後堂安排

筵席洗塵。當日筵宴上。宋江把救了劉知寨恭人的事。備細對花榮說了一遍。

花榮聽罷。皺了雙眉。說道。兄長沒來繇。救那婦人做甚麼。正好教滅這厮的口。

宋江道。卻又作怪。我聽得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因此把做賢弟同僚面上。

特地不過王矮虎相怪。一力要救他下山。你卻如何恁的說。花榮道。兄長不知。不是小弟說口。這清風寨是青州緊要去處。是若還是小弟獨自在這里守把。

時是遠近強人怎敢把青州攪得粉碎是近日除將這箇窮酸醋來做箇正

知寨是這厮又是文官又不識字是自從到任只把鄉間些少上戶詐騙是朝

廷法度無所不壞是小弟是箇武官副知寨每每被這厮毆氣是恨不得殺了

這濫污禽獸兄長卻如何救了這厮的婦人打緊這婆娘極不賢只是謁撥他

丈夫行不仁的事殘害良民貪圖賄賂貪圖賄賂未有不殘害良民者既識

賄賂滋味卡有不調撥丈夫多行不正正好叫那賤人受些玷辱兄長錯救了這

等不才的人宋江聽了便勸道賢弟差矣自古道冤讐可解不可結他和你是

同僚官雖有些過失你可隱惡而揚善賢弟休如此淺見花榮道兄長見得極

明來日公廨內見劉知寨時與他說過救了他老小之事宋江道賢弟若如此

也顯你的好處花榮夫妻幾口兒朝暮臻臻至至獻酒供食伏侍宋江極寫當

晚安排牀帳在後堂軒下請宋江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筵宴款待話休絮煩宋

江自到花榮寨裏喫了四五日酒花榮手下有幾箇梯己人一日換一箇撥些

碎銀子在他身邊每日教相陪宋江去清風鎮街上觀看市井諠譁村落宮觀

寺院閑走樂情。

寫花榮都引好。爲下文作引好。

自那日爲始。這梯己人相陪着閑走。邀宋江去

市井上閑翫。那清風鎮上。也有這座小枸欄。并茶坊酒肆。自不必說得。當日宋

江與這梯己人。在小枸欄裏。閑看了一回。又去近村寺院。道家宮觀。遊賞一回。

請去市鎮上。酒肆中。飲酒。臨起身時。那梯己人。取銀兩還酒錢。宋江那里肯要。

他還錢。卻自取碎銀。還了。宋江回來。又不對花榮說。那箇同去的人。歡喜又落

得銀子。又得身閑。

此等只是閒筆閒情。

自此每日撥一箇相陪。和宋江去閒走。每日又只

是宋江使錢。自從到寨裏。無一箇不敬愛他的。宋江在花榮寨裏。住了將及一

月有餘。看看臘盡春回。又早屆元宵節近。且說這清風寨鎮上居民。商量放燈

事。准備慶賞元宵科斂錢物。去土地大王廟前。紮縛起一座小龕山。上面結綵

懸花。張掛五七百碗花燈。土地大王廟內。逞賽諸般社火。家家門前。紮起燈棚。

賽懸燈火。市鎮上諸行百藝。都有。雖然比不得京師。只此也是人間天上。當下

宋江在寨裏。和花榮飲酒。正值元宵。是日晴明得好。花榮到巳牌前後。上馬去

公廨內。點起數百箇軍士。教晚間去市鎮上。彈壓。又點差許多軍漢。分頭去四

下裏把守柵門。

爲官應如此矣。

未牌時分回寨來。邀宋江喫點心。宋江對花榮說道。聽

聞此間市鎮上今晚點放花燈。我欲去看看。花榮答道。小弟本欲陪侍兄長。奈

緣我職役在身。不能彀閒步同往。

先補一句。

今夜兄長自與家間二三人去看燈。早

早的便回。小弟在家專待家宴三杯。以慶佳節。宋江道。最好。卻早天色向晚。東

邊推出那輪明月。宋江和花榮家親隨梯已人兩三箇。跟隨着緩步徐行。到這

清風鎮上看燈時。只見家家門前搭起燈棚。懸掛花燈。燈上畫着許多故事。也

有剪綵飛白牡丹花燈。并芙蓉荷花異樣燈火。四五箇人手厮挽着。來到大王

廟前。在鼇山前看了一回。迤邐投南走。不過五七百步。只見前面燈燭熒煌。一

夥人圍住。在一箇大牆院門首熱鬧。鑼聲響處。衆人喝采。宋江看時。卻是一夥

舞鮑老的。宋江矮矮人背後。看不見。那相陪的梯已人卻認的社火隊裏。便教

分開衆人。讓宋江看那跳鮑老的身軀。扭得村村勢勢的。宋江看了。呵呵大笑。

只見這牆院裏面。卻是劉知寨夫妻兩口兒。和幾箇婆娘。在裏面看。

武知寨便

上馬去。

懸文知寨便和婆娘

聽得宋江笑聲。那劉知寨的老婆於燈下。卻認的宋江。便

指與丈夫道。兀那箇黑矮漢子。便是前日清風山搶擄下我的賊頭。劉知寨聽了。喫一驚。便喚親隨六七人。叫捉那箇笑的黑漢子。宋江聽得。回身便走。走不過十餘家。衆軍漢趕上。把宋江捉住。拿到寨裏。用四條麻索綁了。押至廳前。那三箇梯己人。見捉了宋江去。自跑回來報與花榮知道。且說劉知寨坐在廳上。叫解過那廝來。衆人把宋江簇擁在廳前跪下。劉知寨喝道。你這廝是清風山打劫強賊。如何敢擅自來看燈。今被擒獲。有何理說。宋江告道。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張三。與花知寨是故友。來此間多日了。從不曾。在清風山打劫。劉知寨老婆。卻從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喝道。你這廝兀自賴哩。你記得教我。叫你做大王時。宋江告道。恭人羞矣。那時。小人不對恭人說來。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亦被擄掠在此間。不能。下。山。去。劉知寨道。你既是客人。被擄劫在那里。今日如何能。下。山。來。卻到我。這。里。看。燈。那。婦。人。便。說。道。你。這。廝。在。山。上。時。大。刺。刺。的。坐。在。中。間。交。椅。上。繇。我。叫。大。王。那。里。保。人。宋。江。道。恭。人。全。不。記。我。一。力。救。你。下。山。如。何。今。日。到。把。我。強。扭。做。賊。那。婦。人。聽。了。大。怒。指。着。宋。江。罵。道。這。等。賴。皮。賴。

骨不打如何肯招。劉知寨道：說得是。喝叫取過批頭來打那厮。一連打了兩料。打得宋江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叫把鐵鎖鎖了。明日合箇囚車，把做鄆城虎張三解上州裏去。卻說相陪宋江的梯己人，慌忙奔回來報知花榮。花榮聽了大驚，連忙寫書一封，差兩箇能幹親隨人去劉知寨處取親隨人齎了書。急忙到劉知寨門前，把門軍漢入去報覆道：花知寨差人在門前下書。劉高叫喚至當廳。那親隨人將書呈上。劉高拆開封皮讀道：花榮拜上僚兄相公座前。所有薄親劉文花榮近日從濟州來放開鄆城二字因看燈火誤犯尊威，萬乞情恕放免。自當造謝。草字不恭，煩乞炤察不宣。劉高看了大怒，把書扯的粉碎，大罵道：花榮這厮無禮。你是朝廷命官，如何卻與強賊通同也來瞞我。這賊已招是鄆城縣張三，你卻如何寫濟州劉文。俺須不是你侮弄的。你寫他姓劉，是和我同姓恁的。我便放了他。文宜徒知此耳喝令左右把下書人推將出去。那親隨人被趕出寨門，急急歸來稟覆花榮知道。花榮聽了，只叫得苦了哥哥。快備我的馬來。花榮披掛拴束了弓箭。花榮綽槍上馬，帶了三五十名軍漢，都拖槍曳棒，直奔到劉高寨。

裏來。把門軍人見了。那里敢攔。當見花榮頭勢不好。盡皆喫驚。都四散走了。得

好花榮搶到廳前。下了馬。手中拿着槍。那三五十人都擺在廳前。寫得花榮口

好裏叫道。請劉知寨說話。劉高聽得驚得魂飛魄散。懼怕花榮是箇武官。那里敢

出來相見。花榮見劉高不出來。立了一回。喝叫左右去兩邊耳房裏搜人。那三五十軍漢一齊去搜時。早從廊下耳房裏尋見宋江。被麻索高吊起在梁上。又使鐵索鎖着兩腿。打得肉綻。幾箇軍漢把繩索割斷。鐵鎖打開。救出宋江。花榮便叫軍士先送回家裏去。花榮上了馬。綽槍在手。口裏發話道。劉知寨。你便是箇正知寨。待怎的奈何了花榮。誰家沒箇親眷。你卻甚麼意思。我的一箇表兄。直拿在家裏。強扭做賊。好欺負人。明日和你說話。花榮帶了衆人。自回到寨裏來。看視宋江。卻說劉知寨見花榮奪了人去。急忙點起一二百人。也叫來花榮。寨奪人。那二三百人內。新有兩箇教頭。爲首的教頭。雖然得了些槍刀。終不及花榮武藝。不敢不從劉高。只得引了衆人。奔花榮寨裏來。把門軍士入去報知花榮。此時天色未甚明亮。那二百人來擁在門首。誰敢先入去。寫得都懼怕

花榮了得。看看天大明了。卻見兩扇大門不關。寫得好只見花知寨在正廳上坐寫得好着。寫得好左手拿着弓。右手挽着箭。寫得好衆人都擁在門前。花榮豎起弓。大喝道。你這軍士們。不知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劉高差你來。休要替他出色。你那兩箇新參教頭。還未見花知寨的武藝。今日先教你衆人看花知寨弓箭。然後你那厮們要替劉高出色。不怕的入來看我。先射大門上左邊門神的骨朶頭。寫得好搭上箭。拽滿弓。只一箭。喝聲着。正射中門神骨朶頭。寫得好二百人都喫一驚。花榮又取第二枝箭。大喊道。你們衆人再看我第二枝箭。要射右邊門神的這頭。盛上朱纓。寫得好颯的又一箭。不偏不斜。正中纓頭上。寫得好那兩枝箭。卻射定在兩扇門上。總結一句花榮再取第三枝箭。喝道。你衆人看我第三枝箭。要射你那隊裏穿白的教頭心窩。寫得好那人叫聲哎呀。便轉身先走。寫得好衆人發聲喊。一齊都走了。寫得好花榮且教閉上寨門。卻來後堂看覷宋江。花榮說道。小弟誤了哥哥。受此之苦。宋江答道。我卻不妨。只恐劉高那厮不肯和你干休。我們也要計較箇長便。花榮道。小弟捨着棄了這道官誥。寫得好和那厮理會。宋江道。不想那婦人將恩

作怨。教丈夫打我這一頓。我本待自說出真名姓來。卻又怕閻婆惜事發。因此只說鄆城客人張三。叵耐劉高無禮。要把我做鄆城虎張三。解上州去。合箇囚車盛。我要做清風山賊首時。頃刻便是一刀一劄。不得賢弟自來搭救。便有銅唇鐵舌。也和他分辨不得。花榮道。小弟尋思。只想他是讀書人。須念同姓之親。因此寫了劉文。

花知秦差矣。越是讀書人。越把我同姓痛惡。越是同姓。越將他普天下。慨歎之聲。

不想他

直恁沒些人情。如今既已救了來家。且卻又理會宋江道賢弟差矣。既然仗你豪勢。救了人來。凡事要三思。自古道喫飯防噎。行路防跌。他被你公然奪了人來。急使人來搶。又被你一嚇。盡都散了。我想他如何肯干罷。必然要和你動文書。今晚我先走上清風山去躲避。你明日卻好和他自賴終久。只是文武不和相毆的官司。我若再被他拏出去時。你便和他分說。不過是花榮道。小弟只是一勇之夫。卻無兄長的高明遠見。只恐兄長傷重了。走不動。

好花榮

宋江道。不妨

事急難以擔閣。我自捱到山下便了。當日敷貼了膏藥。喫了些酒肉。把包裹都寄在花榮處。黃昏時分。便使兩箇軍漢。送出柵外去了。宋江自連夜捱去。不在

話下。再說劉知寨見軍士一箇箇都散回寨裏來。說道花知寨十分英勇了得。誰敢去近前當他弓箭。兩箇教頭道。着他一箭時。射箇透明窟窿。卻是都去不得。劉高終是箇文官。有些算計。當下尋思起來。想他這一奪去。必然連夜放他上清風山去了。明日卻來和我白賴便爭。競到上司。也只是文武不和鬪毆之事。我卻如何奈何得他。劉高又賊我今夜差二三十軍漢去五里路頭等候。倘若天幸捉着時。將來悄悄的關在家裏。卻暗地使人連夜去州裏報知軍官下來取。就和花榮一發拿了。都害了他性命。那時我獨自霸着這清風寨。文武不和只爲此句寫出

千古炯鑑非直裰官而已

省得受那厮們的氣。當晚點了二十餘人。各執槍棒。就夜去了。約

看他各法便避却前文清風山下被捉一段矣

劉知寨

見了大喜道。不出吾之所料。且與我囚在後院裏。休教一箇人得知。連夜便寫了十封申狀。差兩箇心腹之人。星夜來青州府飛報。次日花榮只道宋江上清風山去了。坐視在家心裏。只道我且看他怎的。竟不來探着劉高也。只做不知。兩下都不說着。好且說這青州府知府。正值陞廳公座。那知府覆姓慕容。慕容兩字

賜姓。雙名彥達。是今上徽宗天子慕容貴妃之兄。倚託妹子的勢。要在青州橫行殘害良民。欺罔僚友。無所不爲。爲六十二回作案正欲回衙早飯。只見左右公人接上劉知寨申狀。飛報賊情公事。知府接來看。了劉高的文書。喫了一驚。便道。花榮是箇功臣之子。如何結連清風山強賊。這罪犯非小。未審虛實。便教喚那本州兵馬都監來到廳上。分付他去。原來那箇都監姓黃名信。爲他本身武藝高強。威鎮青州。因此稱他爲鎮三山。那青州地面所管下有三座惡山。第一便是清風山。第二便是二龍山。第三便是桃花山。三山出這三處都是強人草寇出沒的去處。黃信卻自誇要捉盡三山人馬。因此喚做鎮三山。這兵馬都監黃信上廳來。領了知府的言語出來。點起五十箇壯健軍漢。披掛了衣甲。馬上擎着那口喪門劍。連夜便下清風寨來。逕到劉高寨前下馬。劉知寨出來接着。請到後堂。敘禮罷。一面安排酒食款待。一面犒賞軍士。後面取出宋江來。教黃信看了。黃信道。這箇不必問了。連夜做箇囚車。把這廝盛在裏面。頭上抹了紅絹。插一箇紙旗。上寫着清風山賊首鄆城虎張三。宋江那里敢分辯。只得繇他們安排。

黃信再問劉高道。你拏得張三。三時。花榮知也。不知。黃信能劉高道。小官夜來二更拏了他。悄悄的藏在家裏。花榮只道去了。安坐在家。黃信道。既是恁的。卻容易。明早安排一副羊酒。去大寨裏公廳上擺着。卻教四下裏埋伏下三五十人。預備着。我卻自去花榮家請得他來。只說道。慕容知府聽得你文武不和。因此特差我來置酒勸諭。賺到公廳。只看我擲盞爲號。就下手拿住了一同解上州裏去。此計如何。劉高喝采道。還是相公高見。此計卻似囊中捉鼈。手到拏來。當夜定了計策。次日天曉。先去大寨左右兩邊帳幙裏預先埋伏了軍士。廳上虛設着酒食筵宴。早飯前後。黃信上了馬。只帶三兩箇從人。來到花榮寨前。軍人入去傳報。花榮問道。來做甚麼。軍漢答道。只聽得教報道。黃都監特來相探。花榮聽罷。便出來迎接。黃信下馬。花榮請至廳上。敘禮罷。便問道。都監相公有何公幹。到此。黃信道。下官蒙知府呼喚。發落道。爲是你清風寨內文武官僚不和。未知爲甚緣絲。知府誠恐二位因私讐而誤公事。黃信會說特差黃某齎到羊酒。前來與你二位講和。已安排在大寨公廳上。便請足下上馬同往。花榮笑道。花榮如

何敢欺罔劉高。他又是箇正知寨，只是他累累要尋花榮的過失，不想驚動知府。有勞都監下臨草寨，花榮將何以報黃信附耳低言道：「知府只爲足下一人，倘有些刀兵動時，他是文官，做得何用？你只依着我行。」黃信花榮道：「深謝都監過愛。」黃信便邀花榮同出門，首上馬。花榮道：「且請都監少敘三杯了去。」黃信道：「待說開了，暢飲何妨？」黃信花榮只得叫備馬。當時兩箇並馬而行，直來到大寨，下了馬。黃信攜着花榮的手，同上公廳來。黃信只見劉高已自先在公廳上，三箇人都相見了。黃信叫取酒來，從人已自先把花榮的馬牽將出去，閉了寨門。黃信花榮不知是計，只想黃信是一般武官，必無歹意。黃信擎一盞酒來，先勸劉高道：「知府爲因聽得你文武二官同僚不和，好生憂心。今日特委黃信到來，與你二公陪話，煩望只以報答朝廷爲重。再後有事，和同商議。」黃信劉高答道：「量劉高不才，頗識些理法，直教知府恩相如此掛心。我二人也無甚言語爭執。此是外人妄傳。」黃信大笑道：「妙哉。」黃信劉高飲過酒，黃信又斟第二杯酒來，勸花榮道：「雖然是劉知寨如此說了，想必是閒人妄傳。故是如此，且請飲一杯。」

榮接過酒喫了。劉高拏副臺盞斟一盞酒回勸黃信道。動勞都監相公降臨敝地。滿飲此杯。黃信接過酒來。拿在手裏。把眼四下一看。能黃信有十數箇軍漢簇上廳來。黃信把酒盞望地下一擲。只聽得後堂一聲喊起。兩邊帳幔裏走出三十箇健壯軍漢。一發上把花榮拿倒在廳前。黃信喝道。綁了花榮。一片聲叫道。我得何罪。黃信大笑。喝道。你兀自敢叫哩。你結連清風山強賊。一同背反朝廷。當得何罪。我念你往日面皮不去驚動你家老小。此却不是黃信交情。正是文章要着。花榮叫道。也須有箇證見。黃信道。還你一箇證見。教你看真賊真賊。我不屈你左右與我推將來。能黃信無移時。一輛囚車。一箇紙旗兒。一條紅抹絹。從外面推將入來。花榮看時。卻是宋江目睜口呆。面面相覷。做聲不得。黃信喝道。這須不干我事。見有告人劉高在此。花榮道。不妨不妨。這是我的親眷。他自是鄆城縣人。你要強紐他做賊。到上司自有分辯處。黃信道。你既然如此說時。我只解你上州裏。你自去分辯。便叫劉知寨點起一百寨兵防送。花榮便對黃信說道。都監賺我來。雖然捉了我。便到朝廷。和他還有分辯。可看我和都監一般武職官。面休

去我衣服。此亦是文章要着愛容我坐在囚車裏。黃信道：這一件容易，便依着你。就叫劉知寨一同去州裏折辯明白，休要枉害人性命。此却不是黃信公道，正是文章要着入下回便

知當時黃信與劉高都上了馬，監押着兩輛囚車，並帶三五十軍士，一百寨兵，簇擁着車子，取路奔青州府來。有分教：火燄堆裏，送數百間屋宇人家；刀斧叢中，送一二千殘生性命。正是：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畢竟宋江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評〕王望如曰：宋江之釋劉恭人，也愛人以德；王英聽宋江之釋劉恭人，也納諫如流；後世將帥搶掠民間婦女恣意宣淫，方且攘臂交爭，孰肯勸人全節如公明也者？強盜中有義士，愚者不信，不感釋放之恩，而深切強奪之怨，亦人情所必至。然則識矮黑漢於鼇山之下，冀杖斃以爲快焉，固其宜也。

又曰：文武同寅，多如兩牝之同夫，不相愛而相忌。小李廣與劉知寨，苟義篤友于，當公明入寨，備陳排難解紛之力，則劉高率妻而感仲連，斷無鼇山捉

打恩將讐報之理。卽奈何構斃在平日。乘間在一朝。宋江自認爲鄆城客人。張三花榮書稱爲濟州薄親劉文。求之不得。稱兵奪之。語云。武將動手用槍。文官動口用筆。此劉高之申報青州。而計遣黃信也。宋公明池魚之殃。吾於花榮不能無憾。

鄧狂言索隱

只見寨裏走出那箇少年的軍官來。拖住宋江。喝叫軍漢。接了包裹朴刀腰力。扶到正廳上。便請宋江當中涼牀上坐了。納頭便拜四拜。此回寫宋江與花榮。實有許多失支脫節之處。然顧不得以此嗤作者之疎者何也。天下之奇文奇事。其安放妥貼處。只在數字。開卷便提少年軍官。已經立全篇之案矣。宋江一小吏耳。花榮則世家子弟之軍官也。而何以與此仗義疎財有事江湖者。交情如此其厚。仰慕如此其殷。此其疎略者一也。宋江本爲避殺人之案而來。且在清風山小住。花榮不以爲疑。宋江亦自不隱。且不顧身上之有案。而遊行自如。觀看燈火。宋江若行所無事。而花榮亦不加阻止。此其疎略者二也。宋江旣爲劉高所禽。花榮知之。而捏一濟州劉文之名目。向之討情。卻不知此四字名詞。本非與宋江約會。則宋江與劉高說話自然另有一名。決不能恰合。此其疎略者三也。搶回宋江。決定不

能了事。藏之于家。既已不可。令其走上清風山。卽令得到。豈其人竟不知。况宋江本非健者。則棒打難行。被拿亦畢竟是意中之事。此其疎略者四也。在宋江倚仗花榮之勢力。本縣案子。固不必慮。劉婦之毒。非所及料。而又不必其適爲所見。則其處處托大。亦自情有可原。若花榮則一方面久交宋江。一方明素怨劉高。決無防範。已經失當。而臨事倉皇。進退無據。其疎略決無可解。然作者筆鋒。實實要將他寫作一不大安分。喜事任氣之一箇軍閥少年。蓋此等人物。只采虛聲。毫無實用。學問閱歷。種種缺乏。雖表面上風姿蕭颯。才藝亦有可觀。畢竟作事不大了。顧此等人物。一經出難。終究可以磨成一箇人才。作者烏忍棄之。且因其種種缺點。寫其所以致禍之由。而又借其家世才器。寫出腐敗政府。不能驅使人材。竟令不保其終之罪。用意至深。一花榮聽罷。皺了雙眉。說道。兄长沒來由救那婦人做甚麼。正好教滅這厮的口。一同官之妻。而幸災樂禍如此。豈尙顧官場體統。真所謂大爺脾氣者矣。明目張膽。統屬軍漢奪人。而猶云可以混賴。此亦復成何語。非倚仗其軍官。不于此。且非倚仗其爲軍閥。而習慣其大爺之脾氣。亦斷斷乎不于此也。鄉里痞棍之鬥氣。或希圖死無對證。或謀令要犯潛逃。迹其究竟。未有不兩敗而俱傷者。彼固愚民無知。又實處于無可如何之地。而不得不以身試法也。赫赫官場。巍巍軍閥。所行乃至若此。而且自矜其得計。嗚呼。可以覘世變矣。而金評猶謂花榮爲上上人。

物鄙人未之敢信也。作者原不欲以上上人物寫梁山。偶一有之。實出于不得已得。而仍必微露其短。惟其稱頌而已。且本意不十分重人才。不重人才者。所以發揮其平民主義之本真。其第一義。時重人才者。所以發揮其官僚驅迫之見象。猶其第二義耳。

宋江道。恭人全不記我一力救爾下山。如何今日到把我強扭做賊。那婦人聽了大怒。宋江在清風山中間交椅上坐着。而仍復游行自如。其形迹固甚彰明。恭人令知寨捉之。不可謂非公也。以私情言之。則恭人固當報宋江全身之德。以公事言之。則知寨亦斷無見賊不拿之理。乃若劉婦之用意。則實是在是爲私而非爲公。此作者之筆。所以窮物無遁形也。于何知之。于前回之謊言知之。宋江果令實在大王。大王而實在有一節之善。則彼婦之全身得歸。亦未嘗無面目以對其夫。謊言者。自重其官體。而不欲人之知有釋放一事者也。其人之賊與非賊。與賊之尙有好意者。皆非其所欲問者矣。且釋放一事。山中人知之。宋江知之。劉婦知之。而其夫與其下人。則皆不得知。且雖逆料而知之。而亦不多言者也。劉婦之被污與否。當時尙屬疑問。顧知寨卽明知其謊言。亦絕不爭論。彼固赫赫然一正印之官也。既爲官矣。則必自護其體。而被搶之事。且將諱之。搶之後如何得回。其又惡肯深究。凡以顧吾面子而已。故官場中之妻妾子女。偶有外遇。大都其家主不肯認真。職此之由。是劉高亦深恐其事之傳播。

耳。一旦見宋江于清風寨燈火之下。則其事恐將爲人所知。爲人所知。而何以自護。欲滅其口。則惟有捉而殺之之一法。于是乎一力救爾下山之一言。決不可以入于恭人之耳。而怒罵喝打。逼令承招。乃愈以酷烈手段出之矣。「明日合箇囚車。把做鄆城虎張三。解上州裏去。」把做二字。寫得最惡。蓋上聞之招辭。必不用其本事。而任意周內以出之。斷不及被搶釋放恭人認出一切種種情形也。夫豈肯與之以捉賊之公義哉。

終久止是文武不和相毆的官司。誤盡蒼生。千古同慨。文不知兵。武不知學。性情大殊。權利相競。愚民政策。根本破壞久矣。此等處是本回眼目。亦是全書主旨。試申論之。

觀于此篇而知文官之不足恃也。原朝廷設立文官之本意。豈不曰吾將以教養斯民。使無爲盜賊。而并隨時捕治之者哉。然而其事卒不能行。其源不清。其罪不聞。上下相逼。官治之爲禍烈矣哉。乃自重文輕武之說出。而更種一文武不和之根。所在省治郡州。無一不以文官爲之主體。名則懼其擾民。實則防其生變。顧文弱無用之書生。平日既輕視武人。感情不治。一旦有事。欲以其素不知兵。素不馭兵之懦夫。驅武人而爲之効力疆場。其事必不可得。而况乎其別有肺腸也。夫文官之見輕于武人。固其宜耳。讀書萬卷。或且不知當世之務。政治設施。不必爲人所服。而况乎其以不正而得之者。而况乎其

百無一長者。此回之正知寨。則花榮所誣爲窮酸餓醋者也。此回之知府。則作者之所謂裙帶餘腥者也。彼果有何能力。而應在此位乎。彼其享用既豐。并復慳吝。端坐束手。說短道長。而軍人方日夕守禦。懼盜賊之將爲我害。而猶或不保性命之懼。則其心安得不懈。而地方之治安。與文官之性命。際此時間。又實實完全寄于武人之手。文官固知其然而又自覺其無力以制之也。則日日惡武人之橫。日日又疑武人之謀。花榮何嘗通滑風山。而劉高乃於宋江未來之前。儼然以正印官自命。秦明何嘗攻城殺人。而知府乃于敵計既行之後。茫然使全眷皆誅。則是叛花榮者劉高。非宋江也。叛秦明者知府。亦非宋江也。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矣。夫古今豈無知兵之文臣。然此等人材。實爲例外。且非朝廷以文人治兵之本意。故亦絕不以此求才。且地方甚多。又安得如許而普治之。故非到外憂迭至。內患紛起之日。其人亦絕無可以自見之理由。而軍事計畫。又絕無旦夕可以練訓親附之辦法。種種難關。都爲其所苦。而况加以從旁掣肘。則一齊豈能敵衆咻哉。此文武不和之原因。與其流弊一也。

觀于此篇而知武官之更不足恃也。原朝廷設立武官之本意。豈不曰吾將以保衛地方。使驅除盜賊。而補吾文治之所不及者哉。然而其事亦卒歸無效。其人太粗。其品太雜。而社會上又視之甚賤。武器

慮存兵事之爲禍烈矣哉。既已分爲兩途。則無論治世尙文。亂世尙武之習慣。皆足以釀民生之禍。而文武不和之情形。乃長此終古而不可以復挽。文人以武人爲粗暴。卽有文而秀者。亦將以粗暴例之矣。武人以文人爲文弱。卽有強而健者。亦將以文弱視之矣。積重難返。有識者殊難跳出其範圍也。况乎粗暴與文弱之兩大惡德。性情上固不能免。而又事實上并無相容之餘地者乎。文人之激叛者多。而自爲叛人者甚少。文弱之積習。以奴隸之性根錮之。非必其人格之高尚矣。武臣之激叛者多。而自爲叛人者亦多。學說之談話。本非其胸中所有。故入之不深。而社會輕之。則名節非其所重。不言其人格之本下矣。作者窺透此旨。乃利用武人之種種弱點。以爲我傾覆萬惡政府之前提。而表面轉若袒護其所爲。不觀其微言大義之所在。則是作者排斥武人之苦衷。轉爲其筆墨之妙所掩。不可不表而出之也。花榮之如何文秀。表面上之言耳。仔細觀之。實與其行事不類。秦明之武勇。亦表面上之言耳。仔細觀之。實覺其謀勇皆疎。若使再進一步。而以道德相繩。則兩人固實在無取焉。如此人才。而謂可以獨當一面。以掃除盜賊乎。以治盜賊。猶且不可。而謂其可以抵敵外侮。恢復舊基乎。水滸無文字處。無一不當如是觀。此其例耳。且青州一域耳。而有二龍山桃花山清風山之三處盜賊。聚集其間。地方文武官僚。所司何職。顧猶曰盜賊亦甚強力也。魯達楊志未到二龍山以前。三山固無所謂武力。設

使合秦明花榮黃信之力量。以討滅此三山者。亦當滅此朝食。而何以竟無所聞。文官不事其事。而曰以猜防武人輕視武人之故。日日諱盜。武人亦心疎意慵。而以縱盜養盜者。挾制文官。審是言之。則非盜賊之力量難敵。乃是武人與文人不合。不欲効命于戰場也。此文武不和之原因。與其流弊。二也。然則其弊固終不可救乎。曰非也。欲救其弊。必窮其弊之所由來。彼其以文人治兵。而不必其文人之知兵者。懼其叛我也。彼其不以武人專兵。而不必其武人之知學者。亦懼其叛我也。愚民政策。但以防家賊而不知其不足矣。果使人人有普通之常識。則文武分途可也。卽有時不分途。固亦未嘗不可也。且真正之平等自由。又何所需于多兵。對內不需壓制。則盜賊不興。對外不尙競爭。則國防少事。若其一旦有必不得已之故。則人人皆知自衛。招募而用之。其練訓亦只需半年耳。美國陸軍不列等。而成敗乃與德相反。可以悟矣。况猶有一部分之存在乎。否則有兵之名。無兵之實。有兵之害。無兵之利。如此書之所言者。其亦危矣。談兵者亦慎之哉。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三十三回

鎮三山大鬧青州道

霹靂火夜走瓦礫場

吾觀元人雜劇。每一篇爲四折。每折止用一人獨唱。而同場諸人。僅以科白。從旁挑動承接之。此無他。蓋昔者之人。其胸中自有一篇絕妙文字。篇各成文。文各有意。有起有結。有開有闔。有呼有應。有頓有跌。特無所附麗。則不能以空中杼寫。故不得已。旁托古人生死離合之事。借題作文。彼其意。期於後世之人。見吾之文而止。初不取古人之事。得吾之文而見也。自雜劇之法。壞而一篇之事。乃有四十餘折。一折之辭。乃用數人同唱。於是辭煩節促。比於蛙鼓句斷。字歇有如病夫。又一似古人之事。全賴後人傳之。而文章在所不問也者。而冬烘學究。乳臭小兒。咸搖筆灑墨。來作傳奇矣。稗官亦然。稗官固效古史氏法也。雖一部前後。必有數篇。一篇之中。凡有數事。然但有一人必

爲一人立傳。若有十人必爲十人立傳。夫人必立傳者。史氏一定之例也。而事則通長者。文人聯貫之才也。故有某甲某乙共爲一事。而實書在某甲傳中。斯與某乙無與也。又有某甲某乙不必共爲一事。而於某甲傳中。忽然及於某乙。此固作者心愛某乙。不能暫忘。苟有便。可以及之。輒遂及之。是又與某甲無與。故曰。文人操管之際。其權爲至重也。夫某甲傳中。忽及某乙者。如宋江傳中。再述武松。是其例也。書在甲傳。乙則無與者。如花榮傳中。不重宋江。是其例也。夫一人有一人之傳。有一篇之文。一文有一端之指。一指有一定之歸。世人不察。乃搖筆灑墨。紛紛來作稗官。何其游手好閒。一至於斯。古本水滸。寫花榮。便寫到宋江。悉爲花榮所用。俗本只落一二字。其醜遂不可當。不知何人所改。旣不可致詰。故特取其例一述之。

話說那黃信上馬。手中橫着這口喪門劍。劉山寨也騎着馬。身上披掛些戎衣。手中拿一把叉。

可謂善戲謔。分不爲虛。高下之人。皆然矣。

漢寨兵各執着纓槍棍棒。腰下都帶短刀利劍。兩下鼓一聲鑼。解宋江和花榮。

望青州來。衆人都離了清風寨。行不過三四十里路頭。前面見一座大林子。正來到那山嘴邊。前頭寨兵指道。林子裏有人窺望。都立住了脚。黃信在馬上問道。爲甚不行。軍漢答道。前面林子裏有人窺看。黃信喝道。休保他只顧走走。看看漸近林子前。只聽得噹噹的。二三十面大鑼。一齊響起來。那寨兵人都慌了手脚。只待要走。黃信喝道。且住。都與我擺開。叫道。劉知寨你壓着囚車。劉高在馬上死應不得。只口裏念救苦救難天尊。句。哎呀呀。句。十萬卷經。句。三十壇醮。句。救一救。句。上牛句。或無下半句。真是絕倒。驚得臉如成精。東瓜青。一回黃。一回絕倒。亦。這黃信是箇武官。終有些膽量。便拍馬向前看時。只見林子四邊齊齊的分過三五百箇小嘍囉來。一箇箇身長力壯。都是面惡眼兇。頭裹紅巾。身穿襖。腰懸利劍。手執長槍。早把一行人圍住。林子中挑出三箇好漢來。一箇穿青。一箇穿綠。一箇穿紅。都戴着一頂銷金萬字頭巾。各跨一口腰刀。又使一把朴刀。當住去路。中間是錦毛虎燕順。上首是矮脚虎王英。下首是白面郎君鄭天壽。三箇好漢大喝道。來往的到此當住脚。留下三千兩買路黃金。任從過。

去。黃信在馬上大喝道：「你那厮們不得無禮。鎮三山在此。」好三箇好漢，睜着眼，大喝道：「你便是鎮三山，也要三千兩買路黃金。」好沒時不放你過去。黃信說道：「我是上司取公事的都監，有甚麼買路錢與你？」那三箇好漢笑道：「莫說你是上司一箇都監，便是趙官家駕過，也要三千貫買路錢。若是沒有，且把公事人當在這里待你取錢來贖。」奇譚解黃信大怒罵道：「強賊怎敢如此無禮。」喝叫左右播鼓鳴鑼，黃信拍馬舞劍，直奔燕順。三箇好漢一齊挺起朴刀來戰黃信。黃信見三箇好漢齊來併他，奮力在馬上鬪了十合，怎抵當得他三箇住。亦且劉高已自抖着，向前不得。見了這般頭勢，只待要走。黃信怕喫他三箇拿了，壞了名聲，只得一騎馬撲喇喇跑回舊路。三箇頭領挺着朴刀趕將來。黃信那里顧得衆人，獨自飛馬奔回清風鎮去了。衆軍見黃信回馬時，已自發聲喊，撇了囚車都四散走了。只剩得劉高。寫得好。○讀至此始知前文要劉高同來。對理之妙。不然則重要到鎮捉劉高也。見頭勢不好，慌忙勒轉馬頭，連打三鞭。那馬正待跑時，被那小嘍囉拽起絆馬索，早把劉高的馬掀翻倒撞下來。衆小嘍囉一發向前拿了劉高，搶了囚車，打開車輛，花

榮已把自己囚車掀開了。好便跳出來。將這縛索都掙斷了。卻打碎那箇囚車。

救出宋江來。好自有那幾箇小嘍囉已自反剪了劉高。好又向前去搶得他騎

的馬。好亦有三匹駕車的馬。好卻剝了劉高的衣服。與宋江穿了。好劉高好說至此

榮乞留衣服之妙不然則一劉高之衣禁寒中把馬先送上山去。好這三箇好

漢。一同花榮並小嘍囉把劉高赤條條的綁了。押回山寨來。好一段原來這

三位好漢。爲因不知宋江消息。差幾箇能幹的小嘍囉下山。直來清風鎮上探

聽。聞人說道都監黃信擲盞爲號。拿了花知寨。并宋江陷車囚了。解投青州來。

因此報與三箇好漢得知。帶了人馬。大寬轉兜出大路來。預先截住去路。小路

裏亦一人伺候。周匝因此救了兩箇。拿得劉高。都回山寨裏來。當晚上得山時。

已是二更時分。都到聚義廳上相會。請宋江花榮當中坐定。三箇好漢對席相

陪。一面且備酒食管待。燕順分付孩兒們各自都去喫酒。花榮在廳上稱謝三

箇好漢說道。花榮與哥哥。皆得三箇壯士。救了性命。報了冤讎。此恩難報。只是

花榮還有妻小妹子。在清風寨中。必然被黃信擒捉。卻是怎生救得。燕順道。知

寨放心。料應黃信不敢便拿恭人。若拿時也須從這條路裏經過。

子○讀至此始知前文黃

信許花榮不拿家小之妙

我明日弟兄三箇下山去取恭人和令妹還知寨便差小嘍囉下

山先去探聽。花榮謝道：深感壯士大恩。宋江便道：且與我拿過劉高那厮來。燕

順便道：把他綁在將軍柱上，割腹取心，與哥哥慶喜。花榮道：我親自下手，割這

厮。文花榮宋江罵道：你這厮我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讎，你如何聽信那不賢的

婦人害我。今日擒來，有何理說。花榮道：哥哥問他則甚。把刀去劉高心窩裏只

一剗，那顆心獻在宋江面前。花榮文甚○不是花榮說便寫劉高許多搖尾乞命之語污壞紙極矣小嘍囉自

把屍首拖在一邊。宋江道：今日雖殺了這厮濫污匹夫，只有那箇淫婦不曾殺

得。未出那口怨氣。王矮虎便道：哥哥放心。我明日自下山去拿那婦人。今番還

我受用。行文一時行到平淡處無可出色故借此作笑耳不必真有之衆皆大笑。當夜飲酒罷，各自歇息。次日

起來，商議打清風寨一事。燕順道：昨日孩兒們走得辛苦了。今日歇他一日。明

日早下山去也未遲。宋江道也見得是。正要將息人強馬壯，不在促忙。不說山

寨整點軍馬起程。且說都監黃信一騎馬奔回清風鎮上大寨內，便點寨兵人

馬緊守四邊柵門。黃信寫了申狀。叫兩箇教軍頭目。飛馬報與慕容知府。知府聽得飛報軍情緊急。公務連夜陞廳。看了黃信申狀。反了花榮。結連清風山強盜。時刻清風寨不保。事在告急。早遣良將保守地方。記上三字是申狀知府看了大驚。便差人去請青州指揮司總管木州兵馬秦統制。急來商議軍情重事。那人原是山後開州人氏。姓秦。諱箇明字。因他性格急躁。聲若雷霆。以此人都呼他做霹靂火秦明。祖是軍官出身。使一條狼牙棒。有萬夫不當之勇。那人聽得知府請喚。逕到府裏。來見知府。各施禮罷。那慕容知府將出那黃信的飛報申狀來。教秦統制看了。秦明大怒道。賊子如此無禮。不須公祖憂心。不才便起軍馬。不拿這賊。誓不再見公祖。慕容知府道。將軍若是遲慢。恐這厮們去打清風寨。秦明答道。此事如何敢遲誤。只今連夜便點起人馬。來日早行。知府大喜。忙叫安排酒肉乾糧。先去城外等候賞軍。秦明見說。反了花榮。怒忿忿地上馬。大書秦明忠孝奔到指揮司裏。便點起一百馬軍。四百步軍。先叫出城去取齊擺隊起身。卻說慕容知府。先在城外寺院裏。蒸下饅頭。擺了大碗燙下酒。每一箇人三碗酒。

兩箇饅頭一斤熟肉

頁知此非開筆蓋因知府發軍便得先見秦統制一番軍容先見一番軍容便令後文宋江定計不寫已見

方

纔備辦得了。卻望見軍馬出城。引軍紅旗上大書兵馬總管秦統制慕容知府。

望見秦明全副披掛了出城來。果是英雄無比。絕特詳此筆秦明在馬上見慕容

知府城外賞軍。慌忙叫軍漢接了軍器下馬來。和知府相見。施禮罷。知府把了

盞。將些言語囑付總管道。善觀方便。早奏凱歌。賞軍已罷。放起信砲。秦明辭了

知府。飛身上馬。擺開隊伍。催趲軍兵。大刀闊斧。逕奔清風寨來。原來這清風鎮

卻在青州東南上。從正南取清風山較近。可早到山北小路。有此句便合在前

小在後不礙單騎來說黃信也

卻說清風山寨裏。這班嘍囉們探知備細。報上山來。寨裏衆好

漢。正待要打清風寨去。只聽的報道。秦明引兵馬來。都面面厮覷。俱各駭然。

花榮便道。獨寫你衆位都不要慌。自古兵臨告急。必須死敵。教小嘍囉飽喫了

酒飯。只依着我行。先須力敵。後用智取。如此如此。好麼。真好宋江道。好計。正是

如此行。當日宋江花榮先定了計策。便叫小嘍囉各自去準備。花榮自選了一

騎好馬。定是劉高馬也一副衣甲。弓箭鐵槍。都收拾了等候。再說秦明領兵來到清風

山下離山十里下了寨柵。次日五更造飯。軍士喫罷。放起一箇信砲。直奔清風山來。揀空闊去處。擺開人馬。發起擂鼓。只聽得山上鑼聲震天響。飛下一彪人馬出來。秦明勒住馬。橫着狼牙棒。睜着眼睛看時。卻見衆嘍囉簇擁着小李廣花榮下山來。到得山坡前。一聲鑼響。列成陣勢。花榮在馬上。擎着鐵槍。朝秦明聲箇喏。文花榮秦明大喝道。花榮你祖代是將門之子。朝廷命官。教你做箇知寨。掌握一境地方。食祿於國。有何虧你處。卻去結連賊寇。反背朝廷。我今特來捉你。會事的下馬受縛。免得腥手污脚。花榮陪着笑道。看他一箇只是笑一箇只是怒一箇儒雅一箇性急各如總管聽稟。量花榮如何肯反背朝廷。實被劉高這厮無中生有。官報私讐。逼得花榮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權躲避在此。六字是一部大書供狀望總管詳察救解。秦明道。你兀自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剗地花言巧語。煽惑軍心。喝叫左右兩邊擂鼓。秦明輪動狼牙棒。直奔花榮。花榮大笑道。秦明。你這厮原來不識好人。饒讓我念。你是箇上司官。經妙人說你道俺真箇怕你。便縱馬挺槍來戰秦明。兩箇交手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花榮連鬪了許多合。賣箇破綻。撥回馬望山下。

小路便走。秦明大怒。大趕將來。花榮把槍去了事環上帶住。把馬勒箇定。左手拈起弓。右手拔箭。拽滿弓。紐過身軀。望秦明。盛頂上。只一箭。正中。盛上。射落。斗來。大那顆紅纓。卻似報箇信。與他。花妙榮絕秦明喫了一驚。不敢向前追趕。霍地撥回馬。恰要趕殺衆人。卻早一闕地。都上山去了。花榮自從別路也轉上山寨去了。秦明見他都走散了。心中越怒。越耐這草寇無禮。喝叫鳴鑼。擂鼓。取路上山。衆軍齊聲吶喊。步軍先上山來。轉過三兩箇山頭。只見上面播木砲石。灰瓶金汁。從嶮峻處打將下來。向前的退後不迭。早打倒三五十箇。只得再退下山來。秦明怒極。極怒帶領軍馬繞下山來。尋路上山。尋到午牌時分。只見西山邊鑼聲響。樹林叢中閃出一對紅旗軍來。花妙榮絕秦明引了人馬趕將去時。趕到鑼也不響。紅旗都不見了。花妙榮絕秦明看那路時。又沒正路。都只是幾條砍柴的小路。卻把亂樹折木。交叉當了路口。又不能上去。得正待差軍漢開路。只見軍漢來報道。東山邊鑼聲響。一陣紅旗軍出來。花妙榮絕秦明引了人馬。飛也似奔過東山邊來。趕到看時。鑼也不鳴。紅旗也不見了。花妙榮絕秦明縱馬去。四下裏尋路時。

都是亂樹折木塞斷了砍柴的路。逕小句亦變只見探事的又來報道。西邊山上。鑼

又響。紅旗軍又出來了。妙絕花榮秦明拍馬再奔來西山邊。西來趕到看時又

不見一箇人。紅旗也沒了。妙絕花榮秦明怒壞壞怒恨不得把牙齒都咬碎了。正在西

山邊氣忿忿的。又聽得東山邊鑼聲震地。價響妙絕花榮急帶了人馬。又趕

過來東山邊。東來趕過看時又不見有一箇賊。漢紅旗都不見了。妙絕花榮秦明怒挺

胸脯。怒挺又要趕軍漢上山尋路。只聽得西山邊又發起喊來。妙絕花榮秦明

怒氣衝天。衝天氣大驅兵馬投西山邊來。西來趕過山上山下看時並不見一箇人。

花榮絕秦明喝叫軍漢兩邊尋路上山。數內有一箇軍人稟說道。這裏都不是正

路。只除非東南上有一條大路可以上去。若是只在這裡尋路上去時。惟恐有

失。秦明聽了便道。既有那條大路時。連夜趕將去。便驅一行軍馬奔東南角上

來。南上趕到東看看天色晚了。又走得人困馬乏。巴得到那山下時。正欲下寨。造

飯。只見山上火把亂起。鑼聲亂鳴。妙絕花榮秦明轉怒怒轉引領四五十馬軍跑

上山來。山來跑上只見山上樹林內亂箭射將下來。又射傷了些軍士。秦明只得

回馬下山。山又跑下且教軍士只顧造飯恰纔舉得火着只見山上有八九十把

火光呼風唳哨下來。妙絕花榮秦明急待引軍趕時。又火把一齊都滅了。花妙絕

○只是騙他趕來關他趕去耳隔寫數遍不嫌重複故妙當夜雖有月光亦被

陰雲籠罩不甚明朗。假秦明留一好地也秦明怒不可當。怒不可當不便叫軍士點起

火把燒那樹木只聽得山嘴上鼓笛之聲。妙絕花榮秦明縱馬上來看時見山

頂上點着十餘箇火把照見花榮陪着宋江在上面飲酒。令人絕倒秦明看了

心中沒出氣處勒住馬在山下大罵。人處急絕性花榮笑答道。只是笑秦統制你不

必焦躁且回去將息着。絕妙我明日和你併箇你死我活的輸贏便罷秦明怒喊

道。喊怒反賊你便下來我如今和你併箇三百合卻再作理會花榮笑道。只是秦

總管你今日已勞困了我便贏得你也不為強。絕妙你且回去明日卻來秦明越

怒。越只管在山下罵本待尋路上山卻又怕花榮的弓箭因此只在山坡下罵

百忙中忽正叫罵之間只聽得本部下軍馬發起喊來。妙絕花榮秦明急回到

山下看時只見這邊山上火砲火箭一齊燒將下來。絕妙背後二三十箇小嘍囉

做一羣把弓弩在黑影裏射人。得妙又絕寫衆軍馬發喊一齊都擁過那邊山側
深坑裏去躲。深坑九字絕句此時已有三更時分。筆好衆軍馬正躲得弓箭時只叫
得苦上溜頭滾下水來。出妙絕無窮一行人馬卻都在溪裏各自掙扎性命。絕妙爬
得上岸的盡被小嘍撓鉤搭住活捉上山去了。絕妙爬不上岸的盡淹死在溪
裏。絕妙且說秦明此時怒得腦門都粉碎了。怒得腦門粉碎看他寫大怒越越
怒不可當怒越越怒得腦卻見一條小路在側邊。絕妙秦明把馬一撥搶上山
門都粉碎了。全用史公章法卻見一條小路在側邊。絕妙秦明把馬一撥搶上山
來走不到三五步和人連馬擲下陷坑裏去。一蹄絕花榮一矢一路寫花榮不勞
絕妙兩邊埋伏下五十箇撓鉤手把秦明搭將起來剝了渾身衣甲。句頭盛句軍
器。句我讀之而笑榮拿條繩索綁了把馬也救起來。花榮都解上清風山來原來
這般圈套都是花榮的計策。文再一清出先使小嘍囉或在東或在西引誘
得秦明人困馬乏策立不定預先又把這土布袋填住兩溪的水等候夜深卻
把人馬逼趕溪裏去上面卻放下水來那急流的水都結果了軍馬你道秦明
帶出的五百人馬。忽然提一句一大半淹在水中都送了性命生擒活捉有一

百五七十人奪了七八十四好馬。不曾逃得一箇回去。次後陷馬坑裏活捉了

秦明。此自註當下一行小嘍囉捉秦明到山寨裏。早是天明時候。五位好漢坐在

聚義廳上。小嘍囉縛綁秦明。花榮絕解在廳前。花榮見了。連忙跳離交椅。接下廳

來。親自解了繩索。扶上廳來。納頭拜在地下。正出妙絕花榮真秦明慌忙答禮。便道

我是被擒之人。繇你們碎屍而死。何故卻來拜我。花榮跪下道。妙小嘍囉不識

尊卑。誤有冒瀆。切乞恕罪。隨取錦緞衣服與秦明穿了。我妙絕花榮令秦明問花

榮道。這位爲頭的好漢。卻是甚人。偏動人花榮道。這位是花榮的哥哥。鄆城縣

宋押司宋江便是。又妙絕這三位是山寨之主。燕順王英鄭天壽。秦明道。這三

位我自曉得。輕句這宋押司莫不是喚做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重句宋江忙答道。

小人便是。秦明連忙下拜道。聞名久矣。不想今日得會義士。宋江慌忙答禮不

迭。秦明見宋江腿脚不便。寫得問道。兄長如何貴足不便。宋江卻把自離鄆城

縣起頭。直至劉知寨拷打的事。故從頭對秦明說了一遍。秦明只把頭來搖道。

若聽一面之詞。誤了多少緣故。容秦明回州去對慕容知府說。知此事燕順相

留且住數日。隨即便殺羊宰馬。安排筵席飲宴。拿上山的軍漢。都藏在山後房。

裏花妙絕也。與他酒食管待。秦明喫了數杯。起身道。衆位壯士。既是你們的好情。

分不殺秦明。還了我盔甲馬匹軍器讀之而笑。回州去。燕順道。總管差矣。你既

是引了青州五百兵馬都沒了。如何回得州去。慕容知府如何不見你罪責。不

如權在荒山草寨住幾時。本不堪歇馬。權就此間落草。論秤分金銀。整套穿衣

服。不强似受那大頭巾的氣。秦明聽罷。便下廳道秦便下廳寫。秦明生是大宋人。

死爲大宋鬼。朝廷教我做到兵馬總管。兼受統制使官職。又不曾虧了秦明。我

如何肯做强人。背反朝廷。你們衆位要殺時。便殺了我。花榮趕至廳來。拖住道。

趕下廳寫。兄長息怒。聽小弟一言。我也是朝廷命官之子。無可奈何。被逼迫得

如此。總管既是不肯落草。如何相逼得你隨順。只請少坐。席終了時。小弟討衣

甲頭盔鞍馬軍器讀之而笑。還兄長去。秦明那里肯坐。花榮又勸道。總管夜來

勞神費力。了一日一夜。人也尙自當不得那匹馬。如何不喂得他飽了去。花妙絕

秦明聽了。肚內尋思。也說得是。再上廳來。再上廳寫。秦明坐了飲酒。那五位好漢

輪番把盞陪話勸酒。秦明一則軟困。是二爲衆好漢勸不過。是開懷喫得醉了。

扶入帳房睡了。這裏衆人自去行事。實事虛寫○一句八字中有一不在話下

且說秦明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跳將起來。急性洗漱罷。秦明性急的人。

便要下山。衆人慌忙安排些酒食管待了。取出頭盔衣甲。好笑與秦明披掛了。

牽過那匹馬來。并狼牙棒。妙筆好笑○爲是好笑便不忍先叫人在山下伺候。

五位好漢都送秦明下山來相別了。交還馬匹軍器。好笑筆秦明上了馬。好笑拿

着狼牙棒。妙好笑趁天色大明離了清風山。取路飛奔青州來。到得十里路頭。恰

好已牌前後遠遠地望見煙塵亂起。並無一箇人來往。奇秦明見了。心中自有

八分疑忌。到得城外看時。原來舊有數百人家。卻都被火燒做白地。奇一片瓦

礫場上。橫七豎八殺死的男子婦人。不記其數。奇秦明看了大驚。打那匹馬在

瓦礫場上。跑到城邊。大叫開門時。只見城邊吊橋高拽起了。奇都擺列着軍士

旌旗。擂木砲石。秦明勒着馬大叫城上放下吊橋。度我入城。城上早有人看見

是秦明。便攔起鼓來。吶着喊。奇秦明叫道。我是秦總管。如何不放我入城。只見

慕容知府立在城上女牆邊。大喝道：「反賊！你如何不識羞恥！昨夜引人馬來打城子。把許多好百姓殺了。又把許多房屋燒了。今日兀自入來賺哄城門。朝廷須不曾虧負了你。你這厮倒如何行此不仁！已自差人奏聞朝廷去了。早晚拿住你時。把你這厮碎屍萬段。」秦明大叫道：「公祖差矣。秦明因折了人馬。又被這厮們捉了上山去。方纔得脫。昨夜何曾來打城子。知府喝道：『我如何不認得你。這厮的馬匹。』」句「衣甲。」句「軍器。」句「頭盔。」句「文。」句「奇。」句「城上衆人。明明地見你。指撥紅頭子殺人放火。」奇文你如何賴得過。便做你輸了被擒。如何五百軍人。沒一箇逃得回來報信。你如今指望賺開城門取老小。你的妻子。今早已都殺了。你若不信。與你頭看。軍士把槍將秦明妻子首級挑起在槍上。教秦明看。秦明是箇性急的人。看了渾家首級。氣破胸脯。分說不得。只叫得苦屈。城上弩箭如雨點般射將下來。秦明只得回避。上文已足。只如此撒開。看見遍野處火焰。尙兀自未滅。一再盡。秦明回馬在瓦礫場上。恨不得尋箇死處。一肚裏尋思了半晌。一縱馬再回舊路。一行不得十來里。只見林子裏。花妙絕。轉出一夥人馬來。當先五匹馬上。五箇

好漢。不是別人。宋江花榮燕順王英鄭天壽。隨從一二百小囉。宋江在馬上欠身道。總管何不回青州。獨自一騎投何處去。秦明見問。怒氣道。不知是那箇天不蓋地不載。該刷的賊。裝做我去打了城子。壞了百姓人家房屋。殺害良民。到結果了我一家老小。閃得我如今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我若尋見那人時。直打碎我條狼牙棒。便罷。宋江便道。妙絕花榮此處便不出頭也。○人但知宋江服秦明不知花榮用宋江也。總管息怒。小人有箇見識。這里難說。且請到山寨裏告稟。總管可以便往。秦明只得隨順。再回清風山來。於路無話。早到山亭前下馬。衆人一齊都進山寨內。小囉囉已安排酒果肴饌。在聚義廳上。五箇好漢邀請秦明上廳。都讓他中間坐定。絕妙花榮○此句與後仍請句對看便知花榮之妙也。五箇好漢齊齊跪下。秦明連忙答禮。也跪在地。宋江開話道。能用宋江總管休怪。昨日因留總管在山。堅意不肯。卻是宋江定出這條計來。能服秦明蓋不惟能用宋江又能深信宋江之心叫小卒似總管模樣的。卻穿了總管的衣甲頭盔。騎着那馬。橫着狼牙棒。直奔青州城下。點撥紅頭子殺人。燕順王矮虎帶領五十餘人助戰。只做總管去家中取老小。因此殺人放火。

先絕了總管歸路的念頭。今日衆人特地請罪。秦明見說了怒氣攢心。欲待要

和宋江等厮併。句一卻又自肚裏尋思。句一一則是上界星辰契合。二乃被他們軟

困以禮待之。三則又怕鬪他們不過。三句故作者在上二句不足。以接住秦明。因此只

得納了這口氣。便說道。你們兄弟雖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箇。

斷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答道。此亦是花榮意。却到底用宋江說。何用

不恁地時。兄長如何肯死心塌地。若是沒了嫂嫂夫人。花知寨自

說有一令妹。甚是賢慧。他情願賠出立辦裝奩。與總管爲室。如何。妙絕花榮不

秦明見衆人如此相敬相愛。方纔放心歸順。花榮仍請宋

江在居中坐了。秦明道好。妙絕花榮不惟戡定禍亂。又能正名秦明花榮及三

位好漢依次都坐。大吹大擂。飲酒商議。打清風寨一事。秦明道。這事容易。不須

衆弟兄費心。黃信那人亦是治下。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藝。三乃和我過的最

好。明日我便先去叫開柵門。一席話說他入夥投降。就取了花知寨寶眷。倒在此

拿劉高老婆之前。特與王英映帶作遇。前文宋江先許。爲王英作媒。後文却忽與秦明作媒。皆是行文閃爍之法。

仁兄報讐雪恨。

偏與上句連說。獨不爲王英地乎。

作進兒之禮如何。宋江大喜道。若得總管如

此慨然相許。卻是多幸多幸。當日筵席散了。各自歇息。次日早起來。喫了早飯。

都各各披掛了。秦明上馬。先下山來。拿了狼牙棒。飛奔清風鎮來。卻說黃信自

到清風鎮上。發放鎮上軍民。點起寨兵。曉夜隄防。牢守柵門。又不敢出戰。

前文護

法累累使人探聽。不見青州調兵策應。當日只聽得報道柵外有秦統制。獨自

一騎馬到來。叫開柵門。黃信聽了。便上馬飛奔門邊看時。果是一人一騎。又無

伴當。黃信便叫開柵門。放下弔橋。迎接秦總管入來。直到大寨公廳前下馬。請

上廳來敘禮罷。黃信便問道。總管緣何單騎到此。秦明當下先說了損折軍馬

等情。後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疎財仗義。結識天下好漢。誰不欽敬他。如今見

在清風山上。我今次也在山寨入了夥。你又無老少。

花榮秦明都成累筆。故此處特看一句。

何不

聽我言語。也去山寨入夥。免受那文官的氣。黃信答道。既然恩官在彼。黃信安

敢不從。只是不曾聽得說有宋公明在山上。今次卻說及時雨宋公明。自何而

來。

妙筆

秦明笑道。便是你前日解去的鄆城縣張三便是。

妙筆

又復絕倒。他怕說出

眞名姓。惹起自己的官司。以此只認說是張三。黃信聽了跌脚道。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公明時。路上也自放了他。黃信又長一時見不到處。只聽了劉高一面之詞。險些壞了他性命。秦明黃信兩箇正在公廨內商量起身。只見寨兵報道。有兩路軍馬。鳴鑼搦鼓。殺奔鎮上來。秦明黃信聽得都上了馬。前來迎敵。軍馬到得柵門邊望時。只見塵土蔽日。殺氣遮天。兩路軍兵投鎮上。四條好漢下山來。畢竟秦明黃信怎地迎敵。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氣運當否。官兵日弱。盜賊日強。黃信押解花榮宋江。反被清風寨燕順等率衆奪去。可憐劉高。理未經對。而身已先殺矣。

又曰。秦統制奉慕容知府之命。討賊而爲賊所困。性多怒。則誘之。或來或去。以挫其鋒。氣多驕。則無端加膝墜淵。以亂其志。借盛甲馬匹軍器之假謀。行殺人放火攻城之眞叛。將一箇赤心報國大將軍。進退維谷。莫可誰何。不獨自己投降。並令黃信入夥。嗚呼。霹靂火。豈眞爲盜者哉。

又曰。燕順殺劉高之室。矮脚虎有婦而無婦。秦明娶花榮之妹。霹靂火無妻。

而有妻。無妻而有妻者。所以安鰥夫之心。有婦而無婦者。所以除逢夫之惡。

鄧狂言索隱

黃信見三箇好漢齊來併他。奮力在馬上鬥了十合。怎抵當得三箇住。黃信之能力。焉能捉盡三山人馬。而以之自誇。人亦從而稱之以鎮三山也哉。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山寨中之下材耳。而十合之鬥。已經不支。度其武勇。恐未足以當花榮。而何有于魯達武松楊志三人也者。若謂衆軍累之。則黃信不走。衆軍未必先走。「衆軍見黃信回馬。已自發聲喊。撇了囚車都四散走了。」已經明明點出。且衆軍無用。平日帶兵者。能不負其責乎。若謂劉高累之。則劉高本不能武。黃信亦非因護劉高而敗也。戰將之聲名。軍政之腐敗。尙自極力稱揚。而臨事時乃全無可用。寫來何其好笑。然而自此以前。自此以後。并未寫魯達楊志武松之圖謀青州。必待官軍搜捕時。始爲應敵之兵者。蓋以見魯達楊志武松等之雖具武勇。惟無大志。換而言之。則是此三人。不過權且避難。而非有宋江之野心也。盜賊則慮其有野心。革命則慮其無大志。作者本不寫革命者之正面。則固當深惡野心家。且武松等之不能有大志。亦時代之社會爲之。不可強辭附會也。

秦明大怒。趕將來。花榮把槍去了事環上帶住。把馬勒箇定。左手拈起弓。右手拔箭。拽滿弓。紐過身軀。

望秦明盔頂上，只一箭正中盔上。射落斗大來那顆紅纓，卻似報信與他。書中寫花榮弓箭之能者，屢矣。然以後大戰之中，亦未見十分得力。此固作者之微意也。蓋以花榮箇人論之，則此爲一技之長。若論其勇力，則處處有微詞。卽如此回中「山寨裏衆好漢，正待要打清風寨去，只聽得報道秦明引兵馬來，都面而厮覷，俱各駭然。」則是秦明之勇名，固在三人以上，并在花榮以上可知也。「花榮便道：你衆位俱不要慌，自古兵臨告急，必須死敵。教小嘍囉喫飽了酒飯，只依著我行。先須力敵。後用智取。如此如此好麼。」則是花榮之力，不足以當秦明。花榮自己亦明知之而承認之矣。夫作者何難寫一右左手開弓，力墮生牛頭之岳武穆，以入水滸，而屈絕不肯爲者。水滸爲革命而作，卻不以梁山當作真正革命之人物，則人才不能寫得太出特，事迹不得寫得太美滿。故武松有其品而無其志，林冲有其才而無其位。今若寫一武勇絕倫技藝并美之大將，以擢入其間，不特慮其可惜，抑亦決不能稱相題行文，不得不以偏長了之也。若以弓箭能事言之，則亦非長勝之技。宋之神臂弓，固爲利器。兩人合用，終覺笨滯而不靈。無足取也。金元以騎射見稱，當日橫行中原，或且蹂躪歐洲，實恃此爲獨一無二之武器先鋒。然有宋南渡而後，金人之軍鋒，亦曾幾經頓挫，而終不吞此一隅，奔敗之小朝廷，而尙需陰謀以成和局。遇敵不同，則成敗自異。我之所能，人亦可至。僅恃利器，不足以維持天下之全局。

而永操後來之勝算也。元人初起。長技如金。其時金無尼瑪哈烏祿之羣。宋亦無韓岳劉吳之將。摧枯拉朽。抑何足言。而昧昧者不歸咎于吾國之無人才。而乃以爲彼之武勇甲天下。且其騎射之長爲特出。必非吾儕舊日射法之所能當。是何其自暴自棄而不足與謀。且將以此說灰全國英雄光復之氣也。作者對於此說。絕對的不能承認。試問金人精騎射。而何以阨于南渡諸將。而何以滅于新銳小國。則彼之騎射。我不可能。其爲誣說可知。苟能彼之騎射。而即能敵彼。即能制彼。而不需更于其他求之。其爲誣說更可知。國家大政。在法與紀。人民根本。在心與力。曾何必專以此區區者爲有無重輕。蓋此非不可能之事。乃可能而不可專恃之事也。書中之特寫花榮弓箭。而又終不以建奇效。意在斯乎。嗚呼。世之專恃武器。卽自以爲足以立國而稱雄于世界者。其亦可以鑒矣。

次後陷馬坑。裏活捉了秦明。當下一行小嘍囉。捉秦明到山寨裏。秦明之在山寨。以知勇言。豈能名列林冲之次。而位居五虎上將之列哉。石礪本係僞造。而宋江以意進退之。辦事不公。其罪敗壞人心。散而亡形成。作者實有微文焉。蓋其地位隆重。實以花榮之故耳。彼本無謀略可言。卽以勇論。亦非上等人物。非有魯達拔柳之威。武松打虎之奇也。顧猶以馬步不同。爲之界限。尙可說也。東昌之戰。石子顯其奇技。東平之戰。重圍竟被衝出。是其知勇固可以相稱矣。秦明何能望此哉。梁山回救。當關勝而

必借林冲。關勝收降二將之功。亦非其所能也。青州出戰。爲前鋒。以當呼延灼。呼延棍法已亂之談。亦必非虛言也。究而論之。其武藝實當在楊志索超而下。索超能當楊志。楊志能當林冲。呼延乃自歎魯達。楊志爲勁敵。而何獨輕視秦明。全書中惟林冲功勞寫得最多。武藝寫得最好。擒扈三娘。救晁蓋。尤爲力戰之最者。除對於盧俊義比較。的稍有疑義。而未經交手。以宋人記梁山事。本謂俊義獨強。故不能不少存其真也。既極力以武勇寫林冲。而虎將中。竟以秦明濫等。于其間。是何深刻。乃爾。乃至祝家莊一戰。竟爲絆馬一索之所禽。曾頭市之戰。力怯退走。馬傷而躓。智勇俱乏。敗乃公事。而又于一方面同時極寫林冲之能。卽此回寫其被擒一段文字。暴躁輕敵。一敗塗地。絕非如關勝呼延灼張清董平之尙能支持良久。各有其大將能將之風。抑秦明所以罪宋江。重秦明所以私花榮也。若謂五虎上將中。除林冲外。皆在秦明後。至其言固亦甚辯。然何以關勝等三人可以列入。而楊志張清不能。張清或因一技之長。不足以當大將之任。故寧棄置之。而以與董平。若楊志則實在秦明之上。而又非索超之莽夫可比。何以遺之。關勝可以先林冲。固屬作者敬愛其人之故。然名重而功顯。宋江不得而奪之。林冲者。亦宋江之所欲奪而不能者。首事用人。當秉大公。用惟其才。不惟其私。作者書此。爲後世戒矣。秦明聽罷。便下廳道。秦明生是大宋人。死是大宋鬼。朝廷教我做到兵馬總管。兼受統制使官職。又不

會虧了秦明。我如何肯做強人。背反朝廷。你們衆位。要殺時便殺了我。生爲大宋人。死爲大宋鬼。此兩語。盧俊義口中亦經說出。然身分不同。用意各別。俊義開口一句便云。「盧某一身無罪。薄有家私。已覺其醜態百出。謂其自負清白。賣弄家私也。然下文數語。則云「若不提起忠義兩字。今日還胡亂飲此一杯。若是說起忠義來時。盧某頭頸熱血。可以便灑此處。」實是見得梁山處處是假。絕不爲宋江所籠絡。不失英雄本色。若秦明所說。則句句醜不堪言。一筆管畫出兩樣樹枝來。竟如此乎。蓋落草不落草。與統制之關係。絕對的不成其爲問題者也。作者本爲僞革命者垂戒。鄙人亦不得不以此立說。政治清明。民安物阜。朝廷而果不當背反也者。則雖不爲統制。亦不當反。政治昏濁。民窮財盡。朝廷而必需背反也者。則雖爲統制。亦當反。進一步言之。則政治上之有此統制也。本以爲民。固無有可以袒護民賊獨夫之理由。美國之軍人。不與同胞相殘殺。此所以成其爲共和也。退一步言之。則政治上之設此統制也。原以自衛。亦無有討賊被禽不死之理由。德國之軍律。不問敵軍爲何人。此所以成其爲國權也。統制者。亦社會上之一人耳。既爲人矣。而附有職權。則其人固當爲統制之事。而不得以統制爲非人之事。人格問題。不可以不講也。統制者亦國界種族上之一人耳。而位居重要。既爲大宋人矣。則其人固當盡大宋統制之職。而不得以爲非大宋人之事。國民資格問題。亦不可以

無責也。今乃曰朝廷又不曾虧了秦明。是純粹奴隸權利之心也。設使朝廷而竟至虧了秦明。則將爲盜賊怨毒之事也。人鬼死生語最好。而下文乃意不相屬。夫而後今日可以爲亂世之將官。夫而後明日可以爲降賊之強盜。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不明此義。竊恐不免于秦明之續矣。若夫作者本心。對於此兩句話。則別有感想。本身原非宋人。本心亦不會承認宋祖。而何爲借盧秦口中。著此兩語。其意若曰我固將大宋二字。代表中國云耳。吾國歷史上。原來只有朝代。而不開國號。且又當元人入主時代。設使直而書之曰。生爲中國人。死爲中國鬼。則文字之禍已烈。知人論世。要觀其通。作者身世。并非梨洲之比。而戀戀于宋人何爲。特不如此出之。而盧秦口中。亦萬不宜作中國人鬼之名詞。當微會之。

宋江開話道。總管休怪。昨日因留總管在山寨。堅意不肯。卻又是宋江定出這條計來。叫小卒似總管模樣的。卻穿了總管的衣甲頭盔。騎著那馬。橫著狼牙棒。直奔青州城下。點撥紅頭子殺人。此宋江大罪案也。祝家莊之意欲洗蕩。口頭之言。猶恐其不見實行。乃至有李逵之殺扈莊。李逵之殺江州百姓。非以宋江之故而殺人者乎。非宋江殺之。亦宋江殺之也。然猶曰阻止未能耳。官僚有罪。大名府之百姓則何辜。非以宋江欲得盧俊義之故而殺人者乎。非宋江殺之。亦宋江殺之也。然猶曰不在行

間耳。今者青州城外。數百人家。卻都被火燒做白地。一片瓦礫場上。橫七豎八。燒死的男子婦人。不記其數。是誰爲之。不能謝其責于花榮也。且因此之故。而使秦明之妻。孛被殺。以收秦明。而後文盧俊義亦以被賺。幾喪其身。措人犯法。抑何刻毒無恩之甚。嗚乎。世之借口軍事使利。而殺人放火。勒捐綁票。更復作出種種惡孽者。實不過利己害人。并害大衆之術。古之人。以永世不見兵革爲幸。顧安得有永遠和平之一日乎。彼力持強權陰謀主義者。顧獨非人也哉。

宋江答道。不恁地時。兄長如何肯死心塌地。若是沒了嫂嫂夫人。花知寨自說有一令妹。甚是賢慧。他情願賠出粧奩。與總管爲室如何。此是何等仇怨。而要人死心塌地。真是狗彘不食之語。而宋江偏拿得定。而秦明偏忍得下。則甚矣武人之貪生愛色。而重權爭利也。漢唐以來。公主下降。實用此法。然或效或不效。惟降虜則效者極多。彼固別無所歸也。然其變竟有清庭之耿精忠焉。權勢相逼。而情意相疑。雖骨肉且有不能自保者矣。元之內裂。實由于此。若夫秦明。則下材之無良心者。作者惡之深矣。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三十四回

石將軍村店寄書

小李廣梁山射雁

此回篇節至多。如清風寨起行是一節。對影山遇呂方郭盛是一節。酒店遇石勇是一節。宋江得家書是一節。宋江奔喪是一節。山泊關防嚴密是一節。宋江歸家是一節。

讀清風寨起行一節。要看他將車數馬數人數通計一遍。分調一遍。分明是一段史記。

讀對影山鬪戰一節。要看他忽然變作極耀艷之文。蓋寫少年將軍。定當如此。

讀酒店遇石勇一節。要看他寫得石將軍如猛虎當路。直是擦撥不得。只是認得兩位豪傑。其顧盼雄毅便乃如此。何況身為豪傑者。其於天下人畜如

何也。

讀宋江得家書一節。要看他寫石勇。不便將家書出來。又不甚曉得家中事體。偏用筆筆捺住法。寫得宋江大喜。便又敘話飲酒。直待盡情盡致了。然後開出書來。卻又不便說書中之事。再寫一句封皮逆封。又寫一句無平安字。皆用極奇拗之筆。

讀宋江奔喪一節。要看他活畫出奔喪人來。至如麻鞋句。短棒句。馬句。則又分外妙筆也。

讀水泊一節。要看他設置雄麗。要看他號令精嚴。要看他謹守定規。要看他深謀遠慮。要看他盤詰詳審。要看他開誠布恩。要看他不昵所親之言。要看他不敢慢于遠方之人。皆作者極意之筆。

讀歸家一節。要看他忽然生一張社長作波。卻恐疑其單薄。又反生一王社長陪之。可見行文要相形勢也。

當下秦明和黃信兩箇。到柵門外看時。望見兩路來的軍馬。卻好都到。一路是

宋江花榮一路是燕順王矮虎各帶一百五十餘人黃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橋大開寨門迎接兩路人馬都到鎮上宋江早傳下號令休要害一箇百姓休傷一箇寨兵叫先打入南寨把劉高一家老少盡都殺了王矮虎自先奪了那箇婦人。可謂老婆心切○極似寫王矮虎却不知借此一句收取潑婦上山報仇正法也小嘍囉盡把應有家私金銀財

物寶貨之資都裝上車子再有馬匹牛羊盡數牽了花榮自到家中將應有的財物等項裝載車上搬取妻小妹子內有清風鎮上人數都發還了。閉心細筆文所本無

事所必有衆多好漢收拾已了一行人馬離了清風鎮都回到山寨裏來車輛人馬

都到山寨鄭天壽迎接向聚義廳上相會黃信與衆好漢講禮罷坐於花榮肩下宋江叫把花榮老小安頓一所歇處。細將劉高財物分賞與衆小嘍囉。細王

矮虎拿得那婦人將去藏在自己房內燕順便問道劉高的妻今在何處王矮

虎答道今番須與小弟做箇押寨夫人燕順道與卻與你且喚他出來我有一

句話說。辭令能品宋江便道我正要問他王矮虎便喚到廳前那婆娘哭着告饒宋

江喝道你這潑婦我好意救你下山念你是箇命官的恭人你如何反將冤報

今日擒來有何理說。燕順跳起身來，便道：「這等淫婦，問他則甚。」拔出腰刀，一刀

揮爲兩段。

誠宜淫婦前後一機殺法亦此篇之學段也。○換燕順者，顧恐仍出花榮，便有礙矮虎不如用他自家人得者手耳。

王矮虎見

砍了這婦人，心中大怒，奪過一把朴刀，便要與燕順交併。宋江等起身來勸住。

宋江便道：「燕順殺了這婦人，也是兄弟。你看我這等一力救了他下山，教他夫

妻團圓完聚，尙兀自轉過臉來，叫丈夫害我賢弟，你留在身邊，久後有損無益。

宋江日後別娶一箇好的，教賢弟滿意。燕順道：「兄弟便是這等尋思，不殺他久

後必被他害了。」王矮虎被衆人勸了，默默無言。燕順喝叫打掃過屍首血跡，且

排筵席慶賀。次日花榮請宋江、黃信主婚，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做媒，執伐把妹

子嫁與秦明，一應禮物都是花榮出備。

王英方失夫人，秦明便得夫人，兩亦簡要接連寫在一處以爲激射。

喫了

三五日筵席。五七日後，小嘍囉探得事情，上山來報道。青州慕容知府申將文

書去中書省，奏說反了花榮、秦明、黃信，要起大軍來征勦。衆人聽罷，商量道：「此

間小寨，不是久戀之地，倘或大軍到來，四面圍住，如何迎敵？」宋江道：「小可有一

計，不知中得諸位心否。」衆好漢都道：「願聞良策。」宋江道：「自這南方有箇去處，地

名喚做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宛子城。蓼兒洼。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軍。馬把住着水泊官兵。捕盜不敢正眼覷他。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馬去那里入夥。

落一段大書宋江倡衆秦明道：「既然有這箇去處，卻是十分好，只是沒人引進他。」

如何肯便納我們？宋江大笑，卻把這打劫生辰綱金銀一事直說到劉唐寄書。

將金子謝我，因此上殺了閻婆惜，逃去在江湖上。秦明聽了大喜道：「恁地兄長。」

正是他那里大恩人事不宜遲，可以收拾起快去。今日衆人既歸宋江，倡率前

長宋江爲賊之首罪之魁也只就當日商量定了，便打併起十數輛車子。通計把老小并金

銀財物衣服行李等件，都裝在車子上，共有三百匹好馬。通計小嘍囉們有

不願去的，齋發他些銀兩，任從他下山去投別主。少開筆却有願去的，編入隊裏。

就和秦明帶來的軍漢，通有三五百人。通計宋江教分作三起下山。妙只做去

收捕梁山泊的官軍。後文此一句便引出山上都收拾得停當，裝上車子，放起

火來，把山寨燒作平地，分爲三隊下山。宋江便與花榮引着四五十人。分三五

十騎馬，分簇擁着五七輛車子。分老小隊仗先行。第一秦明、黃信引領八九十

匹馬分和這應用車子分作第二起第二隊後面第三隊便是燕順王矮虎鄺

天壽三箇引着四五十匹馬分一二百人分人第一隊無人有馬有車第二

無車○通共十輛車三百匹離了清風山取路投梁山泊來於路中見了

這許多軍馬旗號上又明明寫着收捕草寇官軍因此無人敢來阻當在路行

五七日離得青州遠了且說宋江花榮兩箇騎馬在前頭背後車輛載着老小

與後面人馬只隔着二十來里遠近前面到一箇去處地名喚對影山兩邊兩

座高山一般形勢中間卻是一條大闊驛路兩箇在馬上正行之間只聽得前

山裏鑼鳴鼓響為是強賊為是官軍讀至下却都花榮便道前面必有強人把

槍帶住取弓箭來整頓得端正再插放飛魚袋內一面叫騎馬的軍士催趲後

面兩起車馬上來好且把車輛人馬札住了宋江和花榮兩箇引了二十餘騎

軍馬向前探路至前面半里多路早見一簇人馬約有一百餘人盡是紅衣紅

甲擁着一箇穿紅少年壯士橫戟立馬奇格文在山坡前大叫道今日我和你比

試分箇勝敗見箇輸贏只見對過山岡子背後早擁出一隊人馬來也有百十

餘人都是白衣白甲也擁着一箇穿白少年壯士手中也使一枝方天畫戟文奇

奇格○處處皆用法奇絕這邊都是素白旗號那壁都是絳紅旗號又一只

見兩邊紅白旗搖震地花腔鼓擂那兩箇壯士更不打話各人挺手中戟縱坐

下馬兩箇就中間大闊路上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花榮和宋江兩箇在馬

上看了喝采看他前後兩番喝采花榮一步步攢馬向前看時只見那兩箇壯

士鬪到深澗裏這兩枝戟上一枝是金錢豹子尾一枝是金錢五色旛又一卻

攪做一團上面絨絛結住了那里分拆得開文奇花榮在馬上看了便把馬帶住

左手去飛魚袋內取弓右手向走獸壺中拔箭文亦是一聯○此一及搭上箭拽

滿弓觀着豹尾絛絛較親處颺的一箭恰好正把絛射斷只見兩枝畫戟分

開做兩下文奇那二百餘人一齊聲喝采前言兩番喝采寓意深隱者可得而

知也兩載之妙可得而知然而宋江知花榮知者二百餘人不得知二百餘人

和才高無賞往又如不足注也迨夫花榮一箭分開兩載而二百餘人齊聲喝

英雌又往如天下以成功論那兩箇壯士便不鬪寫兩載互不相服卸表寫一

榮都縱馬跑來直到宋江花榮馬前就馬上欠身聲喏都道願求神箭將軍大名花榮在馬上答道我這箇義兄乃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時雨宋公明

我便是清風鎮知寨小李廣花榮

說得響○顯求神箭大名却反先說鄆城押司豈以神箭重押司哉得押司而神箭越重

耳那兩箇壯士聽罷扎住了戟便下馬推金山倒玉柱

又一聯○此六字他在

此處分外艷麗中則映襯成色耳他書前後不稱亦復硬用入來真是文章苦海也都拜道聞名久矣宋江花榮慌忙下

馬扶起那兩位壯士道且請問二位壯士高姓大名那箇穿紅的說道小人姓

呂名方祖貫潭州人氏平昔愛學呂布爲人因此習學這枝方天畫戟人都喚

小人做小溫侯呂方

一箇古人

因販生藥到山東消折了本錢不能穀還鄉權且佔

住這對影山打家劫舍近日走這箇壯士來要奪呂方的山寨和他各分一山

他又不肯因此每日下山廝殺不想原來緣法注定今日得遇尊顏宋江又問

這穿白的壯士高姓那人答道小人姓郭名盛祖貫四川嘉陵人氏差販水銀

貨賣黃河裏遭風翻了船回鄉不得原在嘉陵學得本處兵馬張提轄的方天

戟向後使得精熟人都稱小人做賽仁貴郭盛

又一箇古人一箇異名又是一箇

江湖上聽說得對影山有箇使戟的占住了山頭。打家劫舍。因此一逕來比並戟法。連連戰了十數日。不分勝敗。不期今日得遇二公。天與之幸。宋江把上件事都告訴了。便道。既幸相遇。就與二公勸和如何。兩箇壯士大喜。都依允了。後隊人馬已都到齊。一箇箇都引着相見了。呂方先請上山。殺牛宰馬筵會。次日卻是郭盛置酒設席筵宴。宋江就說他兩箇撞籌入夥。驍隊上梁山泊去。投奔晁蓋聚義。大書宋江倡衆歡天喜地。都依允了。此二少年上山讀之真有芝蘭玉樹生我庭階之樂便將兩山人馬點起。收拾財物。待要起身。宋江便道。且住。非是如此去。一路文勢如龍。起一變途令讀者不復知其鱗甲在何處。假如我這裡有三五百人馬。投梁山泊去。他那里亦有探細的人在四下里探聽。倘或只道我們真是來收捕他。不是耍處。等我和燕順先去報知了。後文手書尙足相據。豈有今日宋江親在行間而梁山泊之見怪者。只是要惡空生出枝節。令下文風雨忽變不欲宋江引若一行人直至山窠如僧家所謂行道者然也。你們隨後卻來還作三起而行。花榮秦明道。兄長高見。正是如此計較。陸續進程。兄長先行半日。我等催督人馬。隨後起身來。且不說對影山人馬陸續登程。只說宋江和燕順各騎了馬。帶領隨行十數人。先投梁山泊。

來在路上行了兩日。當日行到晌午時分。正走之間。只見官道旁邊。一箇大酒店。宋江看了道。孩兒們走得困乏。都叫買些酒喫了過去。當時宋江和燕順下了馬。入酒店裏來。叫孩兒們鬆了馬肚帶。此看官記都入酒店裏來。宋江和燕順先入店裏來看時。只有三副大座頭。小座頭不多幾副。只見一副大座頭上。先有一箇在那里占了。宋江看那人時。裹一頂猪嘴頭巾。腦後兩箇太原府金不換紐絲銅環。上穿一領皂綢衫。腰繫一條白胳膊。下面腿緝護膝。八搭麻鞋。看官一記此桌子邊倚着短棒。此看官記橫頭上放着箇衣包。此看官記生得八尺來長。淡黃骨查臉。一雙鮮眼。沒根髭髯。怪醜宋江便叫酒保過來說道。我的伴當多。我兩箇借你裏面坐一坐。你叫那箇客人移換那副大座頭。與我伴當們坐地喫些酒。酒保應道。小人理會得。宋江與燕順裏面坐了。先叫酒保打酒來。大碗先與伴當一人三碗。有肉便買來。先與他衆人喫。借宋江愛念衆人為酒保央求何鬧地借那人斷鬧為得。甚地看他敘事卻來我這裏斟酒。酒保又見伴當們都立滿在壚邊。如畫又貼一句為酒保。卻去看看那箇客人模樣的。客人道有

勞上下。

央求換座何至如此尋鬧却先寫箇酒保誤認他是上下如生情出筆真稱妙絕

挪借這副大座頭與裏面一

箇官人的伴當坐一坐。那漢嗔怪呼他做上下。便焦躁道：「也有箇先來後來，甚

麼官人的伴當要換座頭。老爺不換。」燕順聽了對宋江道：「你看他無禮麼？」先放

下便有宋江道：「繇他便了。你也和他一般見識，卻把燕順按住了。只見那漢轉

頭看了。宋江燕順冷笑。寫大漢寫得異樣方是時彼固以宋江燕順爲即所云

是冷笑二字之意酒保又陪小心道：「上下以管叫周全小人的買賣，換一換有何妨？那

漢大怒，拍着桌子道：「你這鳥男女好不識人，欺負老爺。獨自一箇明怪其要

換座頭，便是趙官家。此亦脚底老爺也，驚鳥不換。高則聲大，頸子拳不認得你。亦你

脚底酒保道：「小人又不曾說甚麼。那漢喝道：『量你這厮敢說甚麼？』」好燕順聽了

那里忍耐得住，便說道：「兀那漢子，你也鳥強不換便罷。沒可得鳥嚇他。那漢便

跳起來，掉了短棒在手裏，便應道：「我自罵他要你多管。老爺天下只讓得兩箇

人，其餘的都把來做脚底下的泥。」奇峯忽然燕順焦躁，便提起板凳，卻待要打

將去。宋江因見那人出語不俗，妙橫身在裏面勸解，且都不要鬧。我且請問你

你天下只讓得那兩箇人。那漢道。我說與你驚得你呆了。猶言脚底下泥替宋

江道。願聞那兩箇好漢大名。那漢道。一箇是滄州橫海郡柴世宗的子孫。喚做

小旋風柴進。柴大官人。兩箇人中須有寶主反先說宋江暗地點頭。妙如雷

解此語乎復又問那一箇是誰。那漢道。這一箇又奢遮。又搖擺一句不忍便說

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時雨。呼保義。宋公明。此等名字與脚底下宋江看了燕

順暗笑。畫妙如燕順早把板凳放下了。畫妙如老爺只除了這兩箇。此句接上文連

句乃夾敘法耳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皆所謂宋江道。你且住。我問你。你既說起這

兩箇人。我卻都認得。脚底下泥你在那里與他兩箇厮會。那漢道。你既認得我

不說謊。三年前在柴大官人莊上。住了四箇月有餘。只不曾見得宋公明。文情

都宋江道。你便要認黑三郎麼。那漢道。我如今正要去尋他。發宋江問道。誰教

你尋他。那漢道。他的親兄弟鐵扇子宋清。教我寄家書去尋他。發宋江聽了大

喜。四字妙絕。既已寄書。偏不明白。便頓出許多向前拖住道。有緣千里來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只我便是黑三郎。宋江那漢相了一面。便拜道。天幸便令小

弟得遇哥哥。爭些兒錯過。空去孔太公那里走一遭。宋江便把那漢拖入裏面。

問道。家中近日沒甚事。否他問得對計對得那漢道。哥哥且聽稟小人姓石名

勇。原是大名府人氏。日常只靠放賭爲生。本鄉起小人一箇異名。喚做石將軍。

爲因賭博上。一拳打死了箇人。逃走在柴大官人莊上。多聽得往來江湖上人。

說哥哥大名。因此特去鄆城縣投奔哥哥。卻又聽得說道爲事出外。因見四郎。

聽得小人說起柴大官人來。卻說哥哥在白虎山孔太公莊上。因小弟要拜識

哥哥。四郎特寫這封家書與小人。寄來孔太公莊上。如尋見哥哥時。可叫兄長

作急回來。只如此宋江見說。心中疑惑。漸從大喜便問道。你到我莊上住了幾

日。曾見我父親麼。問得對石勇道。小人在彼。只住得一夜。便來了。不曾得見太

公。只是揀住並宋江把上梁山泊一節。都對石勇說了。反寫宋江說石勇道。小

人自離了柴大官人莊上。江湖上只聞得哥哥大名。疎財仗義。濟困扶危。如今

哥哥既去。那里入夥。是必攜帶。宋江道。這不必你說。何爭你一箇人。反寫宋江

話妙且來和燕順廝見。反寫宋江做叫酒保。且來這裏斟酒三杯酒罷。反寫宋

相勸只管縱將開去務令文情盡奇盡變然後寫出石勇書來妙妙石勇便去包裹內取出家書慌忙遞與宋江。

宋江接來看時封皮逆封着句一又沒平安二字二句○又添二宋江心內越疑

疑惑從大喜漸變過來連忙扯開封皮從頭讀至一半省一半念一半只一家書寫得有許多方法後面寫

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因病身故。見今停喪在家。專等哥哥來家遷葬。千萬

千萬切不可誤。弟清泣血奉書。宋江讀罷叫聲苦。不知高低。自把胸脯捶將起

來。自罵道。不孝逆子。做下非為。老父身亡。不能盡人子之道。畜生何異。自把頭

去壁上磕撞。大哭起來。與前大喜照耀燕順石勇抱住。宋江哭得昏迷。半晌方纔甦來。

燕順石勇兩箇勸道。哥哥且省煩惱。宋江便分付燕順道。不是我寡情薄意。其

實只有這箇先父記掛。只有這箇四字是純孝之言然只有二字又妙在只字誤

勿以宋江而忽之也○先父二字邈然呼得妙為後文一笑○武松呼先兄便終作先兄宋江呼先父未必真作先父文情各有其妙今已沒了。只

是星夜趕歸去。教兄弟們自上山則箇燕順勸道。哥哥太公既已沒了。便到家

時也不得見了。天下無不死的父母。只改一字遂成奇語令人絕倒且請寬心。引我們弟兄去

了。是○寫各人胸中各有其心如畫那時小弟卻陪侍哥哥歸去奔喪。未為晚了。自古道。蛇無

頭而不行。若無仁兄去時。他那里如何肯收留我們。不寫蕭順留宋江定少不得

宋江道。若等我送你們上山去時。悞了我多少日期。卻是使不得。我只寫一封

備細書札。都說在內。就帶了石勇一發入夥。等他們一處上山。我如今不知便

罷。既是天教我知了。正是度日如年。燒眉之急。我馬也不要。從人也不帶。二語

此處作宋江自說最妙若俗筆便定一箇連夜自趕回家。燕順石勇那里留得

住。宋江問酒保借筆硯。討了一幅紙。一頭哭着一面寫書。燕與前大再三叮嚀

在上面寫了封皮不粘。四字畫出忽交與燕順收了。脫石勇的八搭麻鞋穿了

妙絕○真正才子有此曲取了些銀兩。藏在身邊。跨了一口腰刀。就拿了石

勇的短棒。絕妙酒食都不肯露唇。便出門要走。燕順道。哥哥也等秦總管花知寨

都來相見一面了。去也未遲。定得少宋江道。我不等了。我的書去。並無阻滯。石家

賢弟。自說備細。可爲我上覆衆兄弟們。可憐見宋江奔喪之急。休怪則箇。宋江

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飛也似獨自一箇去了。一路寫宋江部

堂上晁宋二人如何相見也忽然此處如龍化且說燕順同石勇。只就那店裏

去令人眼光忽遭一閃奇文奇格妙絕妙絕

喫了些酒食點心。還了酒錢。卻教石勇騎了宋江的馬。

一雙八搭麻鞋一條粗棒却換了一匹馬妙絕

宋江奔喪回去後便託得宋江馬空了只此記得豈他人所及哉帶了從人。只離

酒店三五里路。尋箇大客店。歇了等候。次日辰牌時分。全夥都到。燕順石勇接

着。備細說宋江哥哥奔喪去了。衆人都埋怨燕順。

不是定少

道。你如何不留他一

留。石勇分說道。他聞得父親沒了。恨不得自也尋死。如何肯停脚。巴不得飛到

家裏。寫了一封備細書札在此。教我們只顧去。他那里看了書。並無阻滯。花榮

與秦明看了書。與衆人商議道。事在途中。進退兩難。

是

回又不得。是散了。又不

成。只顧且去。還把書來封了。

是始封書

都到山上看那里不容。卻別作道理。

是定少不得話九箇好漢併作一夥。帶了三五百人馬。漸近梁山泊來。尋大路上山。

一行人馬。止在蘆葦中過。只見水面上。鑼鼓振響。衆人看時。漫山遍野。都是雜

彩旗。旛寫得精水泊中。棹出兩隻快船來。當先一隻船上。擺着三五十箇小嘍

囉。船頭上中間坐着一箇頭領。乃是豹子頭林冲。

之精極

背後那隻哨船上。也是

三五十箇小嘍囉。船頭上也坐着一箇頭領。乃是赤髮鬼劉唐。

之精極

前面林冲

在船上喝問道。汝等是甚麼人。那里的官軍。敢來收捕我們。教你人人皆死。箇不留。你也須知俺梁山泊的大名。花榮秦明等都下馬立在岸邊。答應道。我等衆人非是官軍。有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哥哥書札在此。特來相投。大寨入夥。林冲聽了道。既有宋公明兄長的書札。且請過前面。到朱貴酒店裏。精嚴之水泊極先請書來看。了卻來相請。厮會。之精嚴極船上把青旗只一招。精何嚴等蘆葦裏棹出一隻小船。妙內有三箇漁人。一箇看船。妙兩箇上岸來。妙說道。你們衆位將軍。都跟我來。水面上那兩隻哨船。一隻船上把白旗招動。精何嚴等銅鑼響處。兩隻哨船一齊去了。精何嚴等一行衆人看了。都驚呆了。說道。端的此處官軍。誰敢侵傍。我等山寨如何及得。衆人跟着兩箇漁人。從大寬轉。表出八里直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朱貴見說了。迎接衆人都相見了。便叫放翻兩頭黃牛。富貴氣象散了分例酒食。討書札看了。精嚴先向水亭上放一枝響箭。射過對岸蘆葦中。早搖過一隻快船來。朱貴便喚小嘍囉分付罷。叫把書先齎上山去報知。精嚴一面店裏殺宰猪羊。富貴管待九箇好漢。把軍馬屯住在四散歇了。看他極寫精嚴深長泊中有人。雖有宋江手書。然或恐官府

嚴刑逼寫假作投夥而圖我者有之
把軍馬屯在四散真經濟之才也

第二日辰牌時分。只見軍師吳學究自來。

朱貴酒店裏迎接衆人。師又用軍一箇箇都相見了。敘禮罷。動問備細。何等然後

二三十隻大白棹船來接。何等精嚴吳用朱貴邀請九位好漢下船。老小車輛

人馬行李亦各自都搬在各船上。前望金沙灘來。上得岸。松樹逕裏衆多好漢

隨着晁頭領全副鼓樂來接。富晁蓋爲頭。與九箇好漢相見了。迎上關來。各自

乘馬坐轎。富直到聚義廳上一對對講禮罷。左邊一帶交椅上。然森卻是晁蓋吳

用公孫勝林冲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白勝。已恭喜白勝那

時白日鼠白勝數月之前已從濟州大牢裏越獄。只須逃走到山上入夥。皆是

吳學究使人去用度救他脫身。右邊一帶交椅上。然森卻是花榮秦明黃信燕順

王英鄭天壽呂方郭盛石勇列兩行坐下。中間焚起一爐香來。各設了誓。當日

大吹大擂。殺牛宰馬筵宴。一面叫新到火伴廳下參拜了。自利小頭目管待筵

席。何等精嚴收拾了後山房舍。教搬老小家眷都安頓了。秦明花榮在席上稱

讚宋公明許多好處。清風山報冤相殺一事。衆頭領聽了大喜。後說呂方郭盛

兩箇比試戟法。花榮一箭射斷絨縑。分開畫戟。晁蓋聽罷。意思不信。口裏含糊。應道。直如此射得親切。改日卻看比箭。當日酒至半酣。食供數品。衆頭領都道。且去山前閒翫一回。再來赴席。當下衆頭領相謙相讓。下階閒步。樂情觀看。山景行至寨前第三關上。只聽得空中數行賓鴻嘹唳。花榮尋思道。晁蓋卻纔意思。不信我射斷絨縑。何不今日就此施逞些手段。教他們衆人看。日後敬伏我。把眼一觀。隨行人伴數內。卻有帶弓箭的。花榮便問他討過一張弓來。在手看時。卻是一張泥金鵲畫細弓。正中花榮意。花榮妙箭安肯以尋常之弓試哉。文人所以必用妙筆美人所以必急取過一枝好箭。箭略詳便對晁蓋道。恰纔見長兒說花榮射斷絨縑。衆頭領似有不信之意。遠遠的有一行鴈來。花榮未敢誇口。這枝箭要射鴈行內。第一隻鴈的頭上。此處一句後成分作二句。只是隨手成文。射不中時。衆頭領休笑。花榮搭上箭。拽滿弓。覷得親切。望空中只一箭射去。果然正中鴈行內第三隻。先寫前之半句。看他的直墜落山坡下。急叫軍士取來看時。那枝箭正穿在鴈頭上。次找完前之半句。看他晁蓋和衆頭領看了。盡皆駭然。都稱花榮做神臂將軍。吳學究稱讚道。休言將軍比

小李廣。便是養由基。也不及神手。真乃是山寨有幸。自此梁山泊無一箇不飲

敬花榮。始結花榮傳衆頭領再回廳上筵會。到晚各自歇息。次日山寨中再備筵席。

議定坐次。本是秦明纔及花榮。因爲花榮是秦明大舅。衆人推讓花榮在林冲

肩下坐了第五位。秦明坐第六位。劉唐坐第七位。黃信坐第八位。三阮之下便

是燕順。王矮虎。呂方。郭盛。鄭天壽。石勇。杜遷。宋萬。朱貴。白勝。一行共是二十一

箇頭領。坐定。第二結慶賀筵宴已畢。山寨中添造大船屋宇。車輛什物。打造槍刀。

軍器。鎧甲。頭盔。整頓旌旗袍襖。弓弩箭矢。準備抵敵官軍。於總結後更添兩行極寫水泊精嚴富貴

○已上一篇單表水泊雄踞精嚴是全部書作身分處不在話下。卻說宋江自離了村店。連夜趕歸。當日

申牌時候。奔到本鄉村口張社長酒店裏。暫歇一歇。本至家矣却不使歸再生出一張社長家作波磔真

是編手生情落筆成景那張社長。卻和宋江家來往得好。張社長見了宋江容顏不樂。眼

淚暗流。張社長動問道。押司有年半來不到家中。今日且喜歸來。如何尊顏有

些煩惱。心中爲甚不樂。且喜官事已遇赦了。必是減罪了。不惟無憂反報一喜妙宋江答

道。老叔自說得是。家中官事且靠後。只如一箇生身老父沒了。如何不煩惱。張

社長大笑道。押司真箇也是作耍。令尊太公。卻纔在我這里喫酒了。回去只有半箇時辰來去。文奇如何卻說這話。宋江道。老叔休要取笑小姪。便取出家書教

張社長看了。此句是夾敘法下兄弟宋清明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歿

了。專等我歸來奔喪。張社長看罷說道。呸。那得這般事。只午時前後和東村王

太公。隨手又添在我這里喫酒了去。我如何肯說謊。宋江聽了心中疑影。疑前文

疑影是從大喜漸變到哭此文。疑影是從大哭漸變到喜。沒做道理處。尋思了半晌。只待天晚別了社長。便奔

歸家。入得莊門看時。沒些動靜。奇莊客見了宋江。都來參拜。奇宋江便問道。我

父親和四郎有麼。莊客道。太公每日望得押司眼穿。今得歸來。卻是歡喜。只纔

和東村裏王社長在村口。張社長店裏喫酒了回來。睡在裏面房內。文奇宋江聽

了大驚。撇了短棒。細逕入草堂上來。只見宋清迎着哥哥便拜。宋江見他果然

不戴孝。文奇心中十分大怒。便指着宋清罵道。你這忤逆畜生。是何道理。父親見

今在堂。如何卻寫書來戲弄我。教我兩三遍自尋死處。一哭一箇昏迷。你做這

等不孝之子。宋清卻待分說。只見屏風背後轉出宋太公來。至明此句假計乃我

忽醒蓋於前文一路所感者深矣。一叫道：我兒不要焦躁。這箇不干你兄弟之事。是我每日思量。

要見你一面。因此教四郎只寫道：我歿了。你便歸來得快。我又聽得人說：白虎。

山地面多有強人。又怕你一時被人攬掇落草去了。做箇不忠不孝的人。爲此。

急急寄書去喚你歸家。作者特書太公家教正所以深明宋江不孝而又得自來讀者至此俱諤許其爲忠孝之子斯真過矣。

柴大官人那里來的石勇寄書去與你。這件事盡都是我主意。不干四郎之事。

你休埋怨他。我恰纔在張社長店裏回來。睡在房裏聽得是你歸來了。宋江聽。

罷。納頭便拜太公。句憂喜相半。不便變出喜來且寫箇憂喜相半善體人情方有此筆。宋江又問父親道。

不知近日官司如何。已經赦宥。必然減罪。適間張社長也這般說了。宋太公道。

你兄弟宋清未回之時。多得朱仝雷橫的氣力。向後只動了一箇海捕文書。再。

也不曾來勾擾。我如今爲何喚你歸來。近聞朝廷册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

書。應有民間犯了大罪。盡減一等科斷。俱已行開各處施行。便是發露到官也。

只該箇徒流之罪。不到得害了性命。且緣他。卻又別作道理。宋江又問道。朱雷。

二都頭曾來莊上麼。宋清說道。我前日聽得說來。這兩箇都差出去了。朱仝差。

往東京去。實一雷橫不知差到那里去了。乃一處○遞開二人便使下文寫筆如今縣裏卻是新添兩箇姓趙的勾攝公事。宋太公道：我兒遠路風塵，且去房裏將息幾時。止合家歡喜，不在話下。天色看看將晚，玉兔東生，約有一更時分。莊上人都睡了，只聽得前後門發喊起來。看時，四下裏都是火把，團團圍住宋家莊。一片聲叫道：不要走了！宋江太公聽了，連聲叫苦，不因此起。有分教：大江岸上聚集好漢英雄，鬧市叢中來顯忠肝義膽。畢竟宋公明在莊上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評〕王望如曰：酒店遇石勇，便撞籌入梁山泊。石勇送家書，便拭淚不入梁山泊。可知宋江非生而爲盜，歸見太公。太公曰：恐你爲白虎山攬撥落草。做箇不忠不孝的人。可見宋江亦非學而爲盜。旣無爲盜之性情，復無爲盜之家學。放晁蓋七人爲梁山關門戶，邀花榮九人爲梁山廣聲援。孰爲爲之，誰令令之。

又曰：清風寨射門神，青州道射絨線。梁山泊射雁，技至此。養由基不是過也。

以彼其材。不能爲國衝鋒破陣。生封萬戶侯。而徒以解宋江之厄。與自解其厄。不得不迫。而爲盜。夫誰迫之。而爲盜。曰劉高。嗟乎。劉高。彼何人。斯而能迫人爲盜耶。

鄧狂言索隱

五七後日。小嘍囉探得事情。上山來報道。青州慕容知府。申了文書去中書省。奏說反了花榮。秦明黃信。要起大軍來征勦。文書何以不知宋江。豈知府形同聾聵耶。不知此正官場自占地步之辦法也。地方有盜。久已不曾聞問。今何爲以之上聞。不言燕順等。明乎軍官之叛。非文官之咎。無兵可用。則一切責任。皆可諉之于秦明等耳。若謂後來呼延灼之在青州。何以有知府令其收捕之事。不知收捕而得。則知府固專其功。收捕而不得。知府仍不肯坐其罪。諱敗之術。既工。推過之方。又巧。加以貴妃爲之內援。夫何所懼。此次花榮等既棄山而走。則知府更不知如何說法。以張大其功。而何必說出宋江。以自礙其諱盜冒功之地。鄙夫心事。大抵如斯矣。不然。則江州之事。行文本縣。而此回何獨無之。且宋江因歸家而被獲。亦決不提起清風山一案。官場否隔。坐失要犯。令閱者尋求其故。不禁一爲之笑倒也。衆人聽罷商量道。此間小寨。不是久戀之地。倘若大軍到來。四面圍住。如何迎敵。此亦足以見擇地。

之難。而首事之不易。與官僚無力制盜之尤爲可笑矣。草澤崛起。必需陰謀。既不能以大義召號天下。則安得一起而便據州郡。故夫梁山泊之一區。亦不可以驟得。得之而其要點之缺乏。恐將無食以自養。則初起之時。四面圍攻。必無有倖存之理由。况其不如梁山者乎。惟官僚竭力諱盜。而種種腐敗情形。皆足以爲其養成勢力之原因。而且全國區域。除守在邊域者。尙有其可以臨戰之能力。而其他皆不可用。縱有一二能者。亦屈于下位而不能伸。偶一見用。則兵與將亦不相習。且以文官主政。積弊相沿。久于斯任者。其部下亦未能訓練。當局者固明知之。故不能多調兵卒。而又恐授人以柄。致使將來不可復制。梁山初起。何濤黃安。兵將皆無可稱述。厥後勢力漸張。呼延灼兵不滿萬。關勝亦不過萬五千耳。凌州之單廷珪。魏定國。以團練使而用其本部兵馬。其數亦大略可知。將才又非梁山之敵。彼非不欲多調。其勢有所不可也。梁山用兵。亦未有盛大之數。地方之所容積。軍需之所給養。原不足以當全國兵力之聚攻。相題行文。斷非誇多鬥靡而不顧事理者之所及。知于以見腐敗官場之易興。而用之以作反對政府者方張之氣。并以見些小山寨之終不足恃。而用之以啟反對政府者進取之機。惟其心終不與盜賊。故仍置盜賊無能爲力之地位。與其身分。而我之所以達其目的者。乃實地別有正當辦法。而不過以此爲借徑。此種理想。皆從地理人情中批卻導竅而出。不是久戀之地一句。尤爲首

事者第一要著。不能走則爲死機。苟能棄卽爲活局。使梁山苟非轉掠十郡也者。則久已枯槁而立斃矣。雖在腐敗官僚時代。必無幸也。爲盜賊延旦夕之命。實爲革命者籌用兵之方。蓋非到大局多難之日。決無有割據城池。盡地自守。而可以圖存者。是知首事之人。實爲犧牲。作者只可以微言其意。而不可以告諸冒險發難之愚民。彼固盜賊而犧牲之。猶是爲國與種與民而死。且卽其不爲國與種與民而死。亦當政治不良時代之所不能免。則亦非我之故爲犧牲之。而又何必爲此婦人之仁爲吁。走之一字。實爲亡元之妙策矣。

宋江道。自這南方有箇去處。地名喚做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宛子城。蓼兒窪。晁天王聚著三五千軍馬。把住著水泊。官兵捕盜不敢正眼覷他。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馬。去那里入夥。金評云。前乎此。則收拾花榮。秦明。呂方。郭盛。燕順。王矮虎。鄭天壽。石勇等八箇人。拉而歸之。山泊。後乎此。則又收拾戴宗。李逵。張橫。張順。李俊。李立。穆弘。穆春。董威。董猛。薛永。侯健。歐鵬。蔣敬。馬麟。陶宗旺等十六箇人。拉而歸之。山泊。爲史家案而不斷之式。良有見矣。但此固皆隨時發生之事。亦爲因題立制之文。非諸人不一遇宋江。便不至于上梁山。亦非宋江不遇諸人。便無可以羅致也。僅僅以羅致斷定宋江。而不窮其羅致者與被羅致者之所由來。則作者之心。仍然不顯。蓋宋江之爲宋江。固自其爲吏結客仗義疎財之

一日。而其人心術品行。俱已確定。并不待私放屍蓋時也。作者爲首事之人。推原其心之所欲。至與其事之所必至。寫其遇之所漸至。而戒之以將來之所必不能至。一氣呵成。天衣無縫。節短取長。永昭龜鑑。且此前後二十二人也者。大抵皆與宋江同臭味。而先有爲盜之心者也。花榮之任性尙氣。而與江深交。已近之矣。秦明則浮躁而中無主張。妻孥被宋江計殺。而以婚花榮之妹。故違甘心焉。事迹異而性質亦無殊矣。金評云。水滸傳獨惡宋江。亦是殲厥渠魁之意。其餘便饒恕了。又云。此書寫一百七人處。皆直筆也。好卽真好。劣卽真劣。鄙人未之敢信。

只見屏風背後轉出宋太公來。叫道。我兒不要焦躁。這箇不干你兄弟之事。是我每日思量。要見你一面。因此教四郎只寫道。我死了。你便歸來得快。我又聽得人說。白虎山地面。多有強人。又怕你一時被人攬撥落草去了。做了不忠不孝的人。爲此急急寄書去喚你回家。宋江之爲吏結客。此其上梁山之總原因也。固非太公之所不知。知之而不禁其所爲。大勢已成。乃恐其一時被人攬撥落草。其必不可得之事矣。然而其事無足怪者。何也。太公亦鄉農耳。其子以農而爲吏。太公之所不得不樂許也。其子以吏而爲盜。太公之所必欲反對也。以爲吏之故而遂至爲盜。鄉農之所不能逆料。而事實有相因之理由。擇術宜慎。家庭教育之應當如何講求。絕不可責之于未經開化之鄉農也。鄉農之性。良懦而

和平。既爲官僚所魚肉。而縉紳里豪之屬亦欺之。則其勢將有所反。而急求有以自存。于是教訓子弟。必擇習于文武之一途。習之不成。乃見夫爲吏之可以自庇也。則贊成歡迎之不暇。雖至于訟子忤逆。得爲押司。亦復不顧。彼以爲是固具文焉耳。實際上仍吾子也。爲吏之久。出入衙門。本其職守。而交遊之廣。亦從此起。彼方顧而樂之。倚仗其勢力。以爲吾門戶之保障。而何得尼止其所爲。迨至積重難返。則雖欲尼之。其亦有所不能。社會習慣。固如此耳。若夫積漸而爲盜。則絕對的非其心之所安。鄉愚既無此膽力。老人又積成暮氣。彼農人者。日日習和平事業。斷不置其身家性命于危險之地位。家本小康。其子又多積蓄。卽令失去前日之職守。而鄉里中固無有不敬畏我者。鄉里之所謂人物。已經出名。不必紳。不必士。且不必吏。而要之皆可以自雄。則亦習而安之。且恐其子之終不自安。而并累我也。政治到十分不良時代。讀書老子。尙斥革命。富人亦多反對。鄉農更若不知。是以革命之企圖。操之小人而不能出之君子。千古同慨。操之遊民而不能操之平民。害益無底。惟宋江以吏之故。不能避不孝之名于官案。復以通梁山之故。至其父假死換回。而不能終聽其父之訓。與仲孰多。分羹慘忍。宮人侍父。玄武喋血。歷史上之污點。鄙人何忍勝言。家族主義。至此而窮。而真心爲民請命者。亦有時束縛于家庭之四周。而措置艱難。社會上種種釀成此苦痛之原因。更僕難數。鄙人真不敢輕下一語也。

宋太公道。你兄弟宋清未回之事。多得朱全雷橫的氣力。向後只動了一箇海捕文書。再也不來勾擾我。如今爲何喚你歸來。近聞朝廷冊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書。應有民間犯了大罪。盡減一等科斷。俱已行開各處施行。便是發露到官。也只該箇流徒之罪。不到害了性命。且繇他。卻又別作道理。無論如何罪案。事久則寬。賄屍親。買干證。通官吏。固無有不可以理會者。况宋江交情甚廣。而朱全雷橫之徒。爲之各出死力。已有明徵耶。此固太公之本意也。然苟非遇赦。則斷不肯喚宋江歸來。恐其一有不測。辦理殊難得手耳。赦之不可以爲訓也。有如此夫。法者。普通人之法也。惡有所謂特別者哉。以普通人之法。而一人制之。少數人遵而行之。已經不得其平。乃竟以一人之意旨。因其偶有所謂特別事故者。而頒行赦詔。是亦與于縱惡之甚者乎。故夫赦不可用。即今日總統有特赦之權。鄙人亦以爲無當也。立法司法行政三權鼎立之根本。從此墮矣。窮其究竟。不足以寬人才。而實足以長大奸。以便私圖。卽令果係人才。豈其彼獨爲人。而非才者舉不爲人乎。言政治而重人才。宜其終不平等也。如謂情有可原。則亦只可于科罪時輕減之。如有改悔有據。則亦只能于法律上規定之。以一人之意旨爲意旨。法不足以語于大公。若謂時勢所趨。不得不然。則亦只能于國體上之有特別關係者。明定以法律可寬之專條。而其他不得以此爲例。讓一步言之。則指定而赦其人者。亦只在特別之例外。又惡有所

謂普通者哉。從前之所謂必不可赦者。大要關係于君主尊嚴之一方面者耳。其對於普通人類之利害。與其風教之良否。未有能加之意者也。既不能勸人使不爲惡。乃徒以法禁之。使不爲惡。而又施行之於官僚政治之下。其爲術固已必窮。至爲惡而不能禁之。且又復從而寬之。是不顧受害者之冤苦。已經于刑律之報復主義。絕對的不相容。若更以教化主義之精理言之。則是崇長惡人之罪尤斷無可以幸免。鄙人固明知政令繁苛時代。冤誣甚多。或借此以少舒其不平之氣。然而全無勞力之平民。朽骨已寒。補救甚少。而便于奸民者爲多。無可諱也。鄙人又明知大赦之條。頗有益于革命。然而赦令之頒。絕不及于此輩。且彼苟以犧牲爲救民者。則亦不願有此以崇長社會之蠹。若夫因革命而牽入刑事者。則其數甚少。而又或不能自愛之徒。其亦未足深惜也。不言赦而政乃平。作者其亦有鑒于斯乎。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

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一部書中寫一百七人最易。寫宋江最難。故讀此一部書者亦讀一百七人傳最易。讀宋江傳最難也。蓋此書寫一百七人處皆直筆也。好卽真好。好卽真。劣若寫宋江則不然。驟讀之而全好。再讀之而好劣相半。又再讀之而好不勝劣。又卒讀之而全劣。無好矣。夫讀宋江一傳而至於再而至於又再而至於又卒而誠有以知其全劣無好可不謂之善讀書人哉。然吾又謂繇全好之宋江而讀至於全劣也。猶易繇全劣之宋江而寫至於全好也。實難。乃今讀其傳跡其言行抑何寸寸而求之莫不宛然忠信篤敬君子也。篇則無累於篇耳。節則無累於節耳。句則無累於句耳。字則無累於字耳。雖然識如是者豈將以宋江眞遂爲仁人孝子之徒哉。史不然乎。記漢武初未嘗有一

字累漢武也。然而後之讀者莫不洞然明漢武之非。是則是褻貶。固在筆墨之外也。嗚呼。稗官亦與正史同法。豈易作哉。豈易作哉。

話說當時宋太公掇箇梯子上牆來看時。只見火把叢中約有一百餘人。當頭兩箇便是鄆城縣新參的都頭。卻是弟兄兩箇。一箇叫做趙能。一箇叫做趙得。兩箇便叫道。宋太公。你若是曉事的。便把兒子宋江獻將出來。我們自將就他。若是不教他出官時。和你這老子一發捉了去。宋太公道。宋江幾時回來。趙能道。你便休胡說。有人在村口。見他從張社長家店裏喫了酒歸來。亦有人跟到這里。句添一你如何賴得過。宋江在梯子邊說道。父親和他論甚口。孩兒便挺身出官。也不妨。縣裏府上都有相識。况已經赦宥的事了。必當減罪。求告這廝們做甚麼。趙家那廝是箇刁徒。如今暴得做箇都頭。知道甚麼義理。暴字妙罵世不識他又和孩兒沒人情。空自求他。宋太公哭道。是我苦了孩兒。宋江道。父親休煩惱。官司見了。倒是有幸。明日孩兒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兒殺人放火的弟兄們。打在網裏。如何能殼兒。父親面。於清風山收羅花榮秦明黃信呂方郭盛及燕順等三人紛紛入水泊者復是何人方得死

賺轉便將生父熱騙作者王深寫宋江權詐乃至忍於欺其至親而自來讀者若歎宋江忠孝真不諳讀書人也便斷配在他州外府也

須有程限。日後歸來。也得早晚伏侍父親終身。宋太公道。既是孩兒恁的說時。我自來上下使用。買箇好去處。宋江便上梯來叫道。你們且不要鬧。我的罪犯。

今已赦宥。定是不死。且請二位都頭進敝莊。少敘三杯。明日一同見官。趙能道。你休使見識。賺我入來。賺宋江道。我如何連累父親兄弟。你們只顧進家裏來。

宋江便下梯子來。開了莊門。請兩箇都頭到莊裏堂上坐。下連夜殺雞宰鵝。置酒相待。那一百土兵人等。都與酒食管待。送些錢物之類。取二十兩花銀。把來

送與兩位都頭做好看錢。只三箇字便勝過一篇錢神論。○人之所以必要錢者。以錢能使人好看也。人以錢爲命。而亦有時以錢

與人者。既要好看。便不復顧錢也。乃世又有守錢成害。而不要好看者。斯又一類也。當夜兩箇都頭。就在莊上歇了。次

早五更。回到縣前。等待天明。解到縣裏來。時知縣纔出升堂。只見都頭趙能。趙得。押解宋江出官。知縣時文彬見了大喜。責令宋江供狀。當下宋江一筆供招。不合於前年秋間。典贖到閻婆惜爲妾。爲因不良。一時恃酒。爭論鬪毆。致被誤殺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緝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無詞。知縣看罷。且

叫收禁牢裏監候。滿縣人兒說。拏得宋江。誰不愛惜。他都替他。去知縣處告說。討饒。備說宋江平日的好處。知縣自心裏也有八分開豁他。改語皆為迭配作地不重在寫宋江

平生當時依准了供狀。免上長枷手杻。只散禁在牢裏。宋太公自來買上告下。使

用錢帛。那時閻婆已自身故了。半年沒了。苦主這張三又沒了。粉頭不來做。甚

冤家。無辜不到○若非此二語便將必入宋江死罪。瘦死鄆城。獄耶。算來不如縣放他逃配出去。再生出事來。使讀者歡喜。故當省即省乃文家妙訣也。縣

裏疊成文案。待六十日限滿。結解上濟州聽斷。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繇。赦前

恩宥之事。已成減罪。把宋江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本州官吏亦有認得宋

江的。句一更兼他有錢帛使用。句二名喚做斷杖刺配。又無苦主執證。句三衆人維持

下來。都不甚深重。當廳帶上行枷。押了一道牒文。差兩箇防送公人。無非是張

千李萬。三字妙。可見一部書皆從才子文心。捏造而出。愚大則必謂真有其事。當下兩箇公人領了公文。監押宋

江到州衙前。宋江的父親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里等候。置酒管待。兩箇

公人齎發了些銀兩。教宋江換了衣服。打拴了包裹。穿了麻鞋。宋太公喚宋江

到僻靜處叮囑道。我知江州是箇好地面。魚米之鄉。特地使錢買將那里去。你

可寬心守耐。我自使四郎來望你。不得少盤纏有便人常常寄來。你如今此去。正

從梁山泊過。倘或他們下山來劫奪你人夥。切不可依隨他教人罵做不忠不

孝。此一節牢記於心。腰申此言深矣。宋江不孝之子不肯終受厥考之教。觀其前聚清風山後吟灣陽樓當信此言不謬。孩兒

路上慢慢地去。天可憐見。早得回來。父子團圓。兄弟完聚。宋江灑淚拜辭了父

親。灑兄弟宋清送一程路。宋江臨別時。囑付兄弟道。我此去不要你們憂心。只

有父親年紀高大。我又累被官司纏擾。背井離鄉而去。兄弟你早晚只在家侍

奉休要爲我到江州來。棄擲父親無人看顧。太公許四郎來此是人情文情兩所必至。然於後文不則費筆不來。

我自江湖上相識多。見的那一箇不相助。盤纏自有

對付處。天若見憐。有一日歸來也。宋清灑淚拜辭了。交前子灑淚兄弟前弟。灑淚寫得秩秩然。自回

家中去。侍奉父親宋太公。不在話下。只說宋江和兩箇公人上路。那張千李萬

已得了宋江銀兩。又因他是好漢。因此於路上只是伏侍宋江。三箇人上路行

了一日。到晚投客店安歇了。打火做些飯喫。又買些酒肉。請兩箇公人。宋江對

他說道。實不瞞你兩箇說。我們今日此去。正從梁山泊邊過。山寨上有幾箇好

漢聞我的名字。怕他下山來奪我。枉驚了你們。我和你兩箇。明日早起些。只揀小路裏過去。甯可多走幾里不妨。兩箇公人道。押司你不說。俺們如何得知。我等自認得小路過去。定不得撞着他們。當夜計議定了。次日起箇五更來打火。兩箇公人和宋江離了客店。只從小路裏走。約莫也走了三十里路。只見前面山坡背後。轉出一夥人來。宋江看了。只叫得苦。四字兩寫。擊地爲奇。來的不是別人。爲頭的好漢。正是赤髮鬼劉唐。全泊頭領分路等候。而攬着宋江。獨是劉唐者。言劉唐則衆人見言他人。則劉唐不見此。固史氏之法也。將領着三五十人。便來殺那兩箇公人。這張千李萬。說做一堆兒。跪在地下。宋江叫道。兄弟。你要殺誰。劉唐道。哥哥。不殺了這兩箇男女。等甚麼。宋江道。不要你汗了手。把刀來我殺便了。筆墨狡獪。令人莫測其故。兩箇人只叫得苦。與上擊應。劉唐把刀遞與宋江。妙。出宋江權術。寫問劉唐道。你殺公人何意。劉唐說道。奉山上哥哥將令。特使人打聽得哥哥喫官司。直要來鄆城縣劫牢。卻知道哥哥不會在牢裏。不曾受苦。今番打聽得斷配江州。只怕路上錯了路頭。教大小頭領分付去。四路等候迎接哥哥。補文中所無。便請上山。這兩箇公人。不殺了如何。宋江

道這箇不是你們弟兄擡舉宋江倒要陷我於不忠不孝之地。

其言甚正然作

風起行之後吟反詩之前殆所以深明宋江之權詐耶

若是如此來挾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白刎。

宋江好處處處以極詐行其忠孝是宋江不好處

忙攀住臆膊道。哥哥且慢慢地商量。就手裏奪了刀。

白刎之假不如奪刀之真然真者終為小卒假者終

為大王世事如此何可勝對

宋江道。你弟兄們若是可憐見宋江時。容我去江州牢城聽候

限滿回來。那時卻待與你們相會。劉唐道。哥哥這話小弟不敢主張。是

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同花知寨在那里專等迎迓哥哥。二人容小弟着小校請

來商議。宋江道。我只是這句話。絲你們怎地商量。小晁囉去報。不多時。只見吳

用花榮兩騎馬在前後。面數十騎馬跟着。飛到面前。下馬敘禮罷。花榮便道。如

何不與兄長開了枷。花榮宋江道。賢弟是甚麼話。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動。

宋江假○於知己兄弟面前偏說此話於吳學究笑道。我知兄長的意了。這箇

容易。只不留兄長在山寨便了。寫宋江假殺出不得吳用圈套看他晁頭領多

時不曾得與仁兄相會。今次也正要和兄長說幾句心腹的話。略請到山寨。少

絨片時便送登程。看他便籠宋江聽了道。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看他也

用○寫兩人互用權術扶起兩箇公人來。宋江道。要他兩箇放心。寧可我不

可害他。看他寫宋江一片假○既許不留則定不害二人兩箇公人道。全靠押

司救命。一行人都離了大路。來到蘆葦岸邊。已有船隻在彼。當時載過山前大

路。卻把山轎教人擡了。直到斷金亭上歇了。叫小嘍囉四下里去請衆頭領都

來聚會。筆妙迎接上山。到聚義廳上相見。晁蓋謝道。自從鄆城救了性命。兄弟們

到此無日不想大恩。前者又蒙引薦諸位豪傑上山。光輝草寨報恩無門。宋江

答道。小可自從別後。殺死淫婦。逃在江湖上。去了年半。本欲上山相探。兄長一

面。偶然村店裏遇得石勇。捎寄家書。只說父親棄世。不想卻是父親恐怕宋江

隨衆好漢入夥去了。因此寫書來哄我回家。雖然明喫官司。多得上下之人看

覷。不曾重傷。今配江州。亦是好處。適蒙呼喚。不敢不至。今來既見了尊顏。奈我

限期相逼。不敢久住。只此告辭。前聚清風後吟晁蓋道。直如此忙。罵得假且請

少坐。兩箇中間坐了。宋江便叫兩箇公人只在交椅後坐。與他寸步不離。看他

假江假○便不要害公人亦何得至於如此是 晁蓋叫許多頭領都來參拜了宋

江分兩行坐下。小頭目一面斟酒。先是晁蓋把盞了。向後軍師吳學究公孫勝

起至白勝把盞下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相謝道。足見弟兄們相愛之情。宋江

是箇得罪囚人不敢久停。只此告辭。後只要問前案清風 晁蓋道。仁兄直如此見

怪。罵得假 雖然仁兄不肯要壞兩箇公人。多與他些金銀發付他回去。只說我

梁山泊搶擄了去。不到得治罪於他。宋江道。兄這話休題。這等不是擡舉宋江

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何敢違了他的

教訓。負累了他。前者一時乘興與衆位來相投。寫他自解○試問天下後世此

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裏撞見在下。指引回家。父親說出這箇緣故。情願教小

可明喫了官司。急斷配出來。又頻頻囑付。臨行之時。又千叮萬囑。教我休爲快

樂。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惶惶驚恐。因此父親明明訓教。宋江小可不爭隨順了。

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

下山。情願只就衆位手裏乞死。說罷。淚如雨下。便拜倒在地。極寫宋江極生於

心發於色誠不可奪雖用三軍奪一匹夫而不可得也如之
何其至於哭乎哭者人生暢達之情非此時之所得來也 晁蓋吳用公孫勝一

齊扶起衆人道既是哥哥堅意要往江州今日且請寬心住一日明日早送下

山三回五次留得宋江就山寨裏喫了一日酒教去了枷也不肯除再寫一句與後對看

只和兩箇公人同起同坐當晚住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堅心要行吳學究道兄

長聽稟看吳用更不留可謂惟賊知賊○寫吳吳用有箇至愛相識見在江州

充做兩院押牢節級姓戴名宗本處人稱為戴院長為他有道術一日能行八

百里人都喚他做神行太保此人十分仗義疎財夜來小生脩下一封書在此

與兄長去到彼時可利本人做箇相識但有甚事可教衆兄弟知道衆頭領挽

留不住安排筵宴送行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為揭賜又將二十兩銀子送

與兩箇公人就與宋江挑了包裹都送下山來一箇箇都作別了吳學究和花

榮直送過渡到大路二十里外二人送○迎宋江用吳用花榮皆花榮與宋江

又用二人者迎情所動則必須又用吳用所以自勝之此二人迎宋江之意也送時

此文便向後日捏成吳用花榮衆頭領回上山去只說宋江自和兩箇防送

公人取路投江州來。那箇公人見了山寨裏許多人馬，句衆頭領一箇箇都拜。宋江句又得他那里若干銀兩，句一路上只是小心伏侍宋江。三箇人在路約行了半月之上。早來到一箇去處，望見前面一座高嶺。兩箇公人說道：「好了，過得這條揭陽嶺，便是潯陽江。到江州卻是水路，相去不遠。」宋江道：「天色暄暖，趁早走過嶺去。」尋箇宿頭。公人道：「押司說得是三箇人厮趕着奔過嶺來，行了半日，巴過嶺頭，早看見嶺腳邊一箇酒店，背靠巔崖，門臨怪樹，前後都是草房，去那樹陰之下，挑出一箇酒旆兒來。」這出陰慘宋江見了，心中歡喜，便與公人道：「我們肚裏正飢渴哩，原來這嶺上有箇酒店，我們且買碗酒喫再走。」三箇人入酒店來，兩箇公人把行李歇了，將水火棍靠在壁上。宋江讓他兩箇公人上首坐定。宋江下首坐了。半箇時辰不見一箇人出來，置之死地而又生是必天然有以牛之故妙也宋江入酒店坐下，牛

箇時辰不見人出來，早已先明大家不在矣，使無此句而但於後云等男女不見歸，豈不同西遊捏捏耶。宋江叫道：「怎地不見有主

人家，只聽得裏面應道：「來也。」側首屋下走出一箇大漢來，赤色虬鬚，紅絲虎眼，頭上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布背心，露着兩臂，下面圍一條布手巾，看着

宋江三箇人唱箇喏。陰慘道：客人打多少酒？宋江道：我們走得肚飢，你這裏有甚麼肉賣？那人道：只有熟牛肉和渾白酒。宋江道：最好。你先切三斤熟牛肉來，打一角酒來。那人道：客人休怪說。我這裏嶺上賣酒，只是先交了錢。好方纔喫酒。宋江道：倒是先還了錢喫酒。我也喜歡。等我先取銀子與你。宋江便去打開箱裏取出些碎銀子。那人立在側邊偷眼好瞧着。見他包裹沉重，有些油、水、心內自有八分歡喜。接了宋江的銀子，便去裏面好昏一桶酒，切一盤牛肉出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筯，一面篩酒。三箇人一頭喫，一面口裏說道：如今江湖上歹人多，有萬千好漢着了道兒的。酒肉裏下了蒙汗藥，麻翻了劫了財物，人肉把來做饅頭餠子。我只是不信。那裏有這話？好那賣酒的人笑道：你三箇說了不要喫。我這酒和肉裏面都有了麻藥。好宋江笑道：這箇大哥，瞧見我們說着麻藥，便來取笑。好兩箇人道：大哥熱喫一碗也好。那人道：你們要熱喫，我便將去燙來。那人燙熱了，將來篩做三碗，正是飢渴之中，酒肉到口，如何不喫？三人各喫了一碗下去，只見兩箇公人瞪了雙眼，口角邊流下涎水來。你揪我扯，望

後便倒。宋江跳起來道：「你兩箇怎地，喫得一碗，便恁醉了。」向前來扶他。三箇一人

箇人再作一縱

不覺自家也頭暈眼花，撲地倒了。光着眼，都面面厮覷，麻木了。動擲不

得。酒店裏那人道：「慙愧，好幾日沒買賣。今日天送這三頭行貨來與我，先把宋

江倒拖了入去。山巖邊人肉作房裏，放在剝人凳上。宋江又來把這兩箇公人

也拖了入去。奈何那人再來，卻把包裹行李都提在後屋內，打開看時，都是金銀

那人自道：「我開了許多年酒店，不會見着這等一箇囚徒。不知其人視其物亦

筆偏能再量這等一箇罪人，怎地有許多財物，卻不是從天降下，賜與我的。那

人看罷，包裹卻再包了，且去門前望幾箇火家歸來，開剝立在門前看了一回

不見一箇男女歸來。讀否無不知，死非不知，死於此句，早已不，死於並無一人出來，句也。

只見嶺下這邊三箇人奔上嶺來。疑接奇文，有怪那人卻認得，慌忙迎接道：「大

哥那里去來？」那三箇內一箇大漢應道：主便分「我們特地上嶺來接一箇人，絕奇料

道是來的程途，一日期了。我每日出來，只在嶺下等候，不見到。正不知在那

里擔閣了。遠不千里，近只那人道：「大哥，卻是等誰？」那大漢道：「等箇奢遮的好男

子。一即所謂只等那人問道甚麼奢遮的好男子。那大漢答道：「你敢也聞他的。」

名。縮帶妙絕。豈惟便是濟州鄆城縣宋押司宋江。那人道：「莫不是江湖上說

的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寫得透徹。不實耳。那大漢道：「正是此人。」那人又問道：「他卻因

甚打這裏過？」那大漢道：「我本不知。」亦復不知。近日有箇相識從濟州來，說道鄆城縣宋

押司宋江不知爲甚麼事。亦復不知。活寫出傳聞異辭來。發在濟州府斷配

江州牢城。我料想他必從這裏過來。別處又無路他在鄆城縣時，我尙且要去

和他厮會。今次正從這裏經過，如何不結識他。寫得筆墨淋漓。病因此，在嶺下

連日等候，接了他四五日。泊一番來。並不見有一箇囚徒過來。我今日同這兩

箇兄弟信步躡上山嶺來，你這裏買碗酒喫，就望你一望。近日你店裏買賣如

何。忽然將說話開開說開去妙絕。不然便像特飛岸上嶺來救。那人道：「不瞞

大哥說，這幾箇月裏好生沒買賣。今日謝天地，捉得三箇行貨，又有些東西。那

大漢慌忙問道：「三箇甚樣人？」慌忙妙看。他寫一箇梳七張。那人道：「兩箇公人，

和一箇罪人。」此非是那漢慢起大漢之慌故也。那漢失驚道：「這囚徒莫非是黑矮

肥。胖。的。人。失驚妙○傳說宋江并傳那人應道。真箇不十分長大。面貌紫棠色。

倒。那。大。漢。連。忙。問。道。不。會。動。手。麼。連忙○看他川慌忙字那人答道。方纔拖

進。作。房。去。等。火。夫。未。回。不。會。開。剝。至此還說出開剝二字絕倒那大漢道。等我認他一認。至

此句有駿馬下坡之勢。突入下。不可言。當下四箇人進山巖邊。人肉作房裏。只

見。剝。人。凳。上。挺。着。宋。江。和。兩。箇。公。人。顛。倒。頭。放。在。地。下。那。大。漢。看。見。宋。江。卻。又

不。認。得。妙。拗。筆。文。相。他。臉。上。金。印。又。不。分。曉。妙。拗。筆。文。沒。可。尋。思。處。猛。想。起。道。且。取。公。人

的。包。裏。來。我。看。他。公。文。便。知。靈。變。之。極。那人道。說得是。便去房裏取過公人的

包。裏。打。開。見。了。一。錠。大。銀。又。有。若。干。散。碎。銀。兩。無。端。寫。來。便。成。絕。倒。○為。是。宋

以物胡可解開文書袋來。看了差批。衆人只叫得慚愧。那大漢便道。天使令我今

日。上。嶺。來。早。是。不。會。動。手。爭。些。兒。誤。了。我。哥。哥。性。命。那。大。漢。便。叫。那。人。快。討。解

藥。來。先。救。起。我。哥。哥。那。人。也。慌。了。半。日。寫。那。人。如。醉。夢。相。似。者。所。以。開。釋。那。人。也。大漢

連。忙。調。了。解。藥。便。和。那。大。漢。去。作。房。裏。先。開。了。枷。前。花。開。宋。江。不。問。皆。作。者。筆

法嚴冷處○或解云此處宋江未醒安得責其不問扶將起來。把這解藥灌將

不。知。我。不。責。其。作。房。開。時。我。正。責。其。出。門。帶。時。也。

下去。四箇人將宋江扛出前面客位裏。四箇人自扛宋江火家歸來那大漢扶

住着。漸漸醒來。光着眼看了衆人。立在面前。又不認得。晝出初只見那大漢教

兩箇兄弟扶住了。宋江納頭便拜。宋江問道。是誰。我不是夢中麼。寫宋江既不

絕畫出初只見賣酒的那人也拜。妙宋江道。這正是那里。不敢動問兩位高

姓。寫宋江只是絕那大漢道。小弟姓李名俊。祖貫廬州人氏。專在揚子江中撐船

艍公爲生。能識水性。人都呼小弟做混江龍李俊。便是。這箇賣酒的是此間揭

陽嶺人。只靠做私商道路。人盡呼他做催命判官李立。這兩箇兄弟。是此間潯

陽江邊人。專販私鹽來這里貨賣。卻是投奔李俊家安身。大江中伏得水。駕得

船。是弟兄兩箇。一箇喚做出洞蛟童威。一箇叫做翻江蜃童猛。兩箇也拜了宋

江。四拜。只是答本不得妙絕。凡三段寫拜乃宋江問道。卻纔麻翻了宋

江如何。卻知我姓名。真李俊道。小弟有箇相識。近日做買賣從濟州回來。說

起哥哥大名爲事。發在江州牢城。李俊往常思念。只要去貴縣拜識哥哥。只爲

緣分淺薄。不能彀去。今聞仁兄來江州。必從這里經過。小弟連連在嶺下等接

仁兄五七日了不見來。今日無心。天幸使令李俊同兩箇弟兄上嶺來。就買杯

酒喫。遇見李立說將起來。因此小弟大驚慌忙。去作房裏看了。卻又認得哥

哥。猛可思量起來。取討公文看了。纔知道是哥哥。不敢拜問仁兄。聞知在鄆城

縣做押司。不知爲何事配來江州。爲應前不知其事宋江把這殺了閻婆惜。直至石勇

村店寄書。回家事發。今次配來江州。備細說了一遍。四人稱歎不已。李立道。哥

哥。何不在此間住了。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宋江答道。梁山泊苦死相留。我

尙兀自不肯住。恐怕連累家中老父。看他處處自說孝義真是醜極○純孝不

衣鉢之謂天下也此問如何住得。李俊道。哥哥。義士必不肯胡行。特書此一句與前吳

乃真信宋江吳用不你快救起兩箇公人來。李立連忙叫了火家。已都歸來了。

留只是猜破宋江也便把公人扛出前面客位裏來。把解藥灌將下去。救得兩箇公人起來。面面厮

覷道。我們想是行路辛苦。恁地容易得醉。衆人聽了都笑。當晚李立置酒管待

衆人在家裏過了一夜。次日又安排酒食管待。送出包裹還了宋江。并兩箇公

人。當時相別了。宋江自和李俊童威童猛兩箇公人下嶺來。逕到李俊家歇下。

置備酒食。慇懃相待。結拜宋江爲兄。留在家裏過了數日。宋江要行。李俊留不住。取些銀兩齎發兩箇公人。宋江再帶上行枷。宋朝法度擅動收拾了包裹行李。辭別李俊童威童猛。離了揭陽嶺。下取路望江州來。三箇人行了半日。早是未牌時分。行到一箇去處。只見人烟輳集。市井喧嘩。正來到市鎮上。只見那里一夥人圍住着看。宋江分開人叢。挨入去看時。卻原來是一箇使槍棒賣膏藥的。宋江和兩箇公人立住了脚。看他使了一回槍棒。那教頭放下了手中槍棒。又使了一回拳。宋江喝采道。好槍棒。拳脚。那人卻拿起一箇盤子來。口裏開科道。畫小人遠方來的人。投貴地特來就事。雖無驚人的本事。全靠恩官作成。遠處誇稱。近方賣弄。如要筋骨膏藥。當下取購。如不用膏藥。可煩賜些銀兩銅錢齎發。休教空過了。那教頭把盤子掠了一遭。沒一箇出錢。與他。畫那漢又道。看官高擡貴手。又掠了一遭。衆人都白着眼看。又沒一箇出錢賞他。畫宋江見他惶恐。掠了兩遭。沒人出錢。便叫公人取出五兩銀子來。上一路寫宋江都從銀錢宋江叫道。教頭。我是箇犯罪的人。沒甚與你。這五兩白銀。權表

好處蓋作泥中
有刺之筆也

薄意。休嫌輕微。那漢子得了這五兩白銀。托在手裏。便收科道。恁地一箇有名。的揭陽鎮上。沒一箇曉事的好漢。擡舉咱家。實是難得這位恩官。本身見自爲事。在官。又是過往。此間。惡顛倒齎發五兩白銀。正是當年卻笑鄭元和。只向青樓買笑歌。惡慣使不論家豪富。風流不在着衣多。惡這五兩銀子。強似別的五十兩。惡自家拜揖。願求恩官高姓大名。使小人天下傳揚。惡宋江答道。教師量這些東西。值得幾多。不須致謝。正說之間。只見人叢裏一條大漢。分開人衆。搶近前來。大喝道。奇文兀那厮。是甚麼鳥漢。那里來的囚徒。敢來滅俺揭陽鎮上。威風。揞着雙拳。來打宋江。不因此起相爭。有分教。潯陽江上。聚數籌攪海蒼龍。梁山泊上。添一夥爬山猛虎。畢竟那漢爲甚麼打宋江。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臣以忠名。君之不幸。子以孝名。父之不幸。古今來靠忠孝。作文章的。必非真忠真孝之人。然春秋以至今日子。不敢弑父。臣不敢弑君。仍恃有不甚忠不甚孝之人。在卽如宋江。生而未嘗不孝。多了箇自以爲孝。生而未嘗不忠。多了箇自以爲忠。况乎宋太公瀕行囑付。莫爲梁山引去。試

問宋江到底引去也。未滿口對晁蓋吳用說。朝廷王法不敢開枷。試問宋江開枷也。未真是言清行濁。假君子真小人。雖然得信奔歸。孝一被捉見官。孝二配江州過梁山。不卽落草累及父母兄弟。孝三金聖歎曰。宋江處處真。卻處處假。處處至誠。卻處處奸詐。余曰。處處假。處處真。處處奸詐。處處至誠。於何見之。於大學誠中形外見之。

又曰。魯達武松遇張青。宋江遇李立。都是饅頭料帳。達與松張青救之。宋江則李立不能救。李俊救之。較武松魯達更危。人生無道之世。大半爲饅頭作料。豈必十字坡揭陽嶺始能死人哉。

鄧狂言索隱

宋江在梯子邊說道。父親你和他論甚口。孩兒便挺身出官。也不妨。縣裏府上都有相識。况已救宥的事了。必當減罪。求告這厮們做甚麼。趙家那厮是箇刁徒。如今暴得做箇都頭。知道甚麼義理。他又和孩兒沒人情。空是求他。趙家不知義理。而宋江假之。其作對也宜矣。曰趙能曰趙待。若曰彼回自稱能得焉耳。直影射宋祖兄弟一類矣。顧宋江縣裏府上都有相識。而知縣且庇護之。何有于新參之兩

箇都頭。不知此正作者體物度情之至論也。吏者權利爭奪之藪。而同類相殘者。官僚政治之所以不平。始則官仇其民。官仇其官。繼而民仇其民。民仇其官。軍界尤甚。而吏人更無所顧。種族國族。因之而破。人道正義。兩無可言。况乎新起暴發之銳。必凌其老輩。而後可以得志。諺云。初生之犢不懼虎。又云。新光棍怕老光棍。如何玩得出人來。作者對於此輩競爭之心理。洞若觀火。則趙能趙得。安得不伺宋江之隙乎。至於有事避逃之人。只要有一二人與之爲難。卽生出種種險象。涉世者可不慎與。作者數誨之矣。

當下宋江一筆供招。不合于前年秋間。典贖到閻婆惜爲妾。爲因不良。一時恃酒爭論鬥毆。致被誤殺身死。下文旣云。「那時閻婆已自身故了半年。沒了苦主。這張三又沒了粉頭。不來做甚冤家。」而文中又寫知縣之用情。宋江卽不直供。亦未必不可設法。然宋江已知其非不至死。而流配之刑。非其所畏。且便于其物色人才之地位。并設心利而用之也。不打自招。畫出奸人秘密心事矣。獨供詞中不及私通張三一事。非其恐燒信之事。有人舉發也。婆惜已死。人證物證已消。宋江何所畏焉。顧私通之證據。已經同時消滅。則宋江固不得咬出張三以自樹其敵。宋江固熟于吏事者。而焉肯以無憑之案爲說。苦在心頭說不出。如啞子之喫黃連。雖有辯才。其如大錯久經鑄成何。况江之殺惜。作者惡其先

有玩物之心。人命至重。奸案無微。無故殺妾。罪狀仍當論抵。以赦令減等。則知其罪之本不止此。作者以爲宋江之罪。對於人道上必不可赦。對於其人之素懷大志上。尤不可赦。故特作如此寫法。以重人命而立首事者之防。其意可微會也。不然者。則婆惜不爲無罪。宋江乃不得不承認戴此一頂綠頭巾。而仍被其所挾持以犯殺人之罪。又不能不隱忍無言。且觀其情事。尙不能不倩人調處。用好言以敷衍彼通我愛姬幾陷我死地之張三也。創深痛鉅。垂戒至深遠矣。

吳學究笑道。我知兄長的意思了。這箇容易。只不留兄長在山寨便了。晁頭領多時不曾得與仁兄相會。今次也正要和兄長說幾句心腹的話。略請到山寨少敘片時。便送登程。宋江聽了道。只有先生便知宋江的意。吳用之言。著一笑字。便已如見宋江之心。假意虛情。瞞不得聰明人也。然疎財結客。私放晁蓋。形迹顯然。何至人人不知。所難知者。其今日必不肯留之隱衷耳。晁頭領必請相會。自是梁山此日正當辦法。前日恩情。異日交通。非此不可。戴宗之薦。更足見吳用平日留心矣。宋江知意之言。固深恐吳用將機關說破。不好推辭。又示人以不可強迫之勢焉。此卷寫宋江之假。如止殺公人。而與之寸步不離也。不肯開枷。而竟與後文不對也。忍欺花榮。籠絡吳用。色色俱備。金評論之詳矣。顧宋江所以不留之故。獨未之及。此不可以不表而出之。蓋合梁山諸人而論。有甘心首事者。有決不甘心者。有甘

心首事。而沈幾觀變者。其第一種。則以晁蓋吳用爲之代表。以常情論之。則此一輩人固當決無好人。然公孫勝之敬師奉母。阮小七之直心快口。亦不無可以節取。所謂盜亦有道。足以爲委瑣齷齪者警也。其第二種。以林冲盧俊義爲代表。以常情論之。則此一輩人固當本係好人。然林固熱心于官僚。盧亦自矜其豪富。而楊志且賄囑營謀。甘心于權門之走狗。亦未見其本心乾淨也。其第三種。以宋江柴進爲代表。以作事論之。則大權固當歸于此一輩人。惟其機太深。其謀太急。而出身犯難。乃居心太忍。而以他人爲犧牲。以自己占權利。且以奸險之陰謀。掩蓋其英雄之野心。欺世盜名。久假不歸。爭奪以權。患得患失。作者惡夫歷史上社會上之終局得志者。皆歸宿于此等奸雄。而無有結局之可言。故大書深刻以立天下萬世之防。願其才有及有不及。其心有可諒有不可諒。自柴進而下。以及於朱仝雷橫戴宗蔡福蔡慶之徒。皆自知其才力之不能爲首領。而不過蓄謀待時。以爲其一身名利之計。非宋江比。且柴進係前朝遺族。情有可原。宋江身爲小吏。并非有正義之心。迹其前後之事實。豈能以革命借口。朱仝雷橫。雖同一縱盜。而其情亦與宋江殊。比較的當從末減。（俟後論）故夫宋江之不肯上山。實有深心。根基未固。黨羽未豐。烏足以酬其大志。奔走運動。晦迹囚徒。以物色度外之才能。實其見在時間之將來的預備。區區梁山一域。誠非其所滿意。即使此時。晁蓋誠心固讓。以此首領之一席相

奉江必不肯。蓋平時野心勃發。尙不在梁山範圍以內。故吳用亦深知其意。而不必留。以令其從他方面上獲得一地盤。以爲我援。兩人相視。而莫逆于心。有由來矣。設使江州之行。竟無危險。宋江必回任意遊巡。更收物望。其將來之上梁山與否。仍不可知。而惟其漸次發展。以爲此將來之地步者。本自有無窮之希望。而日日戴此假面具。以欺誑一世之人心。作者于無文字中。寫出其不可羈勒之隱曲。而閱者乃僅僅以梁山爲範圍。以謀奪首坐。爲其所躊躇而滿志。是不特通觀前後。與宋江奸僞雄鷲之氣象不符。抑豈作者懷種族國家人民之痛。僅僅知有一梁山泊之完全根據。不可搖動。便足以了其心事乎。放晁蓋而知其必走梁山。卽以爲異日宋江之遁逃藪。此其冷着。固期其備而不用者也。見晁蓋而便于交通梁山。卽以爲異日宋江之救命符。此其閒着。亦期其備而不用者也。未上梁山。而卽欲奪晁蓋之席。宋江苟無野心。不敢。宋江苟有野心。不肯。筆如燃犀。照得透。幾如作雲。變得速。到一時間。便有一時間。宋江作用。到一宋江作用時間。便有作者一時間作用。大抵以陰懷大志之人。又不聞甘心驅除之義。則安得不作此僞態。此回宋江之決絕不留。作者所以深惡野蠻革命之陰謀家也。只見嶺下這邊二箇人。奔上嶺來。揭陽嶺上。揭陽嶺下。潯陽江邊之三霸。寫來不見其奇特之處。而惟李俊之江湖義氣。著著留心。實在諸人之上。而下回乃接寫張順之能。蓋遊俠之下者不足重。而水

軍人才足重也。梁山泊爲水窪之地。作者利用之以爲根據。則不得不重水軍。故首事卽寫三阮。然歷史地理上之關係。水軍之人才。南方實強于北。故特寫李俊與張橫張順者。所以著揚子江流域人士之特長也。稽梁山兵力所到之處。屬于揚子長江者。只有此江州之一塊土。則安得不于此土取之。夫天之生材。本不擇地。山東鄆城。旣可以產出此三阮者。則北方固不乏人。然合計此等人物。南方實比北方爲多。水濱之習慣與否。雖豪傑不能強爲。強爲者固亦有之。而必謂人事上之後起。卽足以抹煞地理上之關係。恐亦非情理之平。作者寫三阮之能力。以見人才之不爲地限。而更寫李俊張橫童威童猛等。以見產生習慣之處。其長技之足爲世用者。終必有以自見。而爲物色風塵者之所必收。宰相用人之度。何以加茲。書中百八人之籍貫。初不以南北易趣。惟發難之根據地在北者。政治上之中心點。實惟首都。元人之都城在北。作者不欲從南方著手。故以之示意。非重北而輕南也。

宋江見他惶恐掠了兩遭。沒人出錢。便叫公人取出五兩銀子來。宋江叫道。我是箇犯罪的人。沒甚與你。五兩白銀。權表薄意。休嫌輕微。宋江之銀子。其亦有窮時乎。用之于武松。武松以自留盤纏辭之。江告之以有餘。而武松不得不要也。用之于李逵。李逵處之以行所無事。雖絕不以爲恩怨。而李逵仍依然直受也。第六十一回云。宋江把一盤金銀相送。盧俊義笑道。山寨之物。從何而來。盧某好受。若

無盤纏。如何回去。盧某好卻。但得度到北京。其餘也是無用。海闊天空。老奸心死。諺之所謂喫了柑子棄去皮者。殆近之矣。顧此三人者。終不能拒宋江之銀子。而何論其餘。則銀子之力。固亦甚重且大哉。然而對於薛永之賈技。則出銀而幾以賈禍。天下事其有可以逆料者乎。人生世上。心思不能無彼此。彼此又不能無恩怨。求此人之悅者。或以至彼人之怒。往往然也。况以囚徒而當羈旅之地。名心不能自斂。固當從此多事。是固雄猜者之所不及防者耳。孟子有言。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乃欲以私人之銀子。收買人心。而不顧其四周環境之所不安。宋江之狡獪。何以智不及此。蓋以平日行事。日以其銀子爲籠絡人才之獨一無二辦法。故一見薛永之使槍棒打拳。無人與錢。乃不覺其手滑而取之甚便耳。慣用銀子者。其亦當慎之矣。然則宋江之銀子。致禍者。乃其偶然耳。若其常然者。則終以得人歡心而致其死力。其他且不必論。卽此事之結局。與之爲敵者。終一聞其名而解仇結好。且頌禱之。而自怨自艾之不及。抑又何哉。及時雨之大名震耳。已經注于其心本。而宋江之所以得有此大名者。則實以仗義疎財之故。銀子何物。乃以制馭暴厲之強徒。而解釋仇敵之怨氣。人心世道。胡可問哉。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三十六回

沒遮攔追趕及時雨

船火兒夜鬧潯陽江

此書寫一百七人都有一百七人行徑心地。然曾未有如宋江之權詐不定者。也。其結識天下好漢也。初無青天之曠蕩。明月之皎潔。春雨之太和。夏露之徑直。惟一銀子而已矣。以銀子爲之張本。而於是自言孝父母。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孝父母也。自言敬天地。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敬天地也。自言尊朝廷。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尊朝廷也。自言惜朋友。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惜朋友也。嗚呼。天下之人。而至於惟銀子是愛。而不覺出其根底。盡爲宋江所窺。因而并其性格。亦遂盡爲宋江之所提起。放倒陰變陽易。是固天下之人之醜事。然宋江以區區猾吏。而徒以銀子一物。買遍天下。而遂欲自稱於世爲孝義。黑三以陰圖他。日晷蓋之一席。此其醜事。又曷可耐。

乎。作有深惡世間每有如是之人。於是旁借宋江特爲立傳。而處處寫其單以銀子結人。益是誅心之筆也。

天下之人莫不自親於宋江。然而親之至者。花榮其尤著也。然則花榮迎之。宋江宜無不來。花榮留之。宋江宜無不留。花榮要開枷。宋江宜無不開耳。乃宋江者。方且上援朝廷。下申父訓。一時遂若百花榮。曾不得勸宋江暫開一枷也者。而於是山泊諸人。遂眞信爲宋江之枷。必至江州牢城。方始開放矣。作者惡之。故特於揭陽嶺上。書曰。先開了枷於別李立時。書曰。再帶上枷於穆家門房裏。書曰。這里又無外人一發。除了行枷。又書曰。宋江道說得是。當時去了。行枷於逃走時。書曰。宋江自提了枷於張橫口中。書曰。卻又項上不帶。行枷於穆宏叫船時。書曰。衆人都在江邊安排。行枷於江州上岸時。書曰。宋江方纔帶上行枷於蔡九知府口中。書曰。你爲何枷上沒了封皮。於點視廳前。書曰。除了行枷。凡九處特書行枷。悉與前文花榮要開一段遙望擊應嗟乎。以親如花榮。而尙不得宋江之眞心。然則如宋江之人。又可與之一朝。

居乎哉。

此篇節節生奇。層層追險。節節生奇。奇不盡。不止層層追險。不絕。必追真令讀者到此心路都休。目光盡滅。有死之心。無生之望也。如投宿店不得。是第一追。尋着村莊。卻正是冤家裏。是第二追。掇壁逃走。乃是大江截住。是第三追。沿江奔去。又值橫港。是第四追。甫下船。追者亦已到。是第五追。岸上人又認得梢公。是第六追。艍板下摸出刀來。是最後一追。第七追也。一篇真是脫一虎。機踏一虎。機令人一頭讀一頭嚇。不惟讀亦讀不及。雖嚇亦嚇不及也。

此篇於宋江恪遵父訓。不住山泊後。忽然閒中寫出一句不滿其父語。一句悔不住在山泊語。皆作者用筆極冷。寓意極嚴。處處不得漏過。

話說當下宋江不合將五兩銀子齎發了那箇教師。只見這揭陽鎮上衆人叢中鑽過這條大漢。睜着眼喝道。這廝那里學得這些鳥槍棒。來俺這揭陽鎮上逞強。我已分付了衆人休保他。你這廝如何賣弄有錢。

四字寫宋江確

把銀子賞他滅

俺揭陽鎮上的威風。宋江應道。我自賞他銀兩。卻于你甚事。那大漢揪住宋江

喝道。你這賊配軍。敢回我話。宋江道。做甚麼不敢回你話。那大漢提起雙拳。劈

臉打來。宋江躲箇過。那大漢又趕入一步來。宋江卻待要和他放對。寫宋江要放對下却

不必宋江放對筆路活泛只見那箇使槍棒的教頭。從人背後趕將來。一隻手揪住那大漢

頭巾一隻手。提住腰胯。望那大漢肋骨上。只一兜跟跄。一交顛翻在地。偏寫顛

費力與揭陽鎮上威風句擊應那大漢卻待掙扎起來。又被這教頭只一脚踢翻了。偏寫兩

上威風句擊應兩箇公人勸住教頭。那大漢從地下爬將起來。七箇字寫地步看了宋

江和教頭說道。使得使不得。教你兩箇不要慌。一直望南去了。縱宋江且請問

教頭高姓。何處人氏。教頭答道。小人祖貫河南洛陽人氏。姓薛名永。祖父是老

种。經略相公。帳前軍官。為因惡了同僚。不得陞用。子孫靠使槍棒賣藥度日。江

湖上但呼小人病大蟲。薛永不敢拜問。恩官高姓大名。宋江道。小可姓宋名江。

祖貫鄆城縣人氏。薛永道。莫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宋江道。小可便是。薛永

聽罷。便拜。宋江連忙扶住道。少敘三杯。如何。薛永道。好。正要拜識尊顏。卻為無

門得遇兄長。慌忙收拾起槍棒和藥囊。同宋江便往鄰近酒肆內去喫酒。只見酒家說道：酒肉自有。只是不敢賣與你們喫。分付酒家不賣凡四敘却段宋

江問道：緣何不賣與我們喫？酒家道：卻纔和你們廝打的大漢，已使人分付了。

第一段作若是賣與你們喫時，把我這店子都打得粉碎。我這里卻是不敢惡

他。這人是此間揭陽鎮上一霸，誰敢不聽他說？宋江道：既然恁地，我們去休。那

厮必然要來尋鬧。薛永道：小人也去店裏算了房錢，還他一兩日間也來江州

相會。兄長先行。宋江又取一二十兩銀子與了薛永。一路寫宋江好處只是使

筆法嚴辭別了自去。宋江只得自和兩箇公人也離了酒店，又自去一處喫酒。

那店家說道：小郎已自都分付了。我們如何敢賣與你們喫？第二段作一節說

你枉走甘白費力，不濟事。宋江和兩箇公人都做聲不得，連連走了幾家，都

是一般說話。第三段省三箇來到市梢盡頭，見了幾家打火小客店，正待要去投宿。

卻被他那里不肯相容。宋江問時，都道他已着小郎連連分付去了，不許安着。

你們三箇。第四段當下宋江見不是話頭，三箇便拽開脚步，望大路走着。看見

一輪紅日低墜。天色昏暗。宋江和兩箇公人。心裏越慌。三箇商量道。沒來繇。看使槍棒。惡了這廝。如今閃得前不巴村。後不着店。卻是投那里去宿是好。只見遠遠地小路。望見隔林深處。射出燈光來。此一折謂是一救反是一跌。真是相引宋江見了道。兀那里燈光明處。必有人家。遮莫怎地陪箇小心。借宿一夜。明日早行。公人看了道。這燈光處。又不正路上。再插一句不是路務與江岸相引。宋江道。沒奈何。雖然不在正路上。明日多行三二里。卻不打甚麼緊。三箇人當時落路來。行不到二里多路。林子背後。閃出一座大莊院來。宋江和兩箇公人。來到莊院前。敲門。莊客聽得。出來開門道。你是甚人。黃昏夜半來敲門打戶。宋江陪着小心答道。小人是箇犯罪配送江州的人。今日錯過了宿頭。無處安歇。欲求貴莊借宿一宵。來早依例拜納房金。莊客道。既然恁地。你且在這裡少待。等我入去報知莊主太公。可容卽歇。莊客入去通報了。復翻身出來說道。太公相請。宋江和兩箇公人。到裏面草堂去。參見了莊主太公。太公分付教莊客領去門房裏安歇。就與他們些晚飯。喫。只一筆便打發到門房極其徑淨者所以於那漢歸來也。莊客聽了。引去門首草

房下點起一碗燈。教三人歇定了。取三分飯食。羹湯菜蔬。教他三箇喫了。莊客收了碗碟。自入裏面去。兩箇公人道。押司這裏又無外人。一發除了行枷。這里無

外人六字。追入宋江。心裏真是如鏡之筆。快樂睡一夜。明日早行。宋江道。說得是。當時去了行枷。

無端出此一筆。與前山泊對看。所以深明宋江之體。詐也。○寫宋江偏不答別句。偏出此一字。顯出前文國家法度之語。詐也。○此書寫宋江標詐俱於前後。

對之皆恆。露出。散。稍兩箇公人去房外淨手。看見星光滿天。

在此夜。事恰好。又見打麥場邊屋後。是一條村僻小路。

宋江看眼裏三箇淨了手。入進房裏。關上門去睡。宋江和兩箇公人說道。

也難得這箇莊主太公。留俺們歇這一夜。正說間。聽得裏面有人。

點火把來打麥場上。一到處。炤看。

見是太公引着三箇莊客。把火把到處。炤看。宋江對公人道。這太公和我父親。

一般件件。定要自來。炤管。這早晚也不肯去睡。瑣瑣地親自點着。

不著。父見語。暗與人前好話。正說間。只聽得外面有人。

聞莊門。奇。莊客連忙來開了門。放入五七箇人來。為頭的手裏拿着朴刀。

背後的都拿着稻叉棍棒又單見火把光下宋江張看時那箇提朴刀的正是在

揭陽鎮上要打我們的那漢再看方看出來宋江又聽得那太公問道小

郎你那裏去來和甚人厮打日晚了拖槍拽棒那大漢道阿爹不知哥哥在家

裏麼忽然增出太公道你哥哥喫得醉了去睡在後面亭子上那漢道我自去

叫他起來我和他趕人太公道你又和誰合口叫起哥哥來時他卻不肯干休

高得增出之人你且對我說這緣故那漢道阿爹你不知今日鎮上一箇使槍

棒賣藥的漢子叵耐那厮不先來見我弟兄兩箇便去鎮上撒料賣藥教使槍

棒被我都分付了鎮上的人分文不要與他賞錢補敘出前不知那里走一箇

囚徒來那厮還要做好漢把五兩銀子賞他滅俺揭陽鎮上威風我正要打那

厮卻恨那賣藥的腦揪翻我打了一頓又踢了我一脚至今腰裏還疼我已教

人四下里分付了酒店客店不許着這厮們喫酒安歇補敘前先教那厮三箇

今夜沒存身處隨後喚我叫了賭房裏一夥人趕將去客店裏拿得那賣藥的

來儘氣力打了一頓如今把來弔在都頭家裏補敘前明日送去江邊網做一

塊拋在江裏。箇先是一出那口鳥氣。卻只趕這兩箇公人押的囚徒不着。前面又

沒客店。竟不知投那里去宿了。又是遠千里近我如今叫起哥哥來分投趕

去捉拏這廝。太公道。我兒休恁地短命。相他自有銀子賞那賣藥的。卻干你甚

事。你去打他做甚麼。可知道着他打了。也不會傷重。快依我口便罷。休教哥哥

得知。你喫人打了他。肯干罷。又是去害人性命。偏將未出現者因說你依我說。

且去房裏睡了。半夜三更。莫去敲門打戶。激惱村坊。你也積些陰德。那漢不顧

太公說。拏着朴刀。逕入莊內去了。讀之如逢奇鬼極太公隨後也趕人去。宋江聽

罷。對公人說道。這般不巧的事。怎生是好。卻又撞在他家投宿。我們只宜走了

好。倘或這廝得知。必然喫他害了性命。便是太公不說。莊客如何敢瞞。此處既有太公

宋江便了不走。然不走則安得下回兩箇公人都道說得是。事不宜遲。及早快

走。宋江道。我們休從前門出去。撥開屋後一堵壁子出去罷。此際得便用筆既

妙即敘事力不兩箇公人挑了包裹。宋江自提了行枷。國家法度奈何如此

不肯後接手便將枷來寫出便從房裏空開屋後一堵壁子。三箇人便趁星光

之下。望林木深處。小路上只顧走。正是慌不擇路。走了一箇更次。五更作結

妙望見前面滿目蘆花一派大江滔滔滾滾正來到潯陽江邊。出機虎讀者喫

第一道。只聽得背後喊叫火把亂吹風胡哨趕將來。第二道。宋江只叫得苦

道上蒼救一救則箇三人躲在蘆葦叢中望後面時那火把漸近。第三道。險筆便令

殺險三人心裏越慌脚步低在蘆葦裏撞前面一看不到天盡頭早到地盡處

一帶大江攔截。不重此半句已在上下側邊又是一條闊港。可再加一句見真

是險宋江仰天歎道早知如此的苦從直住在梁山泊也罷。在宋江是急時真

冷誰想直斷送在這里宋江正在危急之際只見蘆葦叢中悄悄地忽然搖出

一隻船來。匪夷所思奇至於此宋江見了便叫梢公且把船來救我們三箇俺

與你幾兩銀子。雖是急時相求那梢公在船上問道你三箇是甚麼人卻走在

這里來宋江道背後有強人打劫我們一味地撞在這里你快把船來渡我們

我多與你些銀兩。一路寫宋江只是以銀子出色耳那梢公早把船放得攏來

三箇連忙跳上船去一箇公人便把包裹丟下艙裏。輕輕四字又一箇公人便

將水火棍換開了船寫忙亂那梢公一頭搭上櫓一面聽着包裹落艙有些好

響聲心中暗喜險前跌猶輕後跌至重奇文把櫓一搖那隻小船早蕩在江心裏

去岸上那夥趕來的人早趕到灘頭駭可有十餘箇火把為頭兩箇大漢各挺着

一條朴刀隨後有二十餘人各執槍棒口裏喝道你那梢公快搖船攏來駭可宋

江和兩箇公人做一塊兒伏在船艙裏說道梢公卻是不要攏船我們自多謝

你些銀子只是賣那梢公點頭只不應岸上的人把船望上水呀啞啞的搖

將去試問看官將謂是救將那岸上這夥人大喝道你那梢公不搖攏船來教

你都死駭可那梢公冷笑幾聲也不應此是第一段下文忽然變岸上那夥人又

叫道你是那箇梢公問那箇直恁大膽不搖攏來那梢公冷笑應道老爺叫做

張梢公是張你不要咬我鳥岸上火把叢中那箇長漢再畫說道元來是張大

哥你見我弟兄兩箇一乃是一路那梢公應道我又不瞎做甚麼不見你果是

一駭發那長漢道你既見我時且搖攏來和你說話嚇殺那梢公道有話明朝來

說趁船的要去得緊極慌忙中忽作語令人又嚇又笑○此是那長漢道

我弟兄兩箇正要捉這趁船的三箇人那梢公道趁船的三箇都是我

眷衣食父母駭奇談請他歸去喫碗板刀麪了來駭奇談那長漢道你且搖攏來和

你商量筆駭那梢公道我的衣飯倒搖攏來與你倒樂意第三段寫梢公決不肯攏來其文愈駭也那

長漢道張大哥出再相求之句寫不是這般說我弟兄只要捉這囚徒此句分明說

單要你你且攏來那梢公一頭搖櫓再畫一面說這我自好幾日接得這箇主

顧卻是不搖攏來倒喫你接了去然決不搖攏來矣雖你兩箇只得休怪改日相

見宋江呆了不聽得他話裏藏闕妙在船艙裏悄悄的和兩箇公人說也難得

這箇梢公救了我們三箇性命妙又與他分說妙不要忘了他恩德卻不是幸

得這隻船來渡了我們卻說那梢公搖開船去離得江岸遠了三箇人在艙裏

望岸上時火把也自去蘆葦中明亮如畫之筆○將謂又離一虎機不知正踏一虎機奇

文怪筆層宋江道慚愧正是好人相逢惡人遠離能無失笑且得脫了這場災

難如那只見那梢公搖着櫓口裏唱起湖州歌來唱道老翁生長在江邊不愛

交游只愛錢七字妙以絕○太上不愛錢只愛交游其次愛錢以為交游之地也又若

交游只愛錢七字妙以絕○太上不愛錢只愛交游其次愛錢以為交游之地也又若

云愛交游以爲錢地則亦非宋江之所出也今日宋江則正所謂以錢爲交游者耳乃梢公忽云只愛錢不愛交游然則宋江一路撒漫使釘悉作唐捐交乎此一句便令宋工神絕心死改昨夜華光來趁我臨行奪下一金磚語駭人宋江

和兩箇公人聽了這首歌都酥軟了宋江又想道他是唱耍且作三箇正在艙

裏議論未了只見那梢公放下櫓駭說道你這箇撮鳥兩箇公人平日最會詐

害做私商的人今日卻撞在老爺手裏你三箇卻是要喫板刀麪語奇卻是要喫

餛飩語奇宋江道家長休要取笑怎地喚做板刀麪怎地是餛飩那梢公睜着眼

絕道老爺和你耍甚鳥若還要喫板刀麪時奇語○若耍喫俺有一把潑風也

似快刀在這艙板底下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箇都剝你三箇人下水

去你若耍喫餛飩時語奇你三箇快脫了衣裳都赤條條地跳下江裏自死宋江

聽罷扯定兩箇公人說道卻是苦也正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那梢公喝道絕駭

你三箇好好商量快回我話宋江答道梢公不知我們也是沒奈何犯下了罪

迭配江州的人你如何可憐見饒了我三箇那梢公喝道你說甚麼閒話語死

謂之閒話可發一笑饒你三箇我半箇也不饒你饒半箇又老爺喚作有名的狗臉張爺

爺來也不認得爹去也不認得娘絕奇語你便都閉了鳥嘴快下水裏去宋江

又求告道我們都把包裹內金銀財帛衣服等項盡數與你只饒了我三人性

命那梢公便去艫板底下摸出那把明晃晃板刀來大喝駭絕○險筆至此無

生之道你三箇要怎地宋江仰天歎道為因我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責

連累了你兩箇臨死猶為此言取孟子所謂那兩箇公人也扯着宋江道押司

罷罷我們三箇一處死休那梢公又喝道你三箇好好快脫了衣裳此又一喝

然其實反借脫衣裳三字騰出那跳下江去跳便跳不跳時老爺便剝下水裏

去宋江和那兩箇公人抱做一塊望着江裏四字住得妙只是上半句但末及

只見江面上呀呀嚙嚙櫓聲響奇文層層而出梢公回頭看時俗本作宋一隻快船飛

也似從上水頭急溜下來古本急溜二字便寫出船到之速船上有三箇人一

條大漢誰手裏橫着托叉立在船頭上梢頭兩箇後生誰搖着兩把快櫓星光

之下妙筆○四字之妙正是早到面前那船頭上橫叉的大漢便喝道前面是

甚麼梢公敢在當港行事船裏貨物見者有分仍作駭人語不便露這船梢公

回頭看了。慌忙應道。原來卻是李大哥。李大哥。我道是誰來。大哥又去做買賣。只是不曾帶挈兄弟。此句正緊對其見者有分。句也活畫出狗臉。大漢道。

張家兄弟。你在這里又弄這一手。船裏甚麼行貨。有些油水麼。梢公答道。教你

得知好笑。我這幾日沒道路。又賭輸了沒一文。正在沙灘上悶坐。岸上一夥人

趕着三頭行貨來我船裏。卻是兩箇烏公人。解一箇黑矮囚徒。揭陽上開而後說。揭陽中

不問白說只黑矮二字。川筆不同如此。正不知是那裏人。他說道。迭配江州來的。卻又項上不帶

行枷。處處寫出宋江不帶行枷。與山泊欺花榮一段擊應。趕來的岸上一夥人。卻是鎖上穆家哥兒。兩箇

穆公姓張來船姓李岸上兩箇姓穆姓則都知之矣。名則都不知也。定要討他。我見有些油水。喫我不還他。船上

那大漢道。咄。聞其聲如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半日如逢無數奇鬼。讀至此句忽然眼前一亮。宋江聽得

聲音。厮熟。便艙裏叫道。船上好漢是誰。救宋江則箇。那大漢失驚道。真箇是我

哥哥。上文險極。此句快極。不險則不快。險極則快極。早不做出來。宋江鑽出船上。來看時。星光明亮。此

一字妙不可說。非云星光明亮。見來船那漢乃極寫宋江半日心驚膽碎。不復知天地何色。直至是忽然得救。夫而後依然又見星光也。蓋喫嚇一回始知之矣。

那船頭上立的大漢。正是混江龍李俊。背後船梢上兩箇搖櫓的一箇是出洞。

蛟童威一箇翻江。蜃童猛。這李俊聽得是宋公明。便跳過船來。口裏叫苦道。哥

哥驚恐。若是小弟來得遲了些箇。誤了仁兄性命。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立不

安。棹船出來江裏趕些私鹽。不想又遇着哥哥在此受難。那梢公呆了半响。做

聲不得。與上句作狗臉方纔問道。李大哥。這黑漢便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李俊

道。可知是哩。那梢公便拜道。我那爺。你何不早通箇大名。省得着我做出歹事

來。爭些兒傷了仁兄。游却不愛錢也宋江問李俊道。這箇好漢是誰。請問高姓。日中

有叫張大哥有叫張兄弟他又自叫張爺張字之多李俊道。哥哥不知。這箇

好漢。是小弟結義的兄弟。姓張。將姓張名橫四字分作兩段所以深寫宋江

本是。小孤山下人氏。單名橫字綽號船火兒。專在此潯陽江做這件穩善的道

路。豈非以世間道路更險惡於板刀麵耶宋江和兩箇公人都笑起來。當時兩

隻船並着搖奔灘邊來。纜了船。艙裏扶宋江并兩箇公人上岸。李俊又與張橫

說道。兄弟。我嘗和你說。李俊見天下義士。只除非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今日

你可仔細認着。張橫敲開火石。點起燈來。炤着宋江。撲翻身又在沙灘上拜。光星

中來不好又是星光中去則必顯火點燈燭仔細認宋江來寫得一箇點燈何等
不肯輕率便寫又必手生出來後使張橫仔細認宋江來寫得一箇點燈何等
正才子之筆道望哥哥恕兄弟罪過張橫拜罷問道義士哥哥爲何事配來此

問李俊把宋江犯罪的事說了。今來迭配江州。張橫聽了說道。好教哥哥得知。
小弟一母所生的親弟兄兩箇。長的便是小弟。我有箇兄弟。卻又了得。渾身雪
練也似一身白肉。沒得四五十里水面。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水裏行一似一
根白條。更兼一身好武藝。因此人起他一箇異名。叫做浪裏白條張順。當初我
弟兄兩箇。只在揚子江邊。做一件依本分的道路。宋江道。願聞則箇。張橫道。我
弟兄兩箇。但賭輸了時。我便先駕一隻船。渡在江邊淨處。做私渡。有那一等客
人。貪省貫百錢的。又要快便來下我船。等船裏都坐滿了。卻教兄弟張順也扮
做單身客人。背着一箇大包也來趁船。我把船搖到半江裏歇了。櫓拋了釘插
一把板刀。卻討船錢。本合五百足錢。一箇人。我便定要三貫。卻先問兄弟討起
教他假意不肯還我。我便把他來起手。一手揪住他頭。一手提定胯腰。撲通地
攛下江裏。排頭兒定要三貫。一箇箇都驚得呆了。把出來不迭。都斂得足了。卻

送他到僻淨處上岸。我那兄弟自從水底下走過對岸等沒了人，卻與兄弟分錢去賭。入一篇大文中忽然插那時我兩箇只靠這道路過日。宋江道：「可知江邊

都有主顧來尋你私渡。」李俊等都笑起來。張橫又道：「如今我弟兄兩箇都改了

業。妙語○陪官亦然出了一箇衙門進了一箇衙門我便只在這潯陽江裏做

些私商。兄弟張順，他卻如今自在江州做賣魚牙子。如今哥哥去時，小弟寄一

封書去，只是不識字寫不得。誰李俊道：「我們去村裏央箇門館先生來寫，留下

童威、童猛看船。三箇人跟了李俊。張橫提了燈。千妖百怪之後見此投村裏來。

走不過半里路，看見火把還在岸上明亮。事可見江心一張橫說道：「他弟兄兩箇

還未歸去。」李俊道：「你說兀誰弟兄兩箇？」張橫道：「便是鎮上那穆家哥兒兩箇。」李

俊道：「一發叫他兩箇來拜了哥哥。」奇筆宋江連忙說道：「使不得。」他兩箇一着要

捉我。李俊道：「仁兄放心。」他弟兄不知是哥哥，他亦是我們一路人。李俊用手一

招，胡哨了一聲，只見火押人伴都飛奔將來。於前火把飛奔是一是二看見李

俊、張橫都恭奉着宋江做一處說話。那弟兄二人大驚道：「二位大哥如何與這

三人厮熟。李俊大笑道：「你道他是兀誰？」李俊那二人道：「便是不認得。只見他在鎮上出銀兩賞那使槍棒的滅俺鎮上威風。正待要捉他。」李俊道：「他便是我。日常和你們說的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公明哥哥，你兩箇還不快拜？」李俊那弟兄兩箇撇了朴刀，撲翻身便拜。家兄弟道：「聞名久矣，不期今日方得相會。卻纔甚是冒瀆，犯傷了哥哥，望乞憐憫恕罪。」宋江扶起二人道：「壯士願求大名。」李俊便道：「這弟兄兩箇富戶，是此間人，姓穆名宏，綽號沒遮攔。兄弟穆春喚做小遮攔，是揭陽鎮上一霸。我這里有三霸哥哥，不知一發說與哥哥知道。」結東

其筆揭陽鎮上嶺下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此一篇結東揭陽揭陽鎮上是他弟兄兩箇一霸。此一篇結東揭陽潯陽江邊做私商的卻是張橫、張順兩箇一霸。此一篇結東揭陽以此謂之三霸。又總結宋江答道：「我們如何省得？既然都是自家弟兄情分，望乞放還了薛永。」此是宋穆宏笑道：「便是使槍棒的那厮，哥哥放心，隨即便教兄弟穆春去取來還哥哥。我們且請仁兄到敝莊伏禮請罪。」李俊說道：「最好最好，便到你莊上去。」穆宏叫莊客着兩箇去看了船隻，就請童

威童猛一同都到莊上去相會。是一面又着人去莊上報知。置辦酒食。殺羊宰

豬。整理筵宴。一行衆人等了童威童猛。一同取路投莊上來。卻好五更天氣。更五

作結妙筆可都到莊裏。請出穆太公來相見了。就草堂上分賓主坐下。宋江與

穆太公對坐。說話未久。天色明朗。穆春已取到病大蟲薛永進來。一處相會了。

穆宏安排筵席。管待宋江等衆位飲宴。至晚都留在莊上歇宿。次日宋江要行。

穆宏那里肯放。把衆人都留莊上。陪侍宋江去鎮上閒玩。觀看揭陽市村景致。

又住了三日。宋江怕違了限次。寫宋江偏在人堅意要行。穆宏并衆人苦留不

住。當日做箇送路筵席。次日早起來。宋江作別穆太公。并衆位好漢。臨行分付。

薛永。且在穆宏處住幾時。卻來江州。再得相會。寫宋江穆宏道。哥哥但請放心。

我這里自看顧他。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又齎發兩箇公人些銀兩。臨動身。

張橫在穆宏莊上。央人修了一封家書。央宋江付與張順。當時宋江收放包裹。

內了。文又成後一行人。都送到潯陽江邊。與蘆葦穆宏叫隻船來。公與梢取過先頭

行李下船。衆人都在江邊。安排行柳。慮慮寫宋江行柳不取酒食上船。餞行。當

下衆人灑淚而別。李俊、張橫、穆宏、穆春、薛永、童威、童猛一行人各自回家。不在話下。只說宋江自和兩箇公人下船，投江州來。這梢公非比前番語作趣一，使着

一帆風篷，早送到江州上岸。宋江方纔帶上行枷寫宋江行枷筆筆嚴冷，兩箇公人取出

文書，挑了行李，直至江州府前來。正值府尹陞廳，原來那江州知府姓蔡，雙名

得章，是當朝蔡太師蔡京的第九箇兒子。因此江州人叫他做蔡九知府。那人

爲官貪濫，作事驕奢。爲後作案爲這江州是錢糧浩大的去處，抑且人廣物盈，因此

太師特地教他來做箇知府。當時兩箇公人當廳下了公文，押宋江投廳下。蔡

九知府看見宋江一表非俗，便問道：你爲何枷上沒了木州的封皮？加意寫出行

枷如兒戲與前欺花榮對看筆法嚴冷之極兩箇公人告道：於路上春雨淋漓，被水濕壞了。知府道：

快寫箇帖來，便送下城外牢城營裏去。本府自差公人押解下去。這兩箇公人

就送宋江到牢城營內交割。當時江州府公人齎了文帖，監押宋江并同公人

出州衙前，來酒店裏買酒喫。宋江取三兩來銀子。寫宋江單是銀子出色與了江州府公

人當討了收管，將宋江押送單身房裏聽候。那公人先去對管營差撥處，替宋

江說了方便。交割討了收管。自回江州府去了。這兩箇公人也交還了宋江包裹行李。千酬萬謝。相辭了入城來。兩箇自說道。我們雖是喫了驚恐。卻賺得許多銀兩。又用兩箇公人開口閉口。宋江本色。自到州衙府裏伺候。討了回文。兩箇

取路往濟州去了。話裏只說宋江。又自央浼人請差撥到單身房裏。送了十兩

銀子。與他出色子管營處。又自加倍送十兩。并人事出色子。營裏管事的人。并使喚

的軍健人等。都送些銀兩。與他們買茶喫。出色子。因此無一箇不歡喜。宋江寫宋只

如此嚴冷之筆少刻引到點視廳前。除了行枷。寫宋此行枷至此始舉參見管營爲得了賄賂。在

廳上說道。這箇新配到犯人宋江。聽着先朝太祖武德皇帝聖旨事例。但凡新

入流配的人。須先打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捉去背起來。宋江告道。小人於路

感冒風寒時症。至今未曾痊可。管營道。這漢端的像有病的。不見他面黃肌瘦。

有些病症。且與他權寄下這頓棒。此人既是縣吏出身。着他本營抄事房做箇

抄事。就時立了文案。便教發去抄事。宋江謝了。去單身房取了行李。到抄事房

安頓了。衆囚徒見宋江有面目。都買酒來慶賀。次日。宋江置備酒食。與衆人回

禮。句。一。不。時。間。又。請。差。撥。牌。頭。遞。杯。二。管。營。處。常。送。禮。物。與。他。三。宋。江。身。邊。有。的。

是。金。銀。財。帛。單。把。來。結。識。他。們。寫宋江出色只是金銀財帛更住。了。半。月。之。間。

滿。營。裏。沒。一。箇。不。歡。喜。他。自。古。道。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心歎宋江能得語人

其意可知宋。江。一。日。與。差。撥。在。抄。事。房。喫。酒。那。差。撥。說。與。宋。江。道。賢。兄。我。前。日。和。你

說。的。那。箇。節。級。常。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與。他。今。已。一。句。之。上。了。他。明

日。下。來。時。須。不。好。看。宋。江。道。這。箇。不。妨。那。人。要。錢。不。與。他。若。是。差。撥。哥。哥。但。要

時。只。顧。問。宋。江。取。不。妨。那。節。級。要。時。一。文。也。沒。等。他。下。來。宋。江。自。有。話。說。看他全

權詐差。撥。道。押。司。那。人。好。生。利。害。更。兼。手。腳。了。得。倘。或。有。些。言。語。高。低。喫。了。他。些

羞。辱。卻。道。我。不。與。你。通。知。宋。江。道。兄。長。繇。他。但。請。放。心。小。可。自。有。措。置。敢。是。送

些。與。他。也。不。見。得。他。有。箇。不。敢。要。我。的。也。不。見。得。宋語寫出正。恁。的。說。未。了。只

見。牌。頭。來。報。道。節。級。下。在。這。里。了。正。在。廳。上。大。發。作。罵。道。新。到。配。軍。如。何。不。送

常。例。錢。與。我。差。撥。道。我。說。是。麼。那。人。自。來。連。我。們。都。怪。宋。江。笑。道。差。撥。哥。哥。休

罪。不。及。陪。侍。改。日。再。得。作。杯。小。可。且。去。和。他。說。話。差。撥。也。起。身。道。我。們。不。要。見

他。宋江別了差撥。離了抄事房。自來點視廳上。見這節級。不是宋江來。和這人厮見。有分教。江州城裏。翻爲虎窟狼窩。十字街頭。變作屍山血海。直教撞破天羅歸水。潞掀開地網。上梁山。畢竟宋江來與這箇節級。怎麼相見。且聽下回分解。

〔評〕王望如曰。宋江一生撒漫。行討便宜。惟揭陽鎮送薛永銀五兩。反喫了大虧。甚矣銀子亦有誤事時也。穆宏穆春兄弟爲鎮上一霸。追宿店不已。又追村莊。追村莊不已。又追潯江橫港。此時宋江乃悔曰。不如從直住梁山也。詎由是觀之。謂宋江不立意做强盜。不信。

又曰。陸窮而舟至。方謂出一難。不料又入一難。板麵餛飩二者請擇之時。又值李俊片帆解救。結識了張橫。又結識二穆。又手援薛永。方謂出一難。不料又得如許快事。吉凶禍福。原有定在。

鄧狂言索隱

江州三緝。此回與上回所寫之李立穆弘穆春張橫等。其殺人取財也。惟恐其不及。其只愛交遊也。

亦不深加查考。烏足道哉。此太史公所謂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此乃向者朱家郭解之所羞也。顧史公只附見其名。而作者偏侈談其事。故昔人謂水滸爲誨盜誨淫之書。而尤惡其造亂。此等處最爲口實矣。然而孔子編詩。不刪鄭衛。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上蒸下報。并著春秋。莊子寓言。至于以盜跖氣凌孔子。豈以爲是惡之深也。社會上之怪見狀。無奇不有。鑄鼎象物。原非渺論。况作者以亡元爲職志。非此不能圖存。豈得以此爲遺民不臣者責備乎。旣欲推翻新朝。則表面上不得不重遊俠。遊俠之行。實不軌于正途。而暴助之法。利用必及于盜賊。是豈可以爲有志恢復者諱。昭其炯戒。鄙人服作者之斷制焉。烏附竇黃。用之勿使過劑。醫國神手。允宜當之。金評以緩急人所時有六箇字。爲太史公一生著書本旨。鄙人以爲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無當于歷史哲學家之一盼。今讀遊俠傳。實被水滸脫胎者不少。試一論之。其開手云。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此是宋江之吏吳用之儒之所由託始。而必非爲俠之真者。又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無可言者。排斥官僚政治。此其嚆矢。又云。今遊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旣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此言惟武松魯達。差爲近之。其餘則襲其皮毛耳。不足以與于斯。又云。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

餓死晉陽。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跣躄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今傳中宋江一帶人。日以其詞繩官僚。而本身仍蹈其故轍。俠亦有假。權利之地位爲之。終古若一丘之貉。作者更爲痛心矣。無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史公所輕。柴進庶乎近之。匹夫之俠。湮沒不見。當與史公同憾。是蓋爲人頗類朱。有終不伐其能。歆其德之氣象焉。朱家藏活豪。上以百數。不僅季布秦漢之區。寧無心焉。生辰損一劫。喪其資格矣。宋江陰賊。頗類郭解。其以軀借交報仇之好。虛。宋江作不到。其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家。諸壞處。宋江雖親身作不到。而亦幾幾近之矣。天子宰相。皆首提布衣爲言。以至於族。史公亦未嘗重諱其惡也。史公不過當政令煩苛之時。而議論已經如此。况作者之身世。當作如何感想。而閱者乃茫不加察。而沒其微文乎。宋江之處。處處銀子。固脫胎于游俠傳中。緩急人所時有之一言。然而胎息于貨殖傳之意義者。亦復不少。傳云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爲下。無巖處奇上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是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下。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既重本富。則莫要于農業。西漢人之學說政治。大都以此爲本。根工商且視爲末業。而賤商尤甚。宋江以小吏而揮霍。且又庇盜。殆所謂姦富之尤者乎。長貧賤而好語仁義。又無奇行。迂腐無用之儒。實作者所深惡。書中所謂「况兼如今世上。都是那大頭巾弄得歹

了。』者也。巖處奇士之行。書中額外之人。或亦想見之矣。十下百畏。千役萬僕。而以爲素封。徵特書中祝李扈曾之徒。不足逃此指摘。卽彼柴進盧俊義者。作者亦不肯少爲放過也。貨殖傳序中有言。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又曰。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此與鄙人前論之所謂宣布貴農貴粟政治無擾之宗旨者。不亦若合符節矣乎。故夫以銀子爲交遊。而藏奸蓄謀。家給人足之本富時代。萬作不到者也。衣食足而禮義興。必無有肯爲此危險身家之事者也。且并亦非末富之徒之所肯爲者也。彼其財之所由來。本于心計。與其營運。不必有所密切于遊民。而資本既厚。亦自愛惜。雖或奢侈豪華。交遊廣遠。至于易招人反對。然本身亦斷不肯輕于一擲者也。惟姦富則其來甚易。其入之之途亦甚雜。故不甚愛惜。時亦有騎虎難下之勢。故易以致亂耳。姦富多途。而吏亦其一。官僚政治特別之產物。覘世變者。安可不窮其根原也。『只要交遊不愛錢。其實仍爲錢耳。交遊者。正當不正當之錢。皆可由此而取之。不亦便哉。且史公貨殖游俠兩傳。多與酷吏傳相通。傳中序云。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

之具。而非致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綱常密矣。然奸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斲雕而爲樸。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日上。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于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夫此諸傳者。皆爲史公創體。後人所未易深明其義者。卽酷吏傳中。并多大臣。行事亦與後之奸臣有相類者。但言酷吏。則專重在害民。言奸臣。則偏重于蒙君。水滸之敝高俅蔡京等。卽用此意。而非用銀子不可之地。則爲酷吏。前文林冲若不仗柴進之銀子。免不了一百殺威棒。此回宋江不是自己有銀子。亦免不了一百殺威棒。武松之事。實惟特別。然非施恩父子要奪快活林以賺銀子。仍免不了一百殺威棒。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酷刑也。而訂爲法律。酷吏遍于天下矣。酷吏傳所爲屢稱上以爲能。而武帝末年。盜賊遍于全國也。且晁宋皆以仗義疎財。聞于江湖。宋江尤甚。彼皆一吏焉耳。而盧俊義之富。柴進之貴。曾不得與之爭名。銀子之如何得來。如何用法。實有非尋常富家與虛榮貴族之所能爲者。一方面代表官僚。一方面代表盜賊。其力甚厚。其平至便。其經驗也至巧。酷吏傳周亞夫有言。極

知趙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而傳中一切上下其手。無不以吏利例三字爲其關鍵。吏而爲天子大臣。其害猶且如此。而况庶人在官。名至賤而勢益尊。且其用至爲普及。則安得不因其梟雄之時。而推之以爲官僚盜賊臨時之總代表。今試問自秦以來。政治上尙有脫出其範圍者乎。夷狄之初入中國。法令甚簡。以野蠻勝文明。亦以此爲原因。然既據尊位。則仍爲所束縛而不可易。吁。此漢高蕭何之所以興。而曹參以攻城野戰之雄。終不能不爲之屈。及其爲相。則仍聽吏舍之日飲歌呼。而日夜飲醇酒以自晦。且終不敢易蕭何之成規也。書中諸軍官之皆服宋江。意從此出。吁。此吾國二千餘年未經洗滌之絕大污點。不從平民政治上之根本解決之。恐終古無復有再見天光之一日矣。平準書云。天下爭于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疆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內。此真史公洞見癥結之言。積久愈烈。中國之所以入于元清。而強權之禍。至今不息者。亦由于此。夫游俠立傳。頗爲班固所嗤。而先黃老。後六經。尤其所謂是非頗謬于聖人者。其識見之卑下。誠不足言。吾人讀書。當放開眼光。斷不可作一孔之目論。與其得千百僞儒。毋寧得一箇老莊嫡派。非然者。則老氏之精微。固有時不適用。而其所謂自然者不磨。孔氏之糟粕。且永遠不適用。而其所謂因時者。仍不磨。彼迂儒烏足以知之。

史公對於其本朝之皇帝。只推崇文帝以爲法。不甚贊成景帝。并不贊成高帝。諸傳中之微言。當與各本紀參觀。武帝則諷諫不滿之詞頗多。故後人或以爲謗書。且或以被刑怨望爲辭。不知其苟非事實。豈能列于官書。况詞多微文。不甚徑用直筆。是猶少有忌諱者矣。作者不贊成宋祖兄弟。而惟頌仁宗。老氏自然與無擾之旨。當然與史公合。惟史公所處之時代。高帝未嘗全然無功。文帝實較宋仁尤勝。景帝雖雜用申商。然政治之及于民者。猶未竟改文帝之舊。武帝嚴苛。百姓凋敝。究之雄才大略。國威震于殊俗。史公爲民起見。不得不以文帝爲標準。政治上之商摧。當然承認。且史官本出于老氏。孔子問禮。大約於史制有所關係。春秋之義。亦非絕對不與老氏相通。故太史公仍以老而用孔。水滸何如時代哉。孔孟之學。全失其真。至于不知種界國界之大義。而民生日敝。莊氏之寓言。于此產出。較之太史公之發憤著書。當然遠過。其激烈之性情。出之放任。固自有由。彼本非宋世之人。而何有於君臣之義。彼久罹金元之毒。而焉得不感于種族之界。官僚惡。盜賊惡。既欲革命。又惡非人。全不承認政治。宋金元本非其所當承認也。而思想乃一無所縛束。故有時取史記之事實而擴張之。實則發莊列之精微。而痛言之。雖與太史公同出于老氏。而兩者皆加以人爲。已稍變自然之宗旨。惟太史公主建設之義。遠過于破壞。作者主破壞之義。實先于建設。惟其文義亦多脫胎于莊列。而有時以痛快淋漓之筆。達隱曲難言之故。幾爲史記之所不能到。而分道揚鑣。則以寓言措辭。較易于歷史耳。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三十七回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

黑旋風鬪浪裏白條

寫宋江以銀子爲交游。後忽然接寫一鐵牛李大哥妙哉。用筆真令宋江有珠玉在前之愧。勝似罵勝似打勝似殺也。看他要銀子賭便向店家借要魚。請人便向漁戶討。一若天地間之物。任憑天地間之人公用之。不惟不信。世有慳吝之人亦并不信。世有慷慨之人不惟與之銀子不以爲恩。又并不與銀子不以爲怨。夫如是而宋江之權詐獨遇斯人而窮矣。宋江與之銀子。彼亦不過謂是店家漁戶之流。適值其有之時也。店家不與銀子。漁戶不與鮮魚。彼亦不過謂卽宋江之流。適值其無之時也。夫宋江之以銀子與人也。夫固欲人之感之也。宋江之不敢不以銀子與人也。夫固畏人之怨之也。今彼亦何感。彼亦何怨。無宋江可騙。則自有店家可借。無店家可借。則自有賭。

房。可。搶。無。賭。房。可。搶。則。自。有。江。州。城。裏。城。外。執。塗。之。人。無。不。可。討。使。必。恃。有。結。識。好。漢。之。宋。江。而。後。李。逵。方。得。銀。子。使。用。然。則。宋。江。未。配。江。州。之。前。彼。將。不。喫。酒。不。喫。肉。小。張。乙。賭。房。中。亦。復。不。去。賭。錢。耶。通。篇。寫。李。逵。浩。浩。落。落。處。全。是。激。射。宋。江。絕。世。妙。筆。

處處將戴宗反觀宋江遂令宋江愈慷慨愈出醜皆屬作者匠心之筆

寫李逵麤直不難莫難於寫麤直人處使乖說謊也彼天下使乖說謊之徒卻處處假作麤直如宋江其人者能不對此而羞死乎哉

話說當時宋江別了差撥出抄事房來到點視廳上看時見那節級掇條凳子坐在廳前官長可發一笑了便高聲喝道那箇是所配到囚徒牌頭指着宋江

道這箇便是那節級便罵道你這黑矮殺才倚仗誰的勢要不送常例錢來與

我宋江道人情人情在人情願解頤你如何逼取人財好小哉相兩邊看的人

聽了倒捏兩把汗那人大怒喝罵賊配軍安敢如此無禮顛倒說我小哉那兜馱的與我背起來且打這廝一百訊棍兩邊營裏衆人都是和宋江好的見說

要打他一鬩都走了。只剩得那節級和宋江。

上文已成必打之勢。却只寫作衆人走了。傾聽那出下文來。筆墨曲

折之

那人見衆人都散了。肚裏越怒。拿起訊棒。便奔來打宋江。宋江說道。節級。

你要打我。我得何罪。好那人喝道。你這賊配軍。是我手裏行貨。輕咳嗽。便是

罪過。可詩語宋江道。你便尋我過失。也不到得該死。好那人怒道。你說不該死。我

要結果你也不難。只似打殺一箇蒼蠅。宋江冷笑道。我因不送得常例錢。便該

死時。結識梁山泊吳學究的。卻該怎地。好那人聽了這話。慌忙丟了手中訊棍。

便問道。你說甚麼。好宋江道。我自說那結識軍師吳學究的。好你問我怎的。好

那人慌了手脚。拖住宋江問道。你正是誰。好那里得這話來。好宋江笑道。小可

便是山東鄆城縣宋江。那人聽了大驚。連忙作揖。寫戴宗拜獨與他人說道。原

來兄長。正是及時雨宋公明。宋江道。何足掛齒。那人便道。兄長。此間不是說話

處。未敢下拜。戴宗口中白同往城裏。請兄長便行。宋江道。好節級。少待容

宋江鎖了房門。便來。宋江慌忙到房裏。取了吳用的書。細自帶了銀兩。又帶子出

來鎖上房門。分付牌頭看管。便和那人離了牢城營裏。奔入江州城裏來。去一

簡臨街酒肆中樓上坐下。那人問道：「兄長何處見吳學究來？」宋江懷中取出書來遞與那人。那人拆開封皮，從頭讀了，藏在袖內，起身望着宋江便拜。只一拜寫得節

次如

宋江慌忙答禮道：「適間言語衝撞，休怪休怪。」那人道：「小弟只聽得說有箇

姓宋的。

五字爲上文補漏便令後人更無訾議處

發下牢城營裏來，往常時，但是發來的配軍，常例

送銀五兩，今番已經十數日不見送來，今日是箇閒暇日頭，因此下來取討，不

想卻是仁兄。

與上一姓宋句合作一語

恰纔在營內，甚是言語冒瀆了哥哥，萬望恕罪。宋江

道：「差撥亦曾常對小可說起大名，宋江有心要拜識尊顏，卻不知足下住處，又

無因人城特地，只等尊兄下來，要與足下相會一面，以此耽誤日久，不是爲這

五兩銀子不捨得送來。

寫宋江自表亦不出銀子真是醜殺

只想尊兄必是自來，故意延挨。今日

幸得相見，以慰平生之願。說話的那人是誰？便是吳學究所薦的江州兩院押

牢節級戴院長戴宗。筆法那時故宋時，金陵一路節級都稱呼家長，湖南一路節

級都稱呼做院長。

正敘事中有此開筆

原來這戴院長有一等驚人的道術，但出路時

齋書飛報緊急軍情事，把兩箇甲馬拴在兩隻腿上，作起神行法來，一日能行

五百里。把四箇甲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里。因此人都稱做神行太保。戴宗當下戴院長與宋公明說罷了來情去意。戴宗宋江俱各大喜。兩箇坐在閣子裏。叫那賣酒的過來。安排酒菓肴饌菜蔬來。就酒樓上兩箇飲酒。宋江訴說一路上遇見許多好漢。衆人相會的事務。戴宗也傾心吐膽。把和這吳學究相交往來的事。告訴了一遍。兩箇正說到心腹相愛之處。纔飲得兩三杯酒。只聽樓下喧鬧起來。過賣連忙走入閣子來。對戴宗說道。這箇人只除非是院長說得他下。是未來先道另沒奈何。煩院長去解拆。則箇戴宗問道。在樓下作鬧的是誰。過賣道。便是時常同院長走的那箇喚做鐵牛李大哥。乍大哥來何遇也想殺在底下尋主人家借錢。二字妙絕宋江處處以銀子爲要務李逵却初入擊真假筆。筆妙絕筆戴宗笑道。又是這厮在下面無禮。我只道是甚麼人。兄長少坐。我去叫了這厮上來。戴宗便起身下去。不多時引着一箇黑凜凜大漢。畫李逵只五上樓來。宋江看見。喫了一驚。黑凜凜三字不惟畫出李逵形狀兼畫出李逵名聲蓋深表李逵旁若無人。不曉阿諛。一窩真喫一窩也。便問道。院長這大

哥是誰。戴宗道：這箇是小弟身邊牢裏一箇小牢子。姓李名達。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本身一箇異名，喚做黑旋風李達。他鄉中都叫他做李鐵牛。因為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曾還鄉。為他酒性不好，人多懼他，能使兩把板斧，又會拳棍。見今在此牢裏勾當。李達看着宋江，問戴宗道：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漢子黑則呼之為黑漢子耳。豈以其衣冠濟楚也。而阿諛之寫李達如畫。戴宗對宋江笑道：押司，你看這厮恁麼粗鹵，全不知些體面。李達道：我問大哥，怎地是粗鹵？粗鹵，不知是何語。妙絕。讀至此始知魯達白。戴宗道：兄弟，你便請問這位官人是誰，便好。暗用蘇東坡教壞詞。馬君實僕事。你倒卻說這黑漢子是誰？這不是粗鹵，卻是甚麼？我且與你說知。這位仁兄，便是開常。你要去投奔他的義士哥哥。從戴宗口中表。李達道：莫不是山東及時雨宋江？看戴宗只提出義士二字。李達便說出其名。宋江如人持呪也。戴宗喝道：咄！你這厮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喚，全不識些高低。

兀自不快下拜。等幾時，李達道：若真箇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閒人，我卻拜甚鳥。妙。拜鳥二字未經人說為之絕倒。節級哥哥不要賺我拜了，你卻笑我。

偏寫李遠非妙語
而其呆愈顯真妙筆
宋江便道。我正是山東黑宋江。便寫出宋江喜李逵拍手

叫道。我那爺。表稱呼不類你何不早說些箇。妙却反貴之也。鐵牛歡喜。不是得遂若

性格讀之落落○鐵牛撲翻身軀便拜。寫拜亦復不同○撲謂身軀字寫他拜

宋江連忙答禮。說道。壯士大哥請坐。戴宗道。兄弟你便來我身邊坐了喫酒。李

逵道。不耐煩。小蓋喫換箇大碗來篩。既已拜之即何妨。口便說此語。即拜之何妨。若

妙經○更第一句宋江便問道。卻纔大哥爲何在樓下發怒。李逵道。我有一錠

大銀解了十兩小銀使用了。第一句討大碗第二句卻問這主人家。那借十兩

銀子。以寫宋江則以銀子爲其生平寫李逵則去贖那大銀出來。便還他。自要些

使用。李逵亦復有使用叵耐這鳥主人不肯借與我。兩上銀文宋江猜戴宗必爲五

子一箇純以君子待小人其厚其薄天地懸隔筆墨激射令人不堪卻待要利那

厮放對。打得他家粉碎。卻被大哥叫了我上來。宋江道。另用十兩銀子去取再

要利錢麼。李逵道。利錢已有在這里了。偏寫他說嬌態只要十兩本錢去討。宋江聽

罷。便去身邊取出一箇十兩銀子。把與李逵。宋以十一兩銀買一鐵牛說道。大哥你

將去贖來用度。戴宗要阻當時。宋江已把出來了。李逵接得銀子。便道卻是好也。兩位哥哥。只在這裡等我一等。贖了銀子。便來送還。就和宋哥哥去城外喫碗酒。宋江道。且坐一坐。喫幾碗了去。李逵道。我去了。便來推開簾子。下樓去了。

我謂至此處不覺掩卷而嘆乎世安得有此人哉下之則驟然與我十兩銀子
上之則斯人固我開常無日不念誦無日不願見之人也乃今突然而來突然而
去不惟今日之恩惠不能留之少坐既平日之愛慕亦不必疑以益相要
拜便拜要去便去要喫酒便喫酒要說謙便說謙嗟乎世豈真有此人哉 戴宗道。

兄長休借這銀與他便好。卻纔小弟正欲要阻。兄長已把在他手裏了。宋江道。卻是爲何。戴宗道。這厮雖是耿直。只是貪酒好賭。他卻幾時有一錠大銀解了。

兄長喫他賺漏了這箇銀去。他慌忙出門。必是去賭。若還贏得時。便有得送來。還哥哥。醜若是輸了時。那討這十兩銀來。還兄長。醜與宋江一樣。戴宗面上須

不好看。宋江笑道。尊兄何必見外。些須銀子。何足掛齒。他去賭輸了罷。寫宋

處只 我看這人倒是箇忠直漢子。戴宗道。這厮本事自有。只是心粗膽大。不好

在江州牢裏。但喫醉了時。卻不奈何罪人。只要打一般强的牢子。致牢遠始 我

也被他連累得苦。專一路見不平。好打強漢。以此江州滿城人都怕他。宗又在

補寫

宋江道。俺們再飲兩杯。卻去城外一忽生閑翫。一遭戴宗道。小弟也正忘了。

和兄長去看江景。則箇宋江道。小可也要看江州的景致。如此最好。且不說兩

箇再飲酒。只說李逵得了這箇銀子。尋思道。難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

便借我十兩銀子。果然仗義疎財。名不虛傳。如今來到這里。卻恨我這幾日賭

輸了。沒一文做好漢。請他沒一文便做不得好漢也。此宋江一路來所如今得他

這十兩銀子。且將去賭一賭。儻或贏得幾貫錢來。請他一請也好看。李逵白髮

別觀之分當時李逵慌忙跑出城外。第一小張乙賭房裏來。便去場上將這十兩銀

子撇在地下。畫叫道。把頭錢過來我博。那小張乙得知李逵從來賭直。便道。大

哥且歇。這一博下來。便是你博。畫下語皆與李逵不稱。故妙。○客人已至店中

妙絕來李逵道。我要先賭這一博。小張乙道。你便傍猜也好。畫李逵

道。我不傍猜。只要博這一博。五兩銀子做一注。又次贏得快。又有那一

卻待要博。被李逵攤手奪過頭錢來。便叫道。我博兀誰小張乙道。便博我五兩

銀子。李逵叫聲快。肱膊地博一箇。倒絕小張乙便拿了銀子過來。李逵叫道。我

的銀子是十兩。小張乙道：你再博我五兩，快便還了你這錠銀子。李逵又拿起

頭錢叫聲快，脰的又博箇絕倒○不如。小張乙笑道：我叫你休搶頭錢，且

歇一博，不聽我口。如今一連博上兩箇畫○賭場信。李逵道：我這銀子是別

人的。越鐵牛作此歌語越可憐越無且借我一借為正經李逵處處以銀。小張乙道：遮莫是誰的，也不濟事了。你既輸了，卻

說甚麼。李逵道：沒奈何。三字越可憐越無且借我一借為正經李逵處處以銀

為我事筆墨激射極其不堪。明日便送來還你。看他又說謊。小張乙道：說甚麼閑話。自古賭

錢場上無父子。你明明地輸了，如何倒來革爭。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面。先放

銀子之地絕倒。口裏喝道：你們還我也不還。小張乙道：李大哥，你開常最賭得直。鑿口鑿

今日如何恁麼沒出豁。李逵也不答應他。不答應又寫得妙直寫出便就地

擄了銀子，又搶了別人賭的十幾兩銀子，索性都撲在布衫兜裏。妙絕之文。睜

起雙眼，就道：老爺開常賭，直今日權且不直一遍。蓋上句守經下句達權也。小

張乙急待向前奪時，被李逵一指一交，十二三箇賭博的一齊上。銀子此命要

奪那銀子，被李逵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李逵把這夥人打得沒地躲處，便出到

門前把門的問道。大郎那里去。被李逵提在一邊。提字妙。可知一手一脚踢開了門。

一手兜銀。一手提人。便一脚踢。便走。到底不答。一句他。那夥人隨後趕將出來。都

只在門前叫道。畫出此時。李大哥哥來。李大哥哥你恁地沒道理。都搶了我們衆人的銀子去。只在門

前叫喊。沒一箇敢近前來討。此二句便又。李逵正走之時。聽得背後一人趕上

來。攀住肩臂。奇文。喝道。你這厮如何卻搶擄別人財物。李逵口裏應道。干你鳥事。

罵盡天下。○常想世人評。論古今。真是于你鳥事。回過臉來看時。卻是戴宗背後立着宋江。先罵後圓。筆筆入妙。

李逵見了。惶恐滿面。天真。關漫不是。世人害羞身分。便道。哥哥休怪。鐵牛閒常只是賭直。說又不

今日不想輸了哥哥銀子。又沒得些錢來相請哥哥。喉急了時。下做出這些不

直來。寫他自辯處。恰與上文解。關漫妙不可言。宋江聽了。大笑道。賢弟但要銀

子使用。只顧來問我討。寫宋江。只如此。今日既是明明地輸與他了。快把來還他。李逵

只得從布衫兜裏取出來。都遞在宋江手裏。又寫他使。乖絕倒。宋江便叫過小張乙前

來。都付與他。宋江只如此。小張乙接過來說道。二位官人在上。小人只拿了自己的

這十兩原銀。雖是李大哥哥兩博輸與小人。如今小人情願不要他的。省得記了。

冤讐。世宋江道：「你只顧將去，不要記憶。」小張乙那里肯。宋江便道：「他不曾打傷

了你們麼？」小張乙道：「討頭的，拾錢的，和那把門的，都被他打倒在裏面。」宋江道：

「既是恁的，就與他衆人做將息錢。」宋江只如此兄弟自不敢來了。我自着他去。小張

乙收了銀子，拜謝了回去。宋江道：「我們和李大哥喫三杯去。」戴宗道：「前面靠江

有那琵琶亭酒館，是唐朝白樂天古跡。我們去亭上酌三杯，就觀江景則箇。宋

江道：「可於城中買些肴饌之物將去。」魚插一句早爲戴宗道：「不用。如今那亭上有

人在裏面賣酒。」宋江道：「恁地時卻好。」當時三人便望琵琶亭上來，到得亭子上

看時，一邊靠着潯陽江，一邊是店主人家房屋。琵琶亭上有十數副座頭。戴宗

便揀一副乾淨座頭，讓宋江坐了頭位。戴宗坐在對席，肩下便是李逵三箇坐

定，便叫酒保鋪下菜蔬菓品海鮮按酒之類。李逵不受，偏寫酒保取過兩樽

玉壺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寫酒皆用出色名目，非爲與宋開了泥

頭。李逵便道：「三箇人中酒把大碗來篩，不耐煩。」小蓋價喫。賭房搶銀一事，竟若

周旋妙絕之筆，不得做主，又來做客，在世人便行無放，殷勤周致之語，今偏寫

要細戴宗喝道。兄弟好村。你不要做聲。只顧喫酒便了。宋江分付酒保道。我兩

箇面前放兩隻盞子。這位大哥面前。放箇大碗酒。保應了下去。取隻碗來。放在

李逵面前。一面篩酒。一面鋪下肴饌。李逵笑道。一兒得餅之樂小箇好箇宋哥哥。

人說不差了。看他極粗人胸中又要三便知做兄弟的性格。李逵只說出

戰已無合式中選結拜得這位哥哥也不枉了。竟罵戴宗酒保斟酒。連篩了五

七遍。宋江因見了這兩人心歡喜。結上文下另喫了幾杯。忽然心裏想要

魚辣湯喫。懸空落下魚便問戴宗道。這里有好鮮魚麼。戴宗笑道。兄長你不見

滿江都是漁船。便插入流船此間正是魚米之鄉。如何沒有鮮魚。宋江道。得些

魚辣湯醒酒最好。戴宗便喚酒保。教造三分加辣點紅白魚湯來。偏寫得與頃

刻造了湯來。宋江看見道。美食不如美器。雖是箇酒肆之中。端的好整齊器皿。

偏寫得與拿起筋來。相勸戴宗李逵喫。自己也喫了些魚。呷幾口湯汁。李逵並不

使筋。便把手去碗裏撈起魚來。和骨頭都嚼喫了。何事如風宋江一頭忍笑不

住。呷了兩口汁。此呷汗與上呷汁連中間插出李逵撈魚便放下筋不喫了。情文

而漸引出。宋江道：「便是不才酒後，只愛口鮮魚湯喫。」漸引這箇魚真是不甚好。戴宗

應道：「便是小弟也喫不得，是醃的不中喫。」李逵嚼了自碗裏魚，便道：「兩位哥哥，

都不喫，我替你們喫了。」忽然替你們三字寫他何等出力，非爲今日便伸手去

宋江碗裏撈將過來喫了，又去戴宗碗裏也撈過來喫了。無黨無偏，平不游蕩

滴滴點點淋一桌子汁水。觀此便深厭宋江見李逵把三碗魚湯和骨頭都嚼

喫了，便叫酒保來分付道：「我這大哥想是肚饑，你可去大塊肉切二斤來與他

喫。」好宋江人說不差少刻一發算錢還你。酒保道：「小人這里只賣羊肉，卻沒牛

肉。」四字絕倒忽從酒保口中畫出李逵要肥羊儘有。李逵聽了，便把魚汁攤臉，潑

將去。淋那酒保一身。潑酒保有何妙在，因此一潑便寫出李逵不喫戴宗喝道：

「你又做甚麼？」四字問得妙，真是李逵應道：「兀耐這厮無禮，欺負我。只喫牛肉，

肉何足賴，不賴搶銀不賣羊肉與我喫。」酒保道：「小人問一聲，也不多話。」宋江道：

「你去只顧切來，我自還錢。」宋江只酒保忍氣吞聲去切了有二斤羊肉做一盤。

將了放桌子上。李逵見了，也不更問。買與我喫，則我喫矣，問大把肉揜來，只顧

喫。撚。指。問。把。這。二。斤。羊。肉。都。喫。了。如何宋江看了道。壯哉。真好漢也。宋江李逵

道。這。宋。大。哥。便。知。我。的。鳥。意。喫。肉。不。強。似。喫。魚。無端插出宋江掉文一句卻緊

神於文矣。宋江自贊李逵壯哉李逵卻認是說羊肉真好喫寫通文人是說羊肉壯哉宋江白贊李戴宗叫

酒保來問道。卻纔魚湯家生甚是整齊。魚卻醃了不中喫。別有甚好鮮魚時。另

造些辣湯來。與我這位官人醒酒。酒保答道。不敢瞞院長說。這魚端的是昨夜

的。今日。的。活。魚。還。在。船。內。等。魚。牙。主。人。不。來。漸引未。曾。敢。賣。動。因。此。未。有。好。鮮

魚。李逵跳起來道。我自去討兩尾活魚來與哥哥喫。此句須分上下兩半句讀

討四字只是向店主借銀手段而與哥戴宗道。你休去。只央酒保去回幾尾來

便了。李逵道。船上打魚的。不敢不與我。直得甚麼。戴宗攔當不住。李逵一直去

了。又去了並不以溫存款款自持平日相慕而狡猾如戴宗對宋江說道。兄長

休怪小弟引這等人來相會。全沒些箇體面。羞辱殺人。寫戴宗宋江道。他生性是

恁的。如何教他改得。我倒敬他。真實不假。寫宋江見李逵便令權詐都兩箇自

在琵琶亭上笑語說話取樂。卻說李逵走到江邊看時。見那漁船一字排着。約

有八九十隻都纜繫在綠楊樹下。寫看他一路船上漁人。有斜枕着船梢睡的。

不止一人有在船頭上結網的。止一人也有在水裏洗浴的。不止一人此時正是

五月半天氣。好一輪紅日將及沉西。不見主人來開艙賣魚。李逵走到船邊。喝

一聲道。你們船上活魚把兩尾來與我。宮中者然那漁人應道。我們等不見漁

牙主人來。不敢開艙。你看那行販都在岸上坐地。妙卻從流人口中又補

寫下無數人語令下李逵道。等甚麼鳥主人。先把兩尾魚來與我。蓋地不能載

文看斷打熱鬧如班下那漁人又答道。紙也未曾燒。如何敢開艙。那里先拿魚與你。李逵

語可駭不能服見他衆人不肯拿魚。便跳上一隻船去。漁人那里攔當得住。李逵不省得船上

的事。只顧便把竹筴篾來拔。文奇漁人在岸上。只叫得罷了。文奇李逵伸手去艙板

底下一絞。摸時那裏有一箇魚在裏面。文奇原來那大江裏漁船。船尾開半截大

孔。放江水出入。養着活魚。卻把竹筴篾攔住。以此船艙裏活水往來。養放活魚。

因此江州有好鮮魚。這李逵不省得。倒先把竹筴篾提起了。將那一艙活魚都

走了。自註李逵又跳過那邊船上。去拔那竹筴。文奇那七八十漁人都奔上船把

竹篙來打李逵。

奇文○七八十竹篙

李逵大怒焦躁起來。便脫下布衫。

看他一路寫布

裏面單繫着一條碁子布手巾兒。好看見那亂竹篙打來。兩隻手一架便搶了。

五六條在手裏。一似扭葱般都扭斷了。奇文漁人看見。盡喫一驚。卻都去解了纜。

把船撐開去了。奇文李逵忿怒。赤條條地拿了。截折竹篙。上岸來趕打行販。禮無

奇文都亂紛紛地挑了擔走。奇文正熱鬧裏。只見一箇人從小路裏走出來。

衆人看見。叫道。主人來了。這黑大漢在此搶魚。都趕散了漁船。那人道。甚麼黑

大漢。敢如此無禮。衆人把手指道。那厮兀自在岸邊尋人厮打。那人搶將過去。

喝道。你這厮喫了豹子心。大蟲膽。也不敢來攪亂老爺的道路。李逵看那人時。

六尺五六身材。三十二三年紀。三柳掩口黑髯。頭上裹頂青紗萬字巾。掩映着

穿心紅一點鬚兒。上穿一領白布衫。腰繫一條絹搭膊。下面青白裊腳多耳麻

鞋。手裏提條行秤。李逵那人正來賣魚。見了李逵。在那裏橫七豎八打人。看好

便把秤遞與行販接了。細趕上前來大喝道。你這厮要打誰。李逵不回話。輪過

竹篙。卻望那人便打。無理之極那人搶入去。早奪了竹篙。李逵便一把揪住那

人頭髮。

文奇

那人便奔他下三面要跌李逵。怎敵得李逵水牛般氣力。直推將開

去。不能。穀。攏。身。

文奇

那人便望肋下攞得幾拳。李逵那裏着在意裏。文奇那人又飛

起脚來踢。被李逵直把頭按將下去。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去那人脊梁上搥

鼓也似打。

無奇文之極

那人怎生掙扎。李逵正打哩。一箇人在背後劈腰抱住。

一箇人便來摑住手。喝道使不得使不得。李逵回頭看時。卻是宋江戴宗。李逵

便放了手。那人略得脫身。一道烟走了。路一頓牛戴宗埋冤李逵道。我教你休來

討魚。又在這裏和人厮打。儻或一拳打死了人。你不去償命坐牢。李逵應道。你

怕我連累你。我自打死了一箇。我自去承當。宋江便道。兄弟休要論口拿了布

衫。

衫布

且去喫酒。李逵向那柳樹根頭。樹綠楊拾起布衫搭在臄膊上。衫布跟了宋江

戴宗便走。行不得十數步。只聽得。前忽然用半路一頓至此背後有人叫罵道。

黑殺才。今番要和你見箇輸贏。李逵回轉頭來看時。便是那人。脫得赤條條地。

匾扎起一條水棍兒。露出一身雪練也似白肉。頭上除了巾幘。顯出那箇穿心

一點紅俏鬚兒來。文妙在江邊獨自一箇。妙把竹篙。妙撐着一隻漁船。妙趕將來

口裏大罵道。千刀萬剮的黑殺才。老爺怕你的。不算好漢。寶走的不是好漢子。

主句○絕妙李逵聽了大怒。吼了一聲。畫如撇了布衫。布搶轉身來。那人便把船

略攏來。輾在岸邊。妙一手把竹篙點定了船。妙口裏大罵着。妙李逵也罵道。好

漢。便上岸來。妙不便合。那人把竹篙去李逵腿上便搨。妙之妙欲笑擦撥得李逵火起。

托地跳在船上。妙說時遲。那時快。那人只要誘得李逵上船。便把竹篙望岸邊

一點。妙雙脚一蹬。妙那隻漁船箭也似投江心裏去了。妙李逵雖然只識得水

性。反視後一文不李死地識。苦不甚高。當時慌了手脚。那箇人更不叫罵。撇了竹篙。叫

聲你來。今番和你定要見箇輸贏。便把李逵臍膊拿住。口裏說道。且和你厮

打。先教你喫些水。兩隻脚把船只一搵。船底朝天。英雄落水。好絕妙兩箇好漢。撲

通地都翻筋斗。撞下江裏去。宋江戴宗急趕至岸邊。那隻船已翻在江裏。兩箇

只在岸上叫苦。電二。江岸邊早擁上三五百人。在柳陰底下看。畫三五都道這

黑大漢。今番卻着道兒。便掙扎得性命也。喫了一肚皮水。宋江戴宗在岸邊看

時。只江面開處。那人把李逵提將起來。又滄將下去。文奇。兩箇正在江心裏面。清

波碧浪中間一箇顯渾身黑肉一箇露遍體霜膚絕妙好辭○青波碧瀾黑肉白膚斐然成章熠筆耀紙

兩箇打做一團絞做一塊江岸上那三五百人沒一箇不喝采每見人言火發喝采看杖查喝

采看斷打喝采嗟乎人之無其一至於此願後之讀至此者其一念之也當時宋江戴宗看見李逵被那人在水裏

揪住浸得眼白又提起來又納下去老大喫虧滅牛途作水牛奇文絕倒便叫戴宗央人去

救戴宗問衆人道這白大漢是誰漸引而下有認得的說道這箇好漢便是本處賣

魚主人喚做張順宋江聽得猛省道漸引而下莫不是綽號浪裏白條的張順衆人

道正是正是宋江對戴宗說道我有他哥哥張橫的家書在營裏戴宗聽了便

向岸邊高聲叫道張二哥叫得妙不要動手有你令兄張橫家書在此這黑大漢

是俺們兄弟你且饒了他上岸來說話張順在江心裏見是戴宗叫他卻也時

常認得便放了李逵不便肯攔筆有餘勁赴到岸邊爬上岸來看着戴宗唱箇喏道院長

休怪小人無禮戴宗道足下可看我面且去救了我這兄弟上來卻教你相會

一箇人便似相贈者然真是妙語張順再跳下水裏赴將開去李逵正在江裏探頭探腦假

掙扎赴水偏寫他假處偏是天張順早赴到分際帶住了李逵一隻手自把兩

條腿踏着水浪。如行平地。那水浸不過他肚皮。淪着臍下。擺了一隻手。直托李

逵上岸來。江邊的人箇箇喝采。再畫三五百人。一宋江看得呆了半晌。張順李

逵都到岸上。李逵喘做一團口裏只吐白水。三碗辣魚二斤羊肉。一齊都出爲之。絕倒。戴宗道。且都

請你們到琵琶亭上說話。張順討了布衫穿着。李逵也穿了布衫。前只此一

出兩領布衫。妙四箇人再到琵琶亭上來。戴宗便對張順道。二哥你認得我麼。先問自

波張順道。小人自識得院長。只是無緣不曾拜會。戴宗指着李逵問張順道。

足下日常曾認得他麼。次問李逵再今日倒衝撞了你。張順道。小人如何不認

得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李逵道。你也淪得我殼了。妙張順道。你也打得我好

了。妙戴宗道。你兩箇今番卻做箇至交的弟兄。常言道。不打不成相識。李逵道。

你路上休撞着我。妙張順道。我在水裏等你便了。妙四人都笑起來。大家唱

箇無禮喏。戴宗指着宋江對張順道。二哥。你會認得這位兄長麼。用兩波

出第三問來筆法奇妙。然後再提張順看了道。小人卻不認得。這里亦不曾見。李逵跳起

身來道。這哥哥便是黑宋江。司馬君實饒蘇東坡教得。李逵戴宗教不壞。張

順道。莫非是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戴宗道。正是公明哥哥。張順納頭便拜。道。久聞大名。不想今日得會多聽的江湖上來往的人。說長兄清德扶危濟困。仗義疎財。宋江答道。量小可何足道。故前日來時。揭陽嶺下混江龍李俊家裏住了幾日。後在潯陽江。因穆弘相會得遇令兄張橫。修了一封家書。寄來與足下。放在營內。不曾帶得來。今日便和戴院長并李大哥來。這里琵琶亭喫三杯。就觀江景。宋江偶然酒後思量些鮮魚湯醒酒。怎當得他定要來討魚。出一句畫

我兩箇阻他不住。只聽得江岸上發喊鬧熱。叫酒保看時。說道是黑大漢和人厮打。我兩箇急急走來勸解。不想卻與壯士相會。今日宋江一朝得遇三位豪傑。又結束一句。前豈非天幸。且請同坐。菜酌三杯。再喚酒保重整杯盤。再備肴饌。張順道。既然哥哥要好鮮魚喫。兄弟去取幾尾來。宋江道。最好。李逵道。我和你去討。宋江與銀不以爲恩。張順水浸戴宗喝道。又來了。你還喫得水不快活。張順笑將起來。縮了李逵手。說道。我今番和你去討魚。看別人怎地。何分語

絕妙又真兩箇下琵琶亭來到得江邊。張順略哨一聲。只見江上漁船都撐攏。

來到岸邊。張順問道。那箇船裏有金色鯉魚。只見這箇應道。我船上來。那箇

應道。我船裏有一霎時卻轉攏十數尾金色鯉魚來。張順選了四尾大的折柳

條穿了。楊先教李逵將來亭上整理。竟張順自點了行販分付了小牙子

去。秤賣魚。細○收○拾○三張順卻自來琵琶亭上陪待宋江。宋江謝道。何須許

多。但賜一尾便殺了。張順答道。些小微物。何足掛齒。兄長食不了時。將回行館

做下飯。兩箇序齒坐了。李逵道。自家年長坐了。第三。耶○然○而○禮○設○我○帶○天

於此張順坐第四位。再叫酒保討兩樽玉壺春上色酒來。并些海鮮。按酒菓品

之類。張順分付酒保。把一尾魚做辣湯。用酒蒸。一尾叫酒保切鱸。四人飲酒中

間。各敘胸中之事。正說得入耳。只見一箇女娘。年方二八。穿一身紗衣。五來到

跟前。深道的道了四箇萬福。頓開喉音便唱。李逵正待要賣弄胸中許多豪傑

的事務。卻被他唱起來一攪。三箇且都聽唱打斷了他的話頭。不○表○李○逵○不○近

不○覺○其李逵怒從心起。跳起身來。把兩箇指頭去那女娘額上。一點。他○三

本○色○也。李逵怒從心起。跳起身來。把兩箇指頭去那女娘額上。一點。他○三

已○算○惜○玉。那女娘大叫一聲。驀然倒地。衆人近前看時。只見那女娘。臉頰似土

檀口無言。那酒店主人一發向前攔住四人。要去經官告理。正是憐香惜玉無情緒。羨鶴焚琴惹是非。畢竟宋江等四人在酒店裏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智多星有一封薦書與戴宗。船火兒有一封薦書與張順。這兩封書救了自己。救了李逵。宋江賣弄手段江湖上。博山東及時雨大名。一則肯使錢爲朋友。一則好求書通聲氣。

鄧狂言索隱

此兩回寫宋江之銀子。有如大珠小珠落玉盤矣。牢中之衆人。無不加以結識。賣唱之姑娘。亦復勸之以從良。至于李逵面上。則雖明知其詐。亦絕不肯深問。何獨于戴宗而罄之。不知宋江之銀子。決不濫用。結識衆人。所以安其身而使之不洩吾秘密也。姑娘養傷之二十兩。人前揮霍。所以使張順戴宗李逵知我之好行其德也。戴宗雖有吳用之書。不與可與之亦何不可。而宋江必不肯與者。狡詐之術也。「宋江道。差撥亦曾對小可說起大名。有心要拜識尊顏。卻不知足下住處。又無因入城。特地只等尊兄下來。要與足下相會一面。以此耽誤日久。不是爲這五兩銀子。不捨得送來。只想尊兄必是自來。故意延挨。今日幸得相見。以慰平生之願。」閱者試掩卷思之。真乎假乎。鄙人曰。半真半假。夫欲借索

銀以會戴宗。其事甚便。不可謂非真也。然必謂舍此而卽無法以相見。則未免大拘。宋江亦不若是之呆也。戴宗既與吳用相好。則其人固已入宋江之術中。我與之以例送之銀子。而要之相見。則恐戴宗之視我也輕。視我也輕。則是我有求于戴宗。而非宗之有求于我也。我之用銀。本屬有求于世人。而猶且作出仗義疎財無求於人之假面目。牢中例與之銀。固當別論。若其另外之結識。則亦當仍以假面目行之。其又惡得以既入玄中之人。反而以銀子相求。以自輕。宋江之所必不肯爲也。古今來之操縱一時者。無在不作如是觀。既已見得到。拿得定。其人之已經隸屬于吾之麾下。則我固當作尊嚴之態度。以畏服吾之手段。而隨卽以甘言結其心。宋江其亦用此術矣。其言戴宗已經通氣。此舉原無關係。不過奸人作用。慣作此技。筆下決不肯放過耳。

欲天下之治安。其必廢金銀乎。其必廢金銀乎。金銀者易中之物也。飢不可以爲食。寒不可以爲衣。而乃使豪強兼并之徒。盜賊奸宄之尤。借其財力。以奔走天下之人材。而卽以之制平民之死命。苟令易中之權。不得操之此輩之手。則亦何至于斯。竟至于斯者。金銀之力爲之也。夫上古之世。不聞重視金銀。而通功易事。亦未嘗有所不足。金銀之無益于人。已無疑義。若謂人羣進化。交易日煩。非有此不足。以便衆。則尤爲理論上之所必窮。任指一物以爲易中之標準。固無不可。若求其輕費而便利。則紙幣

亦已較爲合用矣。何必實行其金銀者。誠使設立公共之國家。而量其一歲之所出。以爲一歲之所入。而按此定數。乃發行其紙幣。以爲流通。而收入亦以爲必不可易之物。則國家之威信。自足以維持此金融之機關。而又必使人民皆能自活。即能自治。政府不敢違法。奸人亦不能犯法。是雖有此易中之品。亦無可以肆其奸。比之不廢金銀。而強權與陰謀者得操其柄。固已賢于萬萬也。且國家與人民之富力。在實物。不在金銀。而眞眞平等自由之本富。尤在糧食。而并與金銀無涉。以金銀之標準爲治。已經屬衰世戰國之法。之出于不得已。而又使奸豪者得而操縱之。天下其從此多事矣。苟使信用大著。則以貨易貨。一紙之交單。便可了事。而易中之名詞。已無復存在之餘地。若謂其不便于奇零也。金銀又何嘗與奇零便。任指一輕便無價值之物。以爲社會上行使奇零之標準。苟其信用焉。是亦足以使衆矣。而金銀果何取焉。乃有爲之說者曰。是固不便于國際之交涉也。夫吾人立說。原當爲世界全體計。而非爲一國之政府計。故其駁義絕對的不足以難吾說。即令爲國際立論。則公共之國家。當萬不得已時。即以紙幣收吸此見貨。以與外人交通。亦不爲私。况出產已經發達。無求于人。戰爭無需屢見。亦不耗其費。是即不用金銀。金銀亦斷無外流之弊。特恐政府以紙幣出。以現貨入。特此爲理財之長策。以爲取不盡而用不竭之術。則紙幣之價值。必將日就低落。而等于廢紙。平民政治之根本不經解

決又安從拔去此大毒物之根哉。

原來戴院長有一等驚人的道術。但出路時。齋書飛報緊急軍情事。把兩箇甲馬拴在兩隻腿上。作起神行法來。一日能行五百里。把四箇甲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里。因此人都稱做神行太保。作者思想及此。其有交通不便之感乎。今日之火車輪船飛艇諸器械。西遊希夷夢封神等小說理想亦或及之。然而不甚足貴者。一則賣弄才情。令人厭。一則純入空幻。令人疑也。寓言之書亦當略有分寸。而用意爲上。閱水滸者當從此等處活看。便知其偶涉神異。終不累其粉碎虛空之妙。鄭所南心史有言。今江南人稍足者。充站馬戶。彼曰站者驛也。站馬者驛傳也。蕃馬迎送賊曹。費用甚苦。一站九十里。將隄主急命者曰海青使臣。一晝夜行或八站。九站。遇站則易馬。騎馬之人。用沙木夾鐵拄腰。食不敢飽。飽則嘔出心肺。使臣走至馬死。則有賞。又有站船。又富者出人出馬充軍。由是言之。近世之所謂六百里排單。八百里排單。又重之以加緊名目者。其亦最便利矣。草澤革命。豈能于初起時有此作者。萬不得已。乃思天下固有健跳善走之人。相傳日行數百里。紀載中固亦有之。而又以神術自圓其說。而卽于其間更寓有智取術馭之意。彼本寓言。不必十分認真。其意若曰。當時之傳聞。固嘗如是焉耳。且以尋常之眼光論水滸。則其間儘多罅漏。其最大之疵累。則在于地理軍事上之不能相合。轉掠及

于十郡而來去自如。豈官軍竟無一人阻止者。何其道途奔走之全無障礙也。然猶曰腐敗官僚。苟且偷安。過其境而不肆其兵。則亦任其過而姑以自保耳。江州之去梁山泊。南北懸隔。地之相去。以此爲最遠。晁宋交通。此時最不便當。置此一人。所以免地理上之困難。亦以見人才無所不有。不可以境域限耳。顧下回江州劫法場之日。直至五日而後行刑。文字到此。幾欲窮矣。而作者不顧彼固寓言。原不得以歷史小說爲拘束。非比三國志之行軍地理。一有錯誤。便令人作惡十日也。然其弊亦不過軍行太神速耳。略之而不詳。亦恐其方向之錯誤焉。

戴宗道。這箇是小弟身邊牢裏一箇小牢子。姓李名逵。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本身一箇異名喚做黑旋風李逵。他鄉中都叫他做李鐵牛。因爲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不曾還鄉。爲他酒性不好。人多懼他。能使兩柄板斧。又會拳棍。見今在此牢裏勾當。李逵原人也。原人之初飲食而已。並不急急於男女也。若論其惡。則茹毛飲血之生番野人。或且以食人爲事。若論其好。則奸盜詐偽之行。一切無有。李逵之號爲鐵牛。獸中之蠢蠻者也。世衰道微。教養全失。蠢蚩者氓。遂至長出此一輩人。而又迫于飢寒。無所得食。恃其蠻力。視殺人放火爲故常。彼固于人世之所謂仁義道德禮樂政刑者。一概茫然無所知。則必非政治家道學家之所能治。顧其于人世之所謂仁義道德禮樂政

刑者。彼亦不盜其名。其行雖橫。而尙率其真。其知有限。而爲害尙小。自有桀黠者。揣摩其性情。而收之爲用。以得其死力。彼乃益發舒其愷不畏死之性。轉鬥無前。率羣醜以犯大難之端。而殺機乃遍于天下矣。譚二十四史之功臣傳。鄙人不忍卒讀也。以彼其人。強直自遂。生平決不服人。偶一服人。則終身不變。且卽其極爲拜服之一人。亦不知爲諱其罪惡。嗚乎。此等血性男子。若全受有教育。令之死義。吾恐今之所號爲先烈者。此類亦必不可多得。奈何一誤于社會。而使之泯然爲大惡。再誤于奸人。而使之終身于狗盜。武勇可惜。真誠可愛。奸人乃深可誅。舉世滔滔。終無正義。收集羣盜。實惟宋江之能。乃作者以黑旋風爲之代表。蓋彼固彰明顯著。而不失其盜賊之本來面目。較之宋江之口是心非。忍于欺盡一世之人者。終不可以同日語。故奪彼以與此。深惡而痛絕其作僞也。旣以晁蓋明奪其首領之席。復以李逵陰奪其創造之勞。而野心家之氣索矣。

李逵討魚。李逵張順之互爲勝敗。由識者觀之。人固不可以無特長。而又豈可以有所恃哉。夫元人恃騎。而橫行世界。乃屈于日本。宋人恃水。而苟延殘喘。終不保其宗祧。盧俊義之拳棒。天下無對。而金沙灘上。乃覆于張橫之一葉扁舟。李逵之于潯陽江。亦猶是也。顧張順何以被打。則水軍之不可恃。亦已明甚。作者固抱有革命光復之志者。水陸軍之人才。不各極其長技。則不足于用。然果使水陸各極

其長。便謂可以了此一局。大義或幾乎熄矣。嗚乎。今日之所謂海軍陸軍者。果能長此終古。保其強權于不墜乎。國家之強權。不知人民痛苦到極時。尙能俯首承認否。德俄之已事。英日當受此教訓焉。雖然。豈惟是哉。恃勢力者終以勢力敗。恃財力者終以財力敗。恃人才之力者亦終以人才之力敗。地位有時而窮。舉世之所不許。愛惜人才。而絕不尊重人才。平民政治之真假關頭。可于是一言而決耳。李達正待要賣弄胸中許多豪傑的事務。卻被他唱起來一攪。三箇且都聽唱。打斷了他的話頭。李達怒從心起。跳起身來。把兩箇指頭。去那女娘額上一點。食色性也。而宋江乃以食色之故敗。則蓄謀者之難也。澤陽樓上之一席。既有菜蔬果品海鮮按酒之類。何必鮮魚湯。而宋江欲之。非惟宋江貪口腹也。錢宗初曾而銀子未與。請客者之極力周旋。固應酬周到之一定辦法。乃以致疾。而爲異日不勝酒力。醉吟反詩之由來。酒食徵逐以爲交遊者之所不及防也。閨婆惜之爲妾。在他人則爲小節。無足重輕。在宋江則幾釀大禍。永爲炯戒。其所處之地位則然耳。酒店聽唱。有何關係。而以李達之粗豪。不愛風流。遂有兩指點額之一事。交遊結客。不亦難乎。夫李達豈必果有疑于宋江等之愛色者。惟其于己不便耳。然作者于此。則爲作僞之人昭其戒律。謂其食色之天性。竟以此而可以奪其自由也。吁。惟不自由。乃爲革命。革命而任意自由于食色。豈有幸哉。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三十八回

潯陽樓宋江吟反詩

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此回止黃通判讀反詩一段。錯落扶疏之極。其餘止看其敘事明淨徑捷耳。潯陽樓飲酒後。忽寫宋江腹瀉。是作者慘淡經營之筆。蓋不因此事便要仍復入城尋彼三人。則筆墨殊費。不復入城尋彼三人。卽又嫌新交冷落也。此正與林冲氣悶連日不上街來同法。

寫宋江問三箇人住處。此三樣答法。可謂極盡筆墨之巧。至行入正庫飲酒吟詩。便純用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筆氣讀之。令人慷慨。篇首女娘暈倒一段。只是喫魚後借作收科。更無別樣照應。

話說當下李逵把指頭捺倒了那女娘。酒店主人攔住說道。四位官人如何是好。主人心慌。便叫酒保過賣。都向前來救他。就地下把水噴。喚看看甦醒。扶將

起來看時。額角上抹脫了一片油皮。因此那女子暈昏倒了。救得醒來。千好萬好。他的爹娘聽得說是黑旋風。省無數便先自驚得呆了半晌。那里敢說一言。看

那女子。已自說得話了。娘母取箇手帕。自與他包了頭。收拾了釵環。宋江問道。

你姓甚麼。那里人家。那老婦人道。不瞞官人說。老身夫妻兩口兒姓宋。原是京

師人。只有這箇女兒。小字玉蓮。他爹自教得他幾箇曲兒。胡亂叫他來這琵琶

亭上。賣唱養口。為他性急。透性急李不看頭勢。不管官人說話。只顧便唱。今日這

哥哥失手傷了女兒些箇。終不成經官動詞。連累官人。宋江見他說得本分。便

道。你着甚人跟我到營裏。我與你二十兩銀子。宋江只如此將息女兒。日後嫁箇良

人。免在這里賣唱。那夫妻兩口兒。便拜謝道。怎敢指望許多。宋江道。我說一句。

是一句。並不會說謊。透說謊李你便叫你老兒。自跟我去討與他。那夫妻二人拜

謝道。深感官人救濟。戴宗埋冤李逵道。你這厮要便與人合口。又教哥哥壞了

許多銀子。非寫戴宗小成相正李逵道。只指頭略擦得一擦。他自倒了。不曾見

這般鳥女子。恁地嬌嫩。你便在我臉上打一百拳。也不妨。絕倒之語可謂劇畫

宋江等衆人都笑起來。張順便叫酒保去說。這席酒錢我自還他。寫主反來大

腹一作客後忽生出宋張爭還酒錢一段前在照射令人不堪酒保聽得道。不妨不妨。只顧去。宋江那里肯。醜

便道。兄弟我勸二位來喫酒。倒要你還錢。醜張順苦死要還。醜說道。難得哥哥

會面。仁兄在山東時。小弟哥兒兩箇也兀自要來投奔哥哥。今日天幸得識尊

顏。權表薄意。非足爲禮。戴宗勸道。醜宋兄長。既然是張二哥相敬之心。只得曲

允。宋江道。既然兄弟還了。改日卻另置杯復禮。醜張順大喜。就將了兩尾鯉魚

和戴宗李逵帶了這箇宋老兒。送宋江離了琵琶亭。來到營裏。五箇人都進抄

事房裏坐下。宋江先取兩錠小銀二十兩與了宋老兒。寫宋江只如此那老兒拜謝了

去。不在話下。天色已晚。張順送了魚。宋江取出張橫書付與張順。相別去了。宋

江又取出五十兩一錠大銀付與李逵。宋江只如此道。兄弟你將去使用。戴宗也自

作別。和李逵趕入城去了。神妙之筆更不寫李逵別只說宋江把一尾魚送與管營

寫宋江只如此留一尾自喫。宋江因見魚鮮。貪愛爽口。多喫了些。至夜四更。肚裏絞腸

刮肚價疼。天明時。一連瀉了二十來遭。昏暈倒了。睡在房中。昨日之敘爲見三人也既見三人了

明日若又殺便覺行文稠疊不殺又殊冷淡也只改作腹瀉睡倒其法與林冲連日氣悶不上街來正同

宋江爲人最好營裏衆人

都來煮粥燒湯看戲伏侍他次日張順因見宋江愛魚喫又將得好金色大鯉

魚兩尾送來波餘就謝宋江寄書之義卻見宋江破腹瀉倒在牀衆囚徒都在房

裏看視張順見了要請醫人調治宋江道自貪口腹喫了些鮮魚壞了肚腹你

只與我贖一貼止瀉六和湯來喫便好了叫張順把這兩尾魚一尾送與王管

營一尾送與趙差撥寫宋江只如此張順送了一貼六和湯藥來與宋江了

自回去不在話下營內自有衆人煎藥伏侍次戴宗備了酒肉李逵也跟了逕

來抄事房看望宋江只見宋江暴病纔可喫不得酒肉兩箇自在房面前喫了

直至日晚相別去了寫三人不復殺只各自來各自去妙絕亦不在話下只說宋江自在營中將

息了五七日覺得身體沒事病症已痊思量要入城中去尋戴宗又過了一日

不見他一箇來先寫句作引次日早膳罷辰牌前後揣了些銀子銀又帶鎖上房門離

了營裏信步出街來逕走入城去州衙前左邊尋問戴院長家有人說道妙他

又無老小只在城隍廟間壁觀音菴裏歇是箇太保宋江聽了直尋訪到那里已自

鎖了門出去了。她想妙筆○若尋着便又卻又來尋問黑旋風李逵時。多人說

道。他妙筆○偏是他是箇沒頭神。她又無家室。妙只在牢裏安身。妙沒地理的巡

簡東邊歇。兩口西邊歪幾時。妙正不知他那里是佳處。妙宋江又尋問賣魚牙

子張順時。亦有人說道。筆妙他自在城外村裏住。便是賣魚時。也只在城外江邊

只除非討賒錢入城來。文三段其宋江聽罷。只得出城來。五字一頓妙絕遂若此

直要問到那里。獨自一箇悶悶不已。信步再出城外來看。見那一派江景非常

觀之不足。以非常之人。負非常之才。抱非常之志。對非正行到一座酒樓前過

仰面看時。傍邊豎着一根望竿。懸挂着一箇青布酒旛。子上寫道。潯陽江正庫

奇雕檐外面一牌額。上有蘇東坡大書。潯陽樓三字。宋江看了便道。我在鄆城

縣時。只聽得說江州好座潯陽樓。原來卻在這里。我雖獨自一箇在此。不可錯

過。何不且上樓去。自己看玩一遭。宋江來到樓前看時。只見門邊朱紅華表柱

上。兩面白粉牌。各有五箇大字。寫道。世間無比酒。天下有名樓。將寫宋江吟反

十箇字來替他挑動宋江雄才異志真是絕妙之筆宋江便上樓來。去靠江占

一座閣子裏坐了。凭欄舉目。喝采不已。酒保上樓來問道。官人還是要待客。只是自消遣。宋江道。要待兩位客人。未見來。你且先取一尊好酒。果品肉食。只顧賣來。魚便不要。波餘酒保聽了。便下樓去。少時一托盤。把上樓來。一樽藍橋風月美酒。擺下菜蔬。時新果品。按酒列幾般。肥羊嫩鷄。釀鵝精肉。盡使朱紅盤碟。宋

江看了。心中暗喜。自誇道。這般整齊肴饌。濟楚器皿。端的是好箇江州。我雖是

犯罪遠流到此。卻也看了些真山真水。我那里雖有幾座名山古迹。卻無此等

景致。獨自一箇。一杯兩盞。倚闌暢飲。不覺沈醉。猛然驚上心來。思想道。兀奇文突

宋江平生狡獪。卻於醉後。露出真心。極嚴極冷之筆。我生在山東。長在鄆城。學吏出身。結識了多少江湖

好漢。雖留得一箇虛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雙頰。配

來在這里。我家鄉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見。不覺酒湧上來。潛然淚下。臨風

觸目。感恨傷懷。忽然做了一首西江月詞。寫得宋江言發。於衷奇突。兀便喚酒保。索借筆硯

來。起身觀玩。見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題詠。畫宋江尋思道。何不就書於此。倘若

他日身榮。江公欲以何科目出身。寫宋江內器異心筆墨如鏡。再來經過。重觀一番。以記歲月。想今日之

苦寒士真有此。乘與寫來欲哭着酒興。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去那白粉壁上。便寫道。自幼曾

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長出術爲宋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不幸。

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冤讐。血染潯陽江口。寫宋江心事令人

冤讐爲誰又不知其何宋江寫罷。自看了大喜大笑。一面又飲了數杯酒。滿元

故乃在潯陽江上也不覺歡喜。自狂蕩起來。手舞足蹈。又拿起筆來。去那西江月後。再寫下四句。

詩。滿元道是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吁。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

巢不丈夫。使其音咄咄宋江寫罷詩。又去後面大書五字。道鄆城宋江作。滿元

寫罷擲筆在桌上。又自歌了一回。再飲數杯酒。滿元不覺沈醉。力不勝酒。便

喚酒保計算了。取些銀子算還。多的都賞了酒保。寫宋江醉中亦如拂袖下樓

來。踉蹌踉蹌。取路回營裏來。開了房門。便倒在牀上。一覺直睡到五更酒醒時。

全然不記得。昨日在潯陽江樓上題詩一節。宋江體術人何至有當日害酒。自

在房裏睡臥。不在話下。且說這江州對岸。另有箇城子。喚做無爲軍。卻是箇野

去處。城中有箇在開通判。姓黃。雙名文炳。這人雖讀經書。卻是阿諛諂佞之徒。

心地匾窄。只要嫉賢妬能。勝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專在鄉里害人。伏爲後案

聞知這蔡九知府是當朝蔡太師兒子。每每來浸潤他。時常過江來請訪知府。

指望他引薦出職。再欲做官。也是宋江命運合當受苦。撞了這箇對頭。當這黃

文炳在私家閒坐。無可消遣。帶了兩箇僕人。買了些時新禮物。自家一隻快船。

渡過江來。逕去府裏探望蔡九知府。恰恨撞着府裏公宴。不敢進去。卻再回船。

正好那隻船僕人已纜在潯陽樓下。便得黃文炳因見天氣喧熱。且去樓上閒

玩一回。信步入酒庫裏來。看了一遭。轉到酒樓上。凭欄消遣。觀見壁上題詠甚

多。也有做得好的。陪一亦有歪談亂道的。再陪黃文炳看了冷笑。大驚一句亦正

看到宋江題西江月詞。并所吟四句詩。大驚道。這箇不是反詩。誰寫在此後面。

卻苦道。郟城宋江作五箇大字。黃文炳再讀道。一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

謀。冷笑道。冷笑這人自負不淺。確又讀道。二恰如猛虎臥山丘。潛伏爪牙忍受。

側着頭道。側妙那厮也是箇不依本分的人。確又讀。三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

在江州。又笑道。妙又笑也不是箇高尙。其志的人。看來只是箇配軍。確又讀道。四

他年若得報冤讐。血染潯陽江口。搖頭道。搖頭這厮報讐兀誰。我亦卻要在此。

生事。疑我亦量你是箇配軍做得甚用。不是又殊。又讀詩道。五心在山東身在吳飄。

蓬江海謾嗟吁。一點頭道。點頭這兩句兀自可恕。是又讀道。六他時若遂凌雲。

志敢笑黃巢不丈夫。仰着舌搖着頭道。着伸着舌搖這厮無禮他卻要賽過黃巢。

不謀反待怎地。確再讀了郟城宋江作。七想道。想我也多曾聞這箇名字。那人。

多管是箇小吏。確便喚酒保來問道。作這兩篇詩詞。

端的是何人題下在此。酒保道。夜來一箇人。獨自喫了一瓶酒。寫在這裡。黃文。

炳道。約莫甚麼樣人。酒保道。面頰上有兩行金印。多管是半城營裏人。好有。

脚生得黑矮肥胖。黃文炳道。是了。就借筆硯。取幅紙來。鈔了藏在身邊。分付。

酒保。休要刮去了。細黃文炳下樓自去船中。歇了一夜。次日飯後。僕人挑了盒。

仗。一逕又到府前。正值知府退堂在衙內。使人入去報復。多樣時。蔡九知府遣。

人出來。邀請在後堂。蔡九知府卻出來。與黃文炳敘罷寒溫已畢。送了禮物。分。

賓坐下。黃文炳稟說道。文炳夜來渡江。到府拜望。聞知公宴。不敢擅入。今日重。

復拜見恩相。蔡九知府道：通判乃是心腹之交。逕入來同坐何妨？下官有失迎。迓左右執事人獻茶。茶罷，黃文炳道：相公在上，不敢拜問。不知近日尊府太師恩相曾使人來否？然心上正經語卻又宛然接入新聞妙甚知府道：前日纔有書來。黃文炳道：不敢動問。京師近日有何新聞？報新聞反先問新聞口角如畫知府便道：家尊寫來書上分付道：近日太史院司天監奏道：夜觀天象，罡星焰臨吳楚，敢有作耗之人，隨事體察勦除。更兼街市小兒謠言四句道：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因此囑付下官緊守地方。黃文炳尋思了半晌，笑道：恩相事非偶然也。黃文炳袖中取出所抄之詩，呈與知府道：不想卻在此處。蔡九知府看了道：這是箇反詩。通判那里得來？黃文炳道：小生夜來不敢進府，回至江邊，無可消遣，卻去潯陽樓上避熱鬧玩，觀看閒人吟咏，只見白粉壁上新題下這篇。知府道：卻是何等樣人寫下？寫公子如畫黃文炳回道：相公上面明題着姓名，道是鄆城宋江作。知府道：這宋江卻是甚麼人？數日前曾問柳上無封皮放日黃文炳道：他分明寫着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眼見得只是箇配軍牢城營犯罪的囚。

徒知府道。量這箇配軍。做得甚麼。黃文炳道。相公不可小覷了他。恰纔相公所
言。尊府恩相家書。說小兒謠言。正應在本人身上。知府道。何以見得黃文炳道。
耗國因家木。耗散國家錢糧的人。必是家頭着箇木字。明明是箇宋字。第二句
刀兵點水工。興起刀兵之人。水邊着箇工字。明是箇江字。這箇人姓宋名江。又
作下反詩。明是天數。萬民有福。知府又問道。何謂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黃
文炳答道。或是六六之年。或是六六之數。正不白播亂在山東。今鄆城縣。正是
山東地方。這四句謠言。已都應了。知府又道。不知此間有這箇人麼。活公黃
文炳回道。小生夜來問那酒保時說道。這人只是前日寫下了去。這箇不難。只
取牢城營文冊一查。便見有無。知府道。通判高見極明。活公便喚從人將庫
內取過牢城營裏文冊簿來看。當時從人於庫內取至文冊。蔡九知府親自簡
看。見後面果有五月間新配到囚徒一名。鄆城縣宋江。黃文炳看了道。正是應
謠言的人。非同小可。如是遲緩。誠恐走透了消息。可急差人捕獲。下在牢裏。卻
再商議。知府道。言之極當。活公隨卽陞廳。叫喚兩院押牢節級過來。廳下戴

宗聲諾。知府道：你與我帶了做公的人。快下半城營裏。捉拏潯陽樓題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來。不可時刻違悞。戴宗聽罷。喫了一驚心裏。只叫得苦。一隨卽出府來。點了衆節級牢子。都叫各去家裏取了各人器械來。我下處間壁城隍廟裏取齊。戴宗分付了衆人。各自歸家去。戴宗卻自作起神行法。先來到牢城營裏。逕入抄事房。推開門看時。宋江正在房裏。見是戴宗入來。慌忙迎接。便道：我前日入城來。那里不尋徧。因賢弟不在。獨自無聊。自去潯陽樓上飲了一瓶酒。這兩日迷迷不好。正在這里害酒。見論語曰：又不見三人也。戴宗道：哥哥你前日卻寫下甚言語在樓上。宋江道：酒後狂言。誰箇記得。戴宗道：卻纔知府喚我。當廳發落。叫多帶從人。拿捉潯陽樓上題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正身赴官。兄弟喫了一驚。先去穩住衆做公的。在城隍廟等候。如今我特來先報你知。哥哥卻是恁地好。如何解救。宋江聽罷。搔首不知癢處。編寫宋江用不着權詐妙絕。只叫得苦。我今番必是死也。戴宗道：我教仁兄一着解手。未知如何。如今小弟不敢擔閣。回去便和人來捉你。你可披亂了頭髮。把屎尿潑在地上。就倒在裏面。詐作風魔。我和

衆人來時。你便口裏胡言亂語。只做失心風。我便好自去替你回復知府。

絕倒 宋

江權詐偏至於
此令人絕倒

宋江道。感謝賢弟指教。萬望維持則箇。戴宗慌忙別了宋江。回

到城裏。逕來城隍廟。喚了衆做公的。一直奔入牢城營裏來。假意喝問。那箇是
好新配來的宋江。牌頭引衆人到抄事房裏。只見宋江披散頭髮。倒在屎尿坑
裏滾。見了戴宗和做公的人來。便說道。你們是甚麼鳥人。戴宗假意大喝一聲。
捉拿這廝。宋江白着眼。卻亂打將來。口裏亂道。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
我領十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與我一顆
金印。重八百餘斤。殺你這般鳥人。衆做公的道。原來是箇失心風的漢子。我們
拿他去何用。戴宗道。說得是。好我們且去回話。要拿時再來。衆人跟了戴宗回
到州衙裏。蔡九知府在廳上。專等回話。戴宗和衆做公的在廳下。回復知府道。
原來這宋江是箇失心風的人。屎尿穢汗全不顧。口裏胡言亂語。渾身臭薰不
可當。因此不敢拿來。蔡九知府正待要問緣故時。黃文炳蚤在屏風背後轉將
出來。對知府道。休信這話。本人作的詩詞。寫的筆跡。不是有風症的人。其中有

詐。

黃文炳能

好歹只顧拿來。便走不動。扛也扛將來。黃文炳能蔡九知府道。通判說得是。

活公

子官

便發落戴宗。你們不揀怎地。只與我拿得來。戴宗領了鈞旨。只叫得苦。

二再將帶了衆人。下牢城營裏來。對宋江道。仁兄事不諧矣。兄長只得去走一

遭。便把一箇大竹籬。扛了宋江。直擡到江州府裏。當廳歇下。知府道。拿過這厮

來。衆做公的把宋江押在階下。宋江那里肯跪。睜着眼。見了蔡九知府道。你是

甚麼鳥人。敢來問我。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引十萬天兵來殺你江

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有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你也快躲

了。不時我教你們都死。蔡九知府看了。沒做理會處。活公黃文炳又對知府

道。且喚本營差撥并牌頭來問。這人來時。有風近日。卻纔風。黃文炳能若是來時風

便是真症候。若是近日纔風。必是詐風。知府道。言之極當。活公便差人喚到

管營差撥。問他兩箇時。那里敢隱瞞。只得直說道。這人來時。不見有風病。敢只

是近日舉發此症。知府聽了大怒。喚過牢子獄卒。把宋江捆翻。一連打上五十

下。打得宋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戴宗看了。只叫得苦。

又沒做道理救他處。宋江初時也胡言亂語。次後喫拷打不過。只得招道。自不合一時酒後。誤寫反詩。別無主意。蔡九知府明取了招狀。將一面二十五斤死囚枷枷了。推放大牢裏收禁。宋江喫打得兩腿走不動。當廳釘了。直押赴死囚牢裏來。卻得戴宗一力維持。分付了衆小牢子。都教好覷此人。戴宗自安排飯食。供給宋江不在話下。再說蔡九知府退廳。邀請黃文炳到後堂。稱謝道。若非通判高明遠見。下官險些兒被這厮瞞過了。黃文炳又道。相公在上。此事也不宜遲。只好急急修一封書。便差人星夜上京師。報與尊府恩相知道。顯得相公幹了這件國家大事。只說顯得相公便已顯得自家小人體智明捷如此就一發稟道。若要活的。便着一輛陷車解上京。如不要活的。恐防路途走失。就於本處斬首號令。以除大害。下爲

引作便是今上得知必喜。

便說相公

蔡九知府道。通判所言有理。活畫下官即日也要使人回家。書上就薦通判之功。使家尊面奏天子。早早陞授富貴城池。

去享榮華。

通篇歸結

黃文炳拜謝道。小生終身皆依託門下。

是文中旁語却

自當銜

環背鞍之報。黃文炳就攬掇蔡九知府寫了家書。印上圖書。八字詳細黃文炳

問道。相公差那箇心腹人去。知府道。本州自有箇兩院節級。喚做戴宗。會使神行法。一日能行八百里路程。只來早便差此人徑往京師。只消旬日可以往回。黃文炳道。若得如此之快。最好最好。蔡九知府就後堂置酒。管待了黃文炳。次日相辭知府。自回無爲軍去了。且說蔡九知府。安排兩箇信籠。打點了金珠寶貝玩好之物。上面都貼了封皮。次日早晨。喚過戴宗到後堂。囑付道。我有這般禮物。一封家書。要送上東京太師府裏去。慶賀我父親六月十五日生辰。大奇筆

忽若怪石飛落○宋江爲事之根今日忽又撞着

日期將近。只有你能幹去得。你休辭辛苦。可與我星

夜去走一遭。討了回書便轉來。我自重重的賞你。你的程途都在我心上。我已料着你神行的日期。專等你回報。切不可沿途耽閣。有誤事情。戴宗聽了不敢不依。只得領了家書信籠。便拜辭了知府。挑回下處安頓了。卻來牢裏對宋江說道。哥哥放心。知府差我上京師去。只旬日之間便回。就太師府裏使些見識。解救哥哥的事。寫戴宗不知書裏事妙每日飯食。我自分付在李逵身上。委着他安排送來。不教有缺。仁兄且寬心守耐幾日。宋江道。望煩賢弟救宋江一命。則箇戴宗

叫過李逵。當面分付道。你哥哥。此是對李逵語。只誤題了反詩在這裏。喫官司。未

知如何。我如今又喫差往東京去。早晚便回。哥哥飯食。早暮全靠着你。看覷他

則箇李逵。應道。吟了反詩。打甚麼鳥緊。萬千謀反的。倒做了大官。駭人語。快你

自放心。東京去。牢裏誰敢奈何他。好便好。不好我使。老大斧頭。砍他娘。亦為下

戴宗臨行。又囑付道。兄弟小心。不要貪酒。失誤了哥哥。飲食。休得出去。曠醉了。

餓着哥哥。李逵道。哥哥你自放心去。若是這等疑心時。兄弟從今日就斷了酒。

看他頭瀝血。可敬可畏。待你回來。卻開。未會斷先算開。寫來絕倒。看他未早晚只在牢

裏。服侍宋江哥哥。有何不可。戴宗聽了大喜道。兄弟若得如此。發心堅意。守着

哥哥更好。當日作別自去了。李逵真箇不喫酒。早晚只在牢裏。服侍宋江。寸步

不離。寫得至性。人可敬可愛。寫李逵口中。並不說忠說孝。不替伏侍。太公一類也。

不說李逵。自看覷宋江。且說戴宗回到下處。換了腿。緋護。剗八答麻鞋。穿上杏

黃衫。整了搭膊。腰裏插了宣牌。換了巾幘。便袋裏藏了書信。盤纏挑上兩箇信

籠。出到城外。身邊取出四箇甲馬。去兩隻腿上。每隻各拴兩箇口裏。念起神行

法咒語來。頃刻離了江州。戴宗打扮至此方出一日行到晚。投客店安歇。解下甲馬。取數百金紙燒送了。詭過了一宿。次日早起來。喫了酒食。離了客店。又拴上四箇甲馬。挑起信籠。放開脚步。便行。端的是耳邊風雨之聲。脚不點地。路上略喫些素飯。素點心。又走走。看看日暮。戴宗早歇了。又投客店宿歇一夜。次日起箇五更。趕早涼行。拴上甲馬。挑上信籠。又走。約行過了三二百里。已是巳牌時分。不見一箇乾淨酒店。此時正是六月初旬。天氣蒸得汗雨淋漓。滿身蒸濕。又怕中了暑氣。正飢渴之際。早望見前面樹林側首。一座傍水臨湖酒肆。可知戴宗撚指間走到跟前看時。乾乾淨淨有二十副座頭。盡是紅油桌凳。一帶都是檻窗。戴宗挑着信籠。入到裏面。揀一副穩便座頭。歇下信籠。解下腰裏搭膊。脫下杏黃衫。噴口水。晾在牕欄上。最夏戴宗坐下。只見箇酒保來問道。上下打幾角酒。要甚麼肉食下酒。或猪羊牛肉。戴宗道。酒便不要多。與我做口飯來喫。酒保又道。我這裏賣酒賣飯。又有饅頭粉湯。戴宗道。我卻不喫暈腥。有甚素湯下飯。酒保道。加料麻辣燒豆腐如何。戴宗道。最好最好。酒保去不多時。燒一碗豆腐。放兩碟菜蔬。

連篩三大碗酒來。戴宗正飢又渴。一上把酒和豆腐都喫了。卻待討飯喫。只見天旋地轉。頭暈眼花。就凳邊便倒。酒保叫道倒了。只見店裏走出一箇人來。便是梁山泊旱地忽律朱貴。說道。且把信籠將入去。先搜那廝身邊。有甚東西。便有兩箇火家。去他身上搜着。只見便袋裏搜出一箇紙包包。着一封書。取過來遞與朱頭領。朱貴拆開。卻是一封家書。見封皮上面寫道。平安家信。百拜奉上。父親大人膝下。男蔡德章謹封。朱貴便拆開從頭看去。見上面寫道。見今拿得應謠言題反詩。山東宋江監收在牢一節。聽候施行。朱貴看罷。驚得呆了半晌。做聲不得。火家正把戴宗扛起來。背入殺人作房裏去開剝。只見凳頭邊溜下胳膊。上掛着硃紅綠漆宣牌。朱貴拿起來看時。上面雕着銀字道。是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宗。看出戴宗是一樣寫法朱貴看了道。且不要動手。我嘗聽得軍師說。這江州有箇神行太保戴宗。是他至愛相識。莫非正是此人。如何倒送書去害宋江。
好這一段書。卻又天幸撞在我手裏。叫火家且與我把解藥救醒他來。問箇虛實緣繇。當時火家把水調了解藥。扶起來灌將下去。須臾之間。只見戴宗舒眉。

展眼便爬起來。卻見朱貴拆開家書在手裏。好戴宗便喝道：「你是甚人，好大膽。卻把蒙汗藥麻翻了我。如今又把太師府書信擅開，拆毀了封皮，卻該甚罪。」朱貴笑道：「這封鳥書，打甚麼要緊。休說拆開了太師府書札，俺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箇對頭的。」戴宗聽了大驚，便問道：「好漢，你卻是誰，願求大名。」朱貴答道：「俺是梁山泊好漢，旱地忽律朱貴。」戴宗道：「既是梁山泊頭領時，定然認得吳學究先生。」朱貴道：「吳學究是俺大寨裏軍師，執掌兵權，足下如何認得他。」戴宗道：「他和小可至愛相識。」朱貴道：「兄長莫非是軍師常說的江州神行太保戴宗長麼？」戴宗道：「小可便是。」朱貴又問道：「前者宋公明斷配江州，經過山寨，吳軍師曾寄一封書與足下，如今卻緣何倒去害宋三郎性命？」戴宗道：「宋公明和我又是至愛兄弟，他如今爲吟了反詩，救他不得。我如今正要往京師尋門路救他，如何肯害他性命？」朱貴道：「你不信，請看蔡九知府的來書。」戴宗看了，自喫一驚。卻把吳學究初寄的書與宋公明相會的話，并宋江在潯陽樓醉後謾題反詩一事，備細說了一遍。朱貴道：「既然如此，請院長親到山寨裏，與衆頭領商議良。」

策可救宋公明性命。朱貴慌忙叫備分例酒食。管待了戴宗。便向水亭上。戲着對港放了一枝號箭。響箭到處。早有小嘍囉搖過船來。朱貴便同戴宗帶了信籠。下船到金沙灘上岸。引至大寨。吳用見報。連忙下關迎接。見了戴宗。敘禮道。問別久矣。今日甚風吹得到此。且請到大寨裏來。與衆頭領相見了。朱貴說起戴宗來的緣故。如今宋公明見監在彼。晁蓋聽得慌忙。請戴院長坐地。備問宋三郎喫官司爲甚麼事起。戴宗卻把宋江吟反詩的事。一一說了。晁蓋聽了大驚。便要起請衆頭領。點了人馬。下山去打江州。救取宋三郎上山。吳用諫道。哥哥不可造次。江州離此間路遠。軍馬去時。誠恐因而惹禍。打草驚蛇。倒送宋公明性命。此一件事。不可力敵。只可智取。吳用不才。略施小計。只在戴院長身上。定要救宋三郎性命。奇事晁蓋道。願聞軍師妙計。吳學究道。如今蔡九知府。卻差院長送書上東京去。討太師回報。只這封書上。將計就計。寫一封假回書。可稱吳學究二劫生辰網也。教院長回去。書上只說。教把犯人宋江。切不可施行。便須密切。差的當人員。解赴東京。問了詳細。定行處決。示衆斷絕。童謠真好回書等。他解來。

此間經過。我這里自差人下山奪了。讀者只謂下文又若此計如何。晁蓋道。倘

若不從這里過時。卻不誤了大事。詳得好公孫勝便道。這箇何難。我們自着人去

遠近探聽。遮莫從那里過。務要等着好歹奪了。是只怕不能彀他解來。此句又

引。晁蓋道。好卻是好。只是没人會寫蔡京筆跡。文奇吳學究道。吳用已思量心裏

了。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體。是蘇東坡黃魯直米元章。不意三公落名水蔡京

四家字體。蘇黃米蔡宋朝四絕。絕四小生曾和濟州城裏一箇秀才做相識。那人

姓蕭名讓。因他會寫諸家字體。人都喚他做聖手書生。又會使槍弄棒。舞劍輪

刀。吳用知他寫得蔡京筆跡。不若央及戴院長到他家。賺道泰安州嶽廟裏

要寫道碑文。先送五十兩銀子在此。作安家之資。便要他來。隨後卻使人賺了

他老小上山。就教本人入夥如何。晁蓋道。書有他寫便好了。也須要使箇圖書

印。文奇吳學究又道。小生再有箇相識。亦思量在肚裏了。這人也是中原一絕。

絕一見在濟州城裏居住。本身姓金。雙名大堅。開得好石牌文。別得好圖書玉石

印記。亦會槍棒厮打。因爲他雕得好玉石。人都稱他做玉臂匠。也把五十兩銀

去就賺他來鐫碑文。到半路上。卻也如此行便了。這兩箇人山寨裏亦有用他處。補一晁蓋道妙哉。當日且安排筵席。管待戴宗。就晚歇了。次日早飯罷。煩請戴院長。打扮做太保模樣。將了一二百兩銀子。不限兩箇拴上甲馬。便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岸。拽開脚步。奔到濟州來。沒兩箇時辰。早到城裏。尋問聖手書生蕭讓住處。有人指道。只在州衙東首文廟前居住。住得戴宗徑到門首。咳嗽一聲。問道。蕭先生有麼。只見一箇秀才從裏面出來。見了戴宗。卻不認得。便問道。太保何處。有甚見教。戴宗施禮罷。說道。小可是泰安州嶽廟裏打供太保。今爲本廟重修五嶽樓。本州上戶。要刻道碑文。特地教小可齎白銀五十兩。作安家之資。請秀才便移尊步。同到廟裏作文。則箇選定了日期。不過遲滯。蕭讓道。小生只會作文及書丹。別無甚用。如要立碑。還用刻字匠作。順手串戴宗道。小可再有五十兩白銀。就要請玉臂匠金大堅刻石。揀定了好日。萬望指引。下串好尋了同行。蕭讓得了五十兩銀子。便和戴宗同來尋請金大堅。正行過文廟。只見蕭讓把手指道。前面那箇來的。便是玉臂匠金大堅。順手串出便當下蕭

讓喚住金大堅。教與戴宗相見。具說

前用戴宗說此換蕭讓說都好

泰安州嶽廟裏重修五嶽

樓。衆上戶要立道碑文碣石之事。這太保特地各齋五十兩銀子。來請我和你

兩箇去。金大堅見了銀子。心中歡喜。兩箇邀請戴宗就酒肆中市沽三杯。置些

蔬食。管待了戴宗。就付與金大堅五十兩銀子。作安家之資。又說道。陰陽人已

揀定了日期。請二位今日便煩動身。蕭讓道。天氣暄熱。今日便動身。也行不多

路。前面趕不上宿頭。只是來日起箇五更。挨門出去。金大堅道。正是如此說。兩

箇都約定了。來早起身。各自歸家收拾動身。蕭讓留戴宗在家宿歇。次日五更。

金大堅持了包裹行頭來。和蕭讓戴宗三人同行。離了濟州城裏。行不過十里。

多路。戴宗道。二位先生慢來。不敢催逼。小可先去報知衆上戶。來接二位。拽開

步數。爭先去了。這兩箇背着些包裹。自慢慢而行。看看走到未牌時候。約莫也

走過了七八十里路。只見前面一聲胡哨響。山城坡下。跳出一夥好漢。約有四

五十人。當頭一箇好漢。正是那清風山王矮虎。

看他用相迎之人只是

大喝一

聲道。你兩箇是甚麼人。那里去。孩兒們擊盪。取心來喫酒。蕭讓告道。小人兩

箇是上泰安州刻石鐫文的。又沒一分財賦。止有幾件衣服。王矮虎喝道。俺不要你財賦衣服。只要你兩箇聰明人的心肝。做下酒。蕭讓和金大堅焦躁。倚仗各人胸中本事。挺棒徑奔王矮虎。王矮虎也挺刀來鬪。三人各使手中器械。約戰了五七合。王矮虎轉身便走。兩箇卻待去趕。聽得山上鑼聲又響。左邊走出雲裏金剛宋萬。右邊走出摸着天杜遷。背後卻是白面郎君鄭天壽。白是各帶三十餘人一發上。把蕭讓金大堅橫拖倒拽。捉投林子裏來。四籌好漢道。你兩箇放心。我們奉着晁天王的將令。特來請你二位上山入夥。蕭讓道。山寨裏要我們何用。我兩箇手無縛雞之力。只好喫飯。杜遷道。吳軍師一來與你相識。二乃知你兩箇武藝本事。特使戴宗來宅上相請。蕭讓金大堅都面面厮覷。做聲不得。當時都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相待了分例酒食。下連夜喚船。便送上山來。到得大寨。晁蓋吳用並頭領衆人都相見了。一面安排筵席相待。且說修蔡京回書一事。因請二位上山入夥。共聚大義。兩箇聽了。都扯住吳學究道。我們在此趨侍不妨。只恨各家都有老小在彼。白是明正日開官文司然知道。必然

壞了。吳用道：二位賢弟不必憂心。天明便有分曉。奇當夜只顧喫酒歇了。次日天明，只見小嘍囉報道都到了。吳學究道：請二位賢弟親自去接寶眷。奇蕭讓金大堅聽得半信半不信。兩箇下至半山，只見數乘轎子，擡着兩家老小上山來。兩箇驚得呆了。問其備細。老小說道：你昨日出門之後，只見這一行人，將着轎子來。說家長只在城外客店裏，中了暑風，快叫取老小來看救。出得城時，不容我們下轎，直擡到這里。兩家都一般說蕭讓聽了，與金大堅兩箇閉口無言。只得死心塌地，再回山寨入夥。安頓了兩家老小。了吳學究卻請出來與蕭讓商議。寫蔡京字體回書去救宋公明。金大堅便道：從來雕得蔡京的諸樣圖書名諱字號。當時兩箇動手完成。疾忙排了回書。疾備箇筵席，快送戴宗起程。疾分付了備細書意。疾戴宗辭了衆頭領下山來時，小嘍囉忙把船隻渡過金沙灘。疾送至朱貴酒店裏，連忙取四箇甲馬拴在腿上，作別朱貴，拽開脚步登程去了。疾○嚴語寫得手忙脚亂爲失事作地絕妙。且說吳用送了戴宗過渡，自同衆頭領再回大寨筵席正飲酒間，只是吳學究叫聲苦，不知高低。奇妙不衆頭領問道：軍師何故

叫苦。吳用便道：你衆人不知是我這封書倒送了戴宗和宋公明性命也。不可
衆頭領大驚，連忙問道：軍師書上卻是怎地差錯？吳學究道：是我一時只顧
其前不顧其後，書中有箇老大脫卯。蕭讓便道：小生寫得字體和蔡太師字體
一般，語句又不曾差了。二微請問軍師不知那一處脫卯？金大堅又道：小生雕
的圖書亦無纖毫差錯。又一微恁地見得有脫卯處？吳學究疊兩箇指頭說出
這箇差錯脫卯處，有分教：衆好漢大鬧江州城，鼎沸白龍廟；直教弓弩叢中逃
性命，刀槍林裏救英雄。畢竟軍師吳學究說出怎生脫卯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東京謠云：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縱橫三十六，播亂在
山東。是宋江之反。上關天象，下應民謠。不在潯陽江樓詩句，別駕黃文炳雖
爲太守蔡公子私人，然出首反詩，上聞恩相看破，假信律斬強賊，具見以義
報國。

鄧狂言索隱

宋江看了心中暗喜，自誇道：這般整齊肴饌，齊楚器皿，端的是好箇江州。我雖是犯罪遠遊到此，卻也

看了些真山真水。我那里雖有幾座名山古迹。卻無此等景致。獨自一箇。一杯兩盞。倚闌暢飲。不覺沈醉。繡錦中原。外人之所垂涎也。南方天產富足。氣象溫和。又北鄙之所垂涎也。風聲不殊。舉目有滄桑之感。豈惟是羅馬之先烈哉。英雄野心。對此茫茫。亦復百感交集矣。宋江深心人也。而欲其露出本色。釀成巨案。則不得不出之于酒色。酒色者。世之英雄所不能免之惡德。而亦宋江所不能忍之缺點也。刺配江州。由于色。色之害防不勝防。其極力遠之而終不能擺脫者。以其爲外宅也。江州債事。由於酒。酒之害亦防不勝防。其偶然飲醉。而終不能自持者。以其爲病後也。自非然者。則深心如宋江。何以一人而獨醉乎。作者每寫一人。必不欲令其前後有稍稍不類之病。此其所以爲難能而可貴耳。彼其長懷野心。久不得志。而又當訪友不遇之後。忽值勃發壯心之景。適當病後。不勝酒力。愈獨酌則醉愈易。鬱鬱不能自聊故也。戲曲有云。往常飲酒不醉。心中有事。酒醉人。至顯淺之常情。可以爲宋江潯陽樓之獨一無二原因。而况病後。否則深心人。必不肯醉。防失慎也。如此寫來。則防之無可防矣。宋江寫罷。自看了大喜大笑。一面又飲了數杯酒。不覺歡喜。自狂蕩起來。手舞足蹈。又拏起筆來。去那西江月後。再寫下四句詩。奸雄醉後。露出本色。吐出真言。直與常人無異。雖曹瞞猶且不免。何論其餘。然其豪情勝概。亦自非尋常所及。寫得淋漓盡致。如話如畫之文也。西江月一詞。開首便云。「自幼

會通經史。一經史者。迂儒所借以防制人民之反動者也。然而世有英雄。則或假唐虞之揖讓。或假湯武之征誅。其亦有假種族春秋之義。而流爲亂賊者矣。宋江之學問。曾何足以及此。作者其或以讀書識字。爲作亂之所由來乎。元之分人爲十等也。吏居第二。儒居第九。貴吏而賤儒。饒有深心。而不知爲吏者。亦必讀書識字。則愚民之技。已至此而終窮矣。一長成亦有權謀。一權謀二字。有時爲野心家之所不諱言。亦有時爲野心家之不肯言。若夫草澤蓄謀。而志在首領。則必用其實。而諱其名。使人不復覺悟而入其玄中。作者乃取其所爲明避暗用之隱痛。令其人醉中自己道破之。所謂發其陰惡。以正告天下後世之使貪使詐者之終無關於大義也。則庶幾陰謀與強權之積弊。無逃于先知先覺者敏銳之眼光。而其流將有所反矣。一恰如猛虎臥荒邱。潛伏爪牙忍受。一官僚政治之積弊。問誰其甘心忍受者乎。迫于政府威約之所劫。與夫君臣學說之所制。究竟其良心上之苦痛。終不可以一息安。其不得甘心忍受者。必其全無能力者也。宋江一小吏耳。亦不見有何充分之能力。而作者寫宋江之忍。乃至于不父其父。而竟爲甘受惡名之押司。彼固獨非人情乎。而何爲乃至于此。且彼以賤役出入公門。而跽伏于貪酷官僚之嚴威以下。下氣柔聲。平日不知受有若干壓力。而久蓄異心。則更必將于表面上做出若何巴結主管者之怪見狀。其又安能忍之。是雖不爲猛虎。猶且有老驥伏櫪之

志而况爪牙已具。當事者猶聽其展轉徘徊于荒邱之中。已經躍躍欲動。而方且僞爲潛臥。受之不能不受。不可是固亦養虎與縱虎者之過矣。官僚與盜賊。無一非虎。而當道之地位。爪牙落而虎將變鼠。潛伏者安得不飛起耶。所難堪者此飽受虎患者耳。虎變者又焉足道哉。「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刺配之刑。烏足以禁盜賊歟。官以致人民之怨毒。揚人世之澆風。而爲盜賊更擊其作亂之心。而重絕其自新之路耳。彼日知對於政府。對於社會。已經居于不齒之列。則其心必囂然而動。爲其臉面抓破。而不復有所顧忌也。夫人民犯法。而因其罪惡之等差。褫奪其公權之一部或全體。或短期。或無期。固皆出于萬不得已。然其人本身之私有權利。依然存在。未有拆離其眷屬。而羈留之異地者。此其所爲。實不近人情。蓋不過防其暴亂。作驅虎離山之計。而不顧其人之無以自存。益以職爲亂階也。且其人果罪大惡極。萬不可赦者。即取而宣布其死刑。若子不以爲過。蓋諒其無可如何耳。若夫未至于死。則雖永遠監禁者。亦不宜無故而加之以嚴苛。而且必當重望其改悔。奈何置之于不可復收之地位。而更施之以不可名言之私刑。彼其人一息尙存。而或有事變。當然無不爲人害之理。書中之配軍屢見。作者責之深矣。况宋江爲人。本與林楊盧朱者不同。而夙具野心者哉。「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怨毒之干人甚矣哉。作者懷國家種族人民之隱痛。對於其當時政府。因其大義

之所在。認爲公敵。此固不當以尋常論。顧人民何辜。而先烈乃聽其犧牲。忍無可忍。非此則全部無幸也。奈何以殺人爲洩憤之具乎。且書中之身世屈抑。遇有積怨深仇者。每大書特書不一書。而宋江無之。卽其自犯殺人之罪。在彼趙得趙能之搜之者。宋江亦不得而仇之。彼固出于其職之所當爲耳。江州之人民。與宋江有何干涉。而欲使之血染潯陽江口。此其慘忍無理。罪當浮于李逵。顧江之必爲此言者。彼在鄆城爲吏以來。名位下而勢力尊。仗義疎財。爲人所重。而此次配來江州而後。其牢中所用之銀子。已非其本意之所安。情實近于迫脅。而見蔡九知府等之無端富貴。盡人仰其鼻息也。則又痛恨而欲殺之。大醉中衝口而出。若曰此地之人。固不把我當人者。初不知其非也。奸雄之一爲人屈。便思報復。并復遷怒。往往如是。四句詩中。開手便言「心在山東身在吳」。宋江雖有恨于江州。然其平日之所苦心而經營者。根據地實在山東。彼之野心。固不必自山東止。然其起事之點。則必從山東始。若使只作戀家觀之。則宋江決非此等人。雖老父尙不在其意中也。梁山諸友。倘其所念念不忘者乎。「飄蓬江海謾嗟吁」。此句下一謾字。則已變作宋江得意處。蓋宋江之所以發露其野心者。江湖上震震之大名耳。不爲飄蓬。何以及此。其曰嗟吁者。嘆今日之刺配江州。不得聽許其飄蓬于江海耳。夫男子志在四方。飄蓬原非所嘆。卽有志革命。亦非奔走運動不爲功。惟作者決不肯與宋江者。江固專

以權利爲心矣。特飄蓬江海。仍爲革命家之所必不能免。其意亦可以對照而得之。「他年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黃巢者。唐末造反之盜賊。所謂無意識之暴動者耳。書中所寫梁山。雖勢力不及。而行爲猶彼善于此。作者乃於此爲深言。不可以不表而出之。一則曰宋江生性好殺。黃巢之兵。奸擄抄殺。載在史策。宋江何爲而取于此。則知梁山之殺人放火。作者實有其不忍明言。不欲明言之苦衷。一方面哀我人民。一方面傾彼政府。而宋江大無道之事。出以微文。猶恐閱者之不悟。乃借其詩中明明道出。所以存其真象。而著其假之之罪云耳。一則曰宋江結局無成。黃巢破東京師。終爲朱溫之地。且以之自効于沙陀。事同李闖。千古同慨。而宋末淮南諸寇。元初黃華陳弔眼之徒。亦豈非亡國之妖。因張溥史論。以元初羣盜。等于殷頑之遺。與水滸差近。而理想頗狹。作者旣不明著其敗亡。而託之于終篇之一夢。然猶恐閱者之不悟。乃借其詩中明明道出。所以存事實。而著其非義之義云耳。鄙人觀于宋江之醉吟反詩。乃益致嘆于慎防家賊之計畫。決不可以語于有効力。而學說之果足貴也。老子曰。民不懼死。奈何以死懼之。宋江未上梁山以前。幾死者屢矣。鄆城縣之私書。幾死于閻婆惜。滄風山之被擒。幾死于燕順。而趙得趙能。劉高之捕獲。尙不計也。由是而刺配江州。揭陽嶺上。揭陽嶺下。潯陽江頭。幾死于李立。程弘。穆春。張橫之手。性命呼吸。何其險與。乃樓頭醉吟。又蹈危機。彼雖醉中失慎。

乎。然非其慙不畏死。甘犯天下之大難。而蓄之。每做不忘者。亦決不至于此。此亦足以見蓄謀首事者之不可以死懼之矣。宋江而外。蓄謀者全由不過少數。而彼決不肯爲者。乃亦幾頻于死。而以梁山爲其尾閫之歸宿。是知死不足以懼人者。實因人之懼死。而成此變相。懼人以死。懼亦死。不懼亦死。挺而走險。而朝廷死人之權。乃窮而無所于用。故法律亦末焉耳。非其本之所在也。若夫天下爲公。示人以無可欲。則雖不死人。而人亦必仍其畏死之本性。安得有梁山哉。

且說這江州對岸。另有箇城子。喚做蕪爲軍。卻是箇野夫處。因有箇閒住通判。姓黃。雙名文炳。這人雖讀過書。卻是阿諛諂佞之徒。心地褊窄。只要嫉賢妬能。勝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專在鄉里害人。聞知這蔡九知府。是當朝蔡太師兒子。每每來浸潤他。時常過江來訪請知府。指望他引薦出職。再欲做官。此人雖爲殃民冒疾。諂上求官者說法。然作者猶有深意存焉。行省之制。實始于元。行中書省平章事。實爲其地方省制之高級官。大抵皆其種人。所謂當朝太師之子者。指貴族而言也。每府縣雖有長官。其實無權。大權實在達魯花赤。其實一閒官耳。故以通判之閒住者擬之。元入中國。其貴族亦頗有讀書者。然初代實無可言。且各處之達魯花赤。專權自恣。行省者。又係其種人。府縣官自不敢作主。心地褊窄。諸語確實爲若輩寫照。若輩本無大用。縱有些小聰明。所爲定然如此。且不耕而食。不織

而衣除卻兵之一途。惟有作官而已。乃因其身居貴族。爲官最易。由閒官而進爲要職亦易。彼其入仕之路。不限資格。而惟以交通其貴族之先達。爲第一捷徑。且元代之設此一官。本以防漢人之暴動。并以防漢官之弛防。此等反詩。固當舉發于此輩之手。惟寫蔡九太無用者。彼族官愈大。則辦事愈昏。非有人教之。則童騃耳。此亦作者之所爲幸災樂禍者也。

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此等語句。果係京師之童謠乎。抑係蔡京黃文炳等之無風生浪乎。抑係宋江脫難而後附會圖讖。而故爲此語。致衆人傳播者乎。然在作者之意。則不過以此發其殺機。而并著其妖妄。想當然耳。正不必死煞句下也。讀書當從作者心眼中看出。切勿被其瞞過。

戴宗道。我教仁兄一著解手。未知如何。如今小弟不敢耽擱。回去便和人來捉你。你可披亂了頭髮。把屎尿潑在地上。就倒在裏面。詐作風魔。我和衆人來時。你便口裏胡言亂語。只做失心風。我便好替你回復知府。此何等事。而可以此計了之乎。戴宗下材。宋江權術已窮。誠不足怪。獨奈何知府亦將信之乎。寫得貴族公子官絕倒。願作者必以不潔之物。加之宋江者。革命光復之烈。果當屬如何高尚人物。始可以當其任而無愧。豈容若輩于佛頭著糞。借宋江以發凡起例。不過視爲陳涉楊玄感之驅除。

耳。安得竟令此等物事污我清白也。

宋江那裏肯跪。睜著眼。見了蔡九知府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問我。我是玉皇大帝女婿。丈人教我引十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有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你也快躲了。不時我教你們都死。作者對於元室。真有天地共憤。神人不容之概。上訴蒼昊。闢開黑獄。必欲得仇敵而甘心。鄭所南之心史。有此沈痛。無此神奇。江州之江字。此處大抵借嫩江之江字爲假借耳。言女婿者。絕不與宋江以天子也。一顆金印。卽玉璽之代名詞。然寫來確與宋江平日借假神道熱心權利之心事。若合符節。豈老奸到此危險地步。尙不忘其故態乎。久假不歸。惡知非有。此筆八面玲瓏。其心果有聖人之七竅耶。

吳學究道。吳用已思量心裏了。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體。是蘇東坡黃魯直米元章蔡京四家字體。蘇黃米蔡。宋朝四絕。金評不意三公落名水滸傳中。亦是奇事。顧作者寫此一筆。其又何爲者哉。夫人以字重。字亦以人重。古今之通義也。蔡京所書黨人碑。今帖猶在。但以字論。實不在三公之下。惟其名相去遠甚。其爲人累之耳。然蔡京當年赫赫權臣。斷非三公所敢望。勢利之見。見重當時者。亦必較三公尤勝。而蘇黃文字。死後猶加以禁錮。勢力之於人甚矣哉。而不知千載而後之必不平等於其目前也。

作者之書。當其抽毫寫意時。不知當世有人重之否。而元室之詔令飛行。宰相傳命。詞臣珥筆。風靡一時。豈尙復知有山林窮困之儒。目中決不見有新朝。而託之于寓言小說者。道學文字之儒。亦渺視之而已。孤行一意。非尋常文士所知。不知若何挖心嘔血。始作成得此一篇書。又不知如何左支右吾。始刻成此一篇書。文網之世。刻板尙未稱便。何其難也。而得無感慨于蘇黃之黨禁。與蔡京之書碑乎。并世以觀。則彼趙孟頫者。方且以前朝之胄。售其柔媚之書。身處尊顯。更享榮名。作者心目中。固直以蔡京視之。而以爲其人可殺。其書畫皆可燒者。而乃亦天下盛行。不亦大可痛乎。顧蔡京之屬。如明李奄黨之張瑞圖。王鐸所書。世間皆不甚見重。而孟頫則否。彼所失者一身之名節。大義無逃于天地之間。而罪不及民。人亦恕之。怨毒之入于民生者。較種界國界爲深。而勢利小人。乃謂趙氏實以功名終。而甚且稱其明哲保身。則非鄙人之所敢聞也。

蕭讓之套寫筆迹。與金大堅之假刻圖書。此卽莊子焚符破蠶之旨。而詩人之所謂男兒讀書憂患始者也。政府之文書印璽。作者何一不以假視之乎。然而實亦多假造焉。假從吏始。而民間應之。乃至于家書可假。則固無一不假者。兵家詐僞之術。幾成爲奸。普通之用。嗚乎傷哉。雖然。于梁山又何足深責。信陵介弟也。而竊符臥內以殺制將。段秀實忠臣也。而倒印司農以誤追兵。王陽明大哲學家也。

而造僞檄。造僞書。以滅宸濠。彼固因其時勢之逼迫而爲之耳。其情固可原矣。若夫宋之關子。元之寶鈔。其作弊尤不可勝言。乃至盜賊之行。君主固常用之。甚則豪俠義烈亦用之。甚至哲學家亦不能免。世變之來。吾烏知其所終極哉。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三十九回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

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寫急事不得多用筆。蓋多用筆則其事緩矣。獨此書不然。寫急事不肯少用筆。蓋少用筆則其急亦遂解矣。如宋江戴宗謀逆之人。決不待時。雖得黃孔目捱延五日。然至第六日已成水窮雲盡之際。此時只須云。只等午時三刻。便要開刀。一句便過耳。乃此偏寫出。早晨先着地方打掃法場。飯後點土兵刀仗劊子。已牌時分。獄官稟請監斬。孔目呈犯絲牌判斬字。又細細將貼犯絲牌之蘆席亦都描畫出來。此一段是牢外衆人打扮諸事。作第一段。次又寫樞扎宋江戴宗各將膠水刷頭髮。各縮作鵝梨角兒。又各插朶紅綾紙花。青面大聖案前各有長休飯。永別酒。然後六七十箇獄卒一齊推擁出來。此一段是牢裏打扮宋戴兩人作第二段。次又寫押到十字路口。用槍棒團團

圍住。又細說一箇面南背北。一箇面北背南。納坐在地。只等監斬官來。此一段是宋戴已到法場。只等監斬作第三段。次又寫衆人看出人爲未見監斬官來。便去細看兩箇犯絲牌。先看宋江云。犯人一名某人。如何如何律斬。次看戴宗云。犯人某人。如何如何律斬。逡巡間不覺知府已到。勒住馬。只等午時三刻。此一段是監斬已到。只等時辰作第四段。使讀者乃自陡然見首第六日三字。便喫驚起。此後讀一句嚇一句。讀一字嚇一字。直至兩三葉後。只是一箇驚嚇。吾嘗言讀書之樂。第一莫樂於替人擔憂。然若此篇者亦此篇妙處在來日便要處。決迅雷不及掩耳。此時卽有人報知山泊亦已縮地無法。又况更無有人得知他二人與山泊有情分也。今卻在前回中寫吳用預先算出漏誤。連忙授計。衆人下山。至於於路數目。則卻好是事發遲二日。黃孔目捱五日。三處各不相照。是時三日想通然湊合真也。寫戴宗事後。李逵張順二人杳然更不一見。不惟不見而已。又反寫兩番衆人叫苦。以倒踢之。真令讀者一路不勝悶悶。及讀至虎形黑大漢一句。不覺毛骨都抖。至於張

順之來。則又做夢亦夢不到之奇文也。

話說當時晁蓋并衆人聽了。請問軍師道。這封書如何有脫卯處。吳用說道。早

間戴院長將去的回書。是我一時不仔細。見不到處。纔使的那箇圖書。不是玉

筋篆文翰林蔡京四字。蔡京字文蔚。略此詳殊妙。只是這箇圖書。便是教戴宗喚官司。談奇金

大堅便道。小弟每每見蔡太師書。織并他的文章。都是這樣圖書。今次雕得無

纖毫差錯。如何有破綻。吳學究道。你衆位不知。如今江州蔡九知府。是蔡太師

兒子。如何父寫書與兒子。卻使箇諱字圖書。說得極明因此差了。是我見不到處。

此人到江州。必被盤詰。問出實情。卻是利害。晁蓋道。快使人去趕喚他回來。別

寫如何。吳學究道。如何趕得上。他作起神行法來。這早晚已走過五百里了。好

只是事不宜遲。我們只得恁地可救他兩箇。晁蓋道。怎生去救。用何良策。吳學

究便向前與晁蓋耳邊說道。這般這般。如此如此。主將便可暗傳下號令。與衆

人知道。只是如此動身。休要誤了日期。衆多好漢得了將令。各各拴束行頭。連

夜下山。望江州來。不在話下。且說戴宗扣着日期。好回到江州。當廳下了回書。

蔡九知府見了戴宗如期回來。好生歡喜。先取酒來賞了三鍾。親自接了回書。便道：「你曾見我太師麼？」戴宗稟道：「小人只住得一夜便回了。不曾見得恩相。知府拆開封皮看。見前面說正信籠內許多物件都收了。中間說次妖人宋江。今上自要他看。可令牢固陷車盛載密切。差的當人員連夜解上京師。沿途休教走失。書尾說帶黃文炳早晚奏過天子。必然自有除授。蔡九知府看了喜不自勝。叫取一錠二十五兩花銀。賞了戴宗。一面分付教造陷車。商量差人解發起身。戴宗謝了自回下處。買了些酒肉來牢裏看戲。宋江不在話下。且說蔡九知府催併合成陷車。過得一二日。正要起程。只見門子來報道：「無爲軍黃通判特來相探。」緊接蔡九知府叫請至後堂相見。又送些禮物。時新酒果。知府謝道：「累承厚意。何以克當？」黃文炳道：「村野微物。何足掛齒。」知府道：「恭喜早晚必有榮除之慶。」黃文炳道：「相公何以知之？」知府道：「昨日下午書人已回。妖人宋江教解京師。通判只在早晚奏過。今上陞擢高任。家尊回書備說此事。黃文炳道：「既是恁地。深感恩相主薦。那箇人下書真乃神行人也。」知府道：「通判如不信時。就教觀看家。」

書顯得下官不謬。黃文炳道：小生只恐家書不敢擅看。如若相託，求借一觀。知府便道：通判乃心腹之交，何妨？便令人取過家書，與黃文炳看。黃文炳接書在手，從頭至尾讀了一遍，捲過來看了封皮，只見圖書新鮮，黃文炳搖著頭道：這封書不是真的。賊知府道：通判錯矣。此是家尊親手筆迹，真正字體，如何不是真的？黃文炳道：公相容覆，往常家書來時，曾有這箇圖書麼？賊知府道：往常來的家書，卻不曾有這箇圖書，只是隨手寫的。今番一定是圖書匣在手邊，就便印了這箇圖書在封皮上。反用一解妙黃文炳道：相公休怪小生多言，這封書被人瞞過了相公。方今天下盛行蘇黃米蔡四家字體，誰不習學得？書經點過只是這箇圖書，是令尊恩相做翰林學士時使出來。賊法帖文字上多有人曾見。賊如今陞轉太師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圖書使出來？賊月所說此一段比前吳更兼亦是父寄書與子，須不當用諱字圖書，令尊太師恩相是箇識窮天下高明遠見的人。安肯造次錯用？賊川所說同。相公不信小生之言，可細細盤問下書人，曾見府裏誰來？若說不對，便是假書，休怪小生多說。因蒙錯愛至厚，方敢僭言。蔡九

知府聽了。說道這事不難。此人自來不會到東京。補一一盤問便顯虛實。知府

留住黃文炳。在屏風背後坐地。隨即陞廳。叫喚戴宗。有委用的事。當下做公的

領了鈞旨。四散去尋。且說戴宗自回到江州。先去牢裏見了宋江。附耳低言將

前事說了。宋江心中暗喜。次日又有人請去酌杯。戴宗正在酒肆中喫酒。只見

做公的。四下來尋。當時把戴宗喚到廳上。蔡九知府問道。前日有勞你走了一

遭。真箇辦事。未曾重重賞你。戴宗答道。小人是承奉恩相差使的人。如何敢怠

慢。知府道。我正連日事忙。未曾問得你箇仔細。你前日與我去京師。那座門入

去。戴宗道。小人到東京時。那日天色晚了。不知喚做甚麼門。東京帝都人山都

不知寫得知府又道。我家府裏門前。誰接着你。留你在那里歇。戴宗道。小人到府

前尋見一箇門子。尋見二字好笑寫得接了書入去。少刻。少刻又好寫得

門子出來。又好笑寫得和府交收了信籠。着小人自去尋客店裏歇了。寫得相

房亦無一次日早五更去。寫得太師府前如鷄聲茅府門前伺候時。只見那門

子。只是這箇門子如贊回書出來。小人怕誤了日期。那里敢再問備細。戴宗因

子問好笑也。慌忙一徑來了。知府再問道：你見我府裏那箇門子，卻是多少年紀。

或是黑瘦也，白淨肥胖長大，也是矮小有鬚的，也是無鬚的。戴宗道：小人到府

裏時，天色黑了。笑好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色昏暗。好笑戴宗道：小人到府

裏時，天色黑了。笑好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色昏暗。好笑戴宗道：小人到府

裏時，天色黑了。笑好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色昏暗。好笑戴宗道：小人到府

裏時，天色黑了。笑好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色昏暗。好笑戴宗道：小人到府

裏時，天色黑了。笑好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色昏暗。好笑戴宗道：小人到府

裏時，天色黑了。笑好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色昏暗。好笑戴宗道：小人到府

裏時，天色黑了。笑好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色昏暗。好笑戴宗道：小人到府

裏時，天色黑了。笑好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色昏暗。好笑戴宗道：小人到府

裏時，天色黑了。笑好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色昏暗。好笑戴宗道：小人到府

裏時，天色黑了。笑好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色昏暗。好笑戴宗道：小人到府

裏時，天色黑了。笑好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色昏暗。好笑戴宗道：小人到府

皮把戴宗網翻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戴宗捱不過拷打。只得招道。端的這封書是假的。知府道。你這厮怎地得這封假書來。戴宗告道。小人路經梁山泊。過走出那一夥強人來。把小人劫了。綁縛上山。要割腹剖心。釋去小人身上搜出書信看了。把信籠都奪了。卻饒了小人。情知回鄉不得。只要山中乞死。他那里卻寫這封書。與小人回來脫身。釋一時怕見罪責。小人瞞了恩相。知府道。是便是了。中間還有些胡說。眼見得你和梁山泊賊人通同造意。謀了我信籠物件。卻如何說這話。再打那厮。戴宗繇他拷訊。只不肯招。和梁山泊通情。蔡九知府再把戴宗拷訊了一回。語言前後相同。說道。不必問了。取具大枷枷了。下在牢裏。卻退廳來。稱謝黃文炳道。若非通判高見。下官險些兒誤了大事。黃文炳又道。眼見得這人也結連梁山泊通同造意。謀叛爲黨。若不早除。必爲後患。知府道。便把這兩箇問成了招狀。立了文案。押去市曹斬首。然後寫表申朝。黃文炳道。相公高見極明。似此一者朝廷見喜。知道相公幹這件大功。二者免得梁山泊草寇來劫牢。知府道。通判高見甚遠。下官自當動文書親自保舉通判。當

日管待了黃文炳。送出府門。自回無爲軍去了。次日蔡九知府陞廳。便喚當案

孔目來分付道。快教疊了文案。把這宋江戴宗的供狀招款粘連了。一面寫下

犯絲牌教來日押赴市曹斬首施行。自古謀逆之人決不待時斬了。宋江戴宗

免致後患。作此突語當案卻是黃孔目。本人與戴宗頗好。卻無緣便救他。只替

他叫得苦。先寫一句呼孔目無便救他當日稟道。明日是箇國家忌日。中結

有此奇文。此止爲梁山泊來不及作地耳。然在俗筆定向知後日又是七月十

五日中元之節。許多杖節皆不可行刑。大後日亦是國家景命。是妙二字勉強

極之。直至五日後方可施行。然則止是三日後耳。却云五日後妙。原來黃孔目

也別無良策。只圖與戴宗少延殘喘。亦是平日之心。泊諸公蔡九知府聽罷

依准黃孔目之言。直待第六日。此五字中暗伏早辰。先差人去十字路口打

掃了法場。偏是急殺人。事偏要放。細寫。以驚嚇。讀者蓋讀者驚嚇。亦便不快活也。

飯後。點起土兵和刀仗劊子。念殺約有五百餘人。都在大牢門前伺候。先開

土兵之多。爲後出色。已牌時候。已牌獄官稟了知府。親自來做監斬官。念殺黃孔目只得

把犯繇牌呈堂當廳判了兩箇斬字便將片蘆席貼起來急殺人又寫得急殺江

州府衆多節級牢子雖然和戴宗宋江過得好卻沒做道理救得他衆人只替

他兩箇叫苦再插一句衆人無力相救只叫得苦反呼山泊請公妙甚○李逵兩

當時打扮已了就大牢裏把宋江戴宗兩箇攪扎起殺一發急又將膠水糊了頭

髮縮箇鵝梨角兒寫惡極細各插上一朶紅綾子紙花寫惡極細驅至青面聖者神

案前編寫各與了一椀長休飯永別酒編寫喫罷辭了神案漏轉身來搭上利

子越急六七十箇獄卒五百土兵又加六七十獄卒早把宋江在前戴宗在後

推擁出牢門前來越急宋江和戴宗兩箇面面厮覷各做聲不得宋江只把脚

來跌戴宗低了頭只歎氣江州府看的人真乃壓肩疊背何止一二十人五百

兵六七十獄卒又加二千看的人寫得開動之極爲後作押到市曹十字路口

團團槍棒圍住越急把宋江面南背北將戴宗面北背南編兩箇納坐下只等

午時三刻監斬官到來開刀正十八字句真那衆人仰面看那犯繇牌上寫道江

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吟反詩妄造妖言結連梁山泊強寇通同造反律斬犯

各關又只見法場北邊一夥客商推兩輛車子過來。定要挨入法場上來。土兵喝

道：你那夥人那里去？客人應道：我們要趕路程。可放我等過去。土兵道：這里出

人如何肯放你？你要趕路程。從別路過去。那夥客人笑道：你倒說得好。俺們便

是京師來的人。不認得你這裏鳥路。只是從這大路走。土兵那裏肯放。那夥客

人齊齊地挨定了不動。亦與上異四下裏吵鬧不住。再總束一句極其精神這蔡九如府也禁

治不得。又見這夥客人都盤在車子上。立定了看。沒多時。法場中間人分開。處

一箇報報。道一聲。午時三刻。不可得急殺監斬官便道：斬訖。報來。可急殺不兩勢下

刀棒劊子。便去開枷。可急殺不行刑之人。執定法刀在手。可急殺不說時遲。說時快

六字固此書中奇語也乃此處又作半用更奇絕那夥客人在車子上。聽得斬字。數內一箇客人。便向

懷中取出一面小鑼兒。立在車子上。噹噹地敲得兩三聲。四下裏一齊動手。那

時快卻見十字路口茶坊樓上一箇虎形黑大漢。脫得赤條條的兩隻手握兩

把板斧。大吼一聲。卻似半天起箇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五十一字成一句

翻載宗後便不更見大哥何意此時從天而降說之令人身毛手起斧落。早砍

翻了兩箇行刑的劍子。要着○每言大哥粗齒大哥粗齒是不粗齒也便望監斬官馬

前砍將來。妙更絕若衆士兵急待把槍去搨時。那里攔當得住衆人且簇擁蔡九

知府逃命去了。只見東邊那夥弄蛇的丐者。寫如此忽忙事偏板板下東西南

能不見其板板偏見其身邊都掣出尖刀。看着士兵便殺西邊那夥使槍棒的

大發喊聲。只顧亂殺將來。一派殺倒士兵獄卒。比前增獄卒南邊那夥挑擔

的脚夫。妙輪起匾擔橫七豎八都打翻了士兵和那看的人。比前又增北邊那

夥客人。妙都跳下車來。推過車子攔住了人。寫得兩箇客商鑽將入來。一箇背

了宋江。着要一箇背了戴宗其餘的人。也有取出弓箭來射的。也有取出石子來

打的。也有取出標槍來標的。寫出紛紛雜雜原來扮客商的這夥便是晁蓋花

榮黃信呂方郭盛。此五箇人那夥扮使槍棒的便是燕順劉唐杜遷宋萬。此四

真像使槍棒的扮挑擔的便是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此四箇人那夥扮丐者的便

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此四箇人這一行梁山泊共是十七箇頭領到

來。帶領小嘍囉一百餘人。四下裏殺將起來。只見那人叢裏那箇黑大漢輪兩

把板斧一味地砍將來。晁蓋等卻不認得。寫黑大漢忽然欲明欲只見他

第一箇出力殺人最多。中殺功疏晁蓋猛省起來。戴宗曾說一箇黑旋風李逵和

宋三郎最好是箇莽撞之人。此處忽明中補出戴宗在晁蓋便叫道前面那

好漢莫不是黑旋風那漢那里肯應火雜雜地掄着大斧只顧砍人。此處又忽

晁蓋便叫背宋江戴宗的兩箇小嘍囉只顧跟着那黑大漢走。晁蓋極是變出極

不是來奇想奇筆出人意外當下去十字街口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地血流成渠推

倒擷翻的不計其數衆頭領撇了車輛擔仗。細一行人盡跟了黑大漢。絕妙直殺

出城來背後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張弓箭飛蝗般望後殺來那江州軍民百

姓誰敢近前這黑大漢直殺到江邊來身上血濺滿身兀自在江邊殺人晁蓋

便挺朴刀。可字寫得義形於色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傷人。蓋好晁那漢那里來聽叫喚

一斧一箇排頭兒砍將去。乃又好黑大美真約莫離城沿江上也走了五七里路

前面望見盡是滔滔一派大江卻無了旱路。偏要逼到險絕晁蓋看見只叫

得苦那黑大漢方纔叫道。忿方纔二字有僧懸點睛之妙忽然將他跳樓以後

亦直寫出來。不要慌。且把哥哥背來廟裏。衆人都到來看時。合二語活寫出黑大漢

靠江一所大廟。兩扇門緊緊地閉着。黑大漢兩斧砍開。快便搶入來。晁蓋衆人

看時。兩邊都是老榆蒼松。林木遮映。前面牌額上。四箇金書大字寫道。白龍神

廟。小嘍囉把宋江戴宗背到廟裏歇下。宋江方纔敢開眼。宋江戴宗閉眼不見

了。晁蓋等衆人哭道。哥哥莫不是夢中相會。晁蓋便道。恩兄不肯在山。致有

今日之苦。這箇出力殺人的黑大漢是誰。黑大漢上加出力殺人四字可作李

蓋關心正表李逵駭目也。宋江道。這箇便是。叫做黑旋风李逵。忽明他幾番

就要大半裏放了我。補得卻是我怕走不脫。不肯依他。晁蓋道。卻是難得這箇

人出力最多。四字評又不怕刀斧箭矢。六字畫花榮便叫。且將衣服與俺二位

兄長穿了。詞李遠是晁蓋定是儒將正相聚間。只見李逵提着雙斧從廊下走

出來。奇宋江便叫住道。兄弟那里去。李逵應道。尋那廟祝一發殺了。叵耐那厮

見神見鬼。白日把烏廟門關上。我指望拿他來祭門。卻尋那厮不見。餘也宋江

道。你且來。先和我哥哥頭領相見。李逵聽了。丟了雙斧。望着晁蓋跪了一跪。知要

此跪非跪。晁蓋正為宋江嚴命不敢不跪耳。○跪了一跪四字不是寫他肯跪。正是寫他不肯拜也。與前文撲翻身軀便拜六等反對。妙絕。說道大哥

休怪鐵牛粗鹵。認得快活便與眾人都相見了。卻認得朱貴是同鄉人。兩箇大

家歡喜。遙作沂水花榮便道哥哥你教眾人只顧跟着李大哥走。如今來到這

里。前面又是大江攔截住。斷頭路了。卻又沒一隻船接應。倘或城中官軍趕殺

出來。卻怎生迎敵。將何接濟。李逵便道不要慌。上云不要慌是背入廟裏此又

看到下句我與你們再殺入城中。語奇和那箇鳥蔡九知府一發都砍了快活戴

宗此時方纔甦醒。然後戴便叫道兄弟使不得莽性。城裏有五七千軍馬。下文

道兵遙望如何能定其數先向無意中若殺入去。必然有失。阮小七便道遠望

隔江那里有數隻船在岸邊。我兄弟三箇赴水過去。奪那幾隻船過來。載眾人

如何。若無下文張李穆童船來則并不寫隔江有船突為晁蓋道此計是最上

着。當時阮家三弟兄都脫剝了衣服。各人插把尖刀。便鑽入水裏去。約莫赴開

得半里之際。又妙筆不是奪船只見江面上溜頭流下三隻棹船。吹風胡哨飛也

似搖將來。兩篇得眾人看時。見那船上各有十數箇人都手裏拿着軍器。兩篇

衆人卻慌忙起來。妙宋江聽得說了，便道：「我命裏這般合苦也。」奔出廟前看時，

張順不認人，宋江又在廟內敲事至此，戲或爾錯看，他如此卸出，箇日，真有燃筆如花之樂。

只見當頭那隻船上坐着一

條大漢，倒提一把明晃晃五股叉。只倒提二字，明明寫出不是追兵。頭上挽箇穿心紅，一點鬚

見下面拽起條白絹水棍，口裏吹着胡哨。可宋江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張順。宋

江連忙便招手叫道：「兄弟救我。」張順等見是宋江，大叫道：「好了。」寫出心中無數，又苦又急，飛

也似搖到岸邊。三阮看見，退赴過來。奪船一段，乃引文蓋惟恐張順來得突然，故先作一波折，今既迎入，便隨筆放下。

一行衆人都上岸來，到廟前。宋江看見，宋江看出餘人，不認都好。張順自引十數箇壯漢，此

一段乃獨寫張順，故在當先船上，又獨坐一隻也。在那隻船頭上，張順獨作第一隊。張橫引着穆弘、穆春、薛永，帶

十數箇莊客，在一隻船上。揭陽鎮一霸，第二隊。第三隻船上，倒一句便覺。李俊引

着李立、童威、童猛，也帶十數箇賣鹽火家。揭陽鎮一霸，作第三隊，忽然格無不

大，都各執槍棒上岸來。張順見了宋江，喜從天降，哭拜道：「喜從天降四字，直寫出

豪傑朋友，神理來俗筆，如何能有一字，真正大。自從哥哥喚官司，兄弟坐立

不安，又無路可救。補出數日中。近日又聽得拿了戴院長，李大哥又不見面。補

李逵不若又苦又急○不惟補出禍順尋李逵 我只得去尋了我哥哥補出

江心兄弟引到穆太公莊上薛補出三人又苦又急叫了許多相識補出揚苦

今日我們正要殺入江州要劫牢救哥哥正文是劫法場旁文說劫劫 不想

仁兄已有好漢們救出來到這里不敢拜問這夥豪傑莫非是梁山泊義士晁

天王麼是不曾宋江指着上首立的山泊體統出道這箇便是晁蓋哥哥你等衆

位都來廟裏敘禮則箇張順等九人晁蓋等十七人宋江戴宗李逵共是二十

九人都入白龍廟聚會這箇喚做白龍廟小聚會忽一束其筆如椽○當下

二十九籌好漢各各講禮已罷只見小嘍囉慌慌忙忙入廟來報道江州城裏

鳴鑼搗鼓整頓軍馬出城來追趕遠遠望見旗幟蔽日刀刻如麻前面都是帶

甲馬軍後面盡是擎槍兵將大刀闊斧殺奔白龍廟路上來李逵聽了大叫一

聲殺將去只三字壯多少軍威 提了雙斧便出廟門晁蓋叫道一不做二不休

衆好漢相助着晁某直殺盡江州軍馬方纔回梁山泊去衆英雄齊聲應道願

依尊命一百四五十人一齊吶喊殺奔江州岸上來有分教血染波紅屍如山

積直教跳浪蒼龍噴毒火。巴山猛虎吼天風。畢竟晁蓋等衆好漢。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律引謀叛。決不待時。宋江戴宗危矣。幸有黃孔目延捱五日。飲永別酒。喫長休飯。宋江戴宗危而又危矣。幸有蔡太守等候時辰。而虎形之黑大漢李逵至矣。扮客商之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至矣。使槍棒之燕順劉唐杜遷宋萬又至矣。扮挑擔之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又至矣。扮乞丐之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又至矣。且水師張順至矣。張橫同穆弘穆春薛永。李俊同李立童威童猛各至矣。雙斧起時。同心協力。宋江戴宗得免一刀之厄。異哉江州去梁山非十里百里之近也。李逵張橫張順李俊輩。非有置郵傳命之人也。雖吳用悔假書之誤。預謀出山。安知其決不待時之人。必有五日之延捱也。乃不期而會。如有待而來。雖曰人事。豈非天道。

鄧狂言索隱

鼻用說是早間戴院長將去的回書是我一時不仔細。見不到處。纔使的那箇圖書。不是玉筍篆文。翰

林蔡京四字。只是這箇圖書。便是教戴宗喫官司。此兩回寫吳用。未免疎略。法場之劫。雖用智取。仍係力敵。上回云。「吳用諫道。哥哥不可造次。江州離此間路遠。軍馬去時。誠恐因而惹禍。打草驚蛇。倒送宋公明性命。此一件事。不可力敵。只可智取。」何不以改裝潛赴之計。畫用之于先。其疎一也。父子書本不必用圖書。而吳用乃極力求善摹圖書之人。轉致惹禍。其疎二也。翰林姓名圖書。不惟不能行之于父子。抑且不能行之于太師丞相。而吳用不及知其疎三也。夫吳用何得不疎。豈真完全實副其智多星之名稱。而作者乃極力對付加亮二字。而奉以智過臥龍之徽號乎。其亦不切于事情矣。前乎此者。已有微詞。第十七回已于何清口中露出之矣。「我卻認得一箇爲頭的客人。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因何認得他。我比先曾跟一箇賭漢。去投奔他。因此我認得。我寫著文簿問他道。客人高姓。只見一箇三髯鬚白淨面皮的。搶將過來。答應道。我等姓李。從濠州來。販棗子去東京賣。」夫晁蓋名滿江湖。黃泥岡去鄆城伊邇。吳用何不計及于有人識認。而不早爲之所。其疎實甚。作僞之難。有如此夫。夫人之不能算無遺策者。情之常也。吳用之必有疎略者。又其事之一定也。顧錯誤必有由來。不足深怪。潛步遠襲。本不若誘解路奪之便。軍事先穩而後拚。自屬良謀。吳用本草野之人。習見官場書信。必用圖書。而况以太師丞相之巍巍者乎。父子之間。可不需用。且必不用。皆其所不能斷定也。金大堅

只見有翰林蔡京之四字圖書。而不見其他。則亦只得用此了事。僞字畫家之弄出笑柄。非識者竟看不出。天地間大都如此矣。吳用此時心思。只要圖書不及思索。而旋復自悟。較之蔡九身爲人子。此等處竟不觸目驚心者。固尙在人情之中。全書寫吳用不過私智小數。本來無大計畫。若實在太好。梁山區區。實容不着此等全才。苟有其人。梁山亦當不如此結局。夫大才未經遇時。不免屈于草澤。而淹沒不聞者有之。然何爲而必欲過與盜賊。溢其分量。有志之士。決不肯爲。故文貴肖題。處處爲難。圖書一事。雖偶與吳用平日之精細不合。然偶然疏略。事亦有之。閱者勿吹毛索癩也。

法場之劫。致宋江于法場。所以正式宣布其死刑也。宋江之罪。在政治上當殺無赦。在社會上亦當殺無赦。禽副受降之事實。實惟官場中之苟且了事辦法。在當時或以勢未全衰。出于一時之計。非作者之所敢贊成也。願實在未經正法。則安得而死之。作者結尾處死之以夢。迫于四周之環境。不得不作如此書法。乃惡之既深。遂開首便欲殺之以淫婦。殺之以同類。未已也。至是乃正式宣布其死刑焉。「那衆人仰面看那犯絲牌。寫道。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吟反詩。妄造妖言。結連梁山泊強寇。通同造反。律斬。」情實罪當。猶覺未盡所懷。蓋只言其對於政府一方面之罪。而社會上之最大惡迹。尙未著重宣布也。「犯人一名戴宗。與宋江暗遞私書。勾結梁山泊強寇。通同謀反。律斬。」罪狀亦復無誤。

但既曰與宋江。則是從犯。苟無宋江。此輩無能爲也。卽此二字。宋江已有餘誅矣。上回言謠言出于京師。而此回乃強坐宋江身上。微言可會。謂是固宋江之志云耳。顧蔡九以此定宋江之獄。則託于黃文炳之狡也。彼固以爲京師童謠之所自來。實宋江與其黨羽自造之而自播之。其人一死。則妖言舉不足信。而造反之禍。塞而不知。實以授人口實。雖令宋江已經斬決。而附會者仍然不息也。然而妖言一條。宋江實累犯之。亦不可謂不實矣。若是。則宋江竟死于法場。對于歷史則疎。對于天理人情法律。固適合乎。而何爲繼之以劫。曰。此非迂儒之所知也。宋江有可殺之罪。蔡九非殺之之人。且當時官僚。亦非無瑕而可以戮人者。故劫之。果其有無瑕而可以戮人者之執法官。則宋江已經漏網。作者必不肯作此法場一篇文字也。孟子有言。苟無恆產。斯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矣。及陷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網民也。安有仁人在上。網民而可爲也。承認見在政治者。猶且不能不承認革命。况老莊之徒乎。製造盜賊者官僚。逼之而復養之。有人首之。則又驅而使從之。彼而有殺盜賊之資格者。是不啻以盜賊殺盜賊。是豈可以爲天下萬世法。然則殺盜賊者何人乎。孟子曰。惟天吏乃足以伐之。近似矣。顧作者心中。果以爲何等人物。始有此資格哉。嗚乎。誠難言之。法國之大革命。置路易十六於斷頭臺。國民歡呼。而暴民執政。互相殺戮。繼之以兩拿破崙。卒傾于敵國之手。然以正義言之。則殺人與人殺。皆不出

盜賊之範圍。馬基頓大盜謂亞歷山大之言曰。吾以小劫行小奪。王以大劫行大奪。其言何可厚非。美民獨立。遂殺英兵。其可以當此而無愧乎。南北美之戰。以蓄奴放奴之故。林肯允稱其任。今者威爾遜之加入協約。竟倒威廉。固亦似乎近之。然國際宣言。竟同虛設。鄙人不敢謂其能滿其量也。作者心中。烏有所謂開創之帝王。彼固仍一盜賊耳。明祖起于僧徒。胡元未逐。先滅陳張。向室操戈。固當與陳張共任其責。且其政治亦多嚴酷。功臣屠戮。猶爲餘罪。明玉珍入以自保。經營滇隴。較爲勝之。而功業不卒。亦烏足以當此樂推。必不待已。則仍當以漢文宋仁爲差似。愛民之主。本不必多殺盜賊。而殺之亦使人心服。若必欲得一真能救民殺賊之人。作者固不敢輕許。而仍以老氏無撻之言爲斷。此豈能得之從前之革命開基者。漢文宋仁。近乎好人。而決非很人。其亦不足以集事。美爲例外。法之已事。其堪再見于世界乎。此其所以發憤于宋江。而著之以爲天下萬世之革命者戒也。顧或者以爲劫法場一事。爲作者之理想。不能成爲事實。是亦迂儒之論。官場腐敗。何奇不有。越獄而逃。數見不鮮。意大利之加里波的。固已見于專制魔王之梅特涅時代矣。劫獄舉事。最著者惟明之李岩。迄于有清。則洪楊與石達開。皆自囚中奪出。遂據東南。黃梨洲傳。附見其弟晦木事略云。梨洲南下海昌。先生乃雷龜山。治輜重。事敗。狂走入四明山。爲馮侍郎京第參軍事。奔走諸寨間。順治庚寅。山寨軍殲。被縛。侍郎之嫂。先

生妻母也。匿其家事。當論死。梨洲遠至鄞。謀以計活之。馮尙書道濟。故人也。慨然任其責。臨刑日。晡矣。道濟潛載死囚隨之。亡何。火忽滅。暗中有突出負先生去者。不知何許人也。火至以囚代之。冥行至十里許。始息肩。則萬戶部履安白雲莊也。負之者。戶部子程也。夫以清初之戎行。整飭近于元。而遠過于宋。雖遺民不忘故國。然亦以死氣蟠結得之。作者其有厚望乎。借照之辭。固當活看。

監斬官江州府知府蔡某。那知府勒住馬。只等報來。監斬私通強寇之犯人。而武事上全無預備。寫來抑何可笑。六十一回之斬盧俊義。事亦類此。然彼猶于城裏城外。備有兵力。不過于法場疏忽而已。今此篇中。則固一字不及。而城內所有之五七千軍馬。不惟無用。抑且不用。何疏忽若此之甚。非徒蔡九全不知事。亦以黃文炳之徒。預料梁山之道途遼遠耳。後文蔡九遇變。便爲衆人簇擁逃命。以去。不問犯人之脫否。文弱無用。活畫出一箇公子官。蓋苟令武人監斬。或不至倉皇若是。然彼巍然高坐者。固自以爲狗儉鼠盜。必不敢遠離巢穴。以來此繁盛之地。爲犯人爭呼吸將絕之命也。屬敗無知。真有如此辦法。不必指爲作者之罅漏矣。

卻見十字路口。茶坊樓上一箇虎形黑大漢。脫得赤條條的。兩隻手握兩把板斧。大吼一聲。卻似半天起箇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手起斧落。早砍翻了兩箇行刑的劊子。便望監斬官馬前砍將來。衆士

兵急把槍去搨時。那裏攔當得住。衆人且簇擁著蔡九知府逃命去了。此回法場之劫。露鋒極端寫李逵。寫李逵。所以罪宋江也。若以爲李逵殺人。便是宋江殺人。則猶淺之乎爲言耳。夫漢之樊噲。犯項王于鴻門。唐之尉遲恭。救太宗于園林。彼其以孤身出入于虎穴龍潭之中。豈真確有把握。而能必其有濟也哉。惟不問其有濟無濟與否。而以粗莽崛起之人。敢于一無所懼。而拚死喋血。終獲安全。乃實足以愧天下後世讀書論道談忠講孝之儒。徒惜其不學無術。被利用于英雄。成則一人私其天下。敗則舉世嗤爲暴徒。幸而大功成就。身猶未死。乃反以鹵莽見罪。或不保其首領。其愚真不可及。况事非其人。并不得儕于英雄之列者乎。大抵開基之始。每有惡戰。冒險者皆出于此輩。而身名俱泰。則此輩必不得而享之。偶一享之。社會上仍詆之以武夫小卒之名。而此輩又接踵而生。終古無有覺悟之一日。安得遇大澈大悟之哲學家。以淺語喚醒其拜服箇人之癡夢耶。後文有言「戴宗慌忙喝道。鐵牛你這廝胡說。你今日既到這裏。不可使你那在江州性兒。須要聽兩位頭領哥哥的言語號令。亦不許你胡言亂語。多嘴多舌。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你這顆頭來爲令。以警後人。李逵道。阿呀。若割了我這顆頭。幾時再長得一箇出來。我只喫酒便了。」嗚乎。此等人只能感之以情。不能繩之以法。戴宗與宋江同時幾死。而李逵救之。乃戴宗以此言懼李逵。是直作者以之爲宋江代表耳。忍心執過于是。功豈

救命之恩。不足道也。樊噲刺渑恭之不死。其亦幸而免焉者矣。此回之寫李達。先殺劊子。救人之要著也。再砍知府。擒王之手段也。曰「只見那人叢裏一箇黑大漢。輪兩把板斧。一味地砍將來。」曰「只見他第一箇出力。殺人最多。」曰「晁蓋便叫道。前面那好漢。莫不是黑旋風李達。那漢那裏肯應。火雜雜地輪著大斧。只顧砍人。」曰「這黑大漢直殺到江邊來。身上血濺滿身。兀自在江邊殺人。」曰「那漢那裏來聽叫喚。一斧一箇。排頭兒砍將去。」曰「那黑大漢方纔叫道。不要慌。且把哥哥背來廟裏。」曰「他幾番就要大牢裏放了我。」曰「晁蓋道。卻是誰得這箇人。出力最多。又不怕刀斧箭矢。」曰「不要慌。我與你們再殺入城。和那箇烏蔡九知府。一發都砍了快活。」全無商量。一腔血性。除卻救宋江無目的。除卻拚命無辦法。若得其人而事之。真革命之馬前卒。吁。此羅真人的所以喚回也。約莫離城沿江上也走了五七里路。前面望見。盡是滔滔一派大江。卻無了旱路。此回法場之劫。藏鋒極力寫晁蓋。寫晁蓋所以罪宋江也。若以爲宋江私放晁蓋。便當報恩。則晁蓋之有此一役。宋江當復何如乎。晁蓋爲山寨之主。不可輕動。固宋江之所恆言者。今乃以其首座孤身。冒萬死以入于迢迢遠道。五七千官軍之江州。以劫此法場。此爲兵家之所大忌。在吳用固慮及之。而先作別圖。及逆料其前計已破。乃不得不有法場之劫。此爲急著。管惟險著。用兵則吳用尼之。而輕身則吳用不言。吳用固

明知晁蓋有與宋江同日併命之決心。而已身亦同在受恩之列。故心知之而口不能言也。且江州水鄉。非船莫濟。劫得宋江以後。歸路當如何辦法。吳用明知其然也。而又不能明言以挫行軍壯往之氣。僅僅令三阮與此一役。其未可恃乎。不可恃而聊以爲預備之兵。非吳用之疏于計。乃其勢固有所不得止。故寧聽晁蓋之出萬死以求一生也。迨至劫犯已了。晁蓋之願已卒。所欲有以解此難者。不過欲急回山寨耳。乃身在城中。道途不熟。不得不任李逵之所爲。一至江邊。而逵之能力已窮。逵之有勇無謀。并無接濟之情形亦露。設使江面之船。竟係官軍所有。則晁蓋一羣人類。固已將束手就禽。自非然者。而城中有此變故。江中船夫。盡潛伏四成。而更無有可渡之處。諸將雖勇。亦將何所用之。幸而有船矣。一阮小七便道。遠望隔江那里有數隻船在岸邊。我兄弟三人。赴水過去。奪那幾隻船。過來載衆人如何。此爲絕處逢生。孤注一擲之辦法。然舍此。則更別無可言。嗚乎。晁蓋之不顧危險也如此。迨至宋江看見張順等。而晁蓋之氣壯矣。蓋前無去路。後有追兵。雖使霸王處此。亦絕不敢以扁舟一葉。竟渡烏江。故李逵欲殺將轉去。戴宗止之。晁蓋亦意不以爲然。官軍雖不能戰。亦尙可守。晁蓋乃身率孤軍。而徘徊于堅城大江之中間。其將何以得全。故晁蓋見張順而氣壯。非必有賴于其人。乃實有賴于其船也。既有此船。則其行兵之後路已通。官軍雖來。我軍已成背水力戰之局。而軍心已安。故此次寫

官軍之來。晁蓋已非復先時之意。「李逵聽了。大叫一聲。殺將去。提了雙斧。便出廟門。晁蓋叫道。一不做。二不休。衆好漢相助著晁某。直殺盡江州軍馬。方纔回梁山泊去。」上數句極寫李逵。人所易知。下數語極寫晁蓋。用意最爲深長。蓋李逵只爲猛將。可以血氣用事。晁蓋則以全山之命脈。寄之于首領之一身。中軍之旗鼓。爲主將者何以用衆。設使竟無張順之來前。此時固亦只好拚命力戰。然辭氣之間。又安得說來如此輕易。知此時之拚命脫險。猶須力戰。則知自下山以至江州而後。經歷種種危機。皆晁蓋之所應知。而吳用之所深知。而不能明言者。晁蓋拚死以救宋江之心。明如皎日。卽晁蓋拚死以救宋江之事。亦難若登天。微幸得全。不得以此罪吳用之無謀。卽不得不以此服晁蓋之尙義。此回冒險之奇局。幾將晁蓋與吳用寫得與李逵一樣心事。雖不同其面貌。而已刻畫到極點矣。吁。晁蓋之所以報宋江者。誠如此其艱難而厚重也。而宋江乃猶有謀奪首座之陰謀。尙得謂之有人心乎。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無爲軍

張順活捉黃文炳

前回寫吳用劫江州。皆呼衆人默然授計。直至法場上。方突然走出四色人來。此回寫宋江打無爲軍。卻將秘計一。一說出。更不隱伏。一句半句。凡以特。特與之相異也。然文章家。又有省則加倍。省增卽加倍。增之法。旣已寫宋江。明明定計。便又寫衆人箇箇起行。不寫則只須一句。寫則必須兩番。此又特。特與俗筆相異。不可不知也。

打無爲軍。一一事宜。已都在定計時。明白開列。入後正敘處。只將許多只見。字點逗人數而已。譬諸善弈者。滿盤大勢。都已打就。入後只將一子兩子處。處劫殺。便令全局。隨手變動。文章至此。真妙手也。

寫宋江口口恪遵父訓。寧死不肯落草。卻前乎此。則收拾花榮。秦明。黃信。呂

方郭盛。燕順。王矮虎。鄭天壽。石勇等八箇人。拉而歸之。山泊後乎此。則又收拾戴宗。李逵。張橫。張順。李進。李立。穆弘。穆春。童威。童猛。薛永。侯建。歐鵬。蔣敬馬麟。陶宗旺等十六箇人。拉而歸之。山泊兩邊皆用大書。便顯出中間奸詐。此史家案而不斷之式也。

一路寫宋江使權詐處。必緊接李逵粗言直叫。此又是畫家所謂反襯法。讀者但見李逵麤直。便知宋江權詐。則庶幾得之矣。

寫宋江上梁山後。毅然更張舊法。別出自己新裁。暗壓衆人。明欺晁蓋。甚是咄咄逼人。不意筆墨之事。其力可以至此。

話說江州城外白龍廟中。警論一篇。上文全要。尾上結束。一遍看。他將白龍廟中四字。兜

頭提出。下却分出。梁山泊好漢某人。某入等。灣陽江好漢某人。某人等。城裏好漢某人。某人通共有若干。好漢讀之。政不知其為是。結前文。為是。結後文。但見其有

無切玉如泥之手。造也。梁山泊好漢。劫了法場。救得宋江戴宗。正是晁蓋。

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劉唐。燕順。杜遷。宋萬。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阮小二。阮

小五。阮小七。白勝。共計一十七人。看他許領着八九十箇悍勇壯健小嘍囉。他看

許多一手下潯陽江上來接應的好漢。江上敘張順張橫李俊李立穆弘穆春童威。

童猛薛永九籌好漢。許他又是大將也帶四十餘人。都是江面上做私

商的火家。撐駕三隻大船前來接應。一城裏黑旋風李逵。人○上○文○結○

一箇亦不可不稱雄師筆墨之妙史選未及引衆人。山泊江上如許人馬城真

不敵之至矣卻忽然寫出引衆人三字便令山泊一十七人及江殺至潯陽江邊。

兩路救應。通共有一百四五十人都在白龍廟裏聚義。如此結束豈只聽得小

嘍囉報道江州城裏軍兵搥鼓搖旗鳴鑼發喊追趕到來。那黑旋風李逵聽得

大吼了一聲提兩把板斧先出廟門。先出衆好漢吶喊都挺手中軍器齊出

廟來迎敵。齊出劉唐朱貴先把宋江戴宗護上船。宋劉李俊同張順三阮整頓

船隻。三阮就江邊看時見城裏出來的官軍約有五七千馬軍。須知五七千

眼宗口中約是從當先都是頂盔衣甲全副弓箭手裏都使長槍。當先背後步軍

簇擁。彼軍精神之極得搖旗吶喊殺奔前來。這里李逵當先輪着板斧赤條條

地飛奔砍將入去。此軍背後便是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將擁護。此軍背後色

極之花榮見前面的軍馬都托住了槍。只怕李逵着傷。偷手取弓箭出來。搭上箭。扯滿弓。望着爲頭領的一箇馬軍。颺地一箭。只見翻筋斗射下馬去。那一夥馬軍。喫了一驚。各自奔命。活撥轉馬頭。便走倒把步軍先衝倒了一半。重紀律師也中這里衆多好漢們。一齊衝突將去。殺得那官軍屍橫野爛。血染江紅。直殺到江州城下。城上策應官軍。早把擗木砲石打將下來。官軍慌忙入城關上城門。好幾日不敢出來。爲打無爲州地衆多好漢拖轉黑旋風。可拖字妙非旗可令非金回到白龍廟中下船。晁蓋整點衆人完備。都叫分頭下船。開江便走。脫四字如卻值順風。拽起風帆。三隻大船載了許多人馬。頭領卻投穆太公莊上來。一帆順風。早到岸邊埠頭。一行衆人都上岸來。穆弘邀請衆好漢到莊內堂上。穆太公出來迎接。宋江等衆人都見了。太公道衆頭領連夜勞神。且請客房中安歇。將息貴體。各人且去房裏暫歇。將養。整理衣服器械。當日穆弘叫莊客宰了一頭黃牛。殺了十數箇豬羊。雞鵝魚鴨。珍肴異饌。排下筵席。管待衆頭領飲酒中間。說起許多情節。晁蓋道。若非是二哥衆位把船相救。我等皆被陷於縲紲。穆太公道。你

等如何卻打從那條路上來。是近江州人語李逵道我自只揀人多處殺將去他們自
要跟我來。我又不曾叫他。大哥哥口口衆人聽了都大笑。宋江起身與衆人道。小
人宋江若無衆好漢相救時。和戴院長皆死於非命。今日之恩深於滄海。如何
報答衆位。只恨黃文炳那厮。搜根剔齒。聰明人爲人幹事往往不費人怨定被天怒只爲犯此四字耳幾番唆
毒要害我們。這冤讐如何不報。怎地敢請衆位好漢。再做箇天大人情。去打
無爲軍。殺得黃文炳那厮。也與宋江消了這口無窮之恨。那時回去如何。晁蓋
道。我們衆人偷營劫寨。只可使一遍。如何再行得。非寫晁蓋心懶亦非寫其老成蓋止爲才隔江州便打無
爲筆墨無節便同戲事故特向主軍口中之語是一句以作文章一頓也似此奸賊已有隄備。不若且回山寨去。聚
起大隊人馬。一發和學究公孫二先生并林冲秦明都來報讐。也未爲晚。宋江
道。若是回山去了。再不能殺得來。一者山遙路遠。二乃江州必然申開明文。各
處謹守。不要癡想。只是趁這箇機會便好下手。不要等他做了準備。花榮道。哥
哥見得是。每寫花榮靈醫雖然如此。只是無人識得路徑。不知他地理如何。先得箇人
去那里城中探聽虛實。也要看無爲軍出沒的路徑去處。就要認黃文炳那賊

的住處了。然後方好下手。薛永便起身說。

薛永上無道功故特用之

小弟多在江湖上行。

此處無爲軍最熟。我去探聽一遭如何。宋江道：若得賢弟去走一遭最好。薛永

當日別了衆人自去了。只說宋江自和衆頭領在穆弘莊上商議要打無爲軍

一事。整頓軍器槍刀。安排弓弩箭矢。打點大小船隻等項。陞備已了。只見薛永

去了兩日。帶將一箇人回到莊上。來拜見宋江。宋江便問道：兄弟。這位壯士是

誰？薛永答道：這人姓侯名健。祖居洪都人氏。做得第一手裁縫。端的是飛針走

線。更兼慣習槍棒。曾拜薛永爲師。人見他黑瘦輕捷。因此喚他做通臂猿。見在

這無爲軍城裏黃文炳家做生活。小弟因見了。就請在此。宋江大喜。便教同坐

商議。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數。自然義氣相投。宋江便問江湖消息。一無爲

軍路徑如何。薛永說道：

薛永說江州消息侯健說無爲州路徑行文清楚之甚

如今蔡九知府計點官軍

百姓。被殺死有五百餘人。帶傷中箭者不計其數。見今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去

了。城門日中後便關。出入的好生盤問得緊。原來哥哥被害一事。倒不干蔡九

知府事。都是黃文炳那厮。

薛永口中之醒出妙甚

薛永口中之醒出妙甚三回五次點撥知府教害二位。

如今見劫了法場。城中甚慌。曉夜隄備。小弟又去無爲軍打聽。正撞見這箇兄弟出來喫飯。因是得知備細。薛永只說江州無宋江道。侯兄何以知之。侯健道。

爲州路徑無小人自幼。只愛習學槍棒。多得薛師父指教。因此不敢忘恩。近日黃

通判特取小人來他家做衣服。因出遇見師父。提起仁兄大名。說起此一節事來。小人要結識仁兄。特來報知備細。這黃文炳有箇嫡親哥哥。喚做黃文燁。爲止

後要賺他開門便預先添出一箇大官人。然又何必發大官人。故反加倍寫他好善以形容文炳之惡其實乃是開文無別意也。與這文炳是一

母所生二子。這黃文燁平生只是行善事。修橋補路。塑佛齋僧。扶危濟困。救拔貧苦。那無爲軍城中都叫他黃面佛。好。俗本這黃文炳雖是罷開通判。心裏

只要害人。慣行歹事。無爲軍都叫他做黃蜂刺。好他兄弟兩箇分開做兩院住。

只在一條巷內出入。靠北門裏便是他家。黃文炳貼着城住。黃文燁近着大街。此敬語是特持生小人在他那里做生活。卻聽得黃通判回家來說這件事。蔡

九知府已被瞞過了。卻是我點撥他。教知府先斬了。然後奏去。黃文燁聽得說時。只在背後罵說道。又做這等短命促搯的事。於你無干。何故定要害他。偷或

有天理之時。報應只在目前。卻不是反招其禍。這兩日聽得劫了法場。好生喫驚。昨夜去江州探望蔡九知府。與他計較。尙兀自未回來。反先為不見黃文炳

而不知讀至而猶然疑之甚矣。人之不會讀書也。宋江道：黃文炳隔着他哥哥家。有多少路。侯健道：原

是一家。分開如今只隔着中間一箇菜園。是生出黃文炳本意。宋江道：黃文炳家多少人

口。有幾房頭。侯健道：男子婦人通有四五十口。報讎至殺其四五十口可稱之大

而後殺之之妙。如快宋江道：天教我報讎。特地送這人來。雖是如此。全靠衆兄弟

維持。衆人齊聲應道：當以死向前。正要驅除這等賊濫奸惡之人。宋江以私恐

四五十口不可訓矣。特標此句以蓋之也。與哥哥報讎雪恨。宋江又道：只恨黃文炳那賊一箇。卻與

無爲軍百姓無干。是他兄既然仁德。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罵我不仁。衆弟

兄去時。不可分毫侵害百姓。今去那里。我有一計。只望衆人扶助扶助。衆頭領

齊聲道：專聽哥哥指教。宋江道：有煩穆太公。謂遣諸將第一先是大公。趣甚。

明昭著一用部寫出來者爲避劫。江州時。吳用調遣一篇也。對付八九十箇叉袋。又要百十束蘆柴。用着五

隻大船。兩隻小船。央及張順李俊。駕兩隻小船。寫出一五隻大船上。用着張橫三

阮童威利識水的人護船。寫一此計方可。穆弘道：「此間蘆葦油柴布袋都有我。」

莊上的人都會使水駕船。便請哥哥行事。宋江道：「卻用侯家兄弟引着薛永并」

白勝先去無爲軍城中藏了。來日三更二點爲期。只聽門外放起帶鈴鵓。便

教白勝上城策應。先插一條白絹號帶。近黃文炳家。便是上城去處。寫一再又

教石勇杜遷扮做丐者去城門邊左近埋伏。只看火爲號。便要下手。殺把門軍

士。寫一李俊張順只在江面上往來巡綽等候策應。完李俊張順句宋江分撥

已定。薛永白勝侯健先自去了。先一隊作埋伏。上一番明寫發軍務。與劫江州時不同也。隨後

再是石勇杜遷扮做丐者。身邊各藏了短刀暗器也去了。一隊作這里自一面

扛擡沙土布袋和蘆葦油柴。上船裝載。衆好漢至期各各拴束了身上。都準備

了器械。船艙裏面埋伏軍漢。衆頭領分撥下船。晁蓋宋江花榮在童威船上。此

一軍第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在張橫船上。第二戴宗劉唐黃信在阮小二船上。第三

隊呂方郭盛李立在阮小五船上。第四穆弘穆春李逵在阮小七船上。第五只

留下朱貴宋萬在穆太公莊探聽江州城裏消息。另一隊先使童猛掉一隻打

漁快船前去探路。另一隊作探聽。不過二三十人寫得如許。有小嘍囉并軍

健都伏在艙裏。火家莊客水手撐駕船隻。當夜密地望無為軍來。此時正是七

月盡天氣夜涼風靜。月白江清水影山光。上下一碧。如許。設人放火事偏用絕

真亦當有諸葛君真名士之譽也妙約莫初更前後。大小船隻都到無為江岸邊。揀那有蘆葦深

處。好胸中無所不妙一字兒纜定了船隻。只見那童猛。看他歷歷落落寫出無

聲之。回船來報道。城裏並無些動靜。好宋江便叫手下衆人。把這沙土布袋。和

蘆葦乾柴。都搬上岸。望城邊來聽那更鼓。時正打二更。宋江叫小嘍囉各各挖

了沙土布袋。并蘆葦柴。就城邊堆垛了。衆好漢各挺手中軍器。只留張橫三阮兩

童守船接應。不惟精於行文亦復精於行兵其餘頭領都奔城邊來。望城上時

約離北門有半里之路。宋江便叫放起帶鈴鵝。只見城上。二見一條竹竿縛

着白號帶風飄起來。宋江見了。便叫軍士。就這城邊堆起沙土布袋。分付軍漢

一面挑擔蘆葦油柴上城。只見白勝。三見已在那里接應。等候把手指與衆軍

漢道。只那條巷便是黃文炳住處。好宋江問白勝道。薛永侯健在那里。折調遺文曲

已詳此處。速用數箇，只見不過更將一符，顯得衆人無不效命。筆法妙絕。白勝道：

他兩箇潛入黃文炳家裏去了。只等哥哥到來。宋江又問道：「你會見石勇杜遷麼？」

白勝道：「他兩箇在城門邊左近伺候。」宋江聽罷，引了衆好漢下城來，逕到

黃文炳門前，只見侯健四只見閃在房簷下。宋江喚來附耳低言道：「你去將菜園

門開了，放他軍士把蘆葦、油柴堆放在裏面，可教薛永尋把火來點着，卻去敲黃

文炳門道：「問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籠什物搬來寄頓。」大官人何涉然大官人失火

而搬運箱籠前來寄頓此言直續入二官人耳敲得門開，我自擺布。宋江教

衆好漢分幾箇把住兩頭。精於兵侯健先去開了菜園門，軍漢把蘆葦搬來堆在

裏面。侯健就討了火種，遞與薛永將來點着。侯健便閃出來，卻去敲門，叫道：「問

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籠搬來寄頓。快開門，則箇裏面聽得便起來看時，望見

隔壁火起，連忙開門出來。晁蓋、宋江等吶聲喊殺，將入去。衆好漢亦各動手，見

一箇殺一箇，見兩箇殺一雙。把黃文炳一門內外大小四五十口，盡皆殺了。不

留一人。獻勤人只不見了文炳一箇。文情已計明人自不覺也衆好漢把他從

前酷害良民。積攢下許多家私金銀。家私金銀上加出酷害良民收拾俱盡。大

嗜一聲。衆多好漢。都扛了箱籠家財。卻奔城上來。且說石勇杜遷。見火起。各掣

出尖刀。便殺把門的軍人。卻見前街鄰舍。拿了水桶梯子。都奔來救火。好石勇

杜遷大喝道。你那百姓。休得向前。我們梁山泊好漢。數千在此。來殺黃文炳。一

門良賤。與宋江戴宗報讐。不干你百姓事。你們快回家躲避了。休得出來。閒管

事。衆鄰舍有不信的。立住了脚。寫得好真只見黑旋風李逵。只見輪起兩把

板斧。着地捲將來。衆鄰舍方纔。吶聲喊擡了梯子。水桶一闕都走了。寫得這邊

後巷。也有幾箇守門軍漢。帶了些人。挖了麻搭火鈎。都奔來救火。寫得好○多

聲是張皇早被花榮張起弓。當頭一箭射翻了一箇。李逵大喝道。要死的便來救。

火。那夥軍漢一齊都退去了。寫得只見薛永。只拿着火把。便就黃文炳家裏

前後點着。亂亂雜雜。火起。當時李逵砍斷鐵鎖。大開城門。一半人從城上出去。

一半人從城門下出去。必盡從門下出去。便是死筆此獨寫出紛紛雜雜得勝

一要衆人都從門下出去也。到忙亂然寫出。只見三阮張童。只見都來接應。合做

一處扛擡財物上船無爲軍已知江州被梁山泊好漢劫了法場殺死無數的人如何敢出來追趕只得回避了好寫得這宋江一行衆好漢只恨拿不着黃文

炳好結上都上了船搖開了自投穆弘莊上來不在話下卻說江州城裏望見無

爲軍火起蒸天價紅此一句上邊都紅○上文止寫衆人各逞滿城中都講動

只得報知本府這黃文炳正在府裏議事直接候聽得報說了慌忙來稟知府

道敝鄉失火得從寬漸緊急欲回家看戲蔡九知府聽得忙叫開城門差一

隻官船相送知文炳之被捉黃文炳謝了知府隨即出來帶了從人慌速下船搖

開江面望無爲軍來看見火勢猛烈映得江面上都紅比一句下艄公說道這

火只是北門裏火漸比嚴鄉黃文炳見說了心裏越慌看看搖到江心裏只見一

隻小船從江面上搖過去了沒妙寫得神出鬼少時又是一隻小船搖將過來搖

去搖過來卻不經過望着官船直撞將來此句上暗藏兩隻從人喝道甚麼船

敢如此直撞來只見那小船上條大漢跳起來九只見手裏拿着撓鈎妙又

可搭口裏應道去江州報失火的船只道手裏拿一鈎也黃文炳便鑽出來問

道。那裏失火。那大漢道。北門黃通判家。第一句是離鄉第二句是北門第三被

梁山好漢殺了一家人口。劫了家私。如今正燒着哩。黃文炳失口叫聲苦。不知

高低。疾寫得那漢聽了一撓鈎。搭住了船。便跳過來。疾寫得黃文炳是箇乖覺的人。

早瞧了一分。便奔船梢後。走望江邊。躡身便跳。疾寫得只見當面。又一隻船。只

得十寫疾水底下。早鑽過一箇人。把黃文炳劈腰。抱住攔頭。揪起扯上船來。疾寫得船

上。那箇大漢。早來接應。疾寫得便把麻索。綁了水底下。活捉了黃文炳的。便是浪

裏白條張順。船上把撓鈎的。便是混江龍李俊。兩箇好漢。立在船上。那搖官船

的。艄公。只顧下拜。以餘李俊說道。我不殺你們。只顧捉黃文炳這厮。你們自回去。

說與蔡九知府。那賊驢知道。俺梁山泊好漢們。權寄下他那顆驢頭。早晚便要

來取。斬首犯劫好救艄公戰抖抖的道。小人去說。李俊張順拿了黃文炳。過自己

小船上。放那官船去了。兩箇好漢。棹了兩隻快船。逕奔穆弘莊上。早搖到岸邊。

望見一行頭領。都在岸上等候。搬運箱籠上岸。見說。拿得黃文炳。宋江不勝之

喜。衆好漢一齊。心中大喜。說正要此人見面。久森道李俊張順。早把黃文炳帶

上岸。衆人看了。監押着。離了江岸。到穆太公莊上來。朱貴宋萬接着衆人。不一入到莊裏草廳上坐下。宋江把黃文炳剝了濕衣服。綁在柳樹上。請衆頭領團圍坐定。宋江叫取一壺酒來。與衆人把盞。上白晁蓋。下至白勝。共是三十位好漢。都把遍了。宋江大罵黃文炳。你這厮。我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讐。你如何只要害我。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殺我兩箇。你既讀聖賢之書。如何要做這等毒害的事。我又不與你有殺父之讐。你如何定要謀我。你哥哥黃文燁。與你這厮一母所生。他怎恁般修善。久聞你那城中都稱他做黃面佛。我昨夜分毫不曾侵犯他。你這厮在鄉中只是害人。交結權勢。侵潤官長。欺壓良善。我知道無爲軍人民都叫你做黃蜂刺。我今日且替你拔了這箇刺。解妙話黃文炳告道。小人已知過矣。只得求早死。晁蓋喝道。你那賊驢怕你不死。你這厮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宋江便問道。那箇兄弟替我下手。只見黑旋風李逵。只見十一人動手跳起身來說道。我與哥哥動手。割這厮。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燒喫。晁蓋道。說得是。教取把尖刀來。就討盆炭火來。細細地割這厮。燒來下酒。與我賢弟消這怨氣。

李逵拿起尖刀，看看黃文炳，笑道：「笑該你這厮，在蔡九知府後堂，且會說黃道黑，

撥置害人，無中生有，攛掇他。」文字宋江之言，頗而無當。今日你要快死，字快死，奇絕。老

爺卻要你慢死，又奇絕二字。便把尖刀先從腿上割起，揀好的，揀人肉，又有好話。就

當面炭火上炙來，下酒割一塊，炙一塊，無片刻割了黃文炳。李逵方纔把刀割

開胸膛，取出心肝，把來與衆頭領做醒酒湯。衆多好漢看割了黃文炳，都來草

堂上與宋江賀喜。只見宋江先跪在地下，看他寫宋江情如鏡。衆頭領慌

忙都跪下，齊道：「哥哥有甚事，但說何妨？」兄弟們敢不聽。宋江便道：「小可不才，自

小學吏，初世爲人，便要結識天下好漢，謙得。奈緣力薄才疎，不能接待，以遂平

生之願。自從刺配江州，多感晁頭領并衆豪傑，苦苦相留，宋江因守父親嚴訓，

不曾肯住。正是天賜機會，於路直至潯陽江上，又遭際許多豪傑，不想小可不

才，一時間酒後狂言，險累了戴院長性命，感謝衆位豪傑，不避凶險，來虎穴龍

潭力救殘生，又蒙協助，報了冤讐，如此犯下大罪，鬧了兩座州城，必然申奏去

了。今日不繇宋江不上梁山泊，投託哥哥去，未知衆位意下若何。如是相從者，

只今收拾便行。宋只此語亦不必說也。寫如不願去的一聽尊命。便疾收一妙甚。

只恐事發反遭。宋江口口不肯上山。前在清風收拾許多人。今在江州又要。

遣下辭未畢說言未絕。李逵先跳起來。便叫道：「都去。但有不去。喫我一鳥斧砍。」

做兩截便罷。寫宋江權術處。偏寫李逵爽直相形之。一箇說一箇斧砍。宋

江道：「你這般麤鹵說話。全在各弟兄們心肯意肯。方可同去。」事後仍以此心肯意

肯聽之衆人極似不可當衆人議論道：「如今殺死了許多官軍人馬。闖了兩處

州郡。他如何不申奏朝廷。必然起軍馬來擒獲。今若不隨哥哥去。同死同生。卻

投那里去。宋江大喜。謝了衆人。當日先叫朱貴和宋萬。前回山寨裏去報知。次

後分作五起進程。頭一起便是晁蓋。宋江。花榮。戴宗。李逵。起舊新相

間第二起便是劉唐。杜遷。薛永。侯健。新起舊第三起便是李俊。

新李立。呂方。郭盛。童威。童猛。新起舊第四起便是黃信。張

順。阮家三弟兄。頭舊中問新第五起便是穆弘。穆春。燕順。王矮虎。

舊鄭天壽。白勝。在舊在後五起二十八箇頭領。總結一句有神采帶了一千

人等將這所得黃文炳家財。各各分開裝載上車子。穆弘帶了穆太公。并家小人等。將應有家財金寶。裝載車上。莊客數內有不願去的。都齎發他些銀兩。自投別主去傭工。有願去的。一同便往。前四起陸續去了。已自行動。穆弘收拾莊內已了。放起十數箇火把。燒了莊院。了撇下了田地。了自投梁山泊來。且不說五起人馬登程。節次進發。只隔二十里而行。先說第一起。晁蓋宋江花榮戴宗李逵五騎馬。帶着車仗人伴。在路行了三日。前面來到一箇去處。地名喚做黃門山。宋江在馬上與晁蓋道。這座山。生得形勢怪惡。莫不有大夥在內。可着人催趲後面人馬上來。一同過去。說猶未了。只見前面山嘴上。鑼鳴鼓響。漸與相對

犯矣看他極力擺脫

宋江道。信我說麼。且不要走動。等後面人馬到來。好和他厮殺。花榮

便拈弓搭箭在手。晁蓋戴宗各執朴刀。李逵拿着雙斧。擁護着宋江。四開中又寫擁護

獨表宋江無能只是一生權術便得為頭為腦妙筆人看不出

一齊趲馬向前。只見山坡邊閃出三五百箇小

嘍囉。當先簇擁出四箇好漢。各挺軍器在手。高聲喝道。你等大鬧了江州。劫掠了無爲軍。殺害了許多官軍百姓。待回梁山泊去。我四箇等你多時。會事的只

留下宋江都饒了你們性命。寫得可駭之宋江聽得便挺身出去跪在地下說道。

小可宋江。處處為宋江權術過人。好在挺身出被人陷害冤屈無伸。今得四

方豪傑救了性命。小可不知在何處觸犯了四位英雄。萬望高擡貴手。饒恕殘

生。辭令至此無人哭那四籌好漢。見了宋江跪在前面。都慌忙滾鞍下馬。撇

了軍器。飛奔前來。拜倒在地下。奇說道。俺弟兄四箇。只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

大名。想殺也不能箇見面。俺聽知哥哥在江州為事。喫官司。我弟兄商議定了。

正要來劫牢。有晁蓋等十五籌好漢劫法場便有李逵獨自一箇劫法場以陪之

劫牢文心文格無不詭變之極只是不得箇實信。劫法場若單靠李逵幾誤大事令人事遲思之尙有餘

畏未前日使小喽囉直到江州來打聽。回來說道。已有多少好漢鬧了江州。劫

了法場。救出往揭陽鎮去了。後又燒了無為軍。劫掠黃通判家。料想哥哥必從

這里來。節次使人路中來探望。猶恐未真。故反作此一番詰問。得此一段遂衝

撞哥哥。萬勿見罪。今日幸見仁兄。小寨裏略備薄酒粗食。權當接風。請衆好漢

同到敝寨盤桓片時。宋江大喜。扶起四位好漢。逐一請問大名。為頭的那人姓

歐名鵬。祖貫是黃州人氏。守把大江軍戶。因惡了本官。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

熬出

奇語又痛語

這箇名字。喚做摩雲金翅。第二箇好漢。姓蔣名敬。祖貫是湖南潭

州人氏。原是落科舉子出身。科舉不第。棄文就武。頗有謀略。精通書算。積萬累千。纖毫不差。亦能刺槍使棒。布陣排兵。因此人都喚他做神算子。第三箇好漢。姓馬名麟。祖貫是金陵建康人氏。原是小番子。閒漢出身。吹得雙鐵笛。使得好大滾刀。百十人近他不得。因此人都喚他做鐵笛仙。第四箇好漢。姓陶名宗旺。祖貫是光州人氏。莊家田戶出身。能使一把鐵鍬。有的是氣力。亦能使槍輪刀。因此人都喚做九尾龜。怎見得四箇好漢英雄。這四箇好漢。接住宋江。小嘍囉早捧過菓盒。一大壺酒。兩大盤肉。托來把盞。先遞晁蓋。宋江。次遞花榮。戴宗。李逵。與衆人都相見了。一面遞酒。沒兩箇時辰。第二起頭領又到了。看他寫後寫起不一齊來

一箇箇盡都相見。把盞已遍。邀請衆位上山。兩起十位頭領。先來到黃門山寨

內。那四箇好漢。便叫椎牛宰馬。管待。卻教小嘍囉。陸續下山。接請後面那三起

十八位頭領。上山來筵宴。未及半日。三起好漢。已都來到了。

敘得省手

盡在聚義廳

上筵席相會。宋江飲酒中間，在席上閒話道：「今次宋江投奔了哥哥。晁天王看他

緊項晁天王則晁天王一席他日便更無餘人能譽之者寫宋江橫術如鏡上梁山泊去一同聚義。未知四位好漢

肯棄了此處，同往梁山泊大寨相聚否。處處寫他收馬人馬上山可前番大哭之諍四箇好漢齊答

道：「若蒙二位義士不棄貧賤，情願執鞭隨鐙，宋江晁蓋大喜，便說道：「既是四位

肯從大義，便請收拾起程。衆多頭領，俱各歡喜。在山寨住了一日，過了一夜。次

日，宋江晁蓋仍舊做頭一起。筆詳是用下山進發。先去。次後依例而行。只隔着二

十里遠近，四箇好漢收拾起財帛金銀等項，帶領了小嘍囉三五百人，便燒毀

了寨柵，隨作第六起登程。第六起純是新更無舊宋江又合得這四箇好漢

心中甚喜，於路在馬上對晁蓋說道：晁蓋直性人任惡宋江調撥看他第一起

已心腹更不替一餘人在旁於路便好將言小弟來江湖上走了這幾遭，雖

是受了些驚恐，卻也結識這許多好漢。看人自家先敘功一句可謂咄咄今日

同哥哥上山去，這回只得死心塌地與哥哥同死同生。看他一說說話先敘功

人不得而爭之心赤則一路說着閒話。此是宋江喫緊權詐語却說是一生鹿鹿皆閒話

又笑後人笑宋江謀晁蓋交椅今復交在後人笑前人不覺早來到朱貴酒店裏了且說四箇守山寨的頭領吳用公孫勝林冲秦明和兩箇新來的蕭讓金

大堅已得朱貴宋萬先回報知每日差小頭目棹船出來酒店裏迎接一起起

都到金沙灘上岸搥鼓吹笛衆好漢們都乘馬轎迎上寨來到得關下軍師吳

學究等六人把了接風酒都到聚義廳上焚起一爐好香晁蓋便請宋江爲山

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晁蓋已入玄中一宋江那里肯又便道哥哥差矣感蒙

衆位不避刀斧救拔宋江性命哥哥原是山寨之主如何卻讓不才若要堅執

如此相讓宋江情願就死晁蓋道賢弟如何這般說當初若不是賢弟擔那血

海般干係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衆你正該山寨之恩主你

不坐誰坐宋江道仁兄論年齒兄長也大十歲看他句句權詐之極已諷晁蓋

嚴然以功自居宋江若坐了豈不自羞再三讓晁蓋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

二位吳學究坐了第三位公孫勝坐了第四位宋江道看他殺然開口日休分

功勞高下只一句便將晁蓋從前說令一齊推倒別出自己新裁使山泊無從

新無不仰其鼻息梟雄之才如此○而菴不過紙筆揮墨耳何其梟雄

遂至不可測也。胸梁山泊一行舊頭領去左邊主位上坐也。欲形其少新到頭領

去右邊客位上坐也。欲誇其多待日後出力多寡。那時另行定奪。○盡入宋江手矣

一大事。只是得着兩筆墨之間。更爲奇事耳。衆人齊道。此言極當。左邊一帶林

冲。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白勝。○只九右邊一帶論年甲次

序。互相推讓。○得此八字便顯。花榮。秦明。黃信。戴宗。李逵。李俊。穆弘。張橫。張順。燕

順。呂方。郭盛。蕭讓。王矮虎。薛永。金大堅。穆春。李立。歐鵬。蔣敬童。威童。猛馬。麟石

勇。侯傑。鄭天壽。陶宗旺。○共二十七人。○中間止蕭讓。金大堅。非宋江。且識然要

人列在右邊。定不得。不并及之。共是四十位頭領坐下。○一大吹大擂。且喫慶喜

筵席。宋江說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謠言一事。說與衆頭領。曰。耐黃文炳那厮

事。又不干他。己卻在知府面前。將那京師童謠。解說道。耗國因家木。耗散國家

錢糧的人。必是家頭着箇木字。不是箇宋字。刀兵點水工。興動刀兵之人。必是

三點水着箇工字。不是箇江字。這箇正應宋江身上。那後兩句道。縱橫三十六

播亂在山東。合主宋江造反在山東。○逃妙絕之筆。○要知此一番不是酒席上問

衆重宜一週便抵無敵籌火狐鳴道人以此拿了小可不期戴院長又傳了假

書以此黃文炳那厮攬掇知府只要先斬後奏若非衆好漢救了焉得到此李

遠跳將起來道好哥哥正應着天上的言語每寫宋江用詐處便被李遠跳

符職牢籠衆人然却口中不要說出白得衆人心暗動偏忽然用李遠一雖然

喫了他些苦黃文炳那賊也喫我割得快活正應天上言語下忽然說入自放

着我們許多軍馬便造反怕地晁蓋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

宋皇帝見當時國號大宋便誤認宋皇帝三字再拆不開一妙也宋江姓宋忽說

也要知晁蓋大皇帝全是吳先生做箇丞相何處公孫道士便做箇國師何處

學我們都做將軍戰牛思做將軍真乃未能免俗然吾不知其藏之胸中已復

本做將軍亦止爲吳川公孫二人看來不似做將軍者故遂殺去東京奪了鳥

位在那裏快活卻不好不强似這箇鳥水泊裏鳥位是鳥位水泊是戴宗連忙喝

道鐵牛你這厮胡說你今日既到這里不可使你那在江州性兒須要聽兩位

頭領哥哥的言語號令亦不許你胡言亂語多嘴多舌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

了你這顆頭來爲令。以警後人。李逵道。阿呀。若割了我這顆頭。幾時再長得。一箇出來。我只喫酒便了。此不是笑話。又寫李大哥。鑒貌辨色。明哲保身也。衆多好漢都笑。宋江又題起。

拒敵官軍一事。說道那時。小可初聞這箇消息。好不驚恐。不期今日輪到宋江

身上。將前文直結到今日。吳用道。兄長當初依了兄弟之言。只住山上快活。不到江州。

不省了多少事。這都是天數註定如此。宋江道。黃安那厮如今在那里。已隔數

忽問可見此書一筆不漏。晁蓋道。那厮住不穀兩三箇月。便病死了。將今日直宋江嗟歎不

已。當日飲酒。各各盡歡。晁蓋先叫安頓穆太公一家老小。完叫取過黃文炳的

家財。賞勞了衆多出力的小嘍囉。完取出原將來的信籠。交還戴院長收用。完

戴宗那里。首要定教收放在庫內。公支使用。又表戴宗。此等是戴宗與宋江做人一樣處。晁蓋叫衆

多小嘍囉。參拜了新頭領李俊等。完都參見了。連日山寨裏殺牛宰馬。作慶賀

筵席。不在話下。再說晁蓋教山前山後。各撥定房屋居住。山寨裏再起造房舍。

修理城垣。至第三日酒席上。宋江起身對衆頭領說道。宋江還有一件大事。正

要稟衆弟兄。小可今欲下山走一遭。乞假數日。也何未知衆位肯否。晁蓋便問道。

賢弟。今欲要往何處。幹甚麼大事。宋江不慌不忙。說出這箇去處。有分教。槍刀林裏。再逃一遍殘生。山嶺邊旁。傳授千年勳業。正是只因玄女書三卷。畱得清風史數篇。畢竟宋公明要往何處去走一遭。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宋江恪遵父訓。死不落草。今者劫法場而不死。盟心龍廟。智取無爲。孝子之繼志述事。不聞有此。率衆上梁山。雖退居第二。而於發落別駕時。備述童謠。排列位次時。重加更立。曹操銅雀臺稱功頌德。自附文王。大略相似。

鄧狂言索隱

花榮見前面的軍馬。都托住了槍。只怕李逵著傷。偷手取弓箭出來。搭上箭。拽滿弓。望著爲頭的一箇馬軍。颺的一箭。只見翻筋斗射下馬去。那一夥馬軍。喫了一驚。各自奔命。撥轉馬頭便走。倒把步軍先衝倒了一半。金評。是以師重紀律也。誠然。夫吾國之軍。皆遊民耳。而訓練無素。如何能有紀律。以遊民遇遊民。則拚死者勝。賊亦遊民。而地位不同。故承平時小寇竊發。官軍不能當也。驅市人而使之戰。諱信深知其意。若欲得訓練之軍。則大約在既亂之後。而彼方之軍事。則亦因時進步。此其亂久而

不息。或以中原全力受困潰地。必坐此矣。清人額勒登保之言曰。賊兵條條死路。惟拼命進戰。是一條生路。我兵條條生路。惟拼命進戰。是一條死路。欲救其弊。則惟有避其朝銳。擊其惰歸之一法。然苟非有兵力可用。則雖奇計不足爲功。大約仍取慙不畏死之遊民。束之以步代。嚴之以教令而已。是何足以語於萬衆一心之愛國軍人乎。雖蠻族初起之銳。亦不足以櫻其鋒矣。然則全國皆兵之制。徵諸戶籍。果可恃否。曰是固未易言也。身家念重。非愛國焉能致死。積日既久。徒化良民爲遊民而已。兵非自衛。令不從。民無常識。國不愛。苟能第一步。化亂兵亂民爲工。以爲治標之計。第二步。化未逐之民爲農。以立治本之圖。內亂不作。一旦疆場有警。兵可刻期而辦。美人嘗行之矣。否則遊民滿全國。而政府之所不收者。獨強。有器而無人。與無器等。且其人亦種種不可恃。何足以言治哉。元以強稱。作者知其弩末矣。

這黃文炳有箇嫡親哥哥。喚做黃文燁。與這文炳是一母所生。這黃文燁平生只是行善事。修橋補路。塑佛齋僧。扶危濟困。救援貧苦。那無爲軍城中。都叫他做黃面佛。鄙人以爲此書中額外之人。謂其與社會不無小補也。塑佛齋僧。雖多半係屬于箇人之迷信。然宗教固以勸善。而齋僧亦以養人。持老生之常談。關爲異端。通人之所不取。若其他之有益社會者。雖影響不甚重要。而政治不良。此等人實

少舒平民之苦。不得以散財結客擬之矣。一。小人在他家裏做生活。卻聽黃通判回家來說這件事。蔡九知府已被瞞過了。卻是我點撥他。教知府先斬了。然後奏去。黃文輝聽得說時。只在背後罵。說道。又做這等短命促搢的事。于你無干。何故定要害他。倘或有天理之時。報應只在目前。卻不是反招其禍。一。此言爲迂儒所嗤者久矣。吾儕知人論世。當知作者對於當時。本無維持治安之心。而奸人身處亂世。亦只好作掩耳不聞之狀。政府如此苛虐。盜賊如此橫行。彼獨善其身者。爲光復大義。對於良心上計。爲明哲保身。對於避禍上計。固當如此。大理報應之說。似乎太愚。然佞佛者視人命爲至重。而又不信。乃弟之多詐。其言固不足怪。所可異者。多此背後之一罵。尙未得遠害秘訣耳。然竟以此免。亦可見其愛弟之心。發于情之所不能忍。而慮其招尤好生之念。出于心之所不能安。而任受人愚。當此陰謀強權疊起。互用之時。而乃有此人。倘亦無懷葛天之遺民。與允足當鄉里之善人矣。

這黃文炳雖是罷閒通判。心裏只要害人。自行歹事。無端軍都叫他黃蜂刺。黃文炳之罪。上文已詳數之。而此次侯健口中頗略。一則心本之惡。非衆人所共見。一則蜂刺之號。爲鄉里害人一方面專重也。宋江之獄。文炳實主持之。加以齣割。作者豈爲宋江洩憤哉。夫以常情論之。則文炳此舉。對於地方。可謂保護鄉里。對於國家。可謂忠心政府。作者此時。認爲與情事不合。而卒亦未嘗寬之。蓋以爲好人

必不肯當吾世而爲此也。慣爲此者。其惟害人之官迷乎。特不著其平日之罪大惡極。則後來之讀吾書者。將以爲宣布死刑。實爲宋江。故兩次寫明其本罪。而旁觀之以其兄黃文燁之必不可殺。有志之士。斷不忍草菅人命也。全書惟文炳備受慘酷。并喪全家。比他人似罪加一等。蓋以其他官僚。多爲見任。尙有職守之可言。而以正當防衛爲解說。文炳則閒住之一通判耳。干卿何事。而乃以害人做官之本來惡劣心腸。假借名義以爲之用。使此輩人得志。吾族無噍類矣。此所以深惡其人。而假手於盜賊以慘殺報之。而彼宋江之罪惡自若。且益見慘酷無人理也。閱者試一從頭數之。全書中之古發案情者。曾有一箇好人否。史進之案。李吉實爲遊民。晁蓋之案。何清實爲賭痞。李逵之告發者。爲曹太公。一那人曾充縣吏。家中暴有幾貫浮財。專在一鄉放刁把攬。初世爲人。便要結幾箇不三不四的人。恐唬鄰里。極要談忠說孝。只是口是心非。此其人平日可殺。豈以此事殺之。身當濁世。只好潔身避世。自逃于官僚盜賊兩種社習之外。而何爲更居官吏之最齷齪地位乎。至于閻婆惜。李鬼老婆。亦無足惜。而李固賈氏。則罪通于天矣。不然者。則宋江朱全雷橫之縱盜。又胡爲而罪之。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託哥哥去。未知衆位意下若何。如是相從者。只今收拾便行。如不願去的一聽尊命。只恐事發反遭。說言未絕。李逵先跳起來。便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喫我一鳥斧斫。

做兩截。金評只此語亦不必跪說。偏寫宋江跪。蓋表其權詐也。誠然。斡人以不能不去之危。而又偏作任其自便之語。方纔受人厚恩。而乃陰欲以得上梁山。爲我能庇護公等之表示。而得其死心。跪說明爲卑下。實則措迫矣。陳涉吳廣爲屯長常行。會天大雨。失期。法當斬。謀曰。今亡亦死。舉大事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廣知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尉果笞廣。尉挺劍。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已失期。失期當斬。借令無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此回即用其意。高歡之反爾朱氏也。僞爲謠言。嚴爲期會。已示之以必死之形。迫之以必反之勢。乃猶揖讓緩受。堅明約束。始投袂而爭天下之先。千古奸雄。皆用此術。李逵叫破。固是快事。然江又即時陰而利用之矣。奸險之極。料想哥哥必從這裏來。節次使人探望。猶恐未真。故反作此一番詰問。此言僞也。然而此四人者。作假而反爲假人。恐矣。彼以素不相識之人。而欲爲劫牢。明是人情空話。蓋不過久聞宋江之名。探聞其從此經過。試觀其爲人之果如吾意否也。宋江內顧其聲望。而外度乎人心。而又知同行之人之力量過之也。則雖跪在地下。對四人作哀求之語。被固感我之情。而我不懼彼之有變。蕭王推赤心于人腹中。輕騎巡行。此東漢降服衆賊之術也。明祖以之服陳頴森之部下。後乃復叛。彼時蓋幸而免耳。然爭

戰本無全理。初起招納。雖冒險而有所不得已矣。漢末之劉備。寄身于人。而三顧茅廬以重武侯。其用心雖殊。其屈身則一。嗟乎。下罪己之詔。唐德宗竟似成湯。倡不死之說。隋李密居然王者。若夫馬薺之於長春宮。叛將不敢射。郭子儀之于涇陽。強敵不敢傷。雖曰威德服人。亦賴虛聲致之。古今來兵不厭詐。盜亦或有道乎。

黃門山之首領。歐鵬軍戶也。其次蔣敬。落科舉子也。飲馬川之首領。裴宣吏也。其次鄧飛。遊民也。芒碭山之樊瑞。宗教中人也。香山寨旁見側出。皆與本寨作對照之勢。所謂縮影。而作者之意可知矣。彼白虎山之孔明孔亮。實爲土豪。固不得以農民論。言外之旨。雖復不安于農者。作者猶若不欲以農家立說也。誠重之耳。

晁蓋便請宋江爲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晁蓋之讓宋江。真乎僞乎。與宋江有以異乎。曰。此固不得以真僞論。蓋不能有此事。不可無此言者也。梁山開始。首座已定。私相授受。兩方面均不能自安。夫此等事實。不必舜禹。亦不必操莽。一輩人。草澤崛起。亦或行之。最明著者。翟讓之於李密。是矣。顧晁蓋似非讓比。讓已爲人心所不服。而晁蓋則林冲爲輔。舊部具存。吳用亦未嘗變心。宋江又係初至。則是晁蓋固讓之無可讓。而宋江亦爭之無可爭。無可讓而必欲讓之。恩義難忘。人情之常也。無可爭而必

欲爭之恩義可忘。人情之變也。宋江雖萬不能受。若晁蓋不讓。則恐亦不足以服衆心也。首座非晁蓋之私物。一讓宋江。則地位益固。究竟在人情之中。安得謂其不正乎。

宋江道。仁兄論年齒。兄長也大十歲。宋江若坐了。豈不自羞。此語從史記陳耳陳餘列傳。厮養卒說燕將歸趙王一事。脫化而出。所謂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以持趙心。此兩人亦欲南面而王者也。但宋江深心人。似不宜驟爲此語。好在止文晁蓋以恩義讓。宋江亦以被救爲答。而位置久定。亦經宋江口中說出。拖此一語。露出馬脚。情勢亦合。結尾李逵之言。「放著我們許多軍馬。便造反怕怎地。晁蓋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吳先生做箇丞相。公孫道士便做箇國師。我們都做箇將軍。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在那裏快活。卻不好。不強是這箇鳥水泊裏。」金評見當時國號大宋。便誤認宋皇帝再拆不開。一妙也。宋江姓宋。忽說是宋皇帝。晁蓋不姓宋。亦說是宋皇帝。二妙也。皇帝又有大小兩箇。三妙也。又云。要知晁蓋大皇帝。全是宋江面上增出來者。妙絕。批得字字入扣。然鄙人猶有進焉。大宋小宋之名詞。本于郊祁狀元。大宋小宋皇帝之名詞。影射太祖太宗之兄弟謀篡。學究而稱先生。國師而稱道士。宰相大臣。謀夫策士。其統此矣。粗人不能別有所作。只好自爲將軍。喜其武。念念獨有此耳。東京之位。與水泊之位。同乎。異乎。欲奪其位。因其地位較強耳。其原實固無殊也。作者蓋借此以

一筆掀倒之。

宋江道。休分功勞高下。梁山泊一行舊頭領。去左邊主位上坐。新到頭領。去右邊客位上坐。待日後出力多寡。那時另行定奪。金評以爲宋江大才調。固然。夫林冲等之爲舊頭領。無可疑也。戴宗李逵等之爲新頭領。亦無可疑也。若花榮秦明黃信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呂方郭盛石勇上山久矣。是在新舊之間。亦任其自處耳。一有表示。黨派顯然。花榮等固當顧宋江面子。而舊者其何以堪。內部之不和。其必自今日始矣。虛榮何足道哉。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四十一回

還道村受三卷天書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嘗觀古學劍之家。其師必取弟子先置之斷崖絕壁之上。迫之疾馳經月。而後授以竹枝。追刺猿獠無不中者。夫而後歸之室中。教以劍術。三月技成。稱天下妙也。聖歎歎曰。嗟乎。行文亦猶是矣。夫天下險能生妙。非天下妙能生險也。險故妙。險絕故妙。絕不險不能妙。不險絕不能妙。絕也。游山亦猶是矣。不梯而上。不縋而下。未見其能窮山川之窈窕。洞壑之祕隱也。梯而上。縋而下。而吾之所至。乃在飛鳥徘徊。蛇虎躑躅之處。而吾之氣盡。而吾之力絕。而吾之神色索然。猶如死人。而吾之耳目。乃一變換。而吾之胸襟。乃一蕩滌。而吾之識略。乃得高者愈高。深者愈深。奮而爲文筆。亦得愈極高深之變也。行文亦猶是矣。不閣筆。不捲紙。不停墨。未見其有窮。奇盡變出妙入神之文也。

筆欲下而仍閣紙欲舒而仍捲墨欲磨而仍停而吾之才盡而吾之髻斷而吾之目矐而吾之腹痛而神鬼來助而風雲忽通而後奇則真奇變則真變妙則真妙神則真神也吾以此法遍閱世間之文未見其有合者今讀還道村一篇而獨賞其險妙絕倫嗟乎支公畜馬愛其神駿其言似謂自馬以外都更無有神駿也者今吾亦雖謂自水滸以外都更無有文章亦豈誣哉前半篇兩趙來捉宋江躲過俗筆只一句可了今看他寫得一起一落又一起又一落再一起再一落遂令宋江自在廚中讀者本在書外卻不知何故一時便若打併一片神魂共受若干驚嚇者燈昏窗響壁動鬼出筆墨之事能令依正一齊震動真奇絕也

上文神廚來捉一段可謂風雨如磐蟲鬼駭逼矣忽然一轉卻作花明草媚團香削玉之文如此筆墨真乃有妙必臻無奇不出矣

第一段神廚搜捉文妙於駭緊第二段夢受天書文妙於整麗第三段羣雄策應便更變駭緊爲疏奇化整麗爲錯落三段文字凡作三樣筆法不似他

人小兒舞鮑老。只有一副面具也。

此書每寫宋江一片奸詐。後便緊接李逵一片真誠。以激射之。前已處處論之詳矣。最奇妙者。又莫奇妙於寫宋江取爺後。便寫李逵取娘也。夫爺與娘。所謂一本之親者也。譬之天矣。無日不戴之。無日不忘之。無日不忘之。無日不戴之。非有義可盡。亦非有恩可感。非有理可講。亦非有情可說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我孝。孝口說而已乎。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我念我父。然則爾之念爾父也。殆亦暫矣。我聞諸我先師曰。夫孝。推而放之四海而準。推而放之四海而準者。以孝我父者。孝我君。謂之忠。以孝我父者。孝我兄。謂之悌。以孝我父者。孝我友。謂之敬。以孝我父者。孝我妻。謂之良。以孝我父者。孝我子。謂之慈。以孝我父者。孝我百姓。謂之有道仁人也。推而至於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順。謂之不孝。故知孝者。百順之德也。萬福之原也。故知孝之爲言。順也。順之爲言。時也。時春則生。時秋則殺。時喜則笑。時怒則罵。生殺笑罵。皆謂之孝。故知行孝。非可以口說爲也。我父我母。非供我口說之人也。自世之

大逆極惡之人。多欲自言其孝。於是出其狡獪陰陽之才。先施之於其父。其母而後。亦遂推而加之四海。馴至殃流天下。禍害相攻。大道既失。不可復治。嗚呼。此口說之孝。所以爲強盜之孝。而作者特借宋江以活畫之。蓋言強盜之爲強盜。徒以惡心向於他人。若夫口口說孝之人。乃以惡心向其父母。是加於強盜一等者也。我觀遠行者必爇香而祝曰。好人相逢。惡人遠避。蓋畏強盜之至也。今父母孕子。亦當爇香祝曰。心孝相逢。口孝遠避。蓋爲父母者之畏口口說孝之子。真有過於強盜也者。彼說孝之人。聞吾之言。今定不信。迨於他日。不免有子。夫然後知曩者其父其母之遭我之毒。乃至若斯之極也。嗚呼。作者之傳宋江。其識惡垂戒之心。豈不痛哉。故於篇終緊接李逵取娘之文。以見麤鹵凶惡如李鐵牛其人。亦復不忘源本。然則孝之爲德。下及禽蟲。無不具足。宋江可以不必屢自矜許。且見麤鹵凶惡如李鐵牛其人。乃其取娘。陡然一念。實反過於宋江。取爺百千萬倍。然則孝之爲德。惟不說者。其內獨至。宋江不爲人罵死。不爲雷震死。當亦自己羞死也矣。

李逵取娘文前。又先借公孫勝取娘作一引者。一是寫李逵見人取爺不便。想到娘直至見人取娘方解。想到娘是寫李逵天真爛漫也。一是寫宋江作意取爺不足。以感動李逵。公孫勝偶然看娘卻蚤已感動李逵。是寫宋江權詐無用也。易彖辭曰。中孚信及豚魚。言豚魚無知。最爲易信。中孚無爲而天下化之。解者乃作豚魚難信。蓋久矣。權術之行於天下。而大道之不復講也。自家取爺。偏要說死而無怨。偏一口亦不可待。他人取娘。便怕他有疏失。便要他再過幾時。傳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觀其不忠。知其不忠。何意裨官有此誦道之樂。

話說當下宋江在筵上對衆好漢道。小可宋江自蒙救護上山。到此連日飲宴。甚是快樂。不知老父在家。正是何如。即日江州申奏京師。必然行移濟州。着落鄆城縣追捉家屬。比捕正犯。恐老父存亡不保。宋江想念。欲往家中搬取老父上山。以絕掛念。不知衆弟兄還肯容否。晁蓋道。賢弟。這件是人倫中大事。不成我和你受用快樂。倒教家中老父喫苦。如何不依賢弟。只是衆兄弟們連日辛

苦寨中人馬未定。再停兩日。點起山寨人馬。一逕去取了來。

下文宋江本欲一入自去卻先於晁

蓋口中作一冤筆然後轉出獨自來行文何等委婉○又此處先表過衆兄晁宋

江道仁兄再過幾日不妨。口恐江州行文到濟州追捉家屬。以此事不宜遲。今

也不須點多人去。只宋江潛地自去。和兄弟宋清搬取老父。連夜上山來。那鄉

中神不知鬼不覺。若還多帶了人伴去。必然驚嚇鄉里。反招不便。晁蓋道賢弟

路中倘有疎失。無人可救。宋江道若爲父親死而無怨。看他方得性命又早說死而無怨言之失笑

當日苦留不住。宋江堅執要行。便取箇甌笠帶了。提條短棒。腰帶利刀。便下山

去。衆頭領送過金沙灘自回。且說宋江過了渡。到朱貴酒店裏上岸。出大路投

鄆城縣來。路上少不得饑餐渴飲。夜住曉行。無事即行一日奔宋家村晚了。到不得

且投客店歇了。次日躡行到宋家村時。卻早且在林子裏伏了。等待到晚。卻投

莊上來敲後門。看他歸家蹤跡寫得招搖之甚莊裏聽得。只見宋清出來開門。見了哥哥。喫那

一驚。慌忙道哥哥你回家來。怎麼地。晁宋江道我特來家取父親和你。宋清道哥

哥你在江州做了的事。如今這里都知道了。本縣差下這兩箇都頭。每日來勾

取管定了我們不得轉動。只等江州文書到來。便要捉我們父子二人。下在牢裏監禁。聽候拿你。日裏夜間。一二百土兵巡綽。你不宜遲。快去梁山泊。請下衆頭領來救父親并兄弟。宋江聽了。驚得一身冷汗。不敢進門。轉身便走。奔梁山泊路上來。是夜月色朦朧。路不分明。宋江只顧揀僻靜小路去處走。約莫也走了一箇更次。寫得妙只聽得背後有人發喊起來。宋江回頭聽時。只隔一二里路。看見一簇火把。只聽得叫道。宋江休走。宋江一頭走。一面肚裏尋思。不聽晁蓋之言。果有今日之禍。皇天可憐。垂救宋江。則箇遠遠望見一箇去處。只顧走。少間風掃薄雲。現出那輪明月。宋江方纔認得仔細。叫聲苦。不知高低。看了那箇去處。有名喚做還道村。寫得妙。月明翻入奇絕。原來團團都是高山峻嶺。山下一遭澗水。中間軍單。只一條路。入來這村。左來右去。走只是這條路。更沒第二條路。宋江認得這箇村口。欲待回身。卻被背後趕來的人。已把住了路口。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宋江只得奔入村裏來。尋路躲避。抹過一座林子。早看見一所古廟。雙手只得推開廟門。開處先一筆着乘月光。入進廟裏來。尋箇躲避處。前殿後殿。

相了一回安不得。身。心。裏。越。慌。

安一進來便入神廚此小兒捉迷藏身先頓一筆

一時忽忽情

只聽得外面有人道都管只走在這廟裏急是宋江聽得時是趙

能聲音

趙能聲音前未

急沒躲處見這殿上一層神廚神廚到趙能到了急沒躲

處然及看到神廚寫慌

宋江揭起帳幔望裏面探身便鑽入神廚裏安了短棒

做一堆兒伏在廚內身體把不住簌簌地抖一抖

只見聽得外面拿着火把

炤將入來

宋江在神廚裏一頭抖二頭偷眼看時趙能趙得引着四五十

人拿着火把各到處炤看看炤上殿來可急殺不

宋江抖道我今番走了死路

望神明庇佑則箇神明庇佑念誦無倫無次一箇箇都走過了

沒人看着神廚裏忽如此奇峯忽一跌

宋江抖定道可憐天只

見趙得將火把來神廚裏一炤

方趙得上句一炤趙得一隻手將朴刀擡起神帳上下把火

三箇字真

宋江抖得幾乎死去五趙得一隻手將朴刀擡起神帳上下把火

只一炤要偏是細寫神絕

火烟冲將起來冲下一片黑塵來正落在趙得眼裏眯

了眼便將火把去在地下一脚踏滅了走出殿門外來

忽落對士兵們道這

厮不在廟裏別又無路卻走向那里去衆士兵道多應這厮走入村中樹林裏

去了。這里不怕他走脫。這箇村喚做還道村。只有這條路出人裏面雖有高山

林木。卻無路上得去。都頭只把住村口。頭提把住村口四字使他便會插翅飛

上天去也走不脫了。待天明村裏去。細細搜捉。趙得道也是引了士兵下殿去

了。起一跌時再與着宋江抖定道。六卻不是神明庇佑。若還得了性命必當重

修廟宇再塑。意是再塑身四只聽得有幾箇士兵在廟門前叫道。都頭在這

里了。陡然又轟起趙能趙得和衆人又搶入來。宋江歛地又把不住抖。七趙

能到廟前問道。在那里。士兵道。都頭你來看廟門上兩箇塵手跡。何等奇妙真

面拾得一定是卻纔推開廟門。閃入裏面去了。趙能道說得是仔細。搜一搜看

這夥人再入廟裏來。搜時。殺急宋江這一番抖。真是幾乎休了。八那夥人去殿前

殿後搜遍。只不曾翻過磚來。好寫得衆人又搜了一回。火把看看。焰上殿來。急上

殿來下殿去又上殿來趙能道。多是只在神廚裏。卻纔兄弟看不仔細。我自焰

文筆奇恣至於如此趙能道。多是只在神廚裏。卻纔兄弟看不仔細。我自焰

一。焰看。急殺了要焰然後來。焰為神廚中人。急殺也。一箇士兵拿着火把。趙能

便揭起帳幔。五七箇人伸頭來看。前趙得只是一箇人忽忽一看而已。此却不

看萬事俱休。纔看一看。人故作驚只見神廚裏捲一陣惡風。將那火把都吹滅了。

黑騰騰罩了廟宇。對面不見趙能道。卻又作怪。平地裏捲起這陣惡風來。想是

神明在裏面定嗔怪我們。只管來炤。因此起這陣惡風。顯應我們。且去罷。又跌

只守住村口。待天明再來尋趙能道。只是神廚裏不曾看得仔細。再把槍去搯

一搯。趙能道也是。大落未落忽然又起奇兩箇卻待向前。只聽得殿前又捲起

一陣怪風。吹得飛砂走石。滾將下來。搖得那殿宇岌岌地動。罩下一陣黑雲。布

合了上下。冷氣侵人。毛髮豎起。趙能情知不好。叫了趙得道。兄弟快走。神明不

樂衆人一閔都奔下殿來。望廟門外跑走。方跌有幾箇擗翻了的。也有閃腦腿

的爬得起來。奔命走出廟門。只聽得廟裏有人叫饒恕我們。餘波奇絕趙能再

入來看時。兩三箇土兵。跌倒在龍墀裏。被樹根鈎住了衣服。死也掙不脫。手裏

丟了朴刀。扯着衣裳。叫饒。絕倒如此死急事。偏有本事寫得一起。宋江

在神廚裏聽了。又抖又笑。九趙能把土兵衣服解脫了。領出廟門去。有幾箇在

前面的土兵。在前面的四字令人絕倒即說道。我說道。這神道最靈。我不知在何

處說也。活寫來。你們只管在裏面纏障。引得小鬼發作起來。小鬼發作我們只

去守住了村口。等他須不喫他飛了去。趙能趙得道說得是。只消村口四下裏

守定。衆人都望村口去了。無數奇峯只說宋江在神廚裏。口稱慚愧道。雖不被

這厮們拿了。卻怎能彀出村口去。正在廚內尋思。百般無計。只聽得後面廊下

有人出來。上文無數奇峯一齊盡跌忽然不出此宋江又抖道。又是苦也。早是不

鑽出去。只見兩箇青衣童子。逕到廚邊舉口道。小童奉娘娘法旨。請星主說話。

宋江那里敢做聲答應。請一外面童子又道。娘娘有請。星主可行。宋江也不敢答

應。請二外面童子又道。宋星主休得遲疑。娘娘久等。請三宋江聽得鶯聲燕語。不是

男子之音。便從神椅底下鑽將出來時。卻是兩箇青衣女童。侍立在牀邊。宋江

喫了一驚。卻是兩箇泥神。一分明。寫得三番相。請印借兩箇泥神。忽作只聽得外

面又說道。宋星主。娘娘有請。寫得便活是鬼神宋江分開帳幔。鑽將出來。只見

是兩箇青衣螺髻女童。右上一番閃爍便令此齊齊躬身各打箇稽首。宋江問

道二位仙童自何而來。青衣道奉娘娘法旨。有請星主赴宮。宋江道仙童差矣。我自姓宋名江。不是甚麼星主。青衣道如何差。請星主便行。娘娘久等。宋江道甚麼娘娘。亦不曾拜識。如何敢去。青衣道星主到彼便知。不必詢問。宋江道娘娘在何處。青衣道只在後面宮中。青衣前引便行。宋江隨後跟下殿來。轉過後殿側首一座子牆角門。青衣道宋星主從此間進來。宋江跟入角門來看時。星月滿天。香風拂拂。四下裏都是茂林修竹。宋江尋思道原來這廟後又有這箇去處。早知如此。卻不來這裏躲避。不受那許多驚恐。神一路都作疑鬼筆宋江行時。覺道香塢兩行夾種着大松樹。都是合抱不交的中間平坦一條龜背大街。宋江看了暗暗尋思道我到不想古廟後有這般好路徑。實都寫不跟着青衣行不過一里來路。聽得潺潺的澗水響。看前面時一座青石橋兩邊都是朱欄杆。識要取夢回時路記岸上栽種奇花異草。蒼松茂竹。翠柳天桃。橋下翻銀滾雪般的水流。從石洞裏去過得橋基看時兩行奇樹中間一座大朱紅櫺星門。宋江入得櫺星門看時擡頭見一所宮殿。宋江尋思道我生居鄆城縣不曾聽得說有這箇

去處心中驚恐不敢動脚。實不青衣催促請星主行。一引引入門內。有箇龍墀。

兩廊下盡是朱紅亭柱。都掛着繡簾。正中一所大殿。殿上燈燭熒煌。青衣從龍

墀內一步步引到月臺上。聽得殿上階前又有幾箇青衣道。娘娘有請星主進

來。宋江到大殿上。不覺肌膚戰慄。毛髮倒豎。下面都是龍鳳磚階。青衣入簾內

奏道。請至宋星主在階前。宋江到簾前御階之下。躬身再拜。俯伏在地。口稱臣

乃下濁庶民。不識聖上。伏望天慈。俯賜憐憫。御簾內傳旨。教請宋星主坐。宋江

那里敢擡頭。婉委教四箇青衣扶上錦墩坐。宋江只得勉強坐下。殿上喝聲捲簾

數箇青衣早把珠簾捲起。搭在金鈎上。娘娘問道。星主別來無恙。宋江起身再

拜道。臣乃庶民。不敢面覲聖容。娘娘道。星主既然至此。不必多禮。宋江恰纔敢

擡頭。舒眼。婉委見殿上金碧交輝。點着龍燈鳳燭。兩邊都是青衣女童。持笏捧圭

執旌擎扇侍從。正中七寶九龍牀上坐着那箇娘娘。身穿金縷絳綃之衣。手乘

白玉圭璋之器。天然妙目。正大仙容。嘗歎神女感甄等賦筆墨淫穢殊愧大雅

口。中說道。請星主到此。命童子獻酒。兩下青

妙在妙日字仙容句妙在正大字
豈惟神史未有亦是諸書所無

衣女童執着蓮花寶瓶。捧酒過來。斟在杯內。一箇爲首的女童執杯遞酒來。勸宋江。宋江起身不敢推辭。接過杯。朝娘娘跪飲了一杯。宋江覺道這酒馨香馥郁。如醍醐灌頂。甘露灑心。又是一箇青衣捧過一盤仙棗。上勸宋江。宋江戰戰兢兢。怕失了體面。伸着指頭取了一枚。就而食之。懷核在手。青衣又斟過一杯酒來。勸宋江。宋江又一飲而盡。娘娘法旨教再勸一杯。青衣再斟一杯酒過來。勸宋江。宋江又飲了。仙女托過仙棗。又食了兩枚。共飲過三杯仙酒。三枚仙棗。宋江便覺有些微醺。又怕酒後醉失體面。再拜道。臣不勝酒量。望乞娘娘免賜殿上法旨道。既是星主不能飲酒可止。教取那三卷天書賜與星主。青衣去屏風背後青盤中托出黃羅袱子。包着三卷天書。遞與宋江。宋江看時。可長五寸闊二寸。不敢開看。再拜祇受。藏於袖中。娘娘法旨道。宋星主傳汝三卷天書。汝可替天行道。爲主全忠仗義。爲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勿忘勿泄。只因此等語遂爲後人讞宋江再拜謹受。娘娘法旨道。玉帝因爲星主魔心紹之地殊不知此等悉是宋江權術不是一部提綱也未斷。道行未完。暫罰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懈怠。若是他日罪下。鄴

都吾亦不能救汝。此三卷之書，可以善觀熟視，只可與天機星同觀。其他皆不可見。寫宋江用權詐，獨不功成之後，便可焚之，勿留在世。從來相傳異書，悉以

之每欲所囑之言，汝當記取。目今天凡相隔，難以久留。汝當速回，便令童子急

送星主回去。他日瓊樓玉宇，再當重會。宋江便謝了娘娘，跟隨女童青衣，下得

殿庭來，出得樞星門，送至石橋邊。依稀記得來時絕青衣道：「恰纔星主受驚，不是

娘娘護祐，已被擒拿。天明時自然脫離了此難。星主看石橋下水裏二龍相戲，

宋江凭欄看時，果見二龍戲水，二青衣望下一推。宋江大叫一聲，卻撞在神廚

內，覺來乃是南柯一夢。入夢時不說是夢，至出後始說宋江爬將起來看時，月

影正午，料是三更時分。好宋江把袖子裏摸時，手內棗核三箇，袖裏帕子包着

天書。將出來看時，果是三卷天書，又只覺口裏酒香。宋江想道：「這一夢，真乃奇

異。似夢非夢，若把做夢來。」妙○前文何等忽，此文何等舒，緩疾雷激電

有這天書在袖子裏，口中又酒香，棗核在手裏，說與我的言語都記得，不曾忘

了一句，不把做夢來。初○兩番活是我自分明在神廚裏，一交擲將入來，有甚

難兒處。想是此間神聖最靈顯化如此。只是不知是何神明。又作一頓揭起帳

幔看時。九龍椅上坐着一位妙面娘娘。正和方纔一般。其妙筆入化令人不能尋

女童是真是假出夢時妙面娘娘是真是假只古廟中三箇宋江尋思道。這娘

娘呼我做星主。想我前生非等閒人也。這三卷天書必然有用。分付我的天言。

天何言哉不曾忘了。青衣女童道。天明時自然脫離此村之厄。如今天色漸明。

我卻出去。借勢便探手去廚裏摸了短棒。把衣服拂拭了。細一步步走下殿

來。從左廊下轉出廟前。仰面看時。舊牌額上寫着四面金字道。玄女之廟。金字

有來時看者有去時看者皆寫宋江以手加額稱謝道。慚愧。原來是九天玄女

娘娘傳授與我三卷天書。又救了我的性命。如若能穀再見天日之面。必當來

此重修廟宇。再建殿庭。伏望聖慈俯垂祐護。稱謝已畢。只得望着村口悄悄出

來。離廟未遠。只聽得前面遠遠地喊聲連天。此又閃一影○二趨去後侍女一閃

不測宋江尋思道。又不濟了。住了脚且未可出去。上忽自云我卻出去此忽

恍惚之勢○一若到他面前。定喫他拿了。不如且在這里路傍樹背後躲一躲。

卻纔閃得入樹背後去。只見數箇土兵。是只見急急走得喘做一堆。把刀

槍拄着一步步攛將入來。攛出來。口裏聲聲都只叫道神聖救命。則箇救命

宋江在樹背後看了。尋思道。卻又作怪。他們把着

村口。緊提此句真命。等我出來拿我。卻又怎地搶入來。再看時。趙能也搶入來。

只見大。口裏叫道神聖神聖救命。者疑是玄女顯化定有鬼兵在後也。此若作

者特持為死也。一何可笑。宋江道。那厮如何恁地慌。卻見背後一條大漢。

追將入來。那箇大漢。上半截不着一絲。露出鬼怪般肉。手裏拿着兩把夾鋼板

斧。當先敢死。必是大哥寫得性情俱有。口裏喝道。舍鳥休走。遠觀不覩。近看分

明。正是黑旋风李逵。又足泥塑。鬼神恍惚之事。忽然就黑旋风

上反觀一筆真。乃又化之筆也。宋江想道。莫非是夢裏麼。鬼神恍惚之色。來。不敢走出去。

那趙能正走到廟前。被松樹根只一絆。一交攛在地下。只松根絆跌亦

映。李逵趕上。就勢一脚踏住背脊。手起大斧。卻待要砍。背後又是兩箇好漢趕

上來。把甌笠兒掀在脊梁上。各挺一條朴刀。相似令人目光搖動。上首的是歐

水滸 第四十一回 一七

鵬下首的是陶宗旺。李逵見他兩箇趕來，恐怕爭功壞了義氣，就手把趙能一斧砍做兩半。連胸脯都砍開了。跳將起來，把土兵趕殺四散走了。宋江兀自不敢便走出來。敢又一句不背後只見又趕上三籌好漢也。殺將來。寫衆人來真寫得好活畫出四

星五落趕前面赤髮鬼劉唐，第二石將軍石勇，第三催命判官李立，這六籌好

漢說道：「這厮們都殺散了，只尋不見哥哥。卻怎生是好？」石勇叫道：「兀那松樹背

後一箇人立在那里，宋江方纔敢挺身出來。方寫宋江出來說道：「感謝衆兄弟

們又來救我性命，將何以報大恩？」六籌好漢見了宋江大喜道：「哥哥有了。」四字

見意不在殺人，又可快去報與晁頭領得知。石勇李立分頭去了。括四字便

而晁蓋等七人，李俊等八人之許宋江問劉唐道：「你們如何得知來？」括各處趕殺

劉唐答道：「哥哥前脚下得山來，晁頭領與吳軍師放心不下。」此句單寫晁蓋

叫戴院長隨卽下來探聽。哥哥下落。晁頭領又自己放心不下。寫晁蓋好

字作兩番寫再著我等衆人前來接應。補只恐哥哥有些疎失，半路裏撞見戴

宗道兩箇賊驢追趕捕捉哥哥。補晁頭領大怒，分付戴宗去山寨只教留下吳

軍師公孫勝阮家三兄弟。呂方郭盛朱貴白勝看守寨柵。其餘兄弟都教來此間尋覓哥哥。補聽得人說道。趕宋江入還道村口了。補村口守把的這廝們。盡數殺了。不留一箇。補只有這幾箇奔進村裏來。隨卽李大哥追來。我等都趕入來。不想哥哥在這里。說猶未了。石勇引將淋漓至晁蓋花榮秦明黃信薛永蔣敬馬麟到來。李立引將李俊穆弘張橫張順穆春侯健蕭讓金大堅一行衆多好漢。都相見了。宋江作謝衆位頭領。晁蓋道。我叫賢弟不須親自下山。不聽愚兄之言。險些兒又做出來。宋江道。小可兄弟只爲父親這一事。懸腸掛肚。坐臥不安。不繇宋江不來取。晁蓋道。好教賢弟歡喜。令尊并令弟家眷。我先叫戴宗引杜遷宋萬王矮虎鄭天壽童威童猛送去。已到山寨中了。會多少宋江聽得大喜。拜謝晁蓋道。得仁兄如此施恩。宋江死亦無怨。方得性命又說死亦無怨將誰欺欺天乎一時衆頭領各各上馬。離了還道村口。宋江在馬上。以手加額。望空頂禮。稱謝神明庇祐之力。容日專當拜還心願。一行人馬。逕回梁山泊來。吳學究領了守山頭領。直到金沙灘。都來迎接。前到得大寨聚義廳上。衆好漢都相見了。宋江急問

道。老父何在。一片權詐。○孝順不在口說。孝順亦不在人前。者皆強盜。非孝子也。晁蓋便叫請宋太公

出來。不多時鐵扇子宋清策着一乘山轎。擡着宋太公到來。衆人扶策下轎。上

廳來。宋江見了喜從天降。笑逐顏開。再拜道。老父驚恐。宋江做了不孝之子。負

累了父親。喫驚受怕。宋太公道。亵耐趙能那厮兄弟兩箇。每日撥人來守定了

我們。只待江州公文到來。便要提取我父子二人。解送官司。聽得你在莊後敲

門。此時已有八九箇土兵在前面草廳上。續後不見了。不知怎地趕出去了。補

自然口勿遂宛然事情到三更時候。又有二百餘人。把莊門開了。將我搭扶上轎。擡了。教

你兄弟四郎收拾了箱籠。放火燒了莊院。那時不繇我問箇緣繇。逕來到這裏。

補宋江道。今日父子團圓相見。皆賴衆兄弟之力也。叫兄弟宋清拜謝了衆頭

領。晁蓋衆人都來參拜。宋太公已畢。一面殺牛宰馬。且敘慶喜筵席。作賀宋公

明父子團圓。當日盡醉方散。次日又排筵席賀喜。大小頭領盡皆歡喜。第三日

晁蓋又梯已備箇筵席。寫得有慶賀宋江父子完聚。忽然感動公孫勝。一箇念

頭思憶老母在薊州。寫宋江取父一片假後便欲寫李逵取母一片真以形激

下文只用數語略過。傾入李遠別構奇觀。可見也。○今日借離家日久了。作李遠過接後日。又借作楊林等衆人技節。可謂一用兩傾矣。

未知如何。衆人飲酒之時。只見公孫勝起身對衆頭領說道。感蒙衆位豪傑相待。小道許多時。恩同骨肉。只是小道自從跟着晁頭領到山。逐日宴樂。一向不曾還鄉。看視老母。亦恐我真人本師懸望。欲待回鄉省視。一遭暫別衆頭領三五箇月。再回來相見。以滿小道之願。免致老母望念懸望。晁蓋道。向日已聞先生所言。令堂在北方。無人侍奉。如曾說者妙今既如此說時。難以阻當。只是不忍分別。雖然要行。且待來日相送。公孫勝謝了。當日盡醉方散。各自歸房安歇。次日早就關下排了筵席。與公孫勝餞行。且說公孫勝依舊做雲游道人打扮了。腰裏腰包肚包。背上雌雄寶劍。肩膊上掛着棕笠。手中拿把鼈殼扇。便下山來。衆頭領接住。就關下筵席。各各把盞送別。餞行已遍。晁蓋道。一清先生。此去難留。卻不可失信。本是不容先生去。只是老尊堂在上。不敢阻當。百日之外。專望鶴駕降臨。切不可爽約。公孫勝道。重蒙列位頭領看待許久。小道豈敢失信。回家參過本師真人。安頓了老母。便回山寨。宋江道。先生何不將帶幾箇人去。一發

就搬取老尊堂上山早晚也得侍奉。全寫引出李逵並非為一公孫勝道老母

平生只愛清幽喫不得驚謊因此不敢取來家中自有田產山莊老母自能料

理。上宋江語本為李逵作引故一清只如此撇開○一清之母只愛清幽一清能

孝行後偏寫出許多反覆之筆以深志宋江之惡逆也小道只去省視一遭便來再得聚義宋江道既然

如此專聽尊命只望早早降臨為幸晁蓋取出一盤黃白之資相送公孫勝道

不消許多但只穀盤纏足矣晁蓋定教收了一半打拴在腰包裹打箇稽首別

了衆人過金沙灘便行望蘆州去了衆頭領席散卻待上山只見黑旋風李逵

就關下放聲大哭起來。奇人奇事奇文亦宋江連忙問道兄弟你如何煩惱李

逵哭道干鳥氣麼這箇也去取爺那箇也去望娘偏鐵牛是土掘坑裏鑽出來

的。何等天真爛漫活寫出純孝之人來晁蓋便問道你如今待要怎地李逵

道我只有偏作諧語便顯宋江說忠說孝之人一箇老娘在家裏我的哥哥又在別人家做長工如何養得我娘快

樂我要去取他來這裏快樂幾時也好晁蓋道兄弟說得是。寫晁蓋以我差幾

箇人同你去取了上來也是十分好事宋江便道使不得。詩云孝子不匱于己

下則一日不可更遇于他人聞說得可恨不得天李家兄弟。生性不好。回鄉去必

然有失。若是教人和他去。亦是不好。况且他性如烈火。到路上必有衝撞。他又

在江州殺了許多人。那箇不認得他是黑旋風。這幾時官司如何不行移文書

到那里了。必然原籍追捕。你又形貌兇惡。倘有疎失。路程遙遠。恐難得知。你且

過幾時。打聽得不靜了。去取未遲。寫他與前自己取爺時更不相同者持特李

逵。焦燥叫道。哥哥。你也是箇不平心的人。盜惡乎知之哉你的爺便要取上

山來。快活我的娘。絲他在村裏受苦。兀的不是氣破了鐵牛肚子。你的爺我的

有理使宋宋江道。兄弟。你不要焦燥。既是要去取娘。只依我三件事。便放你去。

李逵道。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點兩箇指頭。說出這三件事來。有分教。李逵施

爲撼地搖天手。來鬪巴山跳澗蟲。畢竟宋江對李逵說出那三件事來。且聽下

回分解。

〔評〕王望如曰。宋朝生出宋江。燕順做不成醒酒湯。黃信解不到青州府。

揭陽鎮做不成饅頭餠。潯陽江做不成餛飩。江州做不成法場鬼。豈趙能趙

得所可緝獲。故高臥還道村。立女廟之神廚。無端塵飛。無端風起。無端燈昏。壁響。以俟李逵等之羣雄畢至耳。受天書。遇立女。此寇萊公之詐也。神道設教。英雄欺人。不謂做强盜亦少不得。

又曰。九天立女不在天上。而在人間。李逵歐鵬陶宗旺是也。宋江肯聽吳用。留住梁山。可免江州法場之嚇。肯聽晁蓋。接取家眷。可免還道神廚之鬼。乃空慕孝友。幾遭慘禍。自取之咎。人乎何尤。

鄧狂言索隱

宋江道仁兄。再過幾日不妨。只恐江州行文到濟州。必追捉家屬。以此事不宜遲。今不須點多人去。只宋江潛地自去。和兄弟宋清。搬取老父。連夜上山來。那時鄉中神不知。鬼不覺。若還多帶人伴去。必釁嚇鄉里。反招不便。宋江取父辦法。自身先去。而衆首領潛往保護之。鄆城去山寨不遠。又無勁兵。直如入無人之境耳。宋江何必口口張皇。其假固不待言。上文晁蓋所言。「只是衆兄弟們連日辛苦。寨中人馬未定。再停兩日。點起山寨人馬。一逕去取了來。」這道旋師。少停固宜。鄆城兵弱。且在咫尺。亦未敢殺宋江父兄。江州公文。亦未必便到。况實際上并未停兩日。亦不過晁蓋見宋江發急。隨口寬慰。

之辭。宋江必欲獨往。全無算計。似不爲智。然而居心之狡。實不可問。彼蓋以孝父欺衆人。而知衆人之必我救。且料鄆城之無抵抗力也。吁。世之緣飾美名。致人死力。而人不覺。惟有識者。深知其與生平不類。且亦久而必敗者。皆宋江之類也。夫。

宋江尋思道。這娘娘呼我做星主。想我前生非等閒人也。這三卷天書。必然有用。分付我的天言。不曾忘了。天書之夢。誰與同者。不過宋江自言之。而愚民信之。豈謂天下後世。亦共信之。述夢中玄女之言曰。「只可與天機星同觀。其他皆不可見。」下回云。「與吳學究看習天書。」彼蓋知吳用之必不受其欺。而并謂爾知我知。衆人不知之意。以同瞞大衆之日相要求也。張良得黃石公書。與他人言皆不省。而稱高祖爲天授。其亦有相視而笑。莫逆于心者乎。高祖蓋用此術耳。且石碣天文。此時尙未發表。何以知吳用之爲天機星。蓋所謂欲蓋彌彰者矣。宋江初來。晁蓋健在。星主之稱。何其無上。乃爾。晁蓋傳中。「我昨夜夢見北斗七星。直墜在我屋脊上。斗柄上另有一顆小星。化道白光去了。我想星照本家。安得不利。」此亦差近于是。然天罡地煞中。實無晁蓋。是當以何者爲信乎。卽以星論。亦不能有確定標準。古有所謂吉星者矣。又有所謂凶星者矣。昔人記張獻忠降生之事。謂之曰殺星下界。又曰獻忠竊武當山金項。王靈官顯聖曰。不是上帝使你來收生的。吾神卽一鞭打殺你。大抵皆言人民作

孽太重。天降凶星。而借之以勸人爲善。今者征四寇之一書。乃實行恭維宋江之忠義。其竟勸人作惡乎。盧俊義之夢。百八人一齊處斬。星主之非等閒者何在。晁宋盧之三夢不符。莊列寓言之化境也。且自陳涉發難以來。魚腹帛書。篝火狐鳴。與三戶亡秦。赤帝斬蛇。若合符節。而以後歷史上首事之人。亦無不各有其一段靈怪傳聞。而王莽袁術之篡奪者。亦援而用之。顧草澤初起。非此無以惑人心。猶可原也。夾馬營中之異香。豈果信。竊恐邈估烈祝天生聖之語。亦宋人僞爲之矣。彼秦皇漢武。國勢強盛。何以亦出于此途。將以之鎮人心而威四夷耳。元清之興。亦託于武敏履帝玄鳥生商之祥。所謂以此地之風俗習慣。還而相制者。尤痛絕不可爲言。乃至中下守文之主。亦若非此不足以自愚而愚人者。以妖妄之說示人。人亦安得而不用此術以造亂者。澶淵之役。土欽若以爲城下之盟。春秋所恥。勸真宗以封禪爲事。賢若王旦。且受巨金。與天機星之同觀。殆無軒輊。諸臣諫諍。率以得罪。寇準之明。亦進天書。舉朝豈猶有人哉。善哉孫奭之言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吾不解承平帝王。何以所爲惑民視聽。若此。是教人以作僞造反也。昔人所謂宋室之衰。自澶淵以後始之。良不誣矣。迄于道君。益迷信而庸妄。信用郭京。乃至以京城重要之區域。舍軍力而專恃道術。遂兆滔天之禍。是盜賊之在夢中。尙有幾分。愚人之本領。而政府之在夢中。乃實以自愚而爲人所愚也。不亦大可惜乎。乃若窮極創造此事。

之所由來。則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生人之初。智識短淺。見稍異者。則神怪之。西哲所謂圖騰社會也。上古巫風。人神揉雜。會長專君師之柄。實爲天子之名稱所由起。而神道設教。古之所謂聖人者。亦復昌言不諱。是豈可以得有真確之理解者也。迂儒無識。乃更立爲聖人亦天也之說。以揚其波而助之。然天其果無知乎。則決無所謂天意。天其果有知乎。則斷無人代天工之理。是以先天弗違。後天奉時。天視民視。大聽民聽。亦不過約略指點之辭。亦或者借之以爲勸善之用。故其中雖含有幾分宗教性質。而仍必以自然之理爲準。夫豈可以即謂聖人爲天也者。以聖人爲天。則不得不以帝王爲天。堯舜禹湯文武。皆其所謂帝王而聖人者也。以帝王爲天。而帝王之所行。實覺其背天。則又不得不以聖人而非帝王者爲天。以聖人而非帝王者爲天。而仍不得出于帝王之範圍者。蓋以天爲政治之標準。故也以政治之標準爲天。則是聖人與帝王合而一。而所謂聖人之書者。遂爲天書。遂爲帝王之天書。有義務而無權利。則人民爲奴隸。有權利而無義務。則帝王爲盜賊。盜賊而可以利用聖人之書爲天書。則彼欲爲帝王者。亦將借天書以爲川道。道統也。治統也。無一而非天書之代表也。若夫一聖人之書之本意之必不若是者。社會上不敢言也。于是其他哲學家。皆例之以天外之書。而其意義之與一聖人相爲互用者。社會上亦不深知也。漢儒已倡讖緯之誣說。而宋儒更祖其三綱之謬論。攷伐之精義雖

滑而終不得不存之于例外。存之于例外。乃復充類至盡以借爲口實。則亦何所不至。聖神文武。皆自天生。君主以此自命。自命神聖者。接踵而興矣。科學盛而哲學明。哲學明而宗教衰。不超過此一種階級。則雖爲君子者。且不免于誣天。而小人之盜天。又何足責。書之爲害。豈復有自然之天理也哉。一步步走下殿來。從左廊下轉出廟前。仰面看時。舊牌額上刻著四箇金字。道玄女之廟。作者託之于玄女者何也。指南針之破霧。相傳出于玄女。此指南針也者。黃帝實利用于爲涿鹿之戰。黃帝之滅蚩尤。民族戰爭之所以開始也。爲種界言之也。越處女之劍術。相傳本于玄女。此劍術也者。勾踐實利用報會稽之恥。勾踐之滅夫差。復仇戰爭之所由以光大也。爲國界言之也。在作者之意。若曰種界國界之爭。當吾之世。爲生人之所不可一日忘。則盜賊亦將託之矣。若夫探秦風小戎之義。是知婦人女子。亦將勇于赴敵。梁夫人之桴鼓助戰。或亦作者之所微感乎。區區梁山。而有女首領者三人。雖其人固不足道。然亦未嘗非從對面透出此一義也。

宋江問劉唐道。你們如何得知。來這裏救我。觀劉唐之答詞。則宋江之謀奪首座。非鬼蓋之咎也。一則曰「哥哥前脚下山來。鬼頭領與吳軍師放心不下。」再則曰「便叫戴院長隨卽下來。探聽哥哥下落。鬼頭領又自己放心不下。再著我衆人前來接應。只恐哥哥有些疎失。」三則曰「半路裏撞見

戴宗道兩箇賊驢。追趕哥哥。晁頭領大怒。分付戴宗去山寨。只教留下吳軍師公孫勝阮家三兄弟。呂方郭盛朱貴白勝。看守寨柵。其餘兄弟都教來此間尋覓哥哥。一三言晁蓋一言吳用以晁蓋爲救宋之主體也。夫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輕動。固宋江之所慎言者。今以宋江一人之故。晁蓋輕動二次矣。夫晁蓋不赴宋江之急。而淡漠視之。固非所以全義氣。然晁蓋不親身赴宋江之急。而令部下爲之。亦非所以資口實。雖云因其地望。借以收拾人心乎。然而項羽不殺漢高。封之巴蜀。終覺有君人之度矣。况晁蓋本無忌宋江之心。而資以爲左右手。宋江之位嫌勢逼。晁蓋豈其不知也者。故其性直爲可取。而作者所以幻出此人以當斯地位者矣。况此行本不甚危險。而宋江故弄狡獪。觀于趙得趙能而外。鄆城并無預備之兵。則亟亟者殊屬無謂。而終非大衆偕來。亦不濟事。鄆城本不須用大兵。而此次調遣出發。守者甚少。一以見晁蓋之視爲重要。一以見衆人之急護宋江。惟行者居者之兩方面。獨不見重要人林冲之名。作者故意削之。原非罅漏。冲之爲人。應居首領。而甘屈于晁蓋。又不得不以大局故而屈于宋江。實則其人才地位。當非宋江之所得而屈。吁。此江州法場之劫。所以林冲不與。而此處則更以無文字處點醒之。

公孫勝取娘。與李逵取娘。金評全爲引出李逵。并非爲一清作計。當想其用筆之妙。此言謬甚。蓋竊

其母于幽僻之地。以免世人物色之險。革命者必不得已必不可已之辦法也。李遠評得太好。鄙人亦不滿意焉。要之此二人之取娘。本以反形宋江之假。然獨取此二人。亦有深意。公孫宗教中人也。既已出家。大都不甚以天親爲重。惟有託而逃者。則仍其人情之常。公孫當謀劫生辰槓之時。純粹強盜。當回家奉母之後。純然孝子。知其有得于羅真人者。必在此時。奉命出山。正言相告。意若曰。彼以盜賊之行。始與聞革命之大義。非復前日之所爲矣。（俟後論）作者挽亂人而使納入于正軌之心。其昭然如揭日月而行乎。寫道士之念母。亦爲國變方外諸公作一對照耳。取李遠來形宋江。則以李遠之爲原人故。原人之世。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且亦於孝道無聞。故李遠從來不言念母。且見人取爺。而不知感觸。見人取娘。則一觸即動。金評云。何等天真爛漫。活寫出大孝之人來。復成何語。顯有勝于宋江者。李遠之不得爲孝。出于不知。宋江口口言孝。而事事大不孝。其虛僞誤盡蒼生矣。故其責較李遠爲重也。取不必言孝之兩人。以定斯獄。而革命者之所以解決此家族主義之方法。亦可微會。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四十二回

假李逵剪逕劫單人

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粵自仲尼歿而微言絕而思想一貫之義其不講於天下也既已久矣夫中心之謂忠也如心之謂恕也見其父而知愛之謂孝見其君而知愛之謂敬夫孝敬懸於中心油油然不自知其達於外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此之謂白慊聖人白慊愚人亦白慊君子爲善白慊小人爲不善亦白慊爲不善亦白慊者厭然揜之而終亦肺腑如見然則天下之意未有不誠者也善亦誠於中形於外不善亦誠於中形於外不思善不思惡若惡惡臭好好色之微亦無不誠於中形於外蓋天下無有一人無有一事無有一刻不誠於中形於外也者故曰自誠明謂之性性之爲言故也故之爲言自然也自然之爲言天命也天命聖人則無一人而非聖人也天命至誠

則無善無不善而非至誠也。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善不善其習也。善不善無不誠於中。形於外。其性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者。雖聖人亦有下愚之德。雖愚人亦有上智之德。若惡惡臭好好色。不惟愚人不及覺。雖聖人亦不及覺。是下愚之德也。若惡惡臭好好色。乃至爲善爲不善。無不誠於中。形於外。聖人無所增。愚人無所過。是上智之德也。何必不喜。何必不怒。何必不哀。何必不樂。喜怒哀樂不必聖人能有之也。匹婦能之。赤子能之。乃至禽蟲能之。是則所謂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道即所謂獨也。不可須臾離。即所謂慎也。何謂獨。誠於中。形於外。喜即盈天地之間。止一喜。怒即盈天地之間。止一怒。哀樂即盈天地之間。止一哀。止一樂。更無旁念。得而副貳之也。何爲慎。修道之教是也。教之爲言。自明而誠者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庶幾矣。不敢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也。何也。惡其無益也。知不善未嘗復行。然則其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必弗失之矣。是非君子惡於不善之如彼也。又非君子好善之如此也。夫好善惡不善。則是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

必廢者耳。非所以學而至於聖人之法也。若夫君子欲誠其意之終，必繇於擇善而固執之者，亦以爲善之後也。若失爲不善之後也。若得若得，則不免於厭然之揜矣。若失則庶幾其無祇於悔矣。聖人知當其欲揜而制之，使不揜也。難不若引而置之無悔之地，而使之馴至乎心廣體胖也。易故必津津以擇善教後世者，所謂慎獨之始事，而非大學止至善之善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固執之而弗失，能如是矣。然後謂之慎獨。慎獨而知從本，是獨不惟有小人之揜，卽非獨。苟有君子之慎，亦卽非獨。於是始而擇，旣而慎，終而并慎，亦不復慎。當是時，喜怒哀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從容中道，聖人也。如是謂之止。如至善不曰至於至善，而曰止於至善者，至善在近不在遠。若欲至於至善，則是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也。故曰：賢智過之，爲其欲至善，故過之也。若愚不肖之不及，則爲其不知擇善，慎獨，故不及耳。然其同歸不能明行大道，豈有異哉？若夫止於至善也者，維皇降衷於民，無不至善，無不至善，則應止矣。不惟小人爲不善之非止也，彼君子之

爲善亦非止也。不惟爲善爲不善之非止也。彼君子之猶未免於慎獨之慎。猶未止也。人誠明乎此。則能知止矣。知止也者。不惟能知至善之當止也。又能知不止之從無不止也。夫誠知不止之從無不止而明於明德更無惑矣。而后有定。知至則意誠也。而后能靜。意誠則心正也。而后能安心。心正則身修也。而后能慮。身修則家齊國治天下平也。而后能得家齊國治天下平。則盡明德之量。所謂德之爲言得也。夫始乎明終乎明德而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全舉。如此故曰明則誠矣。惟天下至誠爲能贊天地之化育也。嗚呼。是則孔子昔者之所謂忠之義也。率忠之爲言中心之謂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爲喜怒哀樂之中節。謂之心。率我之喜怒哀樂自然誠於中。形於外。謂之忠。知國家天下之人。率其喜怒哀樂無不自然誠於中。形於外。謂之恕。知喜怒哀樂無我無人無不自然誠於中。形於外。謂之格。物能無我無人無不任其自然喜怒哀樂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謂之天下平。曾子得之忠。謂之一恕。謂之貫。子思得之忠。謂之中。恕。謂之庸。故曰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嗚呼！此固昔者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精義。後之學者誠得聞此，內以之治其性情，即可以爲聖人；外以之治其民物，即可以輔王者。然惜乎三千年來，不復更講，愚又欲講之，而懼或乖於邈世不悔之教，故反因讀稗史之次而偶及之。當世不乏大賢亞聖之材，想能垂許於斯言也。

能忠。未有不恕者。不恕。未。有。能。忠。者。看宋江不許李逵取娘，便斷其必不孝。順太公。此不恕。未。有。能。忠。之。驗。看李逵一心念母，便斷其不殺養娘之人。此能忠。未。有。不。恕。之。驗。也。

此書處處以宋江李逵相形對寫，意在顯暴宋江之惡，固無論矣。獨奈何輕以忠恕二字下許李逵，殊不知忠恕天性八十翁翁道不得週歲哇哇卻行，得以忠恕二字下許李逵，正深表忠恕之易，能非歎李逵之難能也。

宋江取爺村中遇神，李逵取娘村中遇鬼，此一聯絕倒。

宋江黑心人取爺，便遇支女；李逵赤心人取娘，便遇白兔。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遇玄女。是奸雄搗鬼。李逵遇白兔。是純孝格天。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遇神。受三卷天書。李逵遇鬼。見二把板斧。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天書定。是自家帶去。李逵板斧。不是自家帶來。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到底無真。李逵忽然有假。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取爺喫仙棗。李逵取娘喫鬼肉。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爺不忍見活強盜。李逵娘不及見死大蟲。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爺不願見子爲盜。李逵娘不得見子爲官。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取爺還時帶三卷假書。李逵取娘還時帶兩箇真虎。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爺生不如死。李逵娘死賢於生。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兄弟也做强盜。李逵阿哥亦是孝子。此一聯又絕倒。

二十二回寫武松打虎一篇。真所謂極盛難繼之事也。忽然於李逵取娘文中。又寫出一夜連殺四虎一篇。句句出奇。字字換色。若要李逵學武松一毫。李逵不能。若要武松學李逵一毫。武松亦不敢。各自興奇作怪。出妙入神。筆

墨之能於斯竭矣。

話說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親母第

一件事。徑回不可喫酒。翻為曹太公家醉第二件你性急誰肯和你同去。兄為朱貴

反觀作你只自悄悄地取了娘便來第三件你使的那兩把板斧休要帶去。李為假

先觀作路上小心在意。早去早回。李逵道這三件事有甚麼依不得。哥哥放心。我

只今日便行。我也不住了。宋江之取爺也衆人饒之公孫之取娘也衆人又錢

飲酒提起則立刻便當下李逵拽扎得爽快。只跨一口腰刀。提條朴刀。帶了一

錠大銀。三五箇小銀子。為李鬼一段地喫了幾杯酒。封酒謂之唱箇大喏。對了衆人。八絕字

尋神之筆蓋其待衆人如此則其待親可知我亦不知宋江之事父便下山來。

過金沙灘去了。晁蓋宋江與衆頭領送行已罷。回到大寨裏聚義廳上坐定。宋

江放心不下。對衆人說道。李逵這箇兄弟。此去必然有失。不知衆兄弟們誰是

他鄉中人。可與他那里探聽箇消息。杜遷便道。只有朱貴。原是沂州沂水縣人。

與他是鄉里。宋江聽罷說道。我卻忘了。前日在白龍廟聚會時。李逵已自認得

朱貴是同鄉人。好穿宋江便着人去請朱貴。小喽囉飛奔下山來。直至店裏。請

得朱貴到來。朱江道。今有李逵兄弟。前往家鄉搬取老母。因他酒性不好。爲此

不肯差人與他同去。誠恐路上有失。今知賢弟是他鄉中人。你可去他那里探

聽走一遭。朱貴答道。小弟是沂州沂水縣人。見有一箇兄弟喚做朱富。順便帶

在本縣西門外開着箇酒店。這李逵他是本縣百文村董店東。住有箇哥哥喚

做李達。朱貴道。李逵有兄隨筆。顧箴而或。未有孝子而非悌弟者。也。寫李逵歸家。口口哥哥。因還憶宋江。怒罵宋清。蓋真似之不能終掩。有如此也。

專與人家做長工。這李逵自小兇頑。因打死了人。逃走在江湖上。一向不曾回

家。如今着小弟那里探聽。也不妨。只怕店裏無人看管。小弟也多時不曾還鄉。

亦就要回家探望兄弟一遭。宋江道。這箇看店不必你憂心。我自教侯健石勇

替你暫管幾時。朱貴領了這言語。相辭了衆頭領。下山來。便走到店裏。收拾包

裹。交割店面與石勇侯健。自奔沂州去了。這里宋江與晁蓋在寨中。每日筵席

飲酒快樂。與吳學究看習天書。宋江與吳用看天書。誰則知之。然則宋江自思與吳用同看天書。耳可發一笑也。○因是而思

昔者巢父挂瓢許縣洗耳。千古相傳。已成美談。然亦誰知之。而誰言之。若言有人見之。則有人見之。之虛巢許不應爲此。若言無人見之。然則巢許自挂之。自挂之人

又自言之矣世間此類至多胡可勝究不在話下。且說李逵獨自一箇離了梁山泊。取路來到沂

水縣界。於路李逵端的不喫酒。徒以有老母在因此不惹事。無有話說。行至沂水縣西

門外。見一簇人圍着榜看。李逵也立在人叢中。聽得讀榜上道。第一名正賊宋

江。係鄆城縣人。只得上第二名從賊戴宗。係江州兩院押獄。亦只得第三名從

賊李逵。係沂州沂水縣人。也只得上兩半截。寫出妙筆又李逵在背後聽了。待指

手畫脚。沒做奈何處。只見一箇人搶向前來。攔腰抱住。叫道張大哥。此段極似

門縣時然而各不相妨者前魯達只是無心忽遇金老而已今此文却有二意一

是寫朱貴之來必在李逵未有事前便擺脫去從來救應奎子一是一是李逵天性與

一直不解假名假姓須得此處朱貴教他你在這里做甚麼。李逵扭過身看時。認

得是旱地忽律朱貴。李逵問道。你如何也來在這里。朱貴道。你且跟我來說話。

兩箇一同來西門外近村一箇酒店內。直入到後面一間靜房中坐了。是朱貴

指着李逵道。你好大膽。前張大哥便教李逵假名絕倒那榜上明明寫着賞一

萬貫錢捉宋江。補前下五千貫捉戴宗。補前下三千貫捉李逵。補前下你卻如

你惹事。不肯教人和你同來。又怕你到這里做出怪來。續後特使我趕來。探聽你的消息。我遲下山來一日。又先到你一日。恰好李逵看榜恰好朱貴搶來一

說一句遲來先不覺你如何今日纔到這里。李逵道。便是哥哥分付。教我不

要喫酒。以此路上走得慢了。此等都是你如何認得這酒店裏。你是這里人家

在那里住。朱貴道。這箇酒店。便是我兄弟朱富家裏。我原是此間人。因在江湖

上做客。消折了本錢。就於梁山泊落草。今次方回。便叫兄弟朱富來與李逵相

見了。朱富置酒款待李逵。李逵道。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喫酒。今日我已到鄉里

了。便喫兩碗兒打甚麼鳥緊。愛哥哥則愛酒則愛筆筆朱貴不敢阻擋他。繇

他喫。當夜直喫到四更時分。安排些飯食。李逵喫了。趁五更曉星殘月。霞光明

朗。便投村裏去。朱貴分付道。休從小路去。只從大朴樹轉灣。投東大路。一直往

百丈村去。便是董店東。寫得宛然是快取了母親。和你早回山寨去。李逵道。我

自從小路去。卻不從大路走。誰耐煩。宛然同鄉朱貴道。小路走多大蟲。輕輕又

有乘勢奪包裹的剪逕賊人。又輕輕一案。正不知輕下此二筆。下忽轉李逵應道。

我卻怕甚鳥。戴上氈笠兒。提了朴刀。跨了腰刀。別了朱貴朱富。便出門投百丈村來。約行了十數里。天色漸漸微明。去那露草之中。趕出一隻白兔兒來。望前路去了。傳言大孝合天則甘露降至孝合地則芝草生明孝合日則鳳凰集純孝合月則白兔馴開中忽生出一白兔明是純孝所感蓋深許李逵之孝也

○宋江取爺時無此可知李逵趕了一直笑道。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路。活寫孝感正走之間。只

見前面有五十來株大樹叢雜。時值新秋。葉兒正紅。凡寫景處須合下事觀之便成一幅圖畫李逵

來到樹林邊廂。只見轉過一條大漢。喝道。是會的。留下買路錢。免得奪了包裹。

李逵看那人時。戴一頂紅絹抓鬚兒頭巾。穿一領粗布衲襖。手裏拿着兩把板

斧。令人忽思江州時打扮把黑墨搽在臉上。夫妻二人一個搽粉寫得好笑李逵見了。大喝一聲。先

是李。你這厮是甚麼鳥人。幾於以李逵問李逵以鳥人問鳥人也極奇極幻之

文有變猴敢在這里剪徑。那漢道。若問我名字。嚇碎你心膽。老爺叫做黑旋風。

絕倒○若問黑旋風名字。赫碎黑旋風心膽。一好笑也你留下買路錢。並包裹。

便饒了你性命。容你過去。李逵大笑道。大得不沒你娘鳥興。寫宋江處。將父

寫李逵只把娘字你這厮是甚麼人。再問一句。真是如夢如幻。如鏡如影。而人

誤謂有影法帖是無墨揚處而人誤謂有字四大中虛空是無四大處而人必呼之為
有人如此妙語真是未經人道附識如此○似李逵是無李逵處而人必呼之為
假李逵雖李逵當時亦不
能無我又是誰之疑也 那里來的也學老爺名目在這里胡行李逵挺起手

中朴刀來奔那漢那漢那里抵當得住卻待要走早被李逵腿股上一朴刀搠

翻在地一脚踏住胸脯喝道認得老爺麼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那漢在地下叫道爺爺饒你孩兒性命與本義文跳成趣李逵道我正是江

湖上的好漢黑旋風李逵便是你這廝辱沒老爺名字那漢道孩兒雖然姓李

孩兒姓李不知又姓張絕倒不是真的黑旋風我分疏絕倒向真黑旋風說為是爺爺江湖

上有名目提起爺爺大名鬼也害怕鬼能知鬼也因此孩兒盜學爺爺名目胡

亂在此剪徑但有孤單客人經過聽得說了黑旋風三箇字便撇了行李逃奔

了去以此得這些利息實不敢害人小人自己的賤名叫做李鬼只在這前村

住宋江取爺村中遇鬼神李逵李逵道叵耐這廝無禮卻在這里奪人的包裹行

李壞我的名目學我使兩把板斧兼愛其名目兼愛其板斧是以君子受品擬

高岸王孟請家詩體 且教他先喫我一斧劈手奪過一把斧來便砍李鬼慌忙

叫道：爺爺殺我一箇，便是殺我兩箇。奇鬼之一個，忽然又殺一個，這筆筆不從人關

來。李逵聽得住了手，問道：怎的殺你一箇，便是殺你兩箇？李鬼道：孩兒本不敢

剪徑，家中因有箇九十歲的老母，無人養贍，因此孩兒單題爺爺大名，唬嚇人

奪些單身的包裹養贍老母。妙絕奇文，○強盜之假者，偏會假其出許多孝順

又順借李鬼之假，以正視宋江之假也。其實並不會害了一箇人。如今爺爺殺了孩兒，家中老母

必是餓殺。我觀此言，疑非假李，李逵雖是箇殺人不轉眼的魔君，聽得說了這

話，自肚裏尋思道：我特地歸家來取娘，卻倒殺了一箇養娘的人，天地也不容

我。看他一片孝思，不匯水錫，爾煩心。罷罷！我饒了你這廝性命，放將起來。李鬼

手提着斧，納頭便拜。好李逵道：只我便是真黑旋風，你從今已後，休要壞了俺

的名目。李鬼道：孩兒今番得了性命，自回家改業，再不敢倚着爺爺名目，在這

里剪徑。李逵道：你有孝順之心，我與你十兩銀子做本錢，便去改業。從來真正

愛重孝子，宋江不許李逵取娘，便李逵便取出一錠銀子，把與李鬼，拜謝去了。

李逵自笑道：這廝卻撞在我手裏，既然他是箇孝順的人，必去改業。我若殺了

他天地必不容我。

再說一遍與上文宋江對看○孝子之心只是一片忠恕寫得妙絕○兩句天地不容罵殺宋江矣

我也自去

休拿了朴刀。一步步投山僻小路而來。走到巳牌時分。看看肚裏又饑。又渴。四

下里都是山徑小路。不見有一箇酒店飯店。正走之間。只見遠遠地山凹裏露

出兩間草屋。李逵見了。奔到那人家裏來。只見後面走出一箇婦人來。鬢髻鬢

邊插一簇野花。搽一臉胭脂鉛粉。

夫婦二人黑白之極體之一笑

李逵放下朴刀道。嫂子我是

過路客人。肚中饑餓。尋不着酒食店。我與你幾錢銀子。央你回些酒飯喫。那婦

人見了。李逵這般模樣。

妙絕真是不慣却不知即是日日吞慣之

不敢

說沒。只得答道。酒便沒買處。飯便做些與客人喫了去。李逵道也罷。只多做些

箇。正肚中餓出鳥來。那婦人道。做一升米不少麼。李逵道。做三升米飯來喫。那

婦人向廚中燒起鍋來。便去溪邊淘了米。將來做飯。李逵卻轉過屋後山邊來。

淨手。只見一箇漢子。擲手擲腳。從山後歸來。

奇文○上文若便了結亦何以折

到此

李逵轉過屋後聽時。那婦人正要上山討菜。開後門見了。便問道。大哥那

里閃了腿。那漢子應道。大嫂。我險些兒和你不厮見了。你道我晦。烏氣麼。指

望出去等箇單身的過。整整等了半箇月。不曾發市。甫能今日抹着一箇。你道是誰。絕倒○原來他正是我。原來我不是他。我亦不道是他。你可知道是我。○道便千里近。只目前。好絕。○猜不着時。便猜盡。天下人亦猜不着。猜得着時。便

只消猜一個。恰早猜着也。原來正是那真黑旋風。卻恨撞着那驢鳥。我如何敵得他過。倒喫

他。一朴刀。倒字妙。絕人之懸。妻妾也。每用此言。矣。搠翻在地。定要殺我。喫我假意叫道。宋江你殺

我一箇。卻害了我兩箇。他便問我緣故。我便假道。家中有箇九十歲的老娘。無

人養贍。定是餓死。那驢鳥真箇信我。饒了我性命。又與我一箇銀子做本錢。教

我改了業。養娘。我恐怕他省悟了。趕將來。且離了那林子裏僻靜處。睡了一回。

從山後走回家來。文筆周緻那婦人道。休要高聲。卻纔一箇黑大漢來家中。教我做

飯。莫不正是他。如今在門前坐地。你去張一張看。若是他時。你去尋些麻藥來。

放在菜內。教那厮喫了。麻翻在地。我和你卻對付了他。謀得他些金銀。搬往縣

裏住去。做些買賣。卻不强似在這裡剪徑。李逵已聽得了。便道。叵耐這厮。我倒

與了他一箇銀子。又饒了性命。他倒又要害我。這箇正是天地不容。妙絕。○凡

孝順之道。必須則天。明事地。孝子也。一轉。蹶到後門邊。這李鬼恰待出門。被李逵劈鬚

揪住那婦人。慌忙白望前門走了。

放走婦人
文格奇聖

李逵捉住李鬼。按翻在地。身邊掣

出腰刀。早割下頭來。拿着刀。卻奔前門尋那婦人時。正不知走那里去了。

便不

再入屋內來。去房中搜看。只見有兩箇竹籠。盛些舊衣裳。底下搜得些碎銀兩。

并幾件釵環。李逵都拿了。又去李鬼身邊搜了那錠小銀子。細都打縛在包裹

裏。卻去鍋裏看時。三升米飯早熟了。好只沒菜蔬下飯。李逵盛飯來喫了一回。

看着自笑道。好癡漢。放着好肉在面前。卻不會喫。可云喫鬼肉亦可云
白喫白筆筆絕倒人拔出腰

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兩塊肉來。把些水洗淨了。竈裏抓些炭火來。便燒一面

燒一面喫。喫得飽了。把李鬼的屍首拋放屋下。放了把火。提了朴刀。白投山路

裏去了。比及趕到董店東時。日已平西。逕奔到家中。推開門。入進裏面。只聽得

娘在床上問道。是誰入來。李逵看時。見娘雙眼都盲了。坐在床上。念佛。眼盲便
令下文

深山討水情景都有且被虎喫後更不轉到偶然走開也○念佛娘養出喫人
兒子可笑一半世念佛臨終卻被虎喫可笑二只二字活畫出村裏老嫗來李

逵道。娘鐵牛來家了。娘道我兒。你去了許多時。這幾年正在那里安身。你的大

哥。只是在人家做長工。止博得些飯食喫。養娘全不濟事。我時常思量你。眼淚

流乾。因此瞎了雙目。一又與眼瞎作你一向正是如何。李逵尋思道。我若說在梁山泊落草。娘定不肯去。我只假說便了。宋江對人假說李逵對娘假說是真孝子蓋對

人假說是做人方法對李逵應道。鐵牛如今做了官。文官乎武官乎前云做個

之君子有捧激色喜上路特來取娘。娘道。恁地卻好也。只是你怎生和我去得。

李逵道。鐵牛背娘到前路。絕妙之文體卻覓一輛車兒載去。娘道。你等大哥來。卻

商議。李逵道。等做甚麼。我自和你去便了。恰待要行。只見李逵提了一罐子飯。

來。又一孝子○吾聞以子養不聞以盜養此宋江公孫之入得門。李逵見了便

拜道。哥哥多年不見。真正孝子定是梯李逵罵道。你這厮歸來做甚。又來負累

人。娘便道。鐵牛如今做了官。只知其特地家來取我。李逵道。娘呀。休信他放屁。當

初他打殺了人。教我披枷帶鎖。受了萬千的苦。如今又聽得他和梁山泊賊人

通同劫了法場。鬧了江州。兒在梁山泊做了強盜。然則做了官無疑矣○笑林

斥言之也。鐵孟子曰。今之所謂強盜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來。着落原籍追捕

正身。卻要捉我到官比捕。又得財主替我官司分理。補得說他兄弟已自十年

來不知去向。亦不曾回家。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鄉貫。與本交激射遂會

人忽思李鬼不殺亦幾乎
被人捉去賺三千貫也

又替我上下使錢。因此不喫官司。杖限追要。見今出

榜賞三千貫捉他。你這厮不死。卻走家來胡說亂道。李逵道。哥哥不要焦燥。一

發和你同上山去快活。多少是好。李逵大怒。本待要打李逵。卻又敵他不過。把

飯罐撇在地下。一直去了。李逵道。他這一去。必報人來捉我。卻是脫不得身。不

如及早走罷。我大哥從來不曾見這大銀。我且留下一錠五十兩的大銀子。放

在床上。管子之感鮑子也曰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千古真知已便似兄弟
今李逵之贈其兄也曰我大哥從來不曾見這大銀子且留下一錠在此

千古真兄弟便似知已
寫得恩深義重之極大哥歸來見了。必然不趕來。李逵便解下腰包。取一錠

大銀放在床上。叫道。娘。我自背你去休。娘道。你背我那里去。李逵道。你休問我。

只顧去快活便了。其言真是鐵牛真是
孝子宋江說不出我自背你去不妨。李逵當下背了娘。提

了朴刀。出門望小路裏便走。作引下卻說李逵奔來財主家報了。領着十來箇莊

客。飛也似趕到家裏。看時不見了老娘。只見床上留下一錠大銀子。不見家母
乃見家兄

笑一李逵見了這錠大銀。心中忖道。鐵牛留下銀子。背娘去那里藏了。必是梁山

泊有人和他來。我若趕去。倒喫他壞了性命。想他背娘。必去山寨裏快活。見了

銀子便有解說。一是隨筆。收捲上文便更入下文也。

衆人不見了李逵。都沒做理會處。李逵卻對衆莊客

說道。這鐵牛背娘去。不知往那條路去。這里小路甚雜。怎地去趕他。衆莊客見

李逵沒理會處。俄延了半晌。也各自回去了。者不在話下。這里只說李逵怕李

達領人趕來。背着娘。只奔亂山深處僻靜小路而走。便借上文穿入下文好看看看天色晚

了。李逵背到嶺下。娘雙眼不明。不知早晚。李逵卻自認得這條嶺。喚做沂嶺。過

那邊去。方纔有人家。娘兒兩箇趁着星明月朗。一步步捱上嶺來。娘在背上說

道。我兒那里討口水來我喫也好。李逵道。老娘且待過嶺去。借了人家安歇了。

做些飯喫。娘道。我日中喫了些乾飯。口渴得當不得。李逵道。我喉嚨裏也烟發

火出。此句不是不肯尋水。正是肯尋水之根也。你且等我背你到嶺上。尋水與你喫。娘道。我兒端的

喝殺我也。救我一救。李逵道。我也困倦得要不得。此句是把娘歇放之根。李逵看看捱到

嶺上松樹邊。一塊大青石上。把娘放下。插了朴刀在側邊。寫得好。耐分付娘道。耐

心坐一坐。我去尋水來你喫。李逵聽得溪澗裏水響。聞聲尋路去。盤過了兩三

處山脚。

聞聲可知其遠尋去

來到溪邊。捧起水來自喫了幾口。

了前烟發

尋思

道。

又是好

怎生能覓得這水去把與娘喫立起身來東觀西望。

又是好

遠遠地

山頂上見一座廟。李逵道好了。攀藤攬葛。

又是好

上到庵前推開門看時。卻是

箇泗洲大聖祠堂。面前只有箇石香爐。李逵用手去撥。原來卻是和座子鑿成

的。

李逵拔了一回那里拔得動。

又是好

一時性起來連那座子撥出前面石

塔上一磕把那香爐磕下來。

又是好

拿了再到溪邊。

又是好

將這香爐水

裏浸了拔起亂草洗得乾淨。

又是好

挽了半香爐水雙手擎來。

可知

再尋舊路

夾七夾八走上嶺來。

又是好

到得松樹邊石頭上。

不見

不見了娘。只見

朴刀插在那里。

見娘下

李逵叫娘喫水。

無三賢無愚聞之下淚

杳無踪跡。叫了

一聲不應。李逵心慌。

四字奇文

宋江之愧為己李逵之愧為娘。亦有不同也。丟

丟

了香爐。定住眼。四下里看時。並不見娘。走不到三十餘步。只見草地上。一團血

跡。李逵見了一身肉發抖。

許多抖字妙經

一處大洞口。只見兩箇小虎兒在那里舐一條人腿。

與娘亦復

趣或李逵把不住抖抖道我從梁山泊歸來特爲老娘來取他千辛萬苦背到這

里倒把來與你喫了把來與你四字絕倒○分明把娘與虎喫了而不能不罵宋江之

不義也於那鳥大蟲拖着這條人腿不是我娘的是誰的心頭火起便不抖赤黃

鬚蚤豎起來又不好將手中朴刀挺起來攔那兩箇小虎這小大蟲被攔得慌也

張牙舞爪鑽向前來被李逵手起先攔死了一箇好那一箇望洞裏便鑽了入

去李逵趕到洞裏也攔死了入洞裏引李逵卻鑽入那大蟲洞內入虎穴意在得

子又入虎穴豈不怪哉○前有武松打虎此又有李逵殺虎看他一樣題目寫出

兩樣文字曾無一筆相近豈非異才○寫武松打虎純是精細寫李逵殺虎純是

大膽如虎未歸洞鑽入洞內虎在洞外趕出洞來都是武松不肯做之事伏在裏面張外面時絕只見那母大蟲張

牙舞爪望窩裏來李逵道正是你這業畜喫了我娘放下朴刀跨邊掣出腰刀

那母大蟲到洞口先把尾去窩裏一剪不知耐菴從何處知之奇絕○武

同便把後半截身軀坐將入去乃不知耐菴從何處知之奇絕○武李逵在窩裏看得仔細

把刀朝母大蟲尾底下盡平生氣力捨命一戳武松有許多方法李正中那母

大蟲冀門李逵使得力重和那刀靶也直送入肚裏去了色加一句寫子得異樣出

那母大蟲吼了一聲就洞口帶着刀跳過澗邊去了李逵卻拿了朴刀就洞裏

趕將出來膽入洞是更無一毫算計純乎不是武松也那老虎負疼直搶下山石

巖下去了了不知却明白去李逵卻待要趕只見就樹邊捲起一陣狂風吹得敗葉

樹木如雨一般打將下來寫得出色得自古道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起處星

月光輝之下大吼了一聲忽地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來之駭絕那大蟲望李逵

勢猛一撲亦寫一撲武松文中一撲一揪一剪都躲過是寫大智量人讓一

那大蟲領下武松又有許多方法那大蟲不會再掀再剪特寫一句表一者護那

疼痛二者傷着他那氣斃那大蟲退不够五七步只聽得響一聲如倒半壁山

登時間死在巖下那李逵一時間殺了子母四虎還又到虎窩裏將着刀復看

了一遍只恐還有大蟲武松不肯大膽已無有踪跡李逵也困乏了只此句與寫

收拾親娘的兩腿及剩的骨殖把布衫包裹了武松不肯大膽次日早晨李逵卻來

此筆偏不肯有此句則何也走向泗州大聖廟裏睡到天明武松不肯大膽直到泗州大聖廟後

掘土坑葬了。葬之以禮李逵大哭了一場。寫得生靈其愛養盡其勞瘁盡其

一樣詐肚裏又饑又渴不免收拾包裹拿了朴刀尋路慢慢的走過嶺來只見五

七箇獵戶。撞見獵戶亦與武松兩樣都在那里收窩弓弩箭見了李逵一身血污行將下嶺

來衆獵戶喫了一驚問道你這客人莫非是山神土地如何敢獨自過嶺來李

逵見問自肚裏尋思道如今沂水縣出榜賞三千貫錢捉我我如何敢說實話

只說罷。偏寫李逵說偏愈見其真誠答道我是客人昨夜和娘過嶺來因

我娘要水喫我去嶺下取水被那大蟲把我娘拖去喫了我直尋到虎窩裏先

殺了兩箇小虎後殺了兩箇大虎泗州大聖廟裏睡到天明方纔下來衆獵戶

齊叫道不信你一箇人如何殺得四箇虎便是李存孝和子路也只打得一箇

這兩箇小虎且不打緊那兩箇大虎非同小可我們爲這兩箇畜生不知都喫

了幾頓棍棒這條沂嶺自從有了這窩虎在上面整三五箇月沒人敢行我們

不信敢是你哄我李逵道我又不是此間人。看他會說妙絕沒來繇哄你做甚麼你

們不信我和你上嶺去尋着與你就帶些人去扛了下來衆獵戶道若端的有

時。我們自重重的謝你。卻是好也。衆獵戶打起胡哨來。一霎時聚起三五十人。

都拿了錢鈎槍棒。跟着李逵。

必聚起衆人必拿着家生必跟頭皆寫獵戶怕極以反觀李逵大膽

再上嶺來。此時天大明朗。都到那山頂上。遠遠望見窩邊果然殺死兩箇小虎。一箇在窩內。

一箇在外面。一隻母大蟲死在山巖邊。一隻雄虎死在泗州大聖廟前。衆獵戶

見了殺死四箇大蟲。盡皆歡喜。便把索子抓縛起來。衆人扛擡下嶺。就邀李逵

同去請賞。一面先使人報知里正上戶都來迎接。着擡到一箇大戶人家。喚做

曹太公莊。那人曾充縣吏。家中暴有幾貫浮財。專一在鄉放刁。把纜初世爲

人。便要結幾箇不三不四的人。恐唬鄰里。極要談忠說孝。只是口是心非。

打句當時曹太公親自接來。相見了。邀請李逵到草堂上坐定。動問殺死虎的緣

絲。李逵卻把夜來同娘到嶺上要喫水。因此殺死大蟲的話。說了一遍。衆人都

呆了。曹太公動問壯士高姓名諱。李逵答道。我姓張。無名。只喚做張大膽。

費非曹太公道。真乃是大膽。壯士不恁地膽大。

之不能看他異日政殺只是姓李便知今日張大膽三字先有稿本也

曹太公道。真乃是大膽。壯士不恁地膽大。

如何殺得四箇大蟲。一壁廂叫安排酒食款待。不在話下。且說當村裏得知沂

得他。曾來李鬼家做飯喫。殺了李鬼。曹太公道。既是如此。我們且只顧置酒請他。卻問他今番殺了大蟲。還是要去縣裏請功。還是要去村裏討賞。若還他不肯去縣裏請功時。便是黑旋風了。着人輪換把盞灌得醉了。縛在這里。卻去報知本縣。差都頭來取去。萬無一失。衆人道說得是。里正與衆人商議定了。曹太公回家來。款住李逵。一面且置酒來相待。便道。適間拋撇。請勿見怪。且請壯士解下腰間腰刀。放過朴刀。寬鬆坐一坐。寫老奸巨猾活現李逵道。好好。我的腰刀已擱在雌虎肚裏了。只有刀鞘在這里。細心妙筆若開剝時。可討來還我。曹太公道。壯士放心。我這里有的是好刀。相送一把與壯士懸帶。李逵解了腰間刀鞘。并纏袋包裹。都遞與莊客收貯。便把朴刀倚過一邊。曹太公叫取大盤肉。大壺酒來。衆多大戶。并里正獵戶人等。輪番把盞。大碗大鍾。只顧勸李逵。曹太公又請問道。不知壯士要將這虎解官請功。只是在這里討些齋發。李逵道。我是過往客人。忙些箇。偶然殺了這窩猛虎。不須去縣裏請功。只此有些齋發。便罷。若無我也去了。曹太公道。如何敢輕慢了壯士。少刻村中斂取盤纏相送。我這里自解

虎到縣裏去。李逵道：布衫先借一領，與我換了上蓋。曹太公道：有。當時便取一領細青布衲襖。黑大漢穿青布衲襖好看好笑就與李逵換了身上的血污衣裳。只見門前

鼓響笛鳴，都將酒來與李逵把盞作慶。一杯冷，一杯熱。李逵不知是計，只顧開懷暢飲，全不計宋江分付的言語。不兩箇時辰，把李逵灌得酩酊大醉，立脚不住。衆人扶到後堂空屋下，放翻在一條板凳上。就取兩條繩子，連板凳綁住了。便叫里正帶人飛也似去縣裏報知，就引李鬼老婆去做原告，補了一紙狀子。

好此時鬪動了沂水縣裏知縣，聽得大驚，連忙陞廳問道：黑旋風拿住在那里。這是謀叛的人，不可走了。原告人并獵戶答應道：見縛在本鄉曹大戶家，爲是無人近得他，誠恐有失，路上走了，不敢解來。知縣隨即叫喚本縣都頭李雲上廳來分付道：沂嶺下曹大戶莊上，拿住黑旋風李逵，你可多帶人去，密地解來，休要鬪動村坊。被他走了。反引李都頭領了台旨，下廳來，點起三十箇老郎土兵，各帶了器械，便奔沂嶺村中來。這沂水縣是箇小去處，如何掩飾得過。此時街市上講動了。正引說道：拿着了鬧江州的黑旋風，如今差李都頭去拿來。朱

貴在東莊門外朱富家聽了這箇消息。慌忙來後面對兄弟朱富說道。這箇黑厮。又做出來了。如何解救。宋公明特爲他誠恐有失。差我來打聽消息。如今他喫拿了。我若不救得他時。怎的回寨去見哥哥。似此怎生是好。朱富道。大哥且不要慌。這李都頭一身好本事。有三五十人。近他不得。我和你只兩箇同心合意。如何敢近得他。只可智取。不可力敵。李雲日常時。最是愛我。常常教我使些器械。我卻有箇道理對他。只是在這里安不得身了。今晚煮三二十斤肉。將十數瓶酒。把肉大塊切了。卻將些蒙汗藥拌在裏面。我兩箇五更帶數箇火家。挑着去半路裏僻靜處。等候他解來時。只做與他把酒賀喜。將衆人都麻翻了。卻放李逵如何。朱富道。此計大妙。事不宜遲。可以整頓。及早便去。朱富道。只是李雲不會喫酒。便麻翻了。終久醒得快。非寫難於用計相救。正爲留得李雲更有後文耳。還有件事。倘或日後得知。須在此安身不得。朱富道。兄弟在這里賣酒。也不濟事。不如帶領老小。跟我上山。一發入了夥。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卻不快活。今夜便叫兩箇火家。覓了一輛車兒。先送妻子和細軟行李起身。約在十里牌等候。都去上

山。我如今包裹內帶得一包蒙汗藥在這里。好不難何處念辦李雲不會喫酒時。肉裏多

糝些。逼着他多喫些也麻倒了。救得李逵同上山去。有何不可。朱富道。哥哥說

得是。便叫人去覓下了一輛車兒。打拴了三五箇包箱。捎在車兒上。家中粗物

都棄了。叫渾家和兒女上了車子。分付兩箇火家。跟着車子。只顧先去。且說朱

富朱貴當夜煮熟了肉。切做大塊。將藥來拌了。連酒裝做兩擔。帶了二三十箇

空碗。又有若干菜蔬。也把藥來拌了。恐有不喫肉的。也教他着手。因上文有李雲不喫酒便

糝放肉內一句便又生出或有不喫肉再拌菜蔬內一句以陪之總之不肯以金針示人也兩擔酒肉。兩箇火家各挑一擔。

弟兄兩箇自提了些果盒之類。四更前後。直接將來僻靜山路口。坐等到天明。

遠遠地只聽得敲着鑼響。朱貴接到路口。且說那三十來箇土兵。自村裏喫了

半夜酒。四更前後把李逵背剪綁了解將來。後面李都頭坐在馬上。看看來到

前面。朱富便向前攔住叫道。師父且喜。小弟特來接力。桶內有一壺酒來。斟一

大鍾上勸李雲。朱貴托看肉來。火家捧過菓盒。李雲見了。慌忙下馬。跳向前來

說道。賢弟何勞如此遠接。朱富道。聊表徒弟孝順之心。李雲接過酒來。到口不

喫不朱富跪下道。小弟已知師父不飲酒。今日這箇喜酒也飲半盞兒。李雲推卻不過。略呷了兩口。呷略朱富便道。師父不飲酒。須請些肉。李雲道。夜間已飽。喫不得了。不惟不喫酒並不朱富道。師父行了許多路。肚裏也饑了。雖不中喫。胡亂請些。以免小弟之羞。揀兩塊好的遞將過來。李雲見他如此慇懃。只得勉強喫了兩塊。只喫兩塊。一總爲留得半雲朱富把酒來勸上戶里正。并獵戶人等。都勸了三鍾。朱貴便叫土兵莊客衆人都來喫酒。這夥男女。那里顧箇冷句熱。句好喫。句不好喫。句酒肉到口。只顧喫。正如這風捲殘雲。落花流水。一齊上來搶着喫了。李逵光着眼。看了朱貴兄弟兩箇。已知用計。故意道。你們也請我喫些。朱貴喝道。你是歹人。有酒肉與你喫。這般殺才。快閉了口。李雲看看土兵喝教快走。只見一箇箇都面面厮覷。走動不得。口顫脚麻。都跌倒了。李雲急叫中了計了。恰待向前。不覺自家也頭重脚輕。暈倒了。軟做一堆。睡在地下。當時朱貴朱富各奪了一條朴刀。奪刀喝聲孩兒們休走。兩箇挺起朴刀。來趕這夥不會喫酒肉的莊客。并那看的人。走得快的走了。走得遲的就搠死在地。李逵

大叫一聲。把那綁縛的麻繩都掙斷了。便奪過一條朴刀來殺李雲。朱富慌忙攔住。叫道：「不要無禮。他是我的師父。爲人最好。你只顧先走。」好朱李逵應道：「不殺得曹太公老驢。如何出得這口氣。」李逵趕上手起一朴刀先搠死曹太公。得殺并李鬼的老婆。好殺得續後里正也殺了。好殺得性起來把獵戶排頭兒一抹價搠將去。好殺得那三十來箇土兵都被搠死了。好殺得這看的人和衆莊客只恨爹娘少生兩隻脚。都往深野路逃命去了。好不殺李逵還只顧尋人要殺。朱貴喝道：「不干看的人事。休只管傷人。慌忙攔住。李逵万纔住了手。就土兵身上剝了兩件衣服穿上。好三箇人提着朴刀。便要從小路裏走。朱富道：「不好。卻是我送了師父性命。」好朱他醒時如何見得知縣。必然趕來。你兩箇先行待我等他一等。好朱我想他日前教我的恩義。好朱且是爲人忠直。好朱等他趕來就請他。一發上山入夥。也是我的恩義。好朱免得教回縣去喫苦。好朱朱貴道：「兄弟。你也見得是。我便先去跟了車子行。」好朱李逵在路傍幫你等他。好朱朱貴道：「這行了。行事笑今日。若是他不趕來時。你們兩箇休執迷等他。」反補一句朱富道：「這

是自然了。當下朱貴前行去了。只說朱富和李逵坐在路傍邊等候。果然不到一箇時辰。只見李雲挺着一條朴刀。飛也似趕來。大叫道。強賊休走。李逵見他來得兇。跳起身。挺着朴刀來鬪李雲。恐傷朱富。四字寫出李逵平生一片之心。正是有分教。梁山泊內添雙虎。聚義廳前慶四人。畢竟黑旋風鬪青眼虎二人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有真必有似。似者真之寇讐也。若李逵則不然。李鬼假其名姓矣。又黑墨假其面。又板斧假其器。又養母假其孝行。終不以剪徑污我而殺之。且贈以多金。冀其改業養母。真孝子哉。李鬼歸來。正值鐵牛買飯。不自媿悔。而反圖蒙汗藥以利其所有。不死何待。

又曰。李逵不下山背母。母必不死於虎矣。背母而死於虎。旋報母而殺子母之虎。旋李鬼之妻幾殺逵。以報夫并報虎。宋江用朱旨護持李逵。因朱貴得朱富。因朱富得李雲。方救李逵性命。不然。鐵牛雖猛。不死幾希。金聖歎曰。武松打虎精細。李逵打虎大膽。由余論之。武松之於景陽岡。殆圍棋賭墅而僥

倖成功者耶。若遼之乘虎未歸洞，而入洞以制其不及覺，乘虎在洞外，而出洞以殺其威之不及防，不徒大膽，抑且精細。

鄧狂言索隱

李遼大笑道：「沒你娘鳥興。你這厮是甚麼人。那里來的也。學老爺名目在這里胡行。試問自己所爲是胡行否。然而李遼固非不知也。然而李遼依然不顧也。然而李遼之自知，猶較勝於世之胡行，而不自知者也。猶較勝于自知而若爲不自知，且深恐人之知之，而幸其不知者也。然而李遼之不顧，猶較勝于世之胡行，而善于自顧者也。猶較自顧而實無所顧，且希冀于人之不我顧，而私其顧我者也。世之以法繩人，以理繩人者，試使之反躬而自鏡，其不內愧于心者幾何也。己不愧而他人愧之，或他人亦不以爲可愧也。則其自欺欺人者，固已久矣。願世人每假先生大人之名，以自恣其惡，未有假強賊之名，而猶自以爲善者。有之，其惟宋江。然鄙人終不敢謂大人先生之所以自欺而欺人者，不與宋江一例。而李遼之殺人放火，身犯重案，乃竟有人假其名字，以爲剪逕之費，則強權之積威可畏，而單身者之無團體之爲可欺也，其亦明甚。六十六回中有云：「那漢道我對你說時，驚得你尿屁滾。老爺是梁山泊好漢，韓伯龍的便是。本錢都是宋江哥哥的。」金評：欲附大人先生成名，而以遭擠進者，有

如此龍矣。誠可以與此對照。鄙人以爲李逵之殺李鬼。直如其自殺。李逵之殺韓伯龍。直如其殺宋江。作者亦聊爲假手焉耳。然而李逵猶愈于李鬼與宋江者。李鬼假養娘之名以爲盜賊。宋江假孝父之名。僞言不爲盜賊。而終爲盜賊。轉不若李逵之甘爲盜賊。而猶有養娘之一線天良。卽其以鐵牛作了官哄娘。亦實見得作強盜卽可以作官。非宋江之日望招安者比。

李逵刀殺四虎。至矣哉。作者乃於武松徒手打虎之後。解珍解寶獵虎之前。寫此一篇李逵刀殺四虎之一篇暢快文字也。夫徒手打虎。原出於時會上之所不得已。本非翦除凶惡之正當辦法。兵刃殺虎。亦由於時會上之必欲爭。尙非翦除凶惡之根本上計。解珍解寶傳中所言「整頓窩弓。幽箭弩子。竊叉。穿了豹皮褲。虎套體。拿了鋼叉。」殺虎之器具備。殺虎之方略全。知力兼施。猶且不能以倉卒了事。何其難也。願意在殺虎之人。一時未必有此預備。則徒手而往。亦只好與之拚一旦之命。而既有兵刃。則猶爲彼善于此之事。必欲諸事齊全。而後殺虎。則有一不具。將聽其爲害之無已。而姑以俟之于他人乎。此作者之必不肯也。故始之以徒手者。所以爲窮極禦侮之謀。繼之以兵刃者。所以爲憑勢而動之舉。終之以獵虎之必要方法。則漸將以達我目的。而先以徒手與兵刃。開其先路。漸次抒寫。原非無意。願徒手甚難。是以可以一而不可以再。兵刃較易。是以可以殺四虎而入其巢穴。特皆較獵虎爲

艱。故極力描寫。紙上凜凜有生氣。若虎而可以獵取。則謀定而勢成。不必爲其人力出色。筆下自有分寸。亦不必以氣力優劣爲說。蓋武松于神威之中。自饒精細。若李逵則一味膽大。除蠻力外。固未有如何之特色也。至于獵戶獲虎。不過尋常之事。故不必爲解珍解寶寫得十分氣力。且如此做去。作者雖做至七百回。亦決做不完。故李逵傳亦不用武松例也。惟李逵之孝與不孝。原非作者之所措意。則老母之爲虎所食。亦不必以李逵之有罪無罪爲說。獨是食母者此虎。被殺者亦此虎。以一人殺之。而至於四者亦此虎。是強權之力。只可以凌愚弱。而不可以禦武勇。食人之惡獸。怨仇已多。則舉其巢穴而一空之。舉其醜類而一殲之。固當爲人心之所快。而獵戶復取之以機智。則亦庶幾乎得當之全功也。衆獵戶見了殺死四箇大蟲。盡皆歡喜。便把索子抓縛起來。衆人扛擡下嶺。就邀李逵同去請賞。一面先使人報知里正上戶。都來迎接著。擡到一箇大戶人家。喚做曹太公莊上。那人曾充縣吏。家中暴有幾貫浮財。專在一鄉放刁把攬。初世爲人。便要結幾箇不三不四的人。恐唬鄰里。極要談忠說孝。都是口是心非。獵戶者捕虎之專家也。非刀殺比。更非徒手比。乃得虎之人。書中僅有解珍解寶。而且無功而見罪。所職何事。毋亦有力不如虎。而罪過于虎者乎。故李逵可殺。而決非李鬼夫婦之所可殺者。鬼固以養娘爲名。而受李逵之銀子者也。李逵可殺。而決非曹太公與里正獵戶之所可殺者。彼固以

殺虎得安。而受李逵之好處者也。然徒以恩怨是非之說定此案。則終不足以服假公濟私者之心。而關其口。謂其理論之尙有缺點也。曹太公之於李逵。其猶黃文炳之于宋江乎。官吏等耳。曾充縣吏。文炳之曾爲通判也。盜賊可殺。似人人皆得而誅之矣。爲吏必當捕盜。不爲吏亦何嘗不可以捕盜。信乎。曰。此治世之經。而非亂世之變相也。伊古以來。治日少而亂日多。此其原因。非尋常盜賊所能任。盜賊者。一部分之亂。豈全體之關係哉。盜賊當誅。人人知之。乃一易其盜賊之名。則無敢頌言其當誅者。易世而後。有人言之。而猶必有人焉。代爲諱飾之。而或且極力辯護之。此固盜賊之總匯也。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此其重要久遠。較之盜賊何如。天地間有有理之事。有無理之事。有一方面無理之事。有兩方面無理之事。一方面無理。則此方可以公共之法治之。兩方面無理。則公共之法。有時而窮。其有一方面不能治者。權獨尊也。其并兩方面均不能治者。勢相敵也。作者用駢誅治盜賊。而以惡夢結全篇之局。因其理易明。故言之略。假盜賊治官吏。而以釀亂定全書之案。因其理難知。故言之詳。故筆下非萬不得已。必不肯妄殺一人。故此回莊客不殺。李雲亦不許殺。爲其非主體也。豈真百八人箇中。少此一人。而此一人者。又必如此上山。而後可以滿吾之意哉。其亦適見其拘矣。故夫曹太公與李鬼老婆。并及里正獵戶。固平日當然有其致殺之道。而遂乃假李逵之手以殺之。而土兵之爲土兵。亦其所不必

深惜者也。然而李逵之好殺，亦不曾放過一筆。此真良史之才。各方面生殺予奪，殆無一不適如其分者矣。獨奈何曹太公之爲人，寫來全似宋江。不過範圍較之爲狹，手眼較之爲小。乃如此吏，竟爲人類萬惡之府。其大者山林爲盜賊，其小者亦鄉里爲毒蟲。嗟我小民，何以自全。嗚呼！是孰使之然哉。故殺之不必以其告發也。

朱富道不好，卻是我送了師父的性命。他醒時如何見得知縣，必然趕來。你兩箇先行，我等他一等。我想他前日教我的恩義，且是爲人忠直，等他趕來，就請他一發上山入夥，也是我的恩義，免得教回縣裏喫苦。書中言師徒者屢矣，要其實皆爲首卷王進而發，卽爲革命者授徒而發也。夫王進之爲人，必不得與于百八人之數，而傳流革命之種子，決不可以無徒。然但使王進有徒，而其他無徒，則是教育之途，迳太狹，而武勇之人才亦少。又使以武勇爲人師，而其徒竟至逢蒙殺羿，則教育之途，迳太險，而人才之發達亦難。故夫史進之爲徒于王進，雖不能實傳其衣鉢，猶須些留得幾分相似之點，而恩情懇懇，不忘其師，亦足以見教育之入人者深也。李忠之爲師，乃全然無可言者。遜于其弟子遠矣。乃史進待之，亦頗有禮，則師之不可輕負也。固亦明甚。曹正爲林冲之弟子，冲以無可如何而爲強賊，曹正無是也。人品既下，武勇亦相去甚遠。并非史進之于王進比。然而二龍山之定策，金鈔以爲捉刀人。

眞英雄。誠屬確論。雖不如其師之火併王倫。力尊晁蓋。惟其情勢亦大略相彷彿。當亦有得于林冲之教者耳。孔明孔亮之于宋江。誠不足道。然其師弟之間。亦絕不見有惡意。非寬宋江。亦謂師弟相傳。爲播散革命種子者之必不可以一日無。故不肯于其兩方面。寫其有所衝突也。今者寫朱富之對于李雲。則蒙汗藥之酒肉。其計未免太毒。在朱富一方面。自以其兄之故。不能不救李逵。然竟使脫身以去。不復顧及其師之利害。則是傳徒者實爲反噬之地。不惟不足以訓天下後世。抑且使傳播革命種子者心灰意懶。非作者之所肯爲也。夫秘計劫囚。發難于其恩義難忘之師父。世路之崎嶇。已經令人受一絕大之教訓。朝廷之法。吏人之威。儼然舟中皆爲敵國。而其技已窮。特李雲不過沂水縣之都頭耳。未必當果有忠于朝廷之心。則說之入夥。事亦甚易易矣。此亦足見重視官吏者之易于土崩而瓦解也。顧李雲本非梁山重要之人。而作者必不肯令其受失囚之禍。則是作者尊重武俠。愛護教育家之苦衷。所發揮光大而平心以出之者。否則王進所教之史進。不如其師遠甚。既爲作者極不滿意之事。而後起青年。學勝于師。亦不過若史進之于李忠。雖聊示之意。而實不足稱其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之本願。乃何爲而寫一始終背師之徒。絕後進者力爭上流之路哉。若夫李雲朱富朱貴之同爲盜賊。則在梁山上不過湊足百八箇數目之列。亦非作者之所厝意者矣。而何徒以是非論之。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四十三回

錦豹子小徑逢戴宗

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以上宋江既入山寨一切線頭都結矣不得已生出戴宗尋取公孫別開機扣便轉出楊雄石秀一篇錦繡文章乃至直帶出三打祝家無數奇觀而此一回則正其過接長養之際也貪游名山者須耐仄路貪食熊蹯者須耐搜虎貪看月華者須耐深夜貪見美人者須耐梳頭如此一回固願讀者之耐之也

看他一路無數小文字都復有一邱一壑之妙不似他書一望平原而已一部收尾此篇獨居第一部

話說當時李逵挺着朴刀來鬪李雲兩箇就官路傍邊鬪了五七合不分勝敗朱富便把朴刀去中間隔開叫道且不要鬪都聽我說二人都住了手朱富道

師父聽說。小弟多蒙錯愛。指教槍棒。非不感恩。只是我哥哥朱貴。見在梁山泊。做了頭領。今奉及時雨宋公明將令。着他來招管李大哥。不爭被你拿了解官。教我哥哥如何回去。見得宋公明。因此做下這場手段。卻纔李大哥乘勢要壞師父。卻是小弟不肯容他下手。只殺了這些土兵。我們本待去得遠了。猜道師父回去不得。必來趕我。小弟又想師父日常思念。特地在此相等。師父你是箇精細的人。有甚不省得。如今殺害了許多人性命。又走了黑旋風。你怎生回去。見得知縣。你若回去時。定喫官司。又無人來相救。不如今日和我們一同上山。投奔宋公明入了夥。未知尊意若何。李雲尋思了半晌。便道。賢弟。只怕他那裏不肯收留我。朱富笑道。師父。你如何不知山東及時雨大名。專一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李雲聽了。歎口氣道。閃得我家難奔。有國難投。只喜得我並無妻小。不怕喫官司拿了。只得隨你們去休。李逵便笑道。我的哥。你何不早說。直是天性便和李雲剪拂了。這李雲既無老小。亦無家當。當當下三人合作一處來趕車子。半路上朱貴接見了大喜。四籊好漢。跟了車仗便行。於路無話。看看

相近梁山泊路上又迎着馬麟鄭天壽。好以惡小數後主曰勿以善小而不為

朱四老看家當定要氣還二句必不肯漏此所謂小惡必避也都相見了。說

道。晁宋二頭領又差我兩箇下山來探聽你消息。好今既見了。我兩箇先去回

報。當下二人先上山來報知。次日四箇好漢帶了朱富家眷都至梁山泊大寨

聚義廳來。朱貴向前先引李雲拜見晁宋二頭領。相見衆好漢。說道此人是沂

水縣都頭。姓李名雲。綽號青眼虎。上文虎字納留餘影妙次後朱貴引朱富參拜衆位。說

道。這是舍弟朱富。綽號笑面虎。妙都相見了。李逵拜了宋江。獨拜給還了兩把

板斧。細訴說假李逵剪徑一事。衆人大笑。這箇該笑○先寫衆人都又訴說殺

虎一事。爲取娘至沂嶺被虎喫了。說罷流下淚來。寫出至性宋江大笑。大書宋江

知衆人不笑也夫娘何人也虎喫何事也娘被虎喫其子流淚何情也聞斯言也

不必笑者而後哀之行道之人莫不哀之矣江獨何心不惟不能哀之且復笑之

不惟笑之而已且大笑之耶天下之人莫非子也天下莫非人子則莫不爲人子

乃復大笑江誰欺欺太公乎忠談孝之前幅大書宋江不許取娘於後幅大書宋

道。被你殺了四箇猛虎。今日山寨裏卻添得兩箇活虎。但悲別家無娘正宜作

慶。

不用孝子但慶強盜皆深惡宋江筆法

衆多好漢大喜。便教殺牛宰馬。做筵席慶賀衆位新到。

頭領晁蓋便叫去左邊白勝上首坐定。吳用道。

此三字是上來一篇大結束處非結束李雲朱富而已直結束

劫法場以來也

近來山寨十分興旺。感得四方豪傑。望風而來。皆是晁宋二兄之德。亦

衆弟兄之福也。然雖如此。還令朱貴仍復掌管山東酒店。替回石勇侯健。

朱貴在東

朱富老少。另撥一所房舍住居。日今山寨事業大了。非同舊日。可再設三處酒

館。專一探聽吉凶事情。往來義士上山。如若朝廷調遣官兵捕盜。可以報知。如

何進兵。好做準備。西山地面廣闊。可令童威童猛弟兄。帶領十數箇火伴。那里

開店。

二童在西

令李立帶十數箇火家。去山南邊那里開店。

李立

令石勇也帶十來

箇火伴。

去北山那里開店。

石勇在北

仍復都要設立水亭號箭。接應船隻。但有緩急

軍情。飛捷報來。

以上第一令

山前設置三座大關。專令杜遷總行守把。但有一應委

差不許調遣。

十字妙絕

早晚不得擅離。

六字妙絕

又令陶宗旺把總監工。

掘港汊。修水路。開河道。整理苑子城垣。修築山前大路。

妙絕

讀之一

他原是莊

戶出身。修理久慣。令蔣敬掌管庫藏倉廩。支出納入。積萬累千。書算帳目。

第四

令蕭讓設置寨中寨外。山上山下。三關把隘。許多行移關防文約。大小頭領號

數。妙○第煩令金大堅刊造雕刻。一應兵符印信牌面等項。第六令侯健管造

衣袍鎧甲。五方旗號等件。第七令李雲監造梁山泊一應房舍廳堂。第八令馬

麟監管修造大小戰船。第九令宋萬自勝去金沙灘下寨。令王矮虎鄭天壽去

鴨嘴灘下寨。第十令穆春朱富管收山寨錢糧。第十呂方郭盛於聚義廳兩

邊耳房安歇。絕妙親兵○令宋清專管筵宴。寫得宋清性酒食是講讀之絕

却以一說語終之妙極○此等調遣衆人所以結束宋江山許大文字也以無

數說話描寫大宋風機變詐幾於食少事煩節只以一句話描寫小宋百無一能

只圖口腹如此結都分撥已定。筵席了三日。不在話下。梁山泊自此無事。每日

只是操練人馬。教演武藝。水寨裏頭領都教習駕船赴水。船上廝殺。亦不在話

下。作一大結忽一日。宋江與晁蓋吳學究并衆人閒話道。我等弟兄衆位。今

日共聚大義。只有公孫一清不見回還。我想他回蘄州探母參師。期約百日便

回。今經日久。不知信息。莫非昧信不來。可煩戴宗兄弟與我去走一遭。探聽他

虛實下落。如何不來。戴宗願往。宋江大喜說道。只有賢弟去得快。旬日便知信

息。當日戴宗別了衆人。次日打扮做承局。離了梁山泊。取路望薊州來。把四箇甲馬拴在腿下。作起神行法來。於路只喫些素茶素食。在路行了三日。來到沂水縣界。只聞人說道。這手前日走了黑旋風。傷了好些人。連累了都頭李雲。不知去向。不甚分明。正妙宛然。是開人閒話。至今無獲處。戴宗聽了冷笑。當日正行之次。只見遠地轉過一箇人來。手裏提着一根渾鐵筆管槍。忽忽行次。只見人槍而那人看見戴宗走得快。便立住了腳。叫一聲神行太保。得接戴宗聽得回過臉來。定睛看時。見山坡下小徑邊。立着一箇大漢。生得頭圓耳大。鼻直口方。眉秀目疎。腰細膀闊。好像條戴宗連忙回轉身來。問道。壯士。素不曾拜識。如何呼喚賤名。那漢慌忙答道。足下果是神行太保。撇了槍。便拜倒在地。甚好接戴宗連忙扶住。答禮。問道。足下高姓大名。那漢道。小第姓楊名林。祖貫彰德府人氏。多在綠林叢中安身。江湖上都叫小弟做錦豹子楊林。數月之前。路上洒肆裏。遇見公孫勝先生。同在店中喫酒相會。便寫得備說梁山泊晁宋二公。招納賢士。如此義氣。寫下一封書。教小弟自來投大寨入夥。只是不敢輕易擅進。公孫先生又說李

家道口。舊有朱貴開酒店。在彼招引上山入夥的人。山寨中亦有一箇招賢飛

報頭領。

好官名

喚做神行太保戴院長。日行八百里路。今見兄長行步非常。因此

喚一聲看。

固知穿接之奇也

不想果是仁兄。正是天幸。無心得遇。戴宗道。小可特爲公

孫勝先生回薊州去。杳無音信。今奉晁宋二公將令。差遣來薊州探聽消息。尋

取公孫勝還寨。不期卻遇足下。楊林道。小弟雖是彰德府人。這薊州管下地方

州郡。都走遍了。倘若不棄。就隨侍兄長回去。走一遭。戴宗道。若得足下作伴。實

是萬幸。尋得公孫先生見了。一同回梁山泊未遲。楊林見說了大喜。就邀住戴

宗。結拜爲兄。戴宗收了甲馬。兩箇緩緩而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楊林置酒請

戴宗。戴宗道。我使神行法。不敢食葷。兩箇只買些素饌相待。過了一夜。次日早

起。打火喫了早飯。收拾動身。楊林便問道。兄長使神行法走路。小弟如何走得

上。只怕同行不得。戴宗笑道。我的神行法。也帶得人同走。我把兩箇甲馬拴在

你腿上。作起法來。也和我一般走得快。

亦

要行便行。要住便住。不然。你如何趕

得我走。楊林道。只恐小弟是凡胎濁骨。比不得兄長神體。戴宗道。不妨。我這法

諸人都帶得。耐寫至此句早作用了時。和我一般。只是我自喫。素并無妨礙。

後口獨難李遠故妙當時取兩箇甲馬。替楊林縛在腿上。戴宗也只縛了兩箇。作用了神

行法。吹口氣在上面。兩箇輕輕地走了去。要緊要慢。都隨着戴宗行。後口獨難李遠故妙

兩箇於路間說些江湖上的事。雖只緩緩而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神行二字已奇想

更有此奇筆描寫之兩箇行到巳牌時分。前面來到一箇去處。四圍都是高山。中間一條

驛路。楊林卻自認得。引便對戴宗說道。哥哥。此間地名喚做飲馬川。前面兀那

高山裏。常常有大夥在內。近日不知如何。因爲山勢秀麗。水遶峯環。以此喚做

飲馬川。兩箇正來到山邊過。只聽得忽地一聲鑼響。戰鼓亂鳴。走出一二百小

嘍囉。攔住去路。當先捧着兩籌好漢。各挺一條朴刀。大喝道。行人須住脚。五字恰好

喝神人故妙行你兩箇是甚麼鳥人。那裏去的。會事的。快把買路錢來。饒你兩箇性命。

楊林笑道。哥哥。你看我結果那呆鳥。二字羅盡千載見好人而不識聞好話而不信讀好文而不解皆呆鳥也撚

着筆管槍搶將入去。那兩箇好漢。見他來得兇。走近前來看。了上首的那箇。便

叫道。且不要動手。兀的不是楊林哥哥麼。楊林住了。卻纔認得他。上首那箇大

漢

一箇大

提着軍器向前剪拂了。便喚下首這箇長漢。

一箇長

都來施禮罷。楊林請

過戴宗說道。兄長且來和這兩箇弟兄相見。戴宗問道。這兩箇壯士是誰。如何認得賢弟。楊林便道。這箇認得小弟的好漢。他原是蓋天軍襄陽府人氏。姓鄧名飛。爲他雙睛紅赤。江湖上人都喚他做火眼狻猊。能使一條鐵鏈。人皆近他不得。多曾合夥。一別五年。不曾見面。誰想今日卻在這裡相遇着。鄧飛便問道。楊林哥哥。這位兄長是誰。必不是等閒人也。楊林道。我這仁兄。

各說其所知與下文相對

是

梁山泊好漢中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鄧飛聽了道。莫不是江州的戴院長。能行八百里路程的。戴宗答道。小可便是。那兩箇頭領慌忙剪拂道。平日只聽得說大名。不想今日在此拜識尊顏。戴宗便問道。這位好漢高姓大名。鄧飛道。我這兄弟。

我這兄弟以問筆作對令文字不解散

姓孟名康。祖貫是真定州人氏。善造大小船

隻。原因押送花石綱。要造大船。嗔怪這提調官催併責罰。他把本官一時殺了。棄家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安身。已得年久。因他長大白淨。人都見他一身好肉體。起他一箇綽號。叫他做玉幡竿孟康。戴宗見說大喜。四籌好漢說話間。楊

林問道。二位兄弟在此聚義幾時了。鄧飛道。不滿兄長說。也有一年多了。只半戰前。在這直西地面上。遇着一箇哥哥。姓裴名宣。先生一人。次生一人。出二人。卻是行文。

省力法。○不是耐。要圖省力。其質收羅。一百八人。亦大難事。祖貫是京兆府人氏。原是本府六案孔目出身。

極好刀筆。爲人忠直聰明。分毫不肯苟且。本處人都稱他鐵面孔目。亦會拈槍。

一使棒。二舞劍。三輪刀。四智勇足備。爲因朝廷除將一員貪濫知府到來。把他

尋事刺配沙門島。從我這里經過。被我們殺了防送公人。救了他。在此安身。聚

集得三二百人。這裴宣極使得好雙劍。上槍棒劍刀四事。此又抽。出一劍。獨贊之有神色。讓他年長。見

在山寨中爲主。煩請二位義士。同往小寨相會。片時。便叫小嘍囉牽過馬來。戴

宗楊林卸下甲馬。細騎上馬。望山寨來。行不多時。早到寨前。下了馬。裴宣已有

人報知。連忙出寨降階而接。戴宗楊林看裴宣時。果然好表人物。生得面白肥

胖。四平八穩。心中暗喜。當下裴宣邀請二位義士。到聚義廳上。俱各講禮罷。相

請戴宗正面坐了。次是楊林裴宣鄧飛孟康五箇好漢。賓主相待。坐定筵宴。當

日大吹大擂飲酒。戴宗在筵上說起晁宋二人。如何招賢納士。仗義疎財。一如何。

衆好漢如何同心協力。何二如八百里梁山泊如何廣闊。何三如中間宛子城如何

雄壯。何四如四下里如何都是茫茫烟水。何五如如何許多軍馬不愁官兵來捉。何六如

何只管把言語說他三箇。錯得錯裴宣回道。小弟也有這箇山寨。有一也也有三

百來匹馬。有二也財賦也有十餘輛車子。糧食草料不算。有三也也有三五百孩兒

們。有四也倘若仁兄不棄微賤時。引薦於大寨入夥。也有微力可效。有五也未知尊

意若何。錯得錯戴宗大喜道。晁宋二公待人接物。並無異心。更得諸公相助。如

錦上添花。若果有此心。可便收拾下行李。待小可和楊林去薊州。見了公孫勝

先生回來。那時一同扮做官軍。星夜前往。衆人大喜。酒至半酣。移至後山斷金

亭上。看那飲馬川景致。喫酒。手一百八人實難收羅。故借戴宗尋公孫作線便順

之跡。故特寫。作加意之筆喝采道。山香水曲。真乃隱秀。無八字盡飲馬川抵你等二位如何

來得到此。鄧飛道。原是幾箇不成材小厮們。世在這里屯扎。後被我兩箇來奪

了這箇去處。衆皆大笑。五箇好漢喫得大醉。裴宣起身舞劍助酒。看也特寫評贊

山水特寫。寫世語。特寫舞劍。戴宗稱讚不已。至晚便留到寨內安歇。次日戴宗

定要。和楊林下山。三位好漢苦留不住。送到山下作別。自回寨裏收拾行裝。整理動身。不在話下。且說戴宗和楊林。離了飲馬川山寨。在路曉行夜住。早來到薊州城外。投箇客店安歇了。楊林便道。哥哥。我想公孫勝先生。是箇學道人。必在山間林下。不住城裏。妙論使吾浩歎。今之學道之人。皆不在山間林下。却葬無數死人在山間。戴宗道。說得是。當時二人先去城外。一到處詢問公孫勝先生下落消息。並無一箇人曉得他。好先生。住了一日。次早起來。又去遼遠村坊街市訪問人時。亦無一箇認得。好先生。兩箇又回店中歇了。第三日戴宗道。敢怕城中有人認得他。不認得。斯使有足。先交稱。當日和楊林卻入薊州城裏來尋他。兩箇尋問老成人時。都道不認得。敢不是城中人。只怕是外縣名山大剎居住。好先生。楊林正行到一箇大街。只見遠遠地。一派鼓樂。迎將一箇人來。接過。戴宗楊林立在街上看時。前面兩箇小牢子。一箇馱着許多禮物花紅。一箇捧着若干緞子采繒之物。後面青羅傘下。罩着一箇押獄劊子。那人生得好表人物。露出藍靛般一身花繡。兩眉入鬢。鳳眼朝天。淡黃面皮。細細有幾根髭鬚。那人祖貫是河南人氏。姓楊名雄。因跟一箇

叔伯伯哥。來薊州做知府。一向流落在此。續後一箇新任知府。卻認得他。因此就參他做兩院押獄兼充市曹行刑劊子。因爲他一身好武藝。面貌微黃。以此人都稱他做病關索楊雄。當時楊雄在中間走着。背後一箇小牢子。擎着鬼頭靶法刀。原來纔去市心裏決刑了回來。衆相識與他掛紅賀喜。送回家去。正從戴宗楊林面前迎將過來。一簇人在路口攔住了把蓋。只見側首小路裏。又撞出七八箇軍漢來。爲頭的一箇叫做踢殺羊張保。楊志被牛所苦。楊雄爲羊所困。皆非必然之事。只是借勾使的破落戶漢子。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爲見楊雄原是外鄉人來薊州。卻有人懼怕他。因此不怯氣。當日正見他賞賜得許多緞疋。帶了這幾箇沒頭神。喫得半醉。卻好趕來要惹他。又見衆人攔住他。在路口把蓋。那張保撥開衆人。鑽過面前。叫道。節級拜揖。楊雄道。大哥來喫酒。張保道。我不要喫酒。我特來問你借百十貫錢使用。楊雄道。雖是我認得大哥。不曾錢財相交。如何問我借錢。張保道。你今日詐得百姓許多財物。如何不借我些。楊雄應道。這都是別人與我

做好看的。怎麼是詐得百姓的。你來放刁。我與你軍衛有司。各無總屬。張保不應。便叫衆人向前一鬪。先把花紅緞子都搶了去。楊雄叫道。這厮們無禮。卻待向前打那搶物事的人。被張保劈胸帶住。背後又是兩箇來拖住了手。那幾箇都動起手來。小牢子們各自迴避了。楊雄被張保並兩箇軍漢逼住了。施展不得。只得忍氣解拆不開。正鬧中間。只見一條大漢挑着一擔柴來。龍行路成麟甲看見衆人逼住楊雄。動揮不得。那大漢看了路見不平。便放下柴擔。分開衆人。前來勸道。你們因甚打這箇級。那張保睜起眼來。喝道。你這打脊餓不死。凍不殺的乞丐。敢來多管。那大漢大怒。性發起來。將張保劈頭只一提。一交擲翻在地。那幾箇破落戶見了。卻待要來動手。早被那大漢一拳一箇都打的東倒西歪。楊雄方纔脫得身。把出本事來施展。一對拳頭擲梭相似。那幾箇破落戶都打翻在地。數語救正楊雄。非一張保便困楊雄。亦張保見不是頭。爬將起來。一直走了。了。○沒毛牛之必至於死。顯楊雄也。行文都無浪筆。須知羊楊雄忿怒。大踏步趕將去。張保跟着拾包袱的走。活說楊雄在後面追着。趕轉一條

巷內去了。

將楊雄過去筆法甚好。戴宗先結石

那大漢兀自不歇手。在路口尋人

厮打。戴宗楊林看了。暗暗喝采道。端的是好漢。真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便向

前邀住勸道。好漢看我二人薄面。且罷休了。兩箇把他扶勸到一箇巷內。

又一箇巷

內楊林替他挑了柴擔。好戴宗挽住那漢子。好邀入酒店裏來。楊林放下

柴擔。好同到閣兒裏面。那大漢叉手道。感蒙二位大哥解救。了小人之禍。戴宗

道。我弟兄兩箇。也是外鄉人。因見壯士仗義之心。只恐一時拳手太重。悞傷人

命。特地做這箇出場。請壯士酌三杯。到此相會結義。則箇那大漢道。多得二位

仁兄。解拆小人這場。卻又蒙賜酒相待。實是不當。楊林便道。四海之內。皆是兄

弟。怎如此說。且請坐。戴宗相讓。那漢那里肯僭上。戴宗楊林二人坐了。那漢坐

在對席。叫過酒保。楊林身邊取出一兩銀子來。把與酒保道。不必來問。但有下

飯。只顧買來與我們喫了。一發總算。酒保接了銀子去。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按

酒之類。三人飲過數杯。戴宗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鄉何處。那漢答道。小人姓

石名秀。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自小學得些槍棒在身。一生執意。

是石秀是

物人路見不平。便要相助。人都呼小弟作拚命三郎。因隨叔父來外鄉販羊馬。賣柴。不想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還鄉不得。流落在此薊州。賣柴度日。既蒙拜識。當以實告。戴宗道。小可兩箇。因來此間幹事。得遇壯士如此豪傑。流落在此賣柴。怎能發跡。不若挺身挺身二字妙絕。做事要挺身出去。了生死。要訣也。

湖上去。做箇下半世快樂也好。石秀道。小人只會使些槍棒。別無甚本事。如何能發達快活。戴宗道。這般時節。認不得真。一者朝廷閉塞。二乃奸臣不明。朝廷

用閉塞字。妙言非朝廷不愛人材。只是奸臣閉塞之也。奸臣用不明字。更妙。言奸臣閉塞朝廷。亦非有大過。惡只縣不明。故也不明。二字。何等輕細。卻斷得好。且盡奸

情。斷得奸臣心腹。真是絕妙之筆。俗本乃誤作朝廷。不明奸臣閉塞。復成何語。耶。只二字。轉換其優劣。相去如此。古本俗本之相去。胡可盡。誤亦在天下。善。豈。書。人

讀便知其細耳。小可一箇薄識。因一口氣去投奔了梁山泊宋公明入夥。如今

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箇官人。只是好看話。蓋有權術人開口便防

人。一着如宋江之於武松。皆此類也。學究石秀歎口氣道。小人便要也無得

不知世事。便因此語。續出半部真笑殺。石秀歎口氣道。小人便要也無得

門路可進。戴宗道。壯士若肯去時。小可當以相薦。石秀道。小人不敢拜問二位

官人貴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兄弟姓楊名林。石秀道。江湖上聽得說箇江

州神行太保莫非正是足下戴宗道小可便是叫楊林身邊包袱內取一錠十

兩銀子送與石秀做本錢又看他寫戴宗全學宋江絕倒○活是第二宋江話石

秀不敢受再三謙讓方纔收了纔知道他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正欲訴說些心

腹之話投托入夥豈復料此文乃直兜至翠屏山後耶只聽得外面有人尋問

入來三箇看時卻是楊雄帶領着二十餘人都是做公的趕入酒店裏來戴宗

楊林見人多喫了一驚乘鬧闔裏兩箇慌忙走了卸去戴楊交入楊石移雲接

書最要知古人出筆有無數方法有正筆有反筆有過筆有香筆有轉筆有偷筆

上五法易解所謂偷筆則如此文是也蓋一路都是戴宗作正文至此忽趁勢偷

去戴宗竟入楊雄石秀正傳所謂移雲接月用石秀起身迎住道節級那里去

來楊雄便道大哥何處不尋你卻在這里飲酒會那延好筆我一時被那厮

封住了手施展不得多蒙足下氣力救了我這場便宜一時間只顧趕了那厮

去奪他包袱卻撇了足下這夥兄弟聽得我厮打都來相助依還奪得搶去的

花紅緞疋回來補亦只尋足下不見卻纔有人說道兩箇客人勸他去酒店裏喫

酒因此纔知得特地尋將來石秀道卻纔是兩箇外鄉客人寫出石秀邀在這

里酌三杯說些閒話。

石秀只二語寫出有心人

不知節級呼喚。楊雄大喜。便問道：「足下高姓。」

大名貴鄉何處。因何在此。石秀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

平生執性路見不平。便要去捨命相護。以此都喚小人做拚命三郎。因隨叔父

來此地販賣牛馬。不期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流落在此。薊州賣柴度日。

再不換一字楊雄又問。卻纔和足下一處飲酒的客人何處去了。石秀道：「他兩

箇兒節級帶人進來。只道相鬧。以此去了。楊雄道：「恁地便喚酒保取兩甕酒來。」

大碗叫衆人一家三碗。喫了先去。明日卻得來相會。

楊雄領衆人一來只爲已去戴宗之地耳戴宗既已

卸去便并卸去衆人行文亦有狡兔死走狗烹之法也

衆人都喫了酒。自各散了。楊雄便道：「石秀三郎。你

休見外。想你此間必無親眷。」恩深義重反在此句我今日就結義你做箇弟兄。如何。石秀

見說大喜。便說道：「不敢動問節級貴庚。」楊雄道：「我今年二十九歲。石秀道：「小弟

今年二十八歲。就請節級坐。受小弟拜爲哥哥。石秀拜了四拜。楊雄大喜。便叫

酒保安排飲饌。酒果來。我和兄弟今日喫箇盡醉方休。正飲酒之間。只見楊雄

的丈人潘公。

先露出一丈人來帶領了五七箇人。

前借二十餘人所以走戴宗也即恐度太遲又生此疑

七箇人陪之此書每每如此

直尋到酒店裏來。楊雄見了起身道：「泰山來做甚麼？」潘公道：「我聽得你和人厮打，特地尋將來。」楊雄道：「多謝這箇兄弟救護了我，打得張保那厮見影也害怕。我如今就認義了這石家兄弟，做我兄弟。」潘公叫好，且叫這幾箇弟兄喫碗酒了去。楊雄便叫酒保討酒來，每人三碗喫了去。一段明陪前便叫潘公中間坐了。楊雄對席上首，石秀下首，三人坐下。酒保自來斟酒。潘公見了石秀，這等英雄長大，心中甚喜，便說道：「我女婿得你做箇兄弟相幫，也不枉了公門中出入，誰敢欺負他。」叔叔原曾做甚買賣道路。石秀道：「先父原是操刀屠戶。潘公道：叔叔曾省得殺牲口的勾當麼？」石秀笑道：「自小喫屠家飯，如何不省得宰殺牲口。」潘公道：「老漢原是屠戶出身，只因年老做不得了，止有這箇女婿。他又自一身入官府差遣，因此撇下這行衣飯。三人酒至半酣，計算酒錢。石秀將這擔柴也都准折了。柴下三人取路回來。楊雄入得門，便叫大嫂快來與這叔叔相見。」這字妙是箇認義叔叔。與武只見布簾裏面應道：「大哥，你有甚麼叔叔？」是箇認義叔叔。寫得妙。楊雄道：「你且休問，先出來相見。」所謂一布簾起處，走出那箇

婦人來。原來那婦人是七月七日生的。因此小字喚做巧雲。先嫁了一箇吏員。是薊州人。喚做王押司。兩年前身故了。不為週年作地耳方纔晚嫁得楊雄。未

及一年夫妻。石秀見那婦人出來。慌忙向前施禮道。嫂嫂請坐。石秀便拜。那婦

人道。奴家年輕。新字法如何敢受禮。楊雄道。這箇是我今日新認義的兄弟。你是

嫂嫂。可受半禮。當下石秀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四拜。與武松一様人與武松不一

換絕一字那婦人還了兩禮。請入來裏面坐地。收拾一間空房。教叔叔安歇。潘金

失笑之話休絮煩。次日楊雄自出去。應當官府。分付家中道。安排石秀衣服巾

幘。客店內有些行李包裹。都教去取來。楊雄家裏安放了。卻說戴宗楊林。自酒

店裏看見那夥做公的人。來尋訪石秀。圍圍裏兩箇自走了。回到城外客店中

歇了。次日又去尋問公孫勝。兩日絕無人認得。底先生到又不知他下落住處。兩

箇商量了。且回去。當日收拾了行李。便起身離了薊州。自投飲馬川來。和裴宣

鄧飛孟康。一行人馬。扮作官軍。星夜望梁山泊來。戴宗要見他功勞。糾合得許

多人馬上山。山上自做慶賀筵席。不在話下。御去戴宗亦是再說有楊雄的丈

人潘公自和石秀商量要開屠宰坊。潘公道：我家後門頭是一條斷路小巷。

先伏斷頭小巷。上文楊雄趕張保入一條斷頭小巷來。有一間空房在後面。那

里井水又便可做作坊。點染成一就教叔叔做房在裏面好焰管。幾乎不得石

秀見了也喜端的便益。潘公再尋了箇舊時熟識副手。只央叔叔掌管帳目。石

秀應承了。叫了副手。便把大青大綠粧點起肉案子。水盆砧頭。打磨了許多刀

杖。整頓了肉案。打併了作坊猪圈。趕上十數箇肥猪。選箇吉日。開張肉鋪。衆鄰

舍親戚都來掛紅賀喜。又做掛喫了一兩日酒。楊雄一家得石秀開了店。都歡

喜。自此無話。一向潘公石秀自做買賣。不覺光陰迅速。又早過了兩箇月有餘

時。值秋殘冬到。石秀裏裏外外。身上都換了新衣穿着。先下一句新衣穿着。然

其胸中有鬼也。石秀一日早起五更。出外縣買猪。三日了方回家來。只見鋪店不開。卻

到家裏看時。肉店砧頭也都收過了。刀杖家火亦藏過了。絕世奇文。令人再猜不着。石秀是

箇精細的人。看肚裏便省得了。石秀錯用心也。却騙說他精細。便自心忖道。

常言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哥哥自出外去當官。不管家事。必然嫂嫂見

我做了這些衣裳。一定背後有說話。又見我兩日不回。必有人搬口弄舌。想是

疑心。不做買賣。我休等他言語出來。我自先辭了回鄉去休。自古道。那得長遠

心的人。此回本石秀錯用心也。乃轉入後文。卻又真應。石秀已把豬趕在圈裏。

此言則又文章家之隨手風雲腕中神鬼也。石秀已把豬趕在圈裏。

一句卻去房中換了脚手。事一收拾了包裹行李。事一細細寫了一本清帳。事一從後

面入來。此句亦為後日作。潘公已安排下些素酒食。素酒食妙石秀心中又疑

然請石秀坐定喫酒。潘公道。叔叔遠出勞心。自趕豬來辛苦。石秀道。丈人禮當

且收過了這本明白帳目。若上面有半點私心。天地誅滅。收過店面石秀喫一

一寫收過店面石秀再猜不出。全是鬼神搬運之文。潘公道。叔叔何故出此言。並不曾有得

甚事。石秀道。小人離鄉五七年了。今欲要回家去走一遭。特地交還帳目。今晚

辭了哥哥。今日便行。潘公聽了。大笑起來道。叔叔差矣。你且住聽老漢說。七十

法各妙而以那老漢言無數句話。不一時。有分教。報仇壯士提三尺。破戒沙門

喪九泉。畢竟潘公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易泰卦之四爻曰。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言其不恃刀而

驅之。不待令而信之也。神行太保尋公孫勝。卽扯楊林。裴宣。鄧飛。孟康。楊雄。石秀。入梁山者。非耶。當時不思做官。而思做賊者。止因朝廷招安。則小賊做小官。大賊做大官。故李逵歸家。背母竟說鐵牛做官。非欺母也。又曰。病關索押獄劊子手。拚命三郎。流落蘄州。負薪爲活。途中邂逅。輒爲解紛。邀異姓而同居。執路人如手足。綠林市井間。每多此義氣。若薦紳先生。則對面九疑山矣。

鄧狂言索隱

李逵拜了宋江。給還了兩把板斧。訴說假李逵剪徑一事。衆人大笑。又訴說殺虎一事。爲取娘至沂嶺。被虎喫了。說罷。流下淚來。宋江大笑道。被你殺了四箇猛虎。今日山寨裏卻添得兩箇活虎。金評大書。宋江大笑者。衆人不笑也。夫娘何人也。虎喫何事。娘被虎喫。其子流涕。何情也。聞斯言也。不必賢者而後哀之。行道之人。莫不哀之矣。江獨何心。不惟不能哀之。且復笑之。不惟笑之而已。且大笑之耶。天下之人。莫非子也。天下莫非人子。則莫不各有其娘也。江而獨非人子。則已。江而猶爲人子。則豈有聞人之娘。已被虎喫。而爲人之子。乃復大笑。江誰欺。欺太公乎。作者特於前幅大書不許取娘。於後幅大

書宋江聞虎喫娘大笑。所以深明談忠論孝之人。其胸中全無心肝。爲稗史之樞杌也。又評不悲別人無娘。但誇自家添虎。又評不弔孝子。但慶強盜。皆深惡宋江筆法。所評甚妙。鄙人亟爲錄之。但作者意猶有進。嗚乎。世之假大名而持強權者。制爲非法之法。責人而不責己。何非一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傷殘人之父母以得之者。彼方且志得意滿。以爲足以驅策一世之人豪也。豈不怪哉。上古之世。兵刑合一。是何野蠻。乃爾。是其食人多矣。肉體之刑。軍流之制。抑何慘酷。乃爾。是其食人抑又多矣。彼乃囂囂然爲之說。以告人曰。是固政治上之所不容已。不知以一人之私意。立爲法制。殺奪人之天親。而不許少有怨言。且行之者亦大屬不合于理法。此其盤樂怠傲。豈尙復有人道之可言。而尙煩一班人士。爲之善頌善禱。而作出許多豐亨豫大之歎。忻景況。若夫人民之困苦顛連。鰥寡孤獨之無所告訴者。乃一聽其百千萬億之大聲號呼。而絕無所問也。乃至王陵歸漢。其母伏劍而死。徐庶入曹。其母亦自縊而死。主其事者。猶且歡欣鼓舞。幸他人之黨羽日削。而我之戰將謀臣。乃日日增進于無已。何其酷與。甚則稽紹之父。抗節而死。山濤乃勸之仕晉。而且謂侍中之血。足以爲忠臣之表示焉。人道從此絕矣。

鄧飛道不瞞兄長說。也有一年多。只半載前。在這直西地面上。遇着一箇哥哥。姓裴名宣。祖貫是京

兆府人民。原是本府當案一箇孔目出身。極好刀筆。爲人忠直聰明。分毫不肯苟且。本處人都稱他鐵面孔目。亦會拈槍。使棒。舞劍。輪刀。知勇足備。爲因朝廷除將一員貪濫知府到來。把他尋事。刺配沙門島。從我這裏經過。被我們把防送公人殺了。救了他。在此安身。聚集三二百人。這裴宣極使得好雙劍。讓他年長。見在山寨中爲主。寫裴宣處處與宋江對針。以其爲孔目也。寫鄧飛與孟康之奪山。與其讓裴宣爲主。亦處處與宋江對針。文法之妙若此。夫以極好刀筆之人。而下文寫出他爲人若干好處。只好在鄧飛口中傳說。確非可信。裴宣武事本領。在山泊諸人中亦不見長。則亦只好在鄧飛口中說出。是亦宋江之流亞。而才能不及者乎。乃鄧飛如此稱嘆之。而且推讓之。以爲山中之主。吏道之魔力亦大矣哉。然而知府之貪濫。則不必致疑。大抵窮凶極惡。精于收括之官僚。雖其下之久慣公門者。亦難與久處。况鋤之以滅其口。亦是貪濫者之最要著。尋事刺配。實不足異。所可異者。裴宣固爲將來梁山之法官耳。不徒梁山之法。實爲虛設。卽彼帝王崛起。蠻夷內侵。亦皆無所謂法。法立亦絕不能行。軍政時代。滯礙之處甚多。較之承平時代之上下其手者。更爲無理。蓋彼尙隱隱舞文於法律之中。此乃明明破格于法律之外也。然而不得不立法以塗飾衆人之耳目者。非徒以之示公。而實則借刀筆之力。俾以自利而利其團體。非此不可。此法律之發生。必由于野蠻時代。由社會而生契約之規律。由規

律而生強制之法律。有法以制羣人。而無法以制此持法與造法之人。法之所以久爲世病者。必在于此。然世界不到大同地位。則終不可以無法。法以濟法之窮。而法行。亦法以濟法之窮。而法愈壞。故法律之單簡者。有單簡之利害焉。法律之細密者。有細密之利害焉。不可以一概論也。故有時草創時代。反適用於一羣之社會。則梁山之有法官。不足怪也。然究其原由。則仍與官僚同爲非法之法。則安得不仍以吏爲之。

那人祖貫是河南人氏。姓楊名雄。因跟着一箇叔伯伯哥。來薊州做知府。一向流落在此。續後一箇新任知府。卻認得他。因此就參他做兩院押獄。兼充市曹行刑劊子。因爲他一身好武藝。面貌微黃。以此人都稱他做病關索楊雄。後文石秀口中云。「哥哥如此豪傑。卻討了這箇淫婦。到被這婆娘瞞過了。做成這等勾當。」非惟石秀恨之。鄙人亦深恨之矣。夫潘巧雲。屠戶之女耳。而又爲已故王押司之妻。楊雄既如此豪傑。而又爲前任知府之介弟。娶此婦人何爲。是擇妻固不可以不慎也。雖然。楊雄之娶此婦人也。又豈得已焉者哉。投叔伯伯哥。而流落于薊州。則知府介弟之名詞。飢不可以爲食。寒不可以爲衣。官僚眷屬之結局。往往至此。于是不得已而爲劊子手矣。劊子手是何高貴之人格。婚姻已經不易。是擇術不可以不慎也。况以一孤身外鄉之人。浮寄於此間。問誰肯與之以女者。豪傑之名辭。

亦猶之乎貴介弟耳。故夫楊雄不娶則已。楊雄而娶。勢固不得不勉強以成此一局。夫以豪傑有名之貴介弟。而偶此全無身分之婦人。較之于潘金蓮之強迫勒嫁于武大。實爲對面寫照之文章。乃巧雲之所爲。亦若與金蓮將同于一途。此固人事之所當代爲不平者。而不知其擇妻與擇術之不慎。其事固相連并及。而并且皆無可以任其選擇之餘地者也。人生天地間。同此一人耳。苟非不正當之營業。則亦何爲而賤之。吏爲賤業。則已爲清流之所不齒。吏爲賤業。而饒有權利。則雖清流不齒。而蹶弛之豪傑。仍復爭趨。世變之所以日亟也。屠戶亦非不正當之營業。而社會上乃曰粗人。甚其辭曰殺生害命。而于是乎屠戶亦爲清流所不禮。而無與之爲婚姻矣。再醮之事。法律上所不禁。而君主以名譽抑之。迂儒以學說責之。亦若一經再醮。則罪已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亦不可以已乎。彼既自處于其門戶之賤。又復以品流之賤者加于其身。而無說以解。則末路窮途。或且有倒行逆施之一日。卽全無力者。亦將因此而決不復有自愛之心。奸淫盜詐。迫之以啟其端。治統道統諸公之作俑。實開此人類不平之禍。作者殆于此篇發之矣。

戴宗道這般時節。認不得真。戴宗者。宋江之走狗耳。除卻善走外別無可取。大抵心宋江之心。卽口宋江之口而已。然認不得真四字。是宋江心中之語。絕非宋江口中之語。處處認真。而實在是不認真。

宋江之所以爲鬼也。處處不認真。而并勸人不認真。戴宗之所以爲役也。然則作者之對於此言也。當謂之何。認真者其理。不認真者其事。聽世界自然之驅勢。而我有以運其機而執其權。作者之所以爲神也。這般時節。則更非此不可。美惡固不嫌同辭哉。

一者朝廷閉塞。二乃奸臣不明。金評以閉塞不明字易位。斷俗本古本之優劣。此譬說也。畢竟此二字與彼二字易。有何大分別。豈有時以意改竄耶。然作者之意自在。鄙人亦不欲多爲辨證。但金評以此寬朝廷之罪。而奸臣之惡。亦以不明二字。加以原諒。此則奴隸之見。決無可以一駁之價值。嗚乎。伯夷太公之避紂。孟子至言至當。金評以爲孔子絕不爲此言。則是水滸固當容盜賊。而彼遺老之逃於山林者。皆非孔孟之徒與。况乎王土王臣。原係賢勞者。怨望之辭。不可以爲典要。而孟子取之以言主權之所在。亦斷不得承認盜賊與夷狄之暴君爲君。金評乃欲將獨夫民賊之孟說。取而掀翻之。此譚瀏陽所爲。以孔子不稱湯武爲誣說也。

小可一箇薄識。因一口氣去投奔了梁山泊宋公明入夥。如今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箇官人。開口便提宋公明。置晁蓋何地。作者誅其心矣。書中甚多。可類推。論秤分金銀二語。阮小五未上梁山時。曾有此等說話。盜賊上山之希望。盜賊之事實也。招安做官。宋江未上梁

山時已私對武松論之。盜賊之手段。他首領之所未言也。嗚乎。以作賊之途。裨官民已不靖。以作賊之法。作官民將無餘。然而此言卒以入于人耳者。生計爲之也。亦性情不平致之也。「因隨叔父來外鄉販賣羊馬。不想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還鄉不得。流落在此薊州。賣柴度日。」拚命三郎之石秀。何以堪此。日暮途窮。憤嫉時生。雖曾助力于楊雄。此時尙未及有索報之意。而此言遂使精細狠毒之人。亦自不覺其逆耳矣。境遇之迫人。乃若此其甚哉。此三句連在一氣。恰是宋江欺人之本領。而惟戴宗乃肯明目張膽而言之者。然而非石秀處如此之地位。則戴宗亦不敢于初次會面時。便作如此勸誘之語。飲馬川上之遇裴宣等。「戴宗大喜道。晁宋兩公待人接物。并無異心。更得諸公相助。如錦上添花。」尋其意義。與此言決不相類。裴宣等自有山寨。戴宗視之甚重。故露其有求于人之心。而又以晁宋兩公并稱者。彼口中固不得不示之以山中之主體者也。石秀只一孤身。戴之視之甚輕。故露其有求于我之見。而又僅以宋江說者。彼心中固不得不只有及時雨之大名。與其私交之隆厚者也。一從團體發言。一從私人談心。故寫來名目異樣耳。夫石秀之才。與裴宣等高下何如。亦不待鄙人深論。但對待不同若此。人生世上。勢位富厚。其可忽乎哉。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四十四回

楊雄醉罵潘巧雲

石秀智殺裴如海

佛滅度後。諸惡比丘於佛事中。廣行非法。破壞象教。起大疑謗。殄滅佛法。不盡不止。我欲說之。久不得便。今因讀此而寄辯之。惡世比丘行非法時。每欲假托如來象教。或云講經。或云造像。或云懺摩。或云受戒。外作種種無量莊嚴。其中包藏無量淫惡。是初不知如是佛事。如來在時。悉有儀則。如講經者。如來大師於人天中。作獅子吼。三轉法輪。得道爲證。非第二人力之所及。如來既滅。有諸大士承佛遺囑。流通尊經。則必審擇希世法器。住於深山。閉門講說。講已思惟。思已坐禪。坐已行道。行已覆說。於二六時。不暇剪爪。初不聽許。在於闌園。椎鐘布告。招集男女。拍肩聯臂。作諸戲笑。令菩提場。雜穢充滿。造像法者。如來非欲以己形像。流布人間。是皆廣用異妙方便。表宣法相。令

衆歡喜。四王天者。表於四諦。右伽藍神。左應真者。表於俗諦。及以真諦。十六尊者。表十六句迦葉阿難。表行與說。三世佛者。表世間尊。如是等像。莫不有表。初不聽許。廣造一切淫祀鬼神。羅列堂殿。引諸女人。燒香求福。惑亂僧徒。污染梵行。懺摩法者。超出世間。有力大人。了知本性。純白無垢。非以後心。懺於前心。從本寂靜。不造罪故。譬如以水而洗於水。當知畢竟。無有是處。然爲微細。餘習未除。是用翹勤。質對尊像。求哀自責。誓願清淨。尅期一報。永盡無遺。初不聽許。廣開壇場。巧音歌唱。族姓子女。履舄交錯。僧尼無分。笑語不擇。於慚愧法。無慚無愧。受戒法者。如來制成。分性與遮。性戒廣淵。是爲一切法身大王。所遊戲處。遮戒謹嚴。則爲七衆。同所受持。若或有人。持於遮戒。通達性戒。是名合道。芬陀利華。若不通於性戒。妙義但著袈裟。細視徐行。直不得名持遮戒也。授戒之法。釋迦世尊。爲大和尚。彌勒菩薩。作教授師。文殊尸利。作羯磨師。初不聽許。盲師瞎衆。自相歎譽。網羅士女。作己眷屬。交通閨房。僧俗相接。密坐低語。招世毀謗。至如近世。佛教濫觴。更有一切。慶佛誕生。開佛

光明燒船化庫求乞法名如是種種怪異之事競共興作惑亂世間妖比丘尼穿門入室邀諸淫女寡女處女連袂接屨招招梵刹廣起無量不淨諸行尤爲非法惱亂如來夫釋迦者二月八日沸星出時降生皇宮二月八日沸星出時成菩提道二月八日沸星出時轉大法輪二月八日沸星出時入於涅槃其餘一切諸大菩薩無不各各先一日生後一日滅何嘗某甲於某日生某甲某日如世俗事若爲如來開光明者如來已於無量劫來開大光明五眼四智種種具足何曾有人反以光明施與如來若謂如來教人營福燒化船庫寄來生者如來法中訶責三業貪爲第一是故現世國城妻子猶教之言汝應棄捨何得反興妖妄之論謂來世福今世可求若謂如來聽諸女人求法名者如來在世尙禁女人不得來於僧伽藍中何嘗廣求在家女人圍繞於己至如經中末利夫人韋提夫人舍脂夫人德鬘夫人乘大誓願來從佛學亦皆仍其舊時名字何嘗爲其別立異名世間當知如是種種怪異之事皆是惡僧爲錢財故巧立名色旣得錢財必營房室營房室已次營衣

服。廣於一身。作諸莊嚴。作莊嚴已。恣求淫慾。求淫慾時。何所不至。破壞佛法。破壞世法。破壞嘗往。破壞檀越。如是惡僧。出現世時。如來像教。應時必滅。是以世尊於垂涅槃。勅諸國王大臣長者。一切世間菩薩大人。欲護我法。必先驅逐。如是惡僧。可以刀劍而斫刺之。彼若避走。疾以弓箭而射殺之。在在處處。搜捕掃除。毋令惡種。尙有遺留。是則名爲真正護法。是則名爲愛戀如來。是則名爲最勝供養。是則名爲衆生眼目。若復有人。顧瞻禍福。猶豫不忍。是人卽爲世間大愚。可憐憫者。一切如來。爲之悲哭。譬如壯士。展臂之間。已墮地獄。不可救拔。嗚呼傷哉。安得先佛。重出於世。一爲廓清。令我衆生。知是福田。爲非福田。不以此言爲河漢也。

西門慶一篇已極盡淫穢之致矣。不謂忽然又是裴如海一篇。其淫其穢。又復極盡其致。讀之真似初春食河魴。不復信有深秋蟹螯之樂。及至持螯引酒。然後又疑梅聖俞德明僕僕砂走。徒虛語也。玉婆七分研光。以整兒奇石。秀十分瞧科。以散入妙。悉是絕世文字。

話說石秀回來見收過店面便要辭別出門。潘公說道：叔叔且住。老漢已知叔叔的意了。叔叔兩夜不曾回家。今日回家見收拾過了家火什物。叔叔一定心裏只道是不開店了。因此要去休說恁地好買賣。便不開店時也養叔叔在家。不瞞叔叔說。我這小女先嫁得本府一箇王押司。不幸沒了。今得二週年做些功果與他。因此歇了這兩日買賣。明日請下報恩寺僧人來做功德。就要央叔叔管待則箇。老漢年紀高大熬不得夜。因此一發和叔叔說知。石秀道：既然丈人恁地說時。小人再納定性過幾時。潘公道：叔叔今後並不要疑心。只顧隨分日過。老龜聲口當時喫了幾杯酒。并些素酒收過不提。明早果見道人挑將經擔到來。鋪設壇場。擺放佛像供器。鼓鈸鐘磬。香花燈燭。廚下一面安排齋食。楊雄倒在外邊回來。分付石秀道：賢弟。我今夜卻限常牢。不得前來。凡事。楊節級家裏與王押司做週年算是老不堪之事只用二字藥括過去讀之一笑。只央你支持則箇。石秀道：哥哥放心。自去。自然兄弟替你料理。楊雄去了。石秀自在門前炷管。此時甫得清。天亮。只見一箇年紀小的和尚。揭起簾子入來。深深地與石秀打箇問訊。石秀答禮道：師父少坐。

隨背後一箇道人挑兩箇盒子入來。石秀便叫丈人。有箇師父在這里。潘公聽得從裏面出來。那小和尚便道。乾爺如何一向不到敝寺。老子道。便是開了這些店面。卻沒工夫出來。那和尚便道。押司週年無甚罕物相送。些少掛麵。幾包京棗。老子道。阿也甚麼道理。教師父壞鈔。教叔叔收過了。石秀自搬入去。叫點茶出來。門前請和尚喫。只見那婦人從樓上下來。不敢十分穿重孝。只是淡粧輕抹。寫出回頭便問叔叔誰送物事來。石秀道。一箇和尚叫丈人做乾爺的送來。不快那婦人便笑道。是師兄海閣黎斐如海。寫出極一箇老實的和尚。性極他

誰疑其不老

他便是裴家絨線舖裏小官人。族又姓他

出家在報恩寺中。又搭他

掛搭他

因他師父是家裏門徒結拜我父做乾爺。門徒又他長奴兩歲。因此上叫他做師

兄。又熟他

他法名叫做海公。法又熟他

叔叔晚間你只聽他請佛念經。有這般好

聲音。又熟他石秀道。原來恁地。不快自肚裏已瞧科一分了。一分了

門慶也王婆以十分研光成就之潘巧雲之於裴如海也。石秀以十分瞧破之真乃各極其妙。那婦人便下樓來見和尚。石

秀卻背叉着手。活處出不隨後跟出來。布簾裏張看。秀精細一寫淫婦不防石

替楊雄做箇出場也不見得石秀一想一發有三分瞧科了三分便揭起布簾

撞將出來疾絕那賊禿連忙放茶疾甚妙絕便道大郎請坐這淫婦便插口道

這箇叔叔便是拙夫新認義的兄弟那賊禿虛心冷氣連忙問道二速大郎貴

鄉何處高姓大名石秀道我麼句姓石句名秀句金陵人氏四句十箇字作爲

要問管替人出力又叫做拚命三郎駭人我是箇粗鹵漢子倘有冲撞和尙休

怪却似惹着爆炭妙絕問賊禿連忙道三速不敢不敢小僧去接衆僧來赴道

場連忙出門去了疾甚妙絕那淫婦道三速師兄早來些箇那賊禿連忙走更不答

應五速忙寫賊禿正要迎奸賣僧陸然看見石秀氣色更速忙放茶淫婦送

了賊禿出門自入裏面去了石秀卻在門前低了頭只顧尋思其實心中已瞧

科四分了四分多時又着此二字顯出方見行者走來點燭燒香少刻這賊禿引

領衆僧都來赴道場潘公央石秀接着相待茶湯已罷打動鼓鈸歌詠讚揚篇一

淫蕩之文中間偏夾寫只見這賊禿同一箇一般年紀小的和尙做闍黎搖動

鈴杵發牒請佛獻齋讚供諸天護法監壇主盟追薦亡夫王押司早生天界夾

許多只見那淫婦只見二字總是那淫婦那賊禿那事喬素梳粧來到法壇上

手提香爐拈香禮佛極寫石秀眼裏不堪那賊禿越逞精神搖着鈴杵唱動真言極寫石秀眼裏不堪

那一堂和尚見他兩箇並肩摩倚這等模樣也都七顛八倒極寫石秀眼裏不堪證盟

已畢請衆和尚裏面喫齋夾寫佛事那賊禿讓在衆僧背後賊禿轉過頭來看這

淫婦笑那淫婦也掩着口笑笑此以前以四眼字寫出不堪兩箇處處眉來眼去

以口送情石秀都瞧科了足有五分來不快意五分衆僧都坐了喫齋先飲了

幾杯素酒搬出齋來都下了觀錢夾寫佛事潘公致了不安先入去睡了一箇礙眼

少刻衆僧齋罷都起身行食去了轉過一遭再入道場夾寫佛事石秀不快此時真

到六分了六分只推肚疼自去睡在板壁後妙人去了那淫婦一點情動那里

顧得防備人看見便自去支持衆僧又打了一回鼓鈸動事把些茶酒菓品煎

點那賊禿着衆僧用心看經請天王拜懺設浴召亡參禮三寶處處夾寫許多佛事追薦

到三更時分衆僧困倦許多礙眼那賊禿越逞精神高聲念誦那淫婦在布簾

下久立慾火熾盛不覺情動便教婬奴請海師兄說話那賊禿一頭念經一頭

走到淫婦面前。賊甚這淫婦摘住賊禿袖子。淫甚說道師兄明日來取功德錢

時就對爹爹說血盆願心一事不要忘了。之反囑賊禿道做哥的記得只說二兩字

人一時商量出來要還願也還了好賊禿又道你家這箇叔叔好生利害賊甚

淫婦把頭一搖道這箇保他則甚並不是親骨肉。淫婦淫甚○乾兄賊禿道恁

地小僧卻纔放心一頭說一頭就袖子裏捏那淫婦的手淫婦假意把布簾來

隔那賊禿笑了一聲。石秀眼中極其不堪自出去判斛送亡。到底夾不想石秀卻在板壁

後假睡正瞧得着已看到七分了。七分當夜五更道場滿散送佛化紙已了。寫夾

佛事到底衆僧作謝回去那淫婦自上房去睡了石秀卻自尋思了氣道哥哥恁的

豪傑卻恨撞了這箇淫婦忍了一肚皮鳥氣自去作坊裏睡了次日楊雄回家

俱各不提飯後楊雄又出去了只見那賊禿又換了一套整整齊齊的僧衣逕

到潘公家來那淫婦聽得是和尙來了慌忙下樓出來迎接着邀入裏面坐地

便叫點茶來淫婦謝道夜來多教師兄勞神功德錢未曾拜納賊禿道不足掛

齒小僧夜來所說血盆懺願心這一事特稟知賢妹要還時小僧寺裏見在念

經。只要寫疏一道。就是淫婦便道好好。忙叫姪媛請父親出來商量。潘公便出來謝道。老漢打熬不得。夜來甚是有失陪侍。不想石叔叔又肚疼倒了。無人管待。卻是休怪休怪。賊禿道。乾爺正當自在。淫婦便道。我要替娘還了血盆。舊願。師兄說道。明日寺中做好事。就附答還了。先教師兄去寺裏念經。我和你明日飯罷去寺裏。只要證盟懺疏。也是了當一頭事。潘公道也好。明日只怕買賣緊。櫃上無人。淫婦道。放着石叔叔在家。炤管卻怕怎的。潘公道。我兒出口爲願。明日只得要去。淫婦就取些銀子。做功果錢與賊禿去。有勞師兄。莫責輕微。明日准來上剎討素麵喫。賊禿道。謹候拈香。收了銀子。便起身謝道。多承布施。小僧將去分俵衆僧。來日專等賢妹來證盟。那婦人直送和尚到門外去了。石秀自在作坊裏安歇。起來宰豬趕趁。是日楊雄至晚方回。婦人待他喫了晚飯。洗了脚手。卻教潘公對楊雄說道。心虛我的阿婆臨死時。孩兒許下血盆。經懺願心。在這報恩寺中。我明日和孩兒去那里證盟了。便回。說與你知道。楊雄道。大嫂你便自說與我何妨。一路寫楊雄直性只是有那婦人道。我對你說。又怕你嗔怪。

因此不敢與你說。當晚無話。各自歇了。次日五更楊雄起來。如接連寫五箇起

不暇 自去畫卯。承應官府。石秀起來自理會。做買賣。只見淫婦起來梳頭。句裏

脚洗頸項。句 薰衣裳。句 迎兒起來尋香盒。句 催早飯。句 潘公起來買紙燭。句 討

轎子。句 妙文俗本都失 石秀自一早晨願買賣。也不來管他。極其不快 飯罷把迎兒

也打扮了。笑好 已牌時候。潘公換了一身衣裳。笑好 來對石秀道。相煩叔叔。管門

前老漢和拙女同去。還些願心。便回。石秀笑道。小人自當管。丈人但管。管嫂

多燒些好香。絕倒 早早來。石秀自瞧科。八分了。八分 且說潘公和迎兒跟着轎

子。親 一逕望報恩寺裏來。這賊秃已先在山門下伺候。看見轎子到來。喜不自

勝。向前迎接。潘公道。甚是有勞和尚。那淫婦下轎來謝道。多多有勞師兄。賊秃

道。不敢不敢。小僧已和衆僧都在水陸堂上。從五更起來誦經。到如今未曾住

歇。只等賢妹來證盟。卻是多有功德。把這婦人和老子引到水陸堂上。已自

先安排下香花燈燭之類。有十數箇僧人在彼看經。那淫婦都道萬福。參禮了

三寶。賊秃引到地藏菩薩面前。引 證盟懺悔。通罷疏頭。便化了紙。請衆僧自去

喫齋。着徒弟陪侍。那賊禿卻請乾爺和賢妹。去小僧房裏拜茶。一引把這淫婦引到僧房裏深處。引三預先都準備下了。叫聲師哥拏茶來。只見兩箇侍者捧出茶來。白雪錠器。盡內硃紅托子。雪白錠器盡內絕細好茶也。卻於半句中間。夾出硃紅托子四字筆法之妙。俗子何知。絕細好茶。喫罷放下。蓋子請賢妹裏面坐。一坐又引到一箇小小閣兒裏。四琴光黑漆春臺。挂幾幅名人書畫。小桌兒上焚一爐妙香。佛滅度後。未惡世中有。佛比丘破壞。佛法皆復。私營房室。造作種種非律器血。彈琴燒香。藏菩薩。如惡人出現之時。能令佛法起時。速滅。何以故。非律儀故。消信施。故不坐禪。故不觀心。故多淫慾。故背和合。故起疑。誘放。增生死。故若復是時。有大菩薩。誓願護法。出興於世。身爲國王。及作大臣。長者居士。善男信女。見此惡人行非法時。即當自佛。鳴鼓椎鐘。罷令其人還俗。策使其諸非法。房室器皿。即當毀壞。毋令遺留。能如是者。則爲佛法之所永賴。則如來之身。付託則爲一切諸佛。歡喜。則爲後世衆生。增長信心。若復有人。惑於福。聽信妖言。爲彼惡人。更生庇護。是人即當墮大地獄。妻不貞。其出大藏附識於此。

潘公和女兒一臺坐了。賊禿對席。迎兒立在側邊。那淫婦道。師兄端的是好箇出家人。去處清幽靜樂。賊禿道。妹子休笑話。怎生比得貴宅上。潘公道。生受了師兄一日。我們回去。那賊禿那里肯便道。難得乾爺在此。又不是外人。今日齋食。已是賢妹做施主。如何不喫筋麵子去。師哥快搬來。說言未了。卻早托兩盤進來。都是日常裏藏下的希奇菓子。

異樣菜蔬。并諸般素饌之物。排一春臺。淫婦便道。師兄何必治酒。反來打攪。賊
禿笑道。不成禮數。微表薄情而已。師哥將酒來斟在杯中。賊禿道。乾爺多時不
來。試嘗這酒。老兒飲罷道。好酒。端的味重。好賊禿道。前一日一箇施主家傳得
此法。做了三五石米。明日送幾瓶來與令婿喫。老兒道。甚麼道理。賊禿又勸道。
無物相酬。賢妹娘子。賢妹下忽添胡亂告飲一杯。兩箇小師哥兒。輪番篩酒。迎
兒也喫勸了幾杯。好那淫婦道。酒住。有心喫不去了。賊禿道。難得娘子。竟稱姪到
此再告飲一杯。潘公叫轎夫入來。各人與他一杯酒。喫。賊禿道。乾爺不必記挂。
小僧都分付了。已着道人邀在外面。自有坐處。喫酒。好乾爺放心。且請開懷
多飲幾杯。好原來這賊禿爲這箇婦人。特地對付下這等有力氣的好酒。潘公
喫。央不過多。喫了兩杯。當不住醉了。和尚道。且扶乾爺去牀上睡一睡。和尚叫
兩箇師哥。只一扶。把這老兒攙在一箇冷淨房裏去睡了。這里和尚自勸道。娘
子開懷再飲一杯。那淫婦一者有心。二乃酒入情懷。不覺有些朦朦朧朧上來。
口裏嘈道。師兄。你只顧央我喫酒。做甚麼。活賊禿低低告道。只是敬愛娘子。活

淫婦便道我酒是罷了。畢活道更詳之未賊禿道請娘子去小僧房裏看佛牙。

引五淫婦便道我正要看看佛牙了來。活道血盆願心又說這賊禿把那淫婦一引

到一處樓上。引五卻是那賊禿的臥房鋪設得十分整齊淫婦看了先自五分歡

喜。必今之妖僧所以便道你端的好箇臥房乾乾淨淨賊禿笑道只是少一箇娘

子。他賊禿賊甚入港看那淫婦也笑道你便討一箇不得。淫婦接梭梭相逐針賊禿

道那里得這般施主淫婦道你且教我看看佛牙則箇賊禿道你叫迎兒下去了

我便取出來。賊甚淫婦便道迎兒你且下去看看老爺醒也未。淫甚迎兒自下得

樓來去看潘公賊禿把樓門關上淫婦笑道師兄你關我在這里怎的。便是不知怎的

之試猜這賊禿淫心蕩漾向前樓住那淫婦道我把娘子十分愛慕我為你下了

兩年心路今日難得娘子到此這箇機會作成小僧則箇淫婦道我的老公不

是好惹的你卻要騙我倘若他得知卻不饒你賊禿跪下道只是娘子可憐見

小僧則箇那淫婦張着手說道賊禿家倒會纏人我老大耳括子打你。淫賊禿

嘻嘻的笑着說道任從娘子打只怕娘子閃了手。甚賊那淫婦淫心飛動便樓起

賊禿道。我終不成當真打你。淫賊禿便抱住這淫婦。向牀前卸衣解帶了。其心

願。佛牙遂入血盆。好半日。女登山入廟者亦未思其好半日之不堪也。兩箇。

雲雨方罷。那賊禿摟住這淫婦說道。你既有心於我。我身死而無怨。只是今日

雖然虧你作成了我。只得一霎時恩愛快活。不能穀終夜歡娛。久後必然害殺

小僧。那淫婦便道。你且不要慌。我已尋思一條計了。我家的人。一箇月到有二

十來日。常牢上宿。我自買了迎兒。教他每日在後門裏伺候。若是夜晚。他一不

在家時。便撥一箇香桌兒出來。燒夜香爲號。你便入來不妨。只怕五更睡着了。

不知省覺。卻那里尋得一箇報曉的頭陀。買他來後門頭。大敲木魚。高聲叫佛。

便好出去。若買得這等一箇時。一者得他外面策望。二乃不叫你失了曉。賊禿

聽了這話。大喜道。妙哉。你只顧如此行。我這里自有箇頭陀胡道人。我自分付

他來策望便了。淫婦道。我不敢留戀長久。恐這厮們疑忌。我快回去。是得。你只

不要悞約。那淫婦連忙再整雲鬢。重勻粉面。開了樓門。便下樓來。教迎兒叫起

潘公。慌忙便出僧房來。轎夫喫了酒麵。已在寺門前伺候。那賊禿直送那淫婦

到山門外。那淫婦作別了。上轎自和潘公迎兒歸家。不在話下。卻說這賊秃自來尋報曉頭陀。本房原有箇胡道。今在寺後退居裏小庵中過活。諸人都叫他做胡頭陀。每日只是起五更來敲木魚報曉。勸人念佛。天明時收掠齋飯。賊秃喚他來房中。安排三杯好酒。相待了他。又取些銀子送與胡道。胡道起身說道。弟子無功。怎敢受祿。日常又承師父的恩惠。賊秃道。我自看你是箇志誠的人。我早晚出些錢。貼買道度牒。剃你爲僧。這些銀子。權且將去。買些衣服穿着。原來這賊秃。日常時只是教師哥。不時送些午齋與胡道。待節下。又帶挈他去誦經。得些齋贖錢。誦一層便觀起心感胡道感恩不淺。尋思道。他今日又與我銀兩。必有用我處。何必等他開口。胡道便道。師父但有使令。小道處。卽當向前。賊秃道。胡道你既如此好。心說時。我不瞞你。所有潘公的女兒。要和我來往。不其我要和却說要和我口角如活約定後門首。但有香桌兒在外面時。便是教我來。我卻難去那裏。惹得你先去看探有無。我纔可去。又要煩你五更起來。叫人念佛時。可就來那里後門頭看沒人。便把木魚大敲報曉。高聲叫佛。我便好出來。胡道便道。這箇一句○帶頓一頓口角

如何有難哉。當時應允了。其日先來潘公後門首討齋飯。針線之極只見迎兒

出來說道。你這道人如何不來前門討齋飯。卻在後門裏來。那胡道便念起佛

來。裏面這淫婦聽得了。便出來後門問道。你這道人莫不是五更報曉的頭陀。

胡道應道。小道便是五更報曉的頭陀。教人省睡。妙晚間宜燒些香。妙佛天歡

喜。妙那淫婦聽了大喜。便叫迎兒去樓上取一串銅錢來布施。名曰這頭陀張

得迎兒轉背。便對淫婦說道。小道便是海師父心腹之人。特地使我先來探路。

淫婦道。我已知道了。今夜晚間。你可來看。如有香桌兒在外。你即便報與他則

箇。胡道把頭點着。迎兒取將銅錢來。與胡道去了。那淫婦來到樓上。卻把心腹

之事對迎兒說。奴才但得些小便宜。如何不隨順了。筆卻說楊雄此日。正該當

牢。未到晚先來取了鋪蓋。去監裏上宿。這一日。倒是迎兒。不晚早去安排了。

香桌兒。黃昏時。撥在後門外。寫小兒女不知人事性情如活那婦人卻閃在傍

邊伺候。初更左側。一箇人戴頂頭巾。閃將入來。迎兒喫一嚇。奇絕之文

道誰。只一箇字寫出喫嚇來那人也不答應。活如這淫婦在側邊。伸手便扯。

本皆失可笑

去他頭巾露出光頂來。輕輕地罵一聲賊秃。倒好見識。奇絕淫婦之好見識

兩箇厮抱厮摟着上樓去了。迎兒自來撥過了香桌兒。關上了後門也自去睡

了。他兩箇當夜如膠似漆。如糖似蜜。如酥似髓。如魚似水。極其雅馴也快活戲

淫了五七遍。極其不堪正好睡哩。只聽得咯咯地木魚響。妙奇絕高聲念佛。賊

秃和淫婦一齊驚覺。一齊二字奇妙那賊秃披衣起來道。我去也。今晚再相會。

淫婦道。今後但有香桌兒在後門外。你便不可負約。如無香桌兒在後門。你便

切不可來。賊秃下牀。淫婦替他戴上頭巾。淫極妙絕之迎兒開了後門。簾字只一

兒未晚先自要睡。迎兒這箇丫頭已自做一牀睡了。極寫只要瞞着石秀一箇

那淫婦淫發起來。那里管顧這賊秃。又知了婦人的滋味。便似攝了魂魄的一

般。這賊秃只待頭陀報了。便離寺來。那淫婦專得迎兒做脚。放他出入。因此快

活。往來戲耍。將近一月有餘。辭又香又且說石秀每日收拾了店時。自在坊裏歇

宿。常有這件事挂心。每日委決不下。卻又不曾見這賊秃往來。先反跌每日五

樓上揀一處僻靜兒裏兩箇坐下。叫酒保取瓶好酒來。安排盤饌海鮮案酒。二人飲過三杯。楊雄見石秀只低了頭尋思。是石楊雄是箇性急人。便問道。是

雄兄弟心中有些不樂。莫不家裏有甚言語。傷觸你處。石秀道。家中也無有甚

話。兄弟感承哥哥把做親骨肉一般看待。有句話敢說麼。是石楊雄道。兄弟何

故今日見外。有的話但說不妨。是楊石秀道。哥哥每日出來。只顧承當官府。卻

不知背後之事。這箇嫂嫂不是良人。兄弟已看在眼裏多遍了。且未敢說。今日

見得仔細。忍不住來尋哥哥。直言休怪。楊雄道。我自無背後眼。你且說是誰。石

秀道。前者家裏做道場。請那箇賊秃海閻黎來。嫂嫂便和他眉來眼去。兄弟都

看見。第三日又去寺裏還血盆懺願心。兩箇都帶酒歸來。我近日只聽得一箇

頭陀。直來巷內敲木魚叫佛。那厮敲得作怪。今日五更被我起來張時。看見果

然是這賊秃戴頂頭巾。從家裏出去。似這等淫婦。要他何用。四字問得妙楊雄聽了

大怒道。這賤人恁般如此。石秀道。哥哥且息怒。今日都不要提。是石只和每日

一般。明日只推做上宿。三更後卻再來敲門。那厮必然從後門先走。兄弟一把

拿來從哥哥發落。楊雄道：「兄弟見得是石秀，又分付道：『哥哥今日且不可胡發。』」

說話。是石秀楊雄道：「我明日約你便是。」兩箇再飲了幾杯，算還了酒錢，一同下樓。

來。出得酒肆，各散了。只見四五箇虞候叫楊雄道。偏生出別樣事頭故妙那里不尋節級。

知府相公後花園裏坐地，教尋節級來和我們使棒，快走快走。楊雄便分付石

秀道：「本官喚我，只得去應答。兄弟你先回家去。」石秀當下自歸家裏來，收拾了

店面，自去作坊裏歇息。且說楊雄被知府喚去，到後花園中使了幾回棒，知府

看了大喜，叫取酒來，一連賞了十大賞鍾。楊雄喫了，都各散了。衆人又請楊雄

去喫酒。至晚，喫得大醉，扶將歸來。那淫婦見丈夫醉了，謝了衆人，卻自和迎兒

攙上樓梯去。明晃晃地點着燈盞，楊雄坐在牀上，迎兒去脫鞵鞋。先作一陪淫婦與

他除頭巾，解巾幘。奇絕妙絕之文楊雄見他來除巾幘，一時，惹上心來。奇絕妙絕之文

提着賊禿戴巾也俗本改失自古道：「醉是醒時言。」指着那淫婦罵道：「你這賤人。」句這賊妮子

好歹我要結果了你。得無頭無腦寫那淫婦喫了一驚，不敢回話，且伏侍楊

雄睡了。楊雄一頭上牀睡，一頭口裏恨恨的罵道：「你這賤人。」置一你你這淫婦。第二

這你這你這大蟲口裏倒涎三四你這你這你這我手裏不到得輕輕放了你

道六你這○支離結那淫婦那里敢喘氣直待楊雄睡着看看看到五更楊雄醉

醒了討水喫那淫婦起來昏碗水遞與楊雄喫了桌上殘燈尙明時是酒醒楊雄

喫了水便問道大嫂你夜來不曾脫衣裳睡醒活是酒那淫婦道你喫得爛醉了

只怕你要吐那里敢脫衣裳只在脚後倒了一夜楊雄道我不曾說甚言語是活

酒醒淫婦道你往常酒性好但喫醉了便睡我夜來只有些兒放不下楊雄又

問道石秀這幾日不曾和他快活喫得三杯頭妙絕酒醒你家裏也自安排些

請他那淫婦便不應自坐在踏牀上眼淚汪汪口裏歎氣寫淫婦機楊雄又說

道大嫂我夜來醉了又不曾惱你做甚麼了煩惱那淫婦掩着淚眼只不應活如

楊雄連問了幾聲那淫婦掩着臉假哭活如楊雄就踏牀上扯他也在床上務要

問他爲何煩惱那淫婦一頭哭一面口裏說道活如我爹娘當初把我嫁王押司

只指望一竹竿打到底聲口如活○看他誰想半路相拋今日只爲你十分豪

傑卻嫁得箇好漢誰想你不與我做主聲口如活○看他如此說入去似合楊

楊雄道。又作怪。誰敢欺負你。我不做主。那淫婦道。我本待不說。如法又極愛卻

又怕你着他道兒。欲待說來。活如又怕你忍氣。楊雄聽了便道。你且說怎麼地來。

那淫婦道。我說與你。你不要氣苦。安看他恩愛之至自從你認義了這箇石秀家

來。初時也好。句頓一。向後看看放出刺來。語奇見你不歸時。常看了我說道。哥哥

今日又不來。嫂嫂自睡也好。冷落。宛然便我只不睬他。節真不是一日了。妙這箇且

休說。又頓如。活。昨日早晨我在廚房洗頸項。這厮從後走出來。看見沒人。從背

後伸隻手來摸我胸前。道。嫂嫂。你有孕也。無。宛然又被我打脫了手。貞本待要聲

張起來。貞何等又怕鄰舍得知笑話。裝你的幌子。何等巴得你歸來。卻又濫泥也

似醉了。又不敢說。寫得恩愛軟順之我恨不得喫了他。你兀自來問石秀兄弟

怎的。如聲聲楊雄聽了。心中火起。便罵道。是楊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

心。這厮倒來我面前。又說海闊黎許多事。說得箇沒巴鼻。眼見得那厮慌了。便

先來說破。使箇見識。和盤托出口裏恨恨地道。他又不是我親兄弟。趕了出去

便罷。是楊楊雄到天明。下樓來對潘公說道。宰了的牲口醃了罷。絕倒活寫

是楊楊雄到天明。下樓來對潘公說道。宰了的牲口醃了罷。絕倒活寫

從今日便休要做買賣。一霎時把櫃子和肉案都拆了。石秀天明正將了肉出來門前開店。只見肉案并櫃子都拆翻了。又要做石秀是箇乖覺的人。如何不

省得。笑道是了。

四字寫出
精細乖覺

因楊雄醉後出言走透了消息。到喫這婆娘使箇見

識擷掇。定說我無禮。他教丈夫收了肉店。我若和他分辯。教楊雄出醜。我且退

一步了。卻別作計較。

石秀可畏
我惡其人

石秀便去作坊裏收拾了包裹。第二番也楊雄怕他

羞恥也自去了。

決撒得
好笑

石秀提了包裹跨了解腕尖刀。

妙筆
不單是去

來箇潘公道。

小人在宅上打攪了許多時。今日哥哥既是收了鋪面。小人告回帳目。明明白

白並無分文來去。如有毫釐昧心天誅地滅。

石秀可畏
我惡其人

潘公被女婿分付了。也

不敢留他。繇他自去了。這石秀也只在近巷內。

又一條巷

尋箇客店安歇。賃了一間

房住下。石秀卻自尋思道。楊雄與我結義。我若不明白得此事。枉送了他的性

命。他雖一時聽信了這婦人說。心中怪我。我也分別不得。務要與他明白了此

一事。我如今且去探聽他。幾時當牢上宿。起箇四更便見分曉。在店裏住了兩

日。卻去楊雄門前探聽。當晚只見小牢子取了鋪蓋出去。石秀道。今晚必然當

牢。我且做些工夫看便了。當晚回店裏睡到四更起來。跨了這口防身解腕尖刀。悄悄地開了店門。徑蹻到楊雄後門頭巷內。伏在黑影裏。張時卻好交五更時候。只見那箇頭陀挾着木魚來巷口探頭探腦。石秀一閃閃在頭陀背後。一隻手扯住頭陀一隻手把刀去頸子上閣着。疾低聲喝道。低聲你不要掙扎。若高做聲便殺了你。妙你好好實說。海和尚叫你來怎地。那頭陀道。好漢你饒我便說。石秀道。你快說我不殺你。頭陀道。海閣黎和潘公女兒有染。每夜來往。教我只看後門頭。有香桌兒爲號。喚他入鉢。文奇五更裏卻教我來敲木魚叫佛。喚他出鉢。文奇石秀道。他如今在那里。之精細頭陀道。他還在他家裏睡着。我如今敲得木魚響。他便出來。石秀道。你且借你衣服木魚與我。文奇頭陀手裏先奪了木魚。頭陀把衣服正脫下來。被石秀將刀就頸上一勒。駭疾○一勒妙殺倒在地。頭陀已死了。石秀卻穿上直裰護膝。妙一邊插了尖刀。妙把木魚直敲入巷裏來。之奇極那賊禿在牀上。卻好聽得木魚咯咯地響。連忙起來披衣下樓迎兒先來開門。賊禿隨後從門裏閃將出來。石秀兀自把木魚敲響。那和尚悄悄

喝道。只顧敲甚麼。颯石秀也不應他。讓他走到巷口。一交放翻。疾按住喝道。不要高做聲。高聲便殺了你。妙只等我剝了衣服。便罷。極奇那賊禿知道是石秀。那里敢掙扎做聲。被石秀都剝了衣裳。赤條條不着一絲。極妙悄悄去屈膝邊拔出刀來。三四刀。搠死了。三四刀又妙石秀可畏之極。卻把刀來放在頭陀身邊。段人是極他何事開。逸脫將了兩箇衣服。捲做一捆包了。石秀細之極再回客店裏。輕輕地。妙開了門進去。悄悄地。妙關上了門去睡。不在話下。卻說本處城中一箇賣糕粥的王公。其日五更挑着擔糕粥。點着箇燈籠。一箇小猴子跟着出來趕早市。正來到死屍邊過。卻被絆一交。把那老子一擔糕粥潑在地下。只見小猴子叫道。苦也。一箇和尚醉倒在这里。倒絕老子摸得起來。摸了兩手腥血。叫聲苦。不知高低。幾家鄰舍聽得都開了門出來。把火焰時。只見遍地都是血粥。奇兩箇屍首攔在地上。衆鄰舍一把拖住老子。要去官司陳告。正是禍從天降。災向地生。畢竟王公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潘巧雲之做亡齋。還心願。登山入廟。楊雄知之。其擺香桌。

敲木魚。楊雄則不知也。楊雄不知而石秀告之。自當定計捉姦。何以石秀之定計遠過鄆哥。楊雄之捉姦不逮武大。爛醉來歸。無因詬厲。不能除淫婦之污。幾失弟兄之好。吾故曰。夫如楊雄。夫而愚者也。

又曰。賊禿如海闍黎。楊雄不能殺而石秀殺之。秀殺於忿。不殺於義也。石秀之於楊雄。不等武松之於武大。况楊雄尚在。死巧雲無法。死闍黎亦無名也。巧雲因醉罵之。疑生調戲之。譖石秀負冤而必欲白。故先殺胡道。次殺如海。又取刀置胡道手中。而各剝其衣服。以爲山頭對理之驗。且令官司無所指。摘而併不累於他人。人急計生。以爲白。冤則得矣。若白。義將何以處。雄也。

鄧狂言索隱

觀于此而知宗教廣大。至宏而亦至雜。宗教精微。至嚴而亦至蕩。豈宗教之累人。與抑亦人之累宗教也。夫佛之本旨。明心見性。四大皆空。并不需念經拜佛。亦可以到觀自在地位。抑亦可以到真如地位。豈有所謂以色見我。以聲求我者哉。金評惡世比丘。行非法時。每欲假托如來象教。或曰講經。或曰造像。或曰懺摩。或曰受戒。外作種種無量莊嚴。其中包藏無量淫惡。斯言允矣。雖然。此其故何所自來。

哉。其始也。發之于帝王之樂生而畏死。其繼也。富貴者從而和之。而婦女之絕無學問者。亦復靡然從之。士君子之明理者。亦覺其教法之實有意義也。則亦并其糟粕精華而拉雜收之。當其盛時。誠無敢有輕易闢之者。闢之者。乃曰彼遊民也。毫無道理。惑世誣民之異端也。夫佛教固誠多游民。然其精理微言。又何可以盡廢。乃至號爲道學者。陰用其實。陽諱其名。則爲佛之說者。自當絕對的不服。而反唇以相稽。而遊民又以此爲至便也。于是佛教之眞亡。而遊民之依託者日甚。孰與夫聽其自然。而以佛法治僧徒。而相與同歸于自治之途乎。則其弊庶幾少息耳。書中盜賊託於佛教。淫者託於佛教。盜而淫者。亦託於佛教。則佛教之末流。匪惟吾人之所不許。當亦我佛之所深惡。然非君主尊之。官場庇之。資本家釀錢以養之。則彼苦行頭陀。吾人常崇拜之不暇。而何有于淫盜之媒。且自元人入主以來。因喇嘛徒黨之尊崇。并干政柄。倚賴之者日以益衆。其淫毒遍于天下矣。彼本非佛教之上乘。而託名于佛。其與于今之羣僧。全不知佛家之精微。而借以餬口。尙不至作種種惡孽者。猶爲可惡。作者安能忍而與此終古也。雖然。苟其盡如喇嘛之可以娶妻生子。則彼尋常僧徒之人。欲橫流。或亦可以少減耳。書中巧雲之言曰。「和尚二年前如何起意。」其時正當前夫王押司就死之前後矣。觀于後來之亦自有意。則苟其再醮之時。直接嫁之。亦何不可。而何必改嫁于劊子手。而輕棄其所曾經留情之人。以

至于藕斷絲連。釀成此不正當之行爲。而并至楊雄爲盜賊乎。而無如喇嘛之娶妻生子。本自爲佛家之別支而非正宗。元人淫殺。又欲懺悔夙孽。故奉其教以惑其種人。而爲此特別之優待。若使漢族之人。皆得入喇嘛之教。其志不欲。且佛教之普行于中國者。本無妻室。社會上之習慣。不得而易之也。若使還俗而娶妻。亦爲社會之所不齒。而生計無以自存。佛教中之敗類。安得不因此而益多乎。况推原其所以出家學佛之故。固亦不忍深言矣。或其父母不知教。而惑于迷信。或其人不能自養。而迫于飢寒。除有託而逃。萬不得已者外。亦皆非其本來之良心。實實奉敬宗教。而後甘捨其身家妻子之樂。而事此枯寂禪也。如此而欲以戒律責之。不亦難與。且出家之事。必在山林。而不在城市。必在荒遠。而不在鄉黨。一則不見可欲。而心不動。一則不近俗緣。而志不牽。今裴如海胡爲者乎。那婦人便笑道。是師兄海闍黎（註）裴如海。一箇老實的和尙。他是裴家絨線舖裏小官人。出家在報恩寺中。因他師父是家裏門徒。結拜我父做乾爺。一則其卽爲蘄州人也可知。則其常住于熱鬧場中也可知。文中寫其寺中勢派。并及于臥房之整齊。兼及報曉頭陀之得銀感恩。則其非苦行修持也可知。誰便之然。不暇爲斯人罪也。若夫潘巧雲之名。雖似取七夕之義。然實以其節近孟蘭。亦爲和尙家說鬼話也。地獄人間。誰得而超度之者乎。噫。

書中梁山之首領。受淫婦之害者凡三人。宋江之于閻婆惜也。楊雄之于潘巧雲也。盧俊之于賈娘子也。俊義未入監獄以前。始終不疑娘子。宋江未殺婆惜之前。積久已經疑私張三。而楊雄則忽然信石秀之言。以疑巧雲。忽然又信巧雲之言。以疑石秀。三婦之身分不同。固也。然三人之身分亦自不同。作者可謂因物肖形矣。夫以料事之明而論。則盧不如宋。楊亦不如宋。且盧不受害則不悟。并不如楊。願以鄙人論之。則盧固不失爲好人。宋則適終成其爲壞人。楊則不免爲庸人。而終亦不失其好人之本真者也。何以故。盧以英雄員外之資格。其正式婚姻之妻。計其身分。自當非巧雲與婆惜之比。人之有妻。所以配吾身也。既配吾身。則非有真知灼見。吾固不得而疑之。讓一步而言。則人之有妾。亦所以安吾身也。則非有真知灼見。吾亦不得而疑之。人孰無枕席私情。而况其爲伉儷敵體。故夫員外之不信燕青。不必以不知燕青爲說。浪子之情。固當有甚于燕青者也。俊義自命豪傑。并不信其家奴之敢爲此事。固屬粗疏。然豪傑亦人耳。當然不出於人情之外。彼固謂非特李固不敢。抑且謂娘子亦必不敢。且以其自己身分。與其妻身分。皆逆料其決不至此者也。苟其疑之。則亦必早爲之所矣。若楊雄之妻。則固屠戶之女。而再醮焉者也。石秀雖係新交。然既以仗義而結爲兄弟。竟不一信其言。不足以爲楊雄。卽令始終不信。亦與楊雄之人品無傷。以彼雖再醮。而既已爲雄之妻。則雄之不疑。亦人情所時有。

既已疑之。而乃以酒後失言。聽讒言而頓棄朋友。是何顛倒乃爾乎。故楊雄之聞陰事于石秀。當細心考察之。并不當輕許石秀以捉姦。而奈之何輕聽婦言以逐秀。庸人所爲。大都若此。區區武男之莽夫。烏得以豪傑論。是亦無足深怪耳。彼宋江何爲者哉。以中國從前之社會論。再醮者猶多難保。而况娼妓。娼妓者亦有好人。或且過于良家之女。信之則娶。不信則否。兩言而決。何用防嫌。宋江以其不娶之身。本有不可明言之隱。非盧楊之所可同論。故其娶娼妓也。不過因其色藝。而非信其人之從此改悔。而真心從良也。故其心自疑疑之。而又無暇以防之。張三之私。乃宋江之所召。并非潘賈之淫。楊盧不常受其責者比。既疑之而復遠之。遠之而無所防範。及至人言嘖嘖。抑又不能速去之。彼豈徒以是顧其豪傑之體面哉。措之而已矣。彼固以爲娼妓與張三者。固絕對的無如我何者也。我苟得其實據。則棄之固可。我苟不得其實據。則暫留之以爲玩物。亦無不可。此娼妓也者。本非吾明婚正娶之妻。而吾亦何必以人道待之。是其居心之可誅。直是以人爲戲弄之物耳。故俊義聞燕青之言。而毅然不信者。實在人情之中。楊雄聞石秀之言而遽信。聞巧雲之言而亦遽信者。亦不出乎人情之外。若宋江則視人若非人。而不知其自己陷于非人者也。如以爲楊雄之重友。不如其妻。此固別爲一義。然宋江與張三同事。何不竟取娼妓贈之以爲豪俠乎。若盧俊義者。則更不得以此論。

石秀之殺報曉頭陀及裴如海。觀于石秀之次第殺奸。乃知官僚之敷衍了事。其亦爲奸民之所窺破也。驟而觀之。只覺其精細過人。然自明眼人一加體察。則其事甚非。爲術亦且甚拙耳。何以知之。以姓石之人。而必畫策以殺姓楊人之妻。已經非法。乃未殺奸婦。而先殺奸夫之黨以殺奸夫。則雖楊雄爲之亦屬非法。法律上明言非姦所捉獲勿論也。且殺雙人頭之事。雖爲法律上所許可。然鄙人亦不敢贊同。淫蕩之罪。不至謀殺。則其罪本不至于死。不至于死。則法律不得而殺之。法律不殺而箇人擅殺之。安得不以爲罪。只可末減焉耳。故法律上已經規定離婚之條。則必改當正殺雙之例。今男子宿娼私合。社會上以爲小節。女子規之太嚴。乃大多數謂之曰妬。女子偶有所犯。則男子有殺雙之權。是豈非天下太平之尤者乎。專制之法。于人道毫無當也。以鄙人之意度之。則無論其何等體面人。苟其妻實有淫行。離之已足。既已脫離關係。亦與其人自無傷耳。若以爲捉奸捉雙。而卽可以殺之也。則是與謀殺親夫者一例宣布死刑。幾于無別。其不挺而走險。而釀成謀殺者幾希。非若武松殺嫂一事。人已死而告狀無益者比矣。且自殺與被殺。其傷痕之不同。常識者皆能知之。豈件作竟含糊不覺也者。設使此案成立。而窮極其兇刀之所自來。則地近楊雄之宅。石秀亦曾爲楊雄之店夥。苟有能者。亦豈竟不足以破此案也哉。然而作者必寫得石秀之敢作敢爲。并若嘉許其算無遺策者。亦爲官僚寫

也。在本城之中。出此無頭殺傷二命之重案。知府之責任。如何其重。設令捕治兇手不得。法恐去官。則設法以消滅此事。乃其惟一無二之心理。被殺者既係僧人。又無屍親與事主之爭執。當然作此等辦法。作者乃窮形盡相。猶不肯以此舉主意。出之于知府之本身。而必以當案孔目之一言。尸其決斷。意若曰。官實糊塗。欲設法了事而不得。惟吏實教成之。而吏之奸狡也。乃益見。若問其官之爲用。何以竟不如吏。則以吏之對于法律。習之者惟其專門。對于案情。察之者亦惟其習慣。可以作弊以弄官。亦可以作弊以護官。而官固無是也。于是身爲傀儡。而吏乃爲其牽。謀者。官之得爲此官與否。遂無一不寄生于吏。良民者吏之所魚肉者耳。若奸民則固深知此等情形者也。深知此等情形。則一切作奸犯科之事。皆可以作出疑案。以混淆衆人之耳目于所不及察。而又復逆探官吏之意旨。預留其便宜行事之地步。以爲一了百了之局。謀殺人命及其他奸盜之案情。重于此獄而未經破獲者。尙不知其凡幾。而石秀復何懼焉。故夫石秀之陰謀。仍欺僧寺之無權。而以強行之。并料彼強權者之意。在自便了事而不重人命也。否則石秀之能。豈不知刀傷驗出之爲一大破綻。殺在楊雄後門以外之爲兩大破綻也哉。當與武松殺嫂及書中各案對看。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四十五回

病關索大鬧翠屏山

拚命三火燒祝家店

前有武松殺奸夫淫婦一篇。此又有石秀殺奸夫淫婦一篇。若是者班乎。曰。不同也。夫金蓮之淫。乃敢至於殺武大。此其惡貫盈矣。不破胸取心。實不足以蔽厥辜也。若巧雲淫誠有之。未必至於殺楊雄也。坐巧雲以他日必殺楊雄之罪。此自石秀之言。而未必遂服巧雲之心也。且武松之於金蓮也。武大已死。則武松不得不問。此實武松萬不得已而出於此。若武大固在。武松不得而殺金蓮者。法也。今石秀之於巧雲。既去則亦已矣。以姓石之人而殺姓楊之人之妻。此何法也。總之武松之殺二人。全是爲兄報仇而已。曾不與焉。若石秀之殺四人。不過爲己明寃而已。並與楊雄無與也。觀巧雲所以汚石秀者。亦卽前日金蓮所以汚武松者。乃武松以親嫂之嫌疑而落落然受之。

曾不置辯。而天下後世亦無不共明其如冰如玉也者。若石秀則務必辯之。背後辯之。又必當面辯之。迎兒辯之。又必巧雲辯之。務令楊雄深有以信其如冰如玉而後已。嗚呼。豈真天下之大。另又有此一種。巉刻很毒之惡物。歟。吾獨怪耐菴。以一手搦一筆。而既寫一武松。又寫一石秀。嗚呼。又何奇也。

話說當下衆鄰舍結住王公。直到薊州府裏首告。知府卻纔陞廳。一行人跪下告道。這老子挑着一擔糕粥。潑翻在地下。看時有兩箇死屍在粥裏。先說死屍

妙絕一箇是和尙。一箇是頭陀。俱各身上無一絲頭陀身邊有刀一把。老

子告道。老漢每日嘗賣糕糜營生。只是五更出來趕趁。今朝起得早了些。箇和

這鐵頭猴子只顧走不下面。一交絆翻碗碟都打碎了。相公可憐。碗碟輕碎

兩箇死屍妙得經紀老于性只見血淥淥的兩箇死屍。又喫一驚。只訴自己喫

情知此則聽訟直易也只見血淥淥的兩箇死屍。又喫一驚。只訴自己喫

被殺叫起鄰舍來。倒被扯住到官。倒被妙活是不望相公明鏡辨察。知府隨即

取了供詞。行下公文。委當方里甲帶了伴作公人。押了鄰舍王公一千人等。下

來簡驗屍首。明白回報。衆人登場看簡已了。回州稟復知府。被殺死僧人。係是

報恩寺闍黎裴如海。傍邊頭陀。係是寺後胡道。和尚不穿一絲。身上三四道。擗傷致命方死。胡道身邊。見有兇刀一把。只見頂上有勒死傷痕一道。係是胡道。擗刀。擗死和尚。懼罪自行。勒死。益默石秀胸中知府叫拘本寺僧。鞫問緣故。俱各不知情繇。知府也沒箇決斷。當案孔目稟道。眼見得這和尚裸形赤體。必是和那頭陀。幹甚麼不公不法的事。互相殺死。不干王公之事。鄰舍都教召保聽候。屍首着仰本寺住持。卽備棺木盛殮。放在別處。立箇互相殺死的文書便了。知府道也說得是。隨即發落了一千人等。不在話下。前頭巷裏。又是一條巷那些好事的子弟。做成一隻曲兒。唱道。堪笑報恩和尚。撞着前生冤障。將善男瞞了。信女勾妙。要他喜捨肉身。妙妙慈悲歡暢。妙怎極樂觀音方纔接引。妙蚤血盆地獄。塑來出相。絕妙真好辭。妙想空空色色。空色空色。空他全不記多心經上。妙到如今徒弟度生回。倒妙連長老涅槃街巷。倒妙若容得頭陀頭陀。容得和合多僧。上多僧者。下各二也。同房共住。妙妙未到得無常勾帳。妙只道目連救母上西天。從不見這賊禿爲娘身喪。絕妙後頭巷裏。條又是一條巷也有幾箇好事的子弟。聽得前頭巷裏

唱着。卻不伏氣。便也做隻臨江仙。唱出來。賽他道。淫戒破時。招殺報。妙因緣不

爽分毫。妙本來面目。忒蹊蹊。妙一絲真不掛。妙立地放屠刀。真正絕大利尙今

朝圓寂了。絕小和尚昨夜狂騷。絕頭陀刎頸兒相交。妙爲爭同穴死。絕誓

願不相饒。妙兩隻曲條條巷。又是條都唱動了。那婦人聽得目瞪口呆。卻不敢

說。只是肚裏暗暗地叫苦。楊雄在薊州府裏有人告道。殺死和尚頭陀。心裏早

知了些箇。尋思此一事。准是石秀做出來的。我前日一時間錯怪了他。我今日

閒些。且去尋他。問他箇真實。正走過州橋前來。只聽背後有人叫道。哥哥那裏

去。楊雄回過頭來。見是石秀。擅着便道。兄弟。我正沒尋你處。石秀道。哥哥且來

我下處和你說話。把楊雄引到客店裏小房內。說道。哥哥兄弟不說謊麼。石秀

筆寫出咄楊雄道。兄弟。如今你休怪我。是我一時之愚。蠢因酒後誤失其言。可畏

反被那婆娘猜破了。說兄弟許多不是。我今特來尋賢弟。負荆請罪。石秀道。哥

哥兄弟。雖是箇不才小人。卻是頂天立地的好漢。如何肯做別樣之事。此語前

曾說却覺其闊大今在石秀文中怕哥哥日後中了奸計。因此來尋哥哥。有表記。

教哥哥看。此句直貫下盡到在此。若石秀咄咄可畏。將出和尙頭陀的衣裳。盡

剝在此。此將出衣裳了。又說在楊雄看了心頭火起。便道兄弟休怪我今夜碎割

了這賊人。出這口惡氣。是楊石秀笑道你又來了。石秀又狠毒又你既是公門

中勾當的人。如何不知法度。你又不曾拿得他真姦。如何殺得人。倘或是小弟

胡說時。卻不錯殺了人。石秀轉說楊雄道似此怎生罷休得。罷休二字絕倒。然說到碎割。忽然

說到罷休。是楊雄也。石秀道哥哥只依着兄弟的言語。教你做箇好男子。楊雄道賢弟你

怎地教我做箇好男子。石秀道此間東門外有一座翠屏山。好生僻靜。哥哥到

明日只說道我多時不曾燒香。我今來和大嫂同去。埋那婦人。賺將出來。就帶

了迎兒。同到山上。精小弟先在那裏等候着。當頭對面。把這是非都對得明白

了。哥哥那時寫與一紙休書棄了。這婦人。多恐楊雄不肯且說。是休棄到得

精細節節狠毒。我惡其人。卻不是上着楊雄道兄弟何必說得你身上清潔。我已知了。都是

那婦人說謊。楊雄似石秀道不然。咄咄我也要哥哥知道。他往來真實的事。石

秀可畏。極楊雄道既然兄弟如此高見。必然不差。是楊我明日准定和那賤人來

你卻休要誤了。石秀道：小弟不來時所言，俱是虛謬。角轉說轉復可長楊雄當

下別了石秀，離了客店，且去府裏辦事。至晚回來，並不提起，亦不說甚。只和每

日一般。前夜何不便爾文情週合成趣次日天明起來，對那婦人說道：我昨夜夢見神人，怪我

說有舊願，不曾還得。也是還願絕倒向日許下東門外嶽廟裏那炷香願，未曾還得。今

日我閒些，要去還了，須和你同去。那婦人道：你便自去還了罷。要我何用？是同

還願一肯去一不肯去寫來絕倒楊雄道：這願心卻是當初說親時許下的，必須要和你同去。

那婦人道：既是恁地，我們早喫些素飯，燒湯洗浴了去。楊雄道：我去買香紙，僱

轎子，你便洗浴了，梳頭插帶了等我，就叫迎兒也去走一遭。楊雄又來客店裏

相約石秀，飯罷便來。兄弟休誤。石秀道：哥哥，你若擡得來時，只教在半山裏下

了轎，你三箇步行上來。我自上面一箇僻處，等你不要帶閒人上來。石秀色細

可畏楊雄約了石秀，買了紙燭歸來，喫了早飯。那婦人不知此事，只顧打扮的

齊齊整整，迎兒也插帶了。轎夫扛轎子，早在門前伺候。楊雄道：泰山看家，我和

大嫂燒香了便回。潘公道：多燒香，早去早回。宛然前日石秀告潘公語週合成趣那婦人上了轎

子迎兒跟着楊雄也隨在後面。出得東門來。楊雄低低分付轎夫道：「與我擡上。」

翠屏山去。我自多還你些轎錢。不到兩箇時辰。早來到翠屏山上。原來這座翠

屏山在薊州東門外二十里。都是人家的亂墳。上面一望盡是青草白楊。並無

菴舍寺院。當下楊雄把那婦人擡到半山。叫轎夫歇下轎子。拔去葱管。搭起轎

簾。必細叫那婦人出轎來。婦人問道：「卻怎地來這山裏？」楊雄道：「你只顧且下去。」

轎夫只在這裡等候。不要來。少刻一發打發你酒錢。轎夫道：「這箇不妨。小人只

自在此間伺候便了。」楊雄引着那婦人并迎兒。三箇人上了四五層山坡。只見

石秀坐在上面。那婦人道：「香紙如何不將來？」婦人未上轎。楊雄只買香紙。誑之

以免後文收拾也。楊雄道：「我自先使人將上去了。」把婦人一引引到一處古墓裏。前引

二引三引引五引今石秀便把包裹腰刀桿棒都放在樹根前來。精細道：「嫂

嫂拜揖。」只可字亦復那婦人連忙應道：「叔叔怎地也這裏？」一頭說一面肚裏

喫了一驚。靈活石秀道：「在此專等多時。」可畏楊雄道：「你前日對我說道叔叔多遍

把言語調戲你。又將手摸着你胸前。問你有孕也未。今日這里無人。你兩箇對

得明白那婦人道。哎。呀。過了的事。只顧說甚麼。絕妙絕石秀。睜着眼。道。嫂。嫂。你。怎

麼說。只活畫石秀絕那婦人道。叔叔。你。沒。事。自。把。鬍。兒。提。做。甚。麼。前妙絕。後絕。倒。合

人此時下難駕難石秀道。嫂。嫂。喜。只一字精細滿面狠毒都活。此只一字。可石秀

失之多聞話便。打。開。包。裏。取。出。海。閣。黎。並。頭。陀。的。衣。服。來。撒。放。地。下。道。你。認。得。麼。

畏人那婦人看了。飛紅了臉。無言可對。石秀。擗。地。掣。出。腰。刀。石秀狠毒之極。便與

楊雄。說。道。此。事。只。問。迎。兒。是石秀寫出翠屏山全楊雄。便。揪。過。那。丫。頭。跪。在

面。前。喝。道。你。這。小。賤。人。快。好。好。實。道。如。何。在。和。尙。房。裏。入。姦。何一如如。何。約。會。把

香。桌。兒。為。號。何二如如。何。教。頭。陀。來。敲。木。魚。中三如。用如何實。對。我。說。饒。你。這。條。性

命。但。瞞。了。一。句。先。把。你。剝。做。肉。泥。迎。兒。叫。道。官。人。不。干。我。事。不。要。殺。我。我。說。與

你。如。何。僧。房。中。喫。酒。何一如如。何。上。樓。看。佛。牙。何二如如。何。趕。他。下。樓。看。潘。公。酒。醒

何三如第。三。日。如。何。頭。陀。來。後。門。化。齋。飯。何四如如。何。教。我。取。銅。錢。佈。施。與。他。何五如

如。何。娘。子。和。他。約。定。但。是。官。人。當。牢。上。宿。要。我。掇。香。桌。兒。放。出。後。門。外。便。是。暗

號。頭。陀。來。看。了。卻。去。報。知。和。尙。何六如如。何。海。閣。黎。扮。做。俗。人。帶。頂。頭。巾。入。來。娘

子。扯。去。露。出。光。光。頭。來。何七如如何。五。更。聽。敲。木。魚。響。要。我。開。後。門。放。他。出。去。如八
 何。如。如。娘。子。許。我。一。副。劍。鐳。一。套。衣。裳。略所許前我。只。得。隨。順。了。九如如何。往。來。
 已。不。止。數。十。遭。後。來。便。喫。殺。了。何十如如何。又。與。我。幾。件。首。飾。教。我。對。官。人。說。石
 叔。叔。把。言。語。調。戲。一。節。這。箇。我。眼。裏。不。曾。見。因。此。不。敢。說。十一無又說得好前只。此
 是。實。並。無。虛。謬。迎。兒。說。罷。石。秀。便。道。哥。哥。得。知。麼。石秀可畏語這。般。言。語。須。不。
 是。兄。弟。教。他。如。此。說。咄語咄請。哥。哥。卻。問。嫂。嫂。備。細。緣。由。看他又楊。雄。揪。過。那
 婦。人。來。雄是楊喝。道。賊。賤。人。丫。頭。已。都。招。了。你。便。一。些。兒。休。賴。再。把。實。情。對。我。說
 了。饒。你。這。賤。人。一。條。性。命。那。婦。人。說。道。我。的。不。是。了。你。看。我。舊。日。夫。妻。之。面。饒
 恕。了。我。這。一。遍。石。秀。道。哥。哥。含。糊。不。得。石秀狠毒之極我惡其人○寫須。要。問
 嫂。嫂。後。頭。一。箇。備。細。緣。絲。楊。雄。喝。道。賤。人。你。快。說。那。婦。人。只。得。把。和。尙。二。年。前
 如。何。起。意。何一如如。何。來。結。拜。我。父。做。乾。爺。何二如做。好。事。日。如。何。先。來。下。禮。何三如
 我。遞。茶。與。他。如。何。只。管。看。我。笑。何四如如。何。石。叔。叔。出。來。連。忙。去。了。何五如如。何。我
 出。去。拈。香。只。管。捱。近。身。來。何六如半。夜。如。何。到。布。簾。前。捏。我。的。手。便。教。我。還。了。願。

好如何如何叫我是娘子騙我看佛牙如何求我圖箇長便如何教

我反問你便撚得石叔叔出去如何如何定要我把迎兒也與他說不時我便

不來了句十一如何迎兒說一週巧雲又說一週却句一一都說了石秀道你

卻怎地對哥哥倒說我來調戲你上第十句已明明招出石秀務要特地那婦

人道前日他醉了罵我我見他罵得蹺蹶我只猜是叔叔看見破綻說與他也

是前兩三夜他先教道我如此說之補文中無這早晨便把來支吾實是叔叔並不

曾恁地石秀道今日三面說得明白了任從哥哥心下如何措置更可畏〇近

已過結來到此一句寫石秀只明白楊雄道兄弟你與我拔了這賤人的頭

面剃了衣裳然後我自伏侍他好笑石秀便把那婦人頭面首飾衣服都剃了

秀便把二字寫石楊雄割兩條裙帶把婦人綁在樹上石秀徑把迎兒的首飾也

去了便把妙得把又妙都遞過刀來寫石秀却在人情外天地說道哥哥這

箇小賤人留他做甚麼一發斬草除根何至於此楊雄應道果然好兄弟把刀

來我自動手迎兒見頭勢不好卻待要叫楊雄手起一刀揮作兩段那婦人在

樹上叫道。叔叔勸一勸。活盡絕倒石秀道。嫂嫂不是我。石秀嘆的何事又是你惹來的

耶楊雄向前把刀先空出舌頭。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婦人叫不得。楊雄卻指着

罵道。你這賊賤人。我一時誤聽不明。險些被你瞞過了一者壞了我兄弟情分。

二乃久後必然被你害了性命。我想你這婆娘心肝五臟。怎地生着我且看一

看。一刀從心窩裏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臟掛在松樹上楊雄又將

這婦人七事件分開了。卻將釵釧首飾都拴在包裹裏了。好楊雄道。兄弟你且

來。和你商量一箇長便。如今一箇奸夫。一說了一箇淫婦一箇都已殺了。只

是我和你投那里去安身。石秀道。兄弟自有箇所在。請哥哥便行。寫石秀精細出人楊

雄道。卻是那里去。石秀道。哥哥殺了人。兄弟又殺人。不去投梁山泊入夥。卻投

那里去。楊雄道。且住。我和你又不曾認得他那里一箇人。如何便肯收錄我們。

石秀道。哥哥差矣。如今天下江湖上。皆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招賢納士。結識

天下好漢。誰不知道。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藝。愁甚不收留。楊雄道。凡事先難

後易。免得後患。我卻不合是公人。只恐他疑心不肯安着我們。石秀笑道。他不

是押司出身。石秀寫得出色出色出人我教哥哥一發放心。前者哥哥認義兄弟。那一日先在酒店裏和我喫酒的那兩箇人一箇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一箇是錦豹子楊林。他與兄弟十兩一錠銀子。尙兀自在包裹裏。迴然因此可去投托他。楊雄道：既有這條門路。我去收拾了些盤纏。便走石秀道：哥哥。你也這般搭纏。倘或入城。事發拏住。如何脫身。放着包裹裏。見有若干釵釧首飾。兄弟又有些銀兩。再有人同去也。穀用了。迴一句引下文妙筆何須又去取討。惹起是非來。如何解救。這事少時便發。不可遲滯。我們只好望山後走。石秀便背上包裹。拏了桿棒。楊雄插了腰刀。在身邊提了朴刀。卻待要離古墓。只見松樹後走出一箇人來。叫道：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把人割了。卻去投奔梁山泊入夥。我聽得多時了。奇楊雄石秀看時。那人納頭便拜。奇又楊雄卻認得這人。姓時名遷。祖貫是高唐州人氏。流落在此。只一地里做些飛檐走壁。跳籬騙馬的勾當。曾在薊州府裏喫官司。卻是楊雄救了。人都叫他做鼓上蚤。當時楊雄便問時遷。你如何在這里。時遷道：節級哥哥聽稟。小人近日沒甚道路。在這山裏掘些古墳。覓兩分東西。因見哥哥

在此行事不敢出來衝撞。卻聽說去投梁山泊入夥。小人如今在此。只做得些
偷雞盜狗的勾當。幾時是了。跟隨得二位哥哥上山去。卻不好。未知尊意肯帶
挈小人否。石秀道。既是好漢中人物。他那里如今招納壯士。那爭你一箇。若如
此說時。我們一同去。時遷道。小人卻認得小路去。好當下引了楊雄石秀三箇
人。自取小路下後山。投梁山泊去了。卻說這兩箇轎夫。在半山裏。等到紅日平
西。不見三箇下來。分付了。又不敢上去。挨不過了。活如不免信步尋上山來。只見
一羣老鴉成團打塊。在古墓上。文奇兩箇轎夫上去看時。原來卻是老鴉奪那肚
腸喫。以此聒噪。文奇轎夫看了。喫着一驚。慌忙回家報與潘公。一同去薊州府裏
首告。知府隨即差委一員縣尉。帶了仵作行人。來翠屏山簡驗屍首已了。回復
知府。稟道。簡得一口婦人。潘巧雲。割在松樹邊。使女迎兒。殺死在古墓下墳邊。
遺下一堆婦人與和尚頭陀衣服。寫石秀與中知府聽了。想起前日海和尚頭
陀的事。備細詢問潘公。那老子把這僧房酒醉一節。和這石秀出去的緣絲。細
說了一遍。知府道。眼見得這婦人與和尚通姦。那女使頭陀做脚。想石秀那厮

路見不平。殺死頭陀和尚。楊雄這厮。今日殺了婦人女使無疑。定是如此。只拏得楊雄石秀。便知端的。當卽行移文書。捕獲楊雄石秀。其餘轎夫人等。各放回聽候。潘公自去買棺木。將屍首殮葬。不在話下。再說楊雄石秀時遷。離了薊州地面。在路夜宿曉行。不則一日。行到鄆州地面。過得香林窪。早望見一座高山。不覺天色漸漸晚了。看見前面一所靠溪客店。三箇人行到門首。店小二卻待關門。只見這三箇人撞將入來。小二問道。客人來路遠。這等晚了。時遷道。我們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因此到得晚了。小二哥放他三箇人來安歇。問道。客人不曾打火麼。時遷道。我們自理會。小二道。今日沒客歇。竈上有兩隻鍋。乾淨。客人自用不妨。時遷問道。店裏有酒肉買麼。小二道。今日早起有些肉。都被近村人家買了去。只剩得一甕酒在這里。並無下飯。時遷道也罷。先借五升米來做飯。卻理會。小二哥取出米來。與時遷就淘了。做起一鍋飯來。石秀自在房中安頓行李。敘出楊雄取出一隻釵兒。把與店小二。敘出先回他這甕酒來。喫明日一發算賬。小二哥收了釵兒。便去裏面掇出那甕酒來。開了。將一碟兒熟

菜放在桌子上。時遷先提一桶湯來。叫楊雄石秀洗了脚手。引寫中事。滌一面篩酒來。就來請小二哥一處坐地喫酒。非必要小二同飲。只爲要問起祝家備細也。放下四隻大碗。斟下酒來喫。石秀看見店中簷下插着數十把好朴刀。奇問小二道。你家店裏怎的有這軍器。小二應道。都是主人家留在這裏。石秀道。你家主人是甚麼樣人。小二道。客人。你是江湖上走的人。如何不知我這裏的名字。前面那座高山。便喚做獨龍山。山前有一座深巍巍岡子。便喚做獨龍岡。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這里方圓三十里。卻喚做祝家莊。莊主太公祝朝奉。有三箇兒子。稱爲祝氏三傑。莊前後有五七百家。都是佃戶。各家分下兩把朴刀。與他。這里喚作祝家店。常有數十箇家人來店裏上宿。以此分下朴刀在這里。石秀道。他分軍器在店裏何用。小二道。此間離梁山泊不遠。只恐他那里賊人來借糧。因此准備下。石秀道。與你些銀兩。回與我一把朴刀。用如何。波生小二哥道。這箇卻使不得。器械上都編着字號。我小人喫不得主人家的棍棒。我這主人法度不輕。石秀笑道。我自取笑你。你却便慌。且只顧喫酒。小二道。小人喫不得了。先去歇了。客人

自便。寬飲幾杯。小二哥去了。楊雄石秀又自喫了一回酒。只見時遷道。哥哥要肉喫麼。楊雄道。店小二說沒了肉賣。你又那里得來。時遷嘻嘻的笑道。去竈上提出一隻老大公雞來。都是生發後文無甚出色楊雄問道。那里得這雞來。時遷道。小弟卻纔去後面淨手。見這隻雞在籠裏。尋思沒甚喫酒。被我悄悄把去溪邊殺了。提桶湯去後面。就那里擰得乾淨。煮得熟了。把來與二位哥哥喫。楊雄道。你這厮還是這等賊手賊脚。石秀笑道。還未改本行。三箇笑了一回。把這雞來手撕開喫了。一面盛飯來喫。只見那店小二略睡一睡。放心不下。爬將起來。前後炤管。只見廚桌上有些雞毛利雞骨頭。卻去竈上看時。半鍋肥汁。小二慌忙去後面籠裏看時。不見了雞。連忙出來問道。客人你們好不達道理。如何偷了我店裏報曉的雞喫。時遷道。見鬼了耶耶。其如聞我自路上買得這隻雞來喫。何曾見你的雞。小二道。我店裏的雞。卻那里去了。時遷道。敢被野貓拖了。黃猴子喫了。鷓鷹撲去了。我卻怎地得知。其好如聞小二道。我的雞纔在籠裏。不是你偷了。是誰。石秀道。不要爭。直幾錢。陪了你便罷。店小二道。我的是報曉雞。店內少他不得。

你便賠我十兩銀子也不濟。只要還我雞。石秀大怒道：你詐哄誰？老爺不賠你。便怎的？店小二笑道：客人你們休要在這里討野火喫。只我店裏不比別處。客店拏你到莊上，便做梁山泊賊寇解了去。看他要生出事頭無可生處如此曲折寫來石秀聽了，大罵道：便是梁山泊好漢，你怎麼拏了我去請賞？楊雄也怒道：好意還你些錢，不賠你，怎地拏我去？小二叫一聲有賊，只見店裏赤條條地走出三五箇大漢來，逕奔楊雄石秀來，被石秀手起一拳一箇都打翻了。小二哥正待要叫，被時遷一拳打腫了臉，做聲不得。這幾箇大漢都從後門走了。楊雄道：兄弟，這厮們一定去報人來。我們快喫了飯，走了罷。三箇當下喫飽了，把包裹分開背了，穿上麻鞋，跨了腰刀，各人去榆架子上揀了一條好朴刀。好石秀道：左右只是左右，不可放過了他。便去竈前尋了把草，竈裏點箇火，望裏面四下焯着。畢竟寫出是石秀

看那草房被風一煽，刮刮雜雜火起來。那火頃刻間，天也似般大。三箇拽開脚步，望大路便走。三箇人行了兩箇更次，只見前面後面火把不計其數，約有二百人發着喊，趕將來。石秀道：且不要慌。我們且揀小路走。石秀只是楊雄道：且

住一箇來殺一箇兩箇來殺一雙待天色明朗走出此處却寫說猶未了四下裏

合攏來楊雄當先石秀在後時遷在中獨寫楊雄三箇挺着朴刀來戰莊客那夥人

初時不知輪着槍棒趕來楊雄手起朴刀早戳翻了五七箇前面的便走後面

的急待要退石秀趕入去又戳翻了六七人四下里莊客見說殺傷了十數人

都是要性命的思量不是頭都退了去三箇得一步趕一步正走之間喊聲又

起枯草裏舒出兩把撓鈎來正把時遷一撓鈎搭住拖入草窩裏去了苦一時遷拖去

便令下文住手不得却生出三打祝家莊也石秀急轉身來救時遷背後又舒出兩把撓鈎來卻得

楊雄眼快將把朴刀一撥撥開望草裏便戳發聲喊都走了不可救不可兩定救只如此好

箇兒捉了時遷怕深入重地亦無心戀戰顧不得時遷了且四下里尋路走罷

見遠遠的火把亂明小路上又無叢林樹木炤得有路便走畫一直望東邊去

了衆莊客四下里趕不着自救了帶傷的人去將時遷背剪綁了押送祝家莊

來且說楊雄石秀走到天明望見一座村落酒店石秀道哥哥前頭酒肆裏買

碗酒飯喫了去就問路程兩箇便入村店裏來倚了朴刀坐下叫酒保取些酒

來。就做些飯喫。酒保一面鋪下菜蔬。燙將酒來。方欲待喫。只見外面一箇大漢。走入來。生得鬪臉。方腮。眼鮮耳大。貌醜形粗。穿一領茶褐紬衫。戴一頂萬字頭巾。繫一條白絹搭膊。下面穿一雙油膀靴。叫道。大官人教你們挑了擔來。莊上納店主人連忙應道。裝了擔。少刻便送到莊上。那人分付了便轉身。又說道。快挑來。卻待出門。正從楊雄石秀面前過。楊雄卻認得他。便叫一聲小郎。你如何在這里。不看我一看。那人回轉頭來看了一看。卻也認得。便叫道。恩人如何來到這里。望着楊雄便拜。不是楊雄撞見了這箇人。有分教。三莊盟誓成虛。謬衆虎咆哮起禍殃。畢竟楊雄石秀遇見的那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祝氏三傑。誓必殺賊。殆所稱宋家忠義也者。楊雄石秀。結伴入夥。而時遷信宿。祝莊索刀不已。殺其雞。殺雞不已。焚其屋。是何舉動。

鄧狂言索隱

石秀笑道。他不是押司出身。我教哥哥一發放心。前者哥哥認義兄弟那一日。先在酒店裏和我喫酒。的那兩箇人。一箇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一箇是錦豹子楊林。他與兄弟十兩一錠銀子。尚兀自在

包裹。因此可去投托他。押司出身。楊雄不知。而石秀知之。可謂留心之至者矣。押司使於爲盜。楊雄不能。而宋江能之。可謂奸人之尤者矣。金評謂天地之大。另有此一種巖刻狠毒之惡物。其言不爲無見。顧以鄙人之意度之。則石秀一生行事。雖法無可赦。而實情有可原者也。蓋石秀孤窮者也。且孤窮而武俠者也。抑且武俠而終于盜賊者也。繩孤窮者以法。決非得情勿喜之義。武俠之行。則但當論情。不論法。盜賊本全然在法律以外。亦只能就其情之輕重爲說。必欲由孤窮而武俠。由武俠而盜賊者。皆爲武松之一類人物。天下安有此理。以石秀之爲人。饒有雄心。賣柴非其所堪。屠戶亦非其所願。酒店中戴宗之一種談話。已經聳然有以動其心。惟盜賊本屬危險之地。得已則已。而楊雄認義之殷勤。情不可卻。一飯之恩。必酬。睚眦之怨。必報。政治家之手段。猶且不免于此。而何必以此責之。迨至于楊雄聽淫婦之讒。則其欲上梁山之心。至此已決。此後之種種計畫。無一不從此一念發揚而出。不足以理法繩之矣。然則石秀當楊雄聽讒以後。潔身而去。絕交不出惡聲。叔叔調戲之說。亦絕口不復自白。此盛德之事。而謹厚之人所爲。決非所望于石秀也。然則留函自白。而遂飄然遠走。亦足以自明其無他。卽令此時以孤身投入梁山。亦未嘗非窮而無告者之所爲。然而石秀絕不甘心于此。而爲此亦不見石秀之俠者。何歟。石秀本非平正之人。而又深懷恩怨分明之見。其感激楊雄也。未嘗不于逐客後

存相諒之心。其痛恨奸淫也。又更當于惡言誣讒之後。謀報復之志。以深心之人。而爲兩方面之恩。繼所趨。則其理想之所及。必當異于尋常。金評所譏。實在是。其有激而成之轉念。而實非其本衷。「石秀道。哥哥兄弟。雖是不才小人。卻是頂天立地的好漢。如何肯做別樣之事。」彼其必欲有以自表清白者。固屬人情之常。但自白而必欲殺人。則武俠之流弊。實足以禍天下。金評以爲武松闊大。石秀尖刻。誠不可易。然尖刻之所由來。原不得概以惡意視之。「怕哥哥日後中了奸計。因此來尋哥哥。有表記教哥哥看。將出和尚頭陀的衣服。盡剝在此。」金評以爲金蓮已殺武大。巧雲未殺楊雄。坐巧雲以他日必殺楊雄之罪。此自石秀之言。而不足以服巧雲之心。此言誠然。然巧雲既已犯淫。豈能始終不爲楊雄所知。楊雄以豪傑自命。知之。又豈不暴發。非妻殺夫。則亦夫殺妻耳。坐石秀以他日巧雲不必殺楊雄。而石秀殺之之罪。石秀之心。亦將有所不服。故石秀此舉。對於楊雄。實絕對的爲保全其生命名譽之至計。而不自知其流于偏宕者。棄之可。殺之則必不可。舉四人而駢誅之。則尤不可。其當坐之法。既已決不至死。而石秀又決非執法之人。此固金評之所知。而其言終不可論孤窮之武俠者。彼以其伶仃孤苦之身。流落異地。險阻艱難。久已備嘗。對於人情之奸僞。不如其意。終覺其禍患之不可以一日安。而且不知問學。則安有正當處事之能。不論法律。則自有逸出軌道之事。且以彼孤窮。絕無朋友。

一旦有人焉。視之以爲骨肉之親。而代爲之謀其生計。此其恩義之篤。且可以須臾忘之。至于聽信讒言。交道不終。又實在非楊雄本身之罪。彼方視楊雄之事爲自己之事。視楊雄之生命危險。爲自己之生命危險。并視楊雄之名譽污穢。爲自己之名譽污穢。一念之偏。殺機橫發。若夫遠身全交。以自潔其名。婉言告誡。以代防其患。此等中正和平之辦法。斷非武俠尙氣者之所能及。則惟有以機警出之。而先辦一條走路。并致楊雄于梁山而已矣。勸人爲賊。固亦平日種種之激迫。而然彼固不知其非也。然而殺人于城市之間。官場之知府不問。殺人于墟墓之間。而狗偷之時。遷覺之。世之以機深自命者。亦可以自反乎。

小二道。客人你是江湖上走的人。如何不知我這裏的名字。前面那座高山。便喚做獨龍山。山前有一座洩巍巍岡子。便喚做獨龍岡。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這裏方圓三十里。卻喚做祝家莊。莊主太公祝朝奉。有三箇兒子。稱爲祝氏三傑。祝家莊之形式。與團練近。而宋江居其全家。此濫寇志之所以代爲不平者也。夫古來爲國爲民。而死于盜賊夷狄之手者。何限。後人憑弔興亡。亦不過加以惋惜而已。未有能謂其必無此事者也。顧水滸之事實。本屬意造。而作者心中。又決不欲妄殺好人。則三打祝家莊之深文。不可以不表而出之也。夫但以其表面論之。則團練殺賊。昔人稱之曰忠臣義士。爲保護

政府言之也。卽至今日而有此，亦當奉之以保護鄉里之名，而不知平民政治之根本問題，未經解決。則團練之設，乃實有百害而無一利。作者誠有慨乎其言之也。古者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農之外無所謂兵。此事固當別論。然而春秋之世，盜跖橫行，兵農合一，亦且不足以制之矣。且無論吾國之團練，仍操之于富貴者之手，但以其兵制言，則可以自衛，不可以禦敵。可以禦小盜，而不可以禦大盜。且或以致內亂，而不可禦外侮者也。前清白蓮教之役，頗得其力，然彼固流氓，不爲強敵。且必先有大隊勁旅與之角逐。而此團堡也者，不過少挫其奔走豕突之勢，原非獨仗其兵士以爲平賊之用也。洪楊時代，包村頗稱堅勁，而終爲敵破。曾滌生之團練，已與正式軍隊無異，不可以尋常比。然因其初無地方之權，遂至經過許多困難。屢敗而復振，非徒不足于兵，抑亦不足於餉之故。苗沛霖之徒，終至亂階，而當時鄉團之變爲圩匪者，乃經僧格林沁以百戰敢死之驍，悉取而芟夷之。始以粗安鴉片之戰，廣州之民團殺賊，大抵徒爲虛語。葉名琛以爵相總督，身爲俘虜，義和團之妖妄，尤爲吾儕之所痛心。曾是團練也者，果能清白乃心，而當忠義民兵爲國致死之目者乎？果其真能如此，亦曾有濟于國家之大事乎？鄙人未之敢信也。且作者之時代，爲何如時代，而乃欲以擁護政府，保護鄉里之名義，號召于大眾。此其人當謂之無恥已極，深惡而痛絕之。不過等諸以賊殺賊而已。而牛羊又何擇焉。元之末造，民寨

林立。所謂義兵元帥者。曾不知其有何能力。而明祖與羣雄所至之處。彼固萬不能當。而同歸于盡。作者馨香頂祝。而懸想于心目之間。以求其終達目的之一日。非漫然苟作而已也。察罕特穆爾、李思齊、張良弼之徒。亦起于鄉兵。而察罕尤強。北方之盜。大半歸其平定。其事亦與曾滌生相類。彼時明祖與陳友諒、張士誠等。亦皆深畏其強盛矣。一旦而諸將內爭。有同書中祝李之見象。迄于其子王保保。又與李思齊等不睦。如書中祝彪之于李應。馴至于犯闕清宮。日形跋扈。元室之敗。實由于此。雖其建樹功名以後。本不同于團練。然鄉兵之起。對于其同時一班之兄弟。等屬等夷。已有莫能相下之勢。而王保保以外甥入繼之子。乃欲使其父當日同時起手之先輩。俯首以聽其指揮。亦屬情事上之所不能至。何者。鄉兵時代之首領。固無名義以相維。則分位不尊。軍權斷無有可以統一之理。卽或徼倖成事。而舊時患難友朋。待之有若部曲。亦非長治久安之策。故功業未半。而中道相殘。轉以爲他人之資。首長所將兵卒。非其子弟。則其親朋。嚴之則不厚。寬之則不威。一旦事機所觸。利害相反。彼此衝突。內訌立見。當大敵在前。共保殘生之日。或且有以相顧。苟稍稍得勢。則分裂之思立形。况人各有心。尙不知其所懷者乎。蓋兵者不祥之物。握其權者愈多。受其害者亦愈甚。今無端于平常軍制之外。而更聽不聞教訓之人民。自爲團練。則是授之以兵刃。而教之以互相殺戮之方也。夫使人民自相團結。防

備小偷。以補助其維持秩序保守治安者之力量所不及。而盜賊竊發。亦自衛其地。而待彼主兵者之救以舒死焉。此其意固宜無惡于天下。而作者猶以爲不合于時勢之用。未有懷功名之野心。而以區區之一莊。倚仗其「莊上自有一二千了得莊客」即可侈然以平賊自命。而不以橫挑強寇。禍已而并及于其一羣之人類者也。是尙得以被殺爲冤乎。下文宋江與吳用商議。「要把這祝家莊村坊洗蕩了。」此固作者深著宋江之隱惡。而祝氏亦安得無罪。顧作者只誅首惡。而終以各家散糧。此雖盜賊收買人心之故智。然亦作者之良心上所不忍耳。「宋江勒馬看那祝家莊上。颺起兩面白旗。旗上明明繡着十四字道。填平水泊擒晁蓋。踏破梁山捉宋江。」卽是痛發此旨。五十九回云。「更有一般堪恨之處。那厮杜撰幾句言語。教市上小兒們都唱道。搖動鐵鑼鈴。神鬼盡皆驚。鐵車并鐵鎖。上下有尖釘。掃蕩梁山清水泊。勦除晁蓋上東京。生擒及時雨。括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盡聞名。沒一箇不唱。真可令人忍耐不得。」亦與此篇同義。團練之力。固不過如此哉。且卽令有曾滌生之團練。足以滅賊而有餘。亦非作者之所願聞。彼固本非元室之人。而又無大關係于宋。何謂而爲之作鄉里之順民而爲此迂說也。

水滸
第四十五回索隱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四十六回

撲天鵬兩修生死書

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人亦有言。不遇盤根錯節。不足以見利器。夫不遇難。是亦不足以見奇筆也。此回要寫宋江打祝家莊。夫打祝家莊。亦尋常戰鬪之事耳。烏足以展耐菴之經緯。故未製文。先製題。於祝家莊之東。先立一李家莊。於祝家莊之西。又立一扈家莊。三莊相連。勢如翼虎。打東則中帥。西救。打西則中帥。東救。打中則東西合救。夫如是。題之難。御。遂如六馬亂馳。非一韁所控。伏箭亂發。非一牌所隔。野火亂起。非一手所撲。矣。耐菴而後。廻錦心。舒繡手。弄柔翰。點妙墨。蚤於楊雄。石秀。未至山泊之日。先按下東李。此之謂繫其右臂。入下回十六虎將浴血苦戰。生擒西扈。此之謂斮其左腋。東西定而殲厥三祝。曾不如縛一雞之易者。是皆耐菴相題。有眼。摔題。有法。搗題。有力。故得。至是人徒就篇。

尾論長數短。謂亦猶夫能事。殊未向篇首一籌量。其落筆之萬難也。看他寫李祝之戰。只是相當。非不欲作快筆。徒恐因而兩家不得住手。便礙宋江一打筆勢。故行文有時占得一筆。是多一筆。亦有時留得一筆。是多一筆也。石秀探路一段。描出全副一箇精細人。讀之益想耐菴七竅中。真乃無奇不備。

話說當時楊雄扶起那人來。叫與石秀相見。石秀便問道。這位兄長是誰。楊雄道。這箇兄弟。姓杜名興。祖貫是中山府人氏。因爲面顏生得麤莽。以行人都叫他做鬼臉兒。上年間做買賣。來到薊州。因一口氣上。打死了同夥的客人。喫官司。監在薊州府裏。楊雄見他說起拳棒都省得。一力維持救了他。不想今日在此相會。杜興便問道。恩人爲何公事。來到這里。楊雄附耳低言道。我在薊州殺了人命。欲要投梁山泊去入夥。昨晚在祝家店投宿。因一箇同來的火伴時遷。偷了他店裏報曉雞。喫一時與店小二鬧將起來。性起把他店屋都燒了。我三箇連夜逃走。不隄防背後趕來。我兄弟兩箇。攔翻了他幾箇。不想亂草中間。舒

出兩把撓鉤。把時遷搭了去。我兩箇亂撞到此。正要問路。不想遇見賢弟。杜興道。恩人不要慌。我叫放時遷還你。楊雄道。賢弟少坐。同飲一杯。三人坐下。當下飲酒。杜興便道。小弟自從離了薊州。多得恩人的恩惠。來到這裏。感承此間。一箇大官人見愛。收錄小弟。在家中做箇主管。每日撥萬論千。盡托付與杜興身上。甚是信任。以此不想回鄉去。楊雄道。這大官人是誰。杜興道。此間獨龍岡前面有三座山岡。列着三箇村坊。中間是祝家莊。西邊是扈家莊。東邊是李家莊。這三處莊上。三村裏算來。總有一二萬軍馬人家。惟有祝家莊。最是豪傑。爲頭家長。喚做祝朝奉。有三箇兒子。名爲祝氏三傑。長子祝龍。次子祝虎。三子祝彪。又有一箇教師。喚做鐵棒欒廷玉。此人可惜有萬夫不當之勇。莊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莊客。西邊那箇扈家莊。莊主扈太公。有箇兒子。喚做飛天虎。扈成也。十分了得。惟有一箇女兒。最英雄。名喚一丈青。扈三娘。使兩口日月雙刀。馬上如法了得。這裏東村莊上。卻是杜興的主人。姓李名應。不說出綽號留與下楊雄作問甚好能使一條渾鐵點鋼槍。背藏飛刀五口。百步取人。神出鬼沒。這三村結下生死誓願。

同心共意。但有凶吉。遞相救應。惟恐梁山泊好漢過來借糧。因此三村準備下。抵敵他。如今小弟引二位到莊上。見了李大官人。求書去搭救時。遷楊雄又問道。你那李大官人。莫不是江湖上喚撲天鷗的李應。杜興道。正是他。石秀道。江湖上只聽得說獨龍岡有箇撲天鷗李應。是好漢。卻原來在這裡。好多聞得他真了得。是好男子。我們去走一遭。楊雄便喚酒保。計算酒錢。杜興那里肯要他。還便自招了酒錢。三箇離了村店。便引楊雄石秀。來到李家莊上。楊雄看時。真箇好大莊院。外面週迴一遭。闊港粉牆。傍岸有數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樹。門外一座弔橋。接着莊門。入得門來。進廳前。兩邊有二十餘座槍架。明晃晃的都插滿軍器。杜興道。兩位哥哥在此。少等待小弟入去報知。請大官人出來相見。杜興人去不多時。只見李應從裏面出來。杜興引楊雄石秀。上廳拜見。李應連忙答禮。便教上廳請坐。楊雄石秀再三謙讓。方纔坐了。李應便教取酒來。且相待楊雄石秀兩箇。再拜道。望乞大官人。致書與祝家莊。來救時。遷性命。生死不敢有忘。李應教請門館先生來商議。修了一封書緘。看他先用代筆書便令填寫

寫名諱。使箇圖書印記。又便差一箇副主管齋了。

快馬星火去祝家莊。取這箇人來。那副主管領了東人書札。上馬去了。楊雄石

秀拜謝罷。下文便於寫出許多謝令。李應道。二位壯士放心。小人書去。便當放來。

寫他兩番托意亦令下。楊雄石秀又謝了。又謝。李應道。且請去後堂。少敘三杯等

待。看他說得便極。兩箇隨進裏面。就具早膳相待。飯罷。一喫了茶。二李應問些槍法。見

楊雄石秀說得有理。心中甚喜。三已碑時分。四疊寫四句。那箇副主管回來。

李應喚到後堂問道。去取的這人在那里。看他說得如此便極。主管答道。小人親見朝奉

下了書。到有放還之心。後來走出祝氏三傑。反焦躁起來。書也不回。人也不放。

定要解上州去。李應失驚道。他和我三家村裏。結生死之交。書到便當依允。如

何恁地起來。必是你說得不好。以致如此。總寫李應非意所料。以杜主管。你須

自去走一遭。副主管換正主管。先寫書法變換。主親兒祝朝奉說箇仔細緣

絲。杜興道。小人願去。只求東人親筆書緘。代筆書來換到那里。方纔肯放。李應

道。說得是。急取一幅花箋紙來。李應親自寫了書札。封皮面上。使一箇諱字圖

書細又把與杜興接了。後槽牽過一匹快馬。備上鞍轡。拏了鞭子。便出莊門。上馬

加鞭奔祝家莊去了。李應道：二位放心。我這封親筆書去。少刻定當放還。托又寫

楊雄石秀深謝了。深謝總令下留在後堂飲酒等待。便是看看天色待晚。去前寫

用四句此寫去久只不見杜興回來。李應心中疑惑。再教人去接。只見莊客報

道：杜主管回來了。李應便道：幾箇回來。看他只是非莊客道：只是主管獨自一

箇跑將回來。李應搖著頭道：卻又作怪。往常這厮不是這等兜搭。今日緣何恁

地。走出前廳。楊雄石秀都跟出來。只見杜興下了馬。入得莊門。見他模樣氣得

紫漲了面皮。咨牙露嘴。半晌說不得話。前店中初遇時却不寫忽於李應道：你

且言備細緣故。怎麼地來。杜興氣定了。方纔道：出小人齋了東人書札。到他那

里。第三重門下。卻好遇見祝龍祝虎祝彪弟兄三人。坐在那里。小人聲了三箇

喏。杜興祝彪喝道：一路雖兼寫三祝而獨顯祝彪○前聲你又來則甚。小人躬

身稟道：禮東人有書在此。拜上祝彪。那厮變了臉。罵道：彪極無禮你那主人恁地

不曉人事。早晌使箇潑男女來這里下書。要討那箇梁山泊賊人時遷。如今我

正要解上外裏去。又來怎地。小人說道：這箇時遷不是梁山泊夥內人數。他自

是蕪州來的客人。要投見做莊東人。不想悞燒了官人店屋。明日東人自當依

舊蓋還。極善辭令不好萬望俯看薄面。高擡貴手。寬恕寬恕。祝家三箇都叫道：

雖獨寫祝彪亦有時兼不還不還。小人又道：官人請看東人親筆書札在此。祝

彪那厮接過書去。也不拆開來看。就手扯得粉碎。極其無禮喝叫把小人直又出莊

門。極其無禮祝彪祝虎發話道：又置祝龍單兼休要惹老爺性發把你那言把你那

也解去也却不好唐突主人名字忽然就出來妙筆真出神入化小人本不敢盡言

實被那三箇畜生無禮。虛一句禮說說把你那李重說却因氣極又說不出只李

應捉來也做梁山泊強寇解了去。登一李字便活畫出氣又喝叫莊客原拏了

小人。先說直又出又說原拏了被小人飛馬走了。於路上氣死小人。叵耐那厮

枉與他許多年結生死之交。今日全無些仁義。邀出子應句李應聽罷。心頭那把

無明業火。高舉三千丈。按捺不下。大呼莊客快備我那馬來。楊雄石秀諫道：大

官人息怒。休爲小人們便壞了貴處義氣。李應那里肯聽。便去房中披上一副

黃金鎖子甲前後獸面掩心穿一領大紅袍背膊邊插着飛刀五把拿了點鋼槍戴上鳳翅盔出到莊前點起三百悍勇莊客李應出杜興也披一副甲持把槍上馬杜興出帶領二十餘騎馬軍楊雄石秀也抓札起挺着朴刀跟着李應的馬

畫出楊雄石秀○此李應是箇大官人畫杜興是箇主管畫楊雄石秀是箇客人各各不同逕奔祝家莊來日漸銜山時分

早到獨龍岡前便將人馬排開原來祝家莊又蓋得好占着這座獨龍山岡四下一遭圍港那莊正造在岡上有三層城牆都是頑石壘砌的約高二丈前後兩座莊門兩條吊橋牆裏四邊都蓋窩舖四下里遍插着槍刀軍器門樓上排着戰鼓銅鑼李應勒馬在莊前大叫祝家三子怎敢毀謗老爺只見莊門開處擁出五六十騎馬來當先一騎似火炭赤的馬上坐着祝家第三子祝彪李應指着大罵道你這廝口邊孌腥未退頭上胎髮猶存你爺與我結生死之交誓願同心共意保護村坊你家有事情要取人時早來早放要取物件無有不奉我今一箇平人二次修書來討你如何扯了我的書札恥辱我名是何道理祝彪道俺家雖和你結生死之交誓願同心協力共捉梁山泊反賊掃清山寨

你如何卻結連反賊。意在謀叛。李應喝道。你說他是梁山泊甚人。你這厮卻窺
 平人做賊。當得何罪。祝彪道。賊人時遷。自己招了。你休要在這里胡說亂道。遮
 掩不過。你去便去。不去時。連你也捉了。做賊人解去。寫祝彪無李應大怒。拍坐
 下馬。挺手中槍。便奔祝彪。祝彪縱馬去戰李應。兩箇就獨龍岡前一來一往。一
 上一下。鬥了十七八合。祝彪戰李應不過。撥回馬便走。彪能寫祝李應縱馬趕將
 去。祝彪把槍橫擔在馬上。左手拈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滿弓。覷得較親。背翻
 身一箭。彪能寫祝李應急躲時。臂上早着。李應翻筋斗墜下馬來。祝彪便勒轉馬
 來。搶人。彪能寫祝楊雄石秀見了。大喝一聲。撚兩把朴刀。直奔祝彪馬前。殺將來。
 祝彪抵當不住。急勒回馬便走。極寫祝彪能○寫祝彪不
 在馬後股上。此時是那馬負疼。壁直立起來。險些兒把祝彪掀在馬下。寫祝李
相當正好好。卻得隨從馬上的。人都搭上箭射將來。只須如此收楊雄石秀見了。自思。
 又無衣甲遮身。只得退回不趕。只須如此收杜興早自把李應救起。上馬先去。
 了。等楊雄石秀退回。然後救李應。幾不成語。矣。楊雄石秀自設斧祝彪。楊雄石

秀跟了衆莊客也走了。也走了上加跟了衆莊客五祝家莊人馬趕了二百里

路。見天色晚來也自回去了。只須如此杜興扶着李應回到莊前下了馬。同入後堂

坐定。宅眷都出來看視。是箇大拔了箭矢伏侍卸了衣甲。是箇大便把金瘡藥

敷了瘡口。連夜在後堂商議。楊雄石秀與杜興說道。既是大官人被那厮無禮

又中了箭。時遷亦不能敷出來。都是我等連累大官人了。我弟兄兩箇只得上

梁山泊去。懇告晁宋二公并衆頭領來與大官人報讐。就救時遷。因辭謝了李

應。李應道。非是我不用心。實出無奈。兩位壯士只得休怪。叫杜興取些金錢相

贈。楊雄石秀那里肯受。李應道。江湖之上。二位不必推卻。兩箇方纔收受。拜辭

了李應。杜興送出村口。指與大路。極似開筆却都爲杜興作別了。自回李家莊

不在話下。且說楊雄石秀取路投梁山泊來。早望見遠遠一處新造的酒店。出

也。一是新設三座酒店而一座亦不出觀是猶無設那酒旗兒直挑出來。兩箇

入到店裏。買些酒喫。就問路程。這酒店卻是梁山泊新添設做眼的酒店。正是

石勇掌管。兩石相接兩箇一回喫酒。一頭動問酒保。上梁山泊路程。石勇見他

兩箇非常便來答應道你兩位客人從那里來要問上山去怎地楊雄道我們從薊州來石勇猛可想起道莫非足下是石秀麼楊雄道我乃是楊雄

問得

向石秀問石秀即是
呆筆死墨更有何妙

這箇兄弟是石秀大哥如何得知石秀名石勇慌忙道小

子不認得前者戴宗哥哥到薊州回來多曾稱說兄長

戴宗

聞名久矣今得上

山且喜且喜三箇敍禮罷楊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對石勇說了石勇隨即叫酒

保置辦分例酒來相待

須知此是第
一番分例酒

推開後面水亭上窗子拽起弓放了一枝

響箭只見對港蘆葦叢中早有小嘍囉搖過船來

須知此另
一張弓另
一水亭另
一枝箭另
一對嘍

囉另
一搖船也

石勇便邀二位上船直送到鴨嘴灘上岸石勇已自先使人上山去報

知早見戴宗楊林下山來迎接

迎舞

俱各敍禮罷一同上至大寨裏衆頭領知

道有好漢上山都來聚會大寨坐下戴宗楊林引楊雄石秀上廳參見晁蓋宋

江并衆頭領相見已罷晁蓋細問兩箇踪跡楊雄石秀把本身武藝投托人夥

先說了衆人大喜讓位而坐楊雄漸漸說到有箇來投托大寨同入夥的時遷

不合偷了祝家店裏報曉雞一時爭鬥起來石秀放火燒了他店屋時遷被捉

李應修書二次去討。怎當祝家三子堅執不放。誓要捉山寨裏好漢。且又千般辱罵。怎耐那廝十分無禮。不說萬事皆休。纔然說罷。晁蓋大怒。喝叫孩兒們將這兩箇與我斬訖報來。

此等波瀾非爲鋪張山寨忠義乃所以翻跌出宋江間

兒戲故不得已而生此也

宋江慌忙道。哥哥息怒。兩箇壯士不遠千里來此協助。如何卻要

斬他。晁蓋道。俺梁山泊好漢。自從火併王倫之後。便以忠義爲主。全施恩德於民。一箇箇兄弟下山去。不會折了銳氣。新舊上山的兄弟們。各有各都有豪傑的光彩。

晁蓋語讀之想見其生平

這廝兩箇把梁山泊好漢的名目去偷雞喫。

其類至多

因此連累

我等受辱。今日先斬了這兩箇。將這廝首級去那里號令。我親領軍馬先洗蕩了那箇村坊。不要輸了銳氣。孩兒們快斬了報來。

又饒四起

宋江勸住道。不然

哥哥不聽。這兩箇賢弟卻纔所說。那箇鼓上蚤時遷。他原是此等人。以致惹起

祝家那廝來。豈是這二位賢弟要玷辱山寨。我也每每聽得有人說祝家莊那

廝要和俺山寨對敵了。

自補一

哥哥權且息怒。卽日山寨人馬數多。錢糧缺少。

非是我等要去尋他。那廝倒來吹毛求疵。因而正好乘勢去拿那廝。若打得此

莊倒有三五年糧食。非是我們生事害他。其實那厮無禮。再三申說只是哥哥

山寨之主。豈可輕動。自此以下凡寫梁山與師建小可不才親領一支軍馬。啟

請幾位賢弟們下山去打祝家莊。若不洗蕩得那箇村坊。誓不還山。一是山寨

不折了銳氣。好二乃免此小輩被他恥辱。好三則得許多糧食。以供山寨之用。

好好四者就請李應上山入夥。好好吳學究道。公明哥哥之言最好。豈可山寨自斬

手足之人。戴宗便道。寧可斬了小弟。不可絕了賢路。迴舞衆頭領力勸。晁蓋方

纔免了二人。楊雄石秀也自謝罪。宋江撫諭道。晁蓋宋江各寫得好賢弟休生

異心。此是山寨號令。不得不如此。便是宋江儻有過失。論妙也須斬首。不敢容情。

如今新近又立了鐵面孔目。裴宣做軍政司。賞功罰罪。已有定例。就上文新立

出一石勇忽抽出一襲宣便表得衆多疑各賢弟只得恕罪。恕罪。楊雄石

秀拜罷謝罪已了。晁蓋叫去坐在楊林之下。山寨裏都喚小嘍囉來參賀新頭

領已畢。一面殺牛宰馬。且做慶喜筵席。撥定兩所房屋。教楊雄石秀安歇。每人

撥十箇小嘍囉伏侍。當晚席散。次日再備筵席。會衆商量議事。宋江教喚鐵面

孔。目。裴。宣。計。較。下。山。人。數。好。啟。請。諸。位。頭。領。同。宋。江。去。打。祝。家。莊。定。要。洗。蕩。了。

那。箇。村。坊。商。量。已。定。除。晁。蓋。頭。領。鎮。守。山。寨。不。動。外。一寨之厚。留。下。吳。學。究。劉。

胡。并。阮。家。三。弟。兄。呂。方。郭。盛。護。持。大。寨。根本重地。原。撥。定。守。灘。守。關。守。店。有。職。

事。人。員。俱。各。不。動。各有專司。舊。令。不。又。撥。新。到。頭。領。孟。康。管。造。船。隻。頂。替。馬。麟。

監。督。戰。船。補署新到頭領寫得好。將。打。祝。家。莊。卻。先。寫。許。寫。下。告。示。將。下。山。

打。祝。家。莊。頭。領。分。作。兩。起。頭。一。撥。宋。江。花。榮。李。俊。穆。弘。李。逵。楊。雄。石。秀。黃。信。歐。

鵬。楊。林。帶。領。三。千。小。嘍。囉。三。百。馬。軍。披。掛。已。了。下。山。前。進。前軍寫。第。二。撥。便。是。

林。冲。秦。明。戴。宗。張。橫。張。順。馬。麟。鄧。飛。王。矮。虎。白。勝。也。帶。三。千。小。嘍。囉。三。百。馬。軍。

隨。後。接。應。後軍寫。再。着。金。沙。灘。鴨。嘴。灘。二。處。小。寨。只。教。宋。萬。鄭。天。壽。守。把。就。行。

接。應。糧。草。軍行糧接寫得好。已。上。勸。段。豈。真。寫。山。泊。晁。蓋。送。路。已。了。自。回。山。

寨。且。說。宋。江。并。衆。頭。領。逕。奔。祝。家。莊。來。於。路。無。話。早。來。到。獨。龍。岡。前。尙。有。一。里。

多。路。前。軍。下。了。寨。柵。宋。江。在。中。軍。帳。裏。坐。下。此一句止為前軍射。便。和。花。榮。商。

議。道。我。聽。得。說。祝。家。莊。裏。路。徑。甚。雜。未。可。進。兵。且。先。使。兩。箇。人。去。探。聽。路。途。曲。

折知得順逆路程。卻纔進兵。與他對敵。李逵便道。看他地不審已哥哥。兄弟

間了多時。不曾殺得一人。我便先去走一遭。宋江道。兄弟。你去不得。若是破陣

衝敵。用着你先去。這是做細作的勾當。用你不着。李逵笑道。量這箇鳥莊。何須

哥哥費力。只兄弟自帶三二百箇孩兒們殺將去。把這箇鳥莊上人都砍了。何

須要人先去打聽。宋江喝道。你這廝休胡說。且一壁廂去。叫你便來。李逵走開

去了。自說道。打死幾箇蒼蠅。也何須大驚小怪。宋江便喚石秀來說道。兄弟。曾

到彼處。可和楊林走一遭。愈頭領都已出色故令新到者立功此行文生熟語

書人石秀便道。如今哥哥許多人馬到這里。他莊上如何不隄備。我們扮作甚

麼人入去好。楊林便道。我自打扮了解斃的法師去。身邊藏了短刀。手裏擎着

法環。於路搖將入去。你只聽我法環響。不要離了我前後。石秀道。我在薊州原

曾賣柴。我只是挑一擔柴前去賣便了。身邊藏了暗器。有些緩急。匾擔也用得

着。楊林道。好好。我和你計較了。今夜打點。五更起來便行。到得明日。石秀挑着

柴擔先入去。行不到二十里來。只見路徑曲折多雜。四下里灣環相似。樹木叢

密難認路頭。石秀便歇下柴擔不走。是石秀此等處一聽得背後法環響得漸

近石秀看時，卻見楊林頭帶一箇破笠子，身穿一領舊法衣，手裏擎着法環。於

路搖將進來。楊林却見石秀眼中看出石秀見沒人，叫住楊林說道：「此處路

徑灣雜，不知那里是我前日跟隨李應來時的路。文情天色已晚，他們衆人爛

熟奔走，正看不仔細。解又白破楊林道：「不要管他路徑曲直，只顧揀大路便走了。」

也錯石秀又挑了柴，只顧望大路先走。見前面一村人家，數處酒店肉店。石秀挑

着柴，便望酒店門前歇了。只見各店內都把刀槍插在門前。每人身上穿一領

黃背心，寫箇大祝字。往來的人亦各如此。祝家說令亦從石秀見了，便看着一

箇年老的人，唱箇喏。秀是石拜揖道：「丈人，請問此間是何風俗，爲甚都把刀槍插

在當門？」又問得好那老人道：「你是那里來的客人，原來不知，只可快走。」石秀道：「小

人是山東販棗子的客人，消折了本錢，回鄉不得，因此擔柴來這里賣。不知此

間鄉俗地理，老人道：「只可快走，別處躲避。這里早晚要大廝殺也。」石秀道：「此間

這等好村坊，怎地了大廝殺？」好問得老人道：「客人，你敢真箇不知，我說與你。俺這

里喚做祝家村。岡上便是祝朝奉衙裏。如今惡了梁山泊好漢。見今引領軍馬在村口。要來廝殺。卻怕我這村裏路雜。未敢入來。見今駐劄在外面。如今祝家莊上行號令下來。每戶人家。要我們精壯後生。准備着。但有令傳來。便要去策應。石秀道。丈人村中。總有多少人家。問得老人道。只我這祝家村。也有一二萬人家。東西還有兩村人。接應。東村喚做撲天鵬。李應。李大官人。西村喚做太公莊。有箇女兒。喚做扈三娘。綽號一丈青。十分了得。石秀道。似此如何。卻怕梁山泊做甚麼。那老人道。便是我們初來時。不知路的。也要喫捉了。石秀道。丈人怎地初來得。要喫捉了。問得老人道。我這村裏的路。石舊人說道。好箇祝家莊。盡是盤陀路。容易入得來。只是出不去。石秀聽罷。便哭起來。撲翻身。便拜。是石秀極向那老人道。小人是箇江湖上折了本錢。歸鄉不得的人。妙絕是石秀方說也。倘或賣了柴出去。撞見廝殺。走不脫。卻不是苦爺爺。怎地可憐。見小人情願。把這擔柴。相送爺爺。只指小人出去的路。秀說得出那老人道。我如何白要你的柴。我就買你的。是老人情性你且入來。請你喫些酒飯。是老人情性。寫老人情性。固也。然亦是行文。

細入妙處蓋宋江大軍既已照境則視家巡綽之人是應絡繹於路豈可一老翁一賣柴者叨叨說路耶說此兩句正妙之在且入來四等也石秀便

謝了挑着柴跟那老人入到屋裏那老人篩下兩碗白酒盛一碗糕糜叫石秀

喫了石秀再拜謝道爺爺指教出去的路徑是石秀只記本題寫得機警那老人道你便從

村裏走去只看有白楊樹便可轉灣者亦須一語令讀不問路道闊狹但有白楊

樹的轉灣便是活路上一句已明此又再申不問沒那樹時都是死路但有便

則如無定是死路矣如有別的樹木轉灣也不是活路既說白楊則別樹定非

却偏要再申一句若還走差了右來左去只走不出去更兼死路

看他寫老人說話只須一句處裏地下埋藏着竹簽鐵蒺藜若是走差了踏着飛簽准定喫捉了待走那里去

活是老人說得恁細石秀拜謝了便問爺爺高姓是石那老人道這村裏姓祝的最多惟

有我覆姓鍾離土居在此石秀道酒飯小人都喫穀了改日當厚報正說之間

只聽得外面鬧炒石秀聽得道拿了一箇細作寫得一波初平一石秀喫了一

驚跟那老人是石秀不看不得白看又出來看時只見七八十箇軍人背綁着

一箇人過來石秀看時卻是楊林剝得赤條條的索子綁着石秀看了只暗暗

地叫苦悄悄假問老人道這箇拿了的是甚麼人爲甚事綁了他此本不必打

石秀遮掩自己又順便帶出楊林被捉事耳那老人道你不見說他是宋江那里來的細作石秀又

問道怎地喫他拿了那老人道說這厮也好大膽獨自一箇來做細作打扮做

箇解斃法師閃入村裏來卻又不認得這路只揀大路走了左來右去只走了

死路又不曉的白楊樹轉灣抹角的消息人見他走得差了來路蹣蹣報與莊

上官人們來捉他這厮方纔又掣出刀來手起傷了四五箇人補出楊林

住這里人多一發上因此喫拿了有人認得他從來是賊叫做錦豹子楊林楊林

不必被捉也必寫楊林被捉者一以顯石秀之獨能一以激宋江之進兵也說言未了只聽得前面喝道說是莊上

三官人巡綽過來寫得一波未平一石秀在壁縫裏張時看得前面擺着二十

對纓槍後面四五箇人騎着馬都彎弓插箭又有三五對青白哨馬中間擁着

一箇少年壯士坐在一匹雪白馬上全副披掛跨了弓箭手執一條銀槍石秀

自認得他特地問老人道去相公是誰又從石秀眼中極寫視彭○得此○一

呼將軍是相公活是賣柴人口氣那老人道這箇人正是祝朝奉第三子喚做祝彪定着西村

扈家莊一丈青為妻。弟兄三箇。只有他第一了得。石秀拜謝道。老爺指點尋路

出去。石秀忽然截住。急急提本題。那老人道。今日晚了。前面倘或廝殺。枉送了性命。

石秀道。爺爺可救一命。則箇那老人道。你且在我家歇一夜。事莫急於進兵。尤

探路也。豈有邊警。如石秀而肯於得路之後。再住一夜者。只因作者一心要鋪張

觀家號令嚴整。一心要寫得宋江輕入重地。作一險勢。便暫留石秀一筆。若惟恐

為楊林之續者。此皆文人慘淡經營之處。不可不知也。明日打聽沒事。便可出去。石秀拜謝了。坐在他家。

只聽得門前四九替報馬報將來。排門分付道。你那百姓今夜只看紅燈為號。

即花榮所射者也。齊心并力。捉拿梁山泊賊人。解官請賞。叫過去了。本是後文秘計。却

才子之筆。○設使不留。石秀問道。這箇人是誰。那老人道。這箇官人是本處捕

盜。巡簡今夜約會要捉宋江。石秀見說心中自忖。了一回。討箇火把。叫了安置。

自去屋後草窩裏睡了。便不更說閒話。寫石秀機警。出人處筆筆妙絕。卻說宋江軍馬在村口屯駐。不

見楊林。石秀出來回報。隨後又使歐鵬去。到村口出來回報道。聽得那里講動

說道。捉了一箇細作。小弟見路徑又難。認不敢深入重地。宋江聽罷。忿怒道。如何等得回報了進兵。又喫拿了一箇細作。必然陷了兩箇兄弟。我們今夜只

顧進兵殺將入去。也要救他兩箇兄弟。宋江不肯輕入重地。則安得文章出入。然宋江不肯輕入重地。則安得文章出入。

重地也。筆墨相引。而出每每如此。未知你衆頭領意下如何。只見李逵便道：我先殺入去。看是

如何。看他先因要去被喝至此。忽又要去。一似並不記得曾被喝者。真寫得好。宋江聽得。隨即便傳將令。教軍士都

披掛了。李逵楊雄前一隊做先鋒。使李俊等引軍做合後。穆弘居左。黃信居右。

宋江花榮歐鵬等。中軍頭領。搖旗吶喊。擂鼓鳴鑼。大刀闊斧。殺奔家祝莊來。比

及殺到獨龍岡上。是黃昏時候。宋江催攢前軍打莊。先鋒李逵脫得赤條條的。

奇人奇情。奇景亦復奇文。揮兩把夾鋼板斧。火拉拉地殺向前來。到得莊前。看時。已把吊橋

高高地拽起了。莊門裏不見一點火。極能寫祝李逵便要下水。過去。奇人奇情。亦

許他探路。真乃驚破肚皮。何意得做先鋒。又被關港截住。忽然楊雄扯住道：使

不得。關閉莊門。必有計策。待哥哥來。別有商議。李逵那里忍得住。拍着雙斧。隔

岸大罵。戰陣之事。偏寫出。天真爛漫。來妙絕。道：那鳥祝太公老賊。你出來。黑旋風爺爺在這里。莊

上只是不應。極能寫祝宋江中軍人馬到來。楊雄接着。報說莊上並不見人馬。亦

無動靜。宋江勒馬看時。莊上不見刀槍人馬。心中疑惑。猛省道：我的不是了。天

書上明明戒說臨敵休急暴。

此五字河必天書始能言之有意無意運此一句正表宋江天書之降也

是我一時見

不到。只要救兩箇兄弟。以此連夜進兵。不期深入重地。直到了他莊前。不見敵

軍。他必有計策。快教三軍且退。李逵叫道。哥哥軍馬到這里了。休要退兵。我與

你先殺過去。你們都攛我來。說猶未了。莊上早知。只聽得祝家莊裏。一箇號砲

直飛起半天裏去。極寫祝那獨龍岡上。千百把火把。一齊點着。那門樓上。弓箭

如雨點般射將來。宋江急取舊路回軍。只見後軍頭領李俊。人馬先發起喊來。

說道。來的舊路都阻塞了。必有埋伏。寫得紙上宋江教軍馬四下里尋路走。李

逵揮起雙斧往來尋人。斫殺不見一箇敵軍。極忙中寫李逵三番第二番得一

做先鋒。不見一箇思之絕倒。只見獨龍岡上山頂。又放一箇砲來。極寫祝響聲

未絕。四下里喊聲震地。驚得宋公明目睜口呆。罔知所措。你便有文韜武略。怎

逃出地網天羅。正是安排縛虎擒龍計。要捉驚天動地人。畢竟宋公明并衆頭

領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時遷被祝彪所縛。楊石計無復之。忽遇薊州杜興。感楊雄

恩乞主人一紙。自是地脉已絕。天路忽生。乃李應致書。一再不能救。而興師反爲其所中。夫李扈祝。乃唇齒相依者也。祝拿賊。李放賊。不論成敗。而論順逆。吾寧取祝不取李。

又曰。石秀楊雄。登山求救。晁蓋以時遷偷鷄。大壞法門。應斬。此正論也。戴宗則以莫阻賢路。迎合宋江之攻打。朝奉負盤陀之險。聯絡李扈爲聲援。擒細作之楊林。而漏探路之石秀。氣數使然。非謀之不臧也。

鄧狂言索隱

團練之不可恃。既如上述。然作者之本意。則決非以團練爲重。始終于團練者。大抵無關於興亡之數者也。李察罕與曾滌生等之團練。不得以團練論矣。然則作者之意。果何所注重乎。試分而言之。其一則爲宋末之羣盜發也。夫東京之陷。羣盜已經如麻。宗留守大招而用之。亦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而不可以持久。故發憤嘔血。疽發于背。彼固知其角知門力。非驅之疆場。終不足以善其後也。韓岳崛起于南渡之後。四出征伐。翦其魁傑。而撫循其餘。以爲我用。不知費卻幾番兵力。而後得成此強健之軍隊。號召五路叛將。亦非武穆之能。與其精兵爲之中堅。固亦無所措其手也。迄于宋末。而在宋有淮

上之盜。在金有中原之盜。或降金。或降宋。或降元。反覆無常。自相吞噬。宋與金固無如之何也。乃懸其爵賞而爲之招。元人亦日不暇給也。亦懸其爵賞以爲之招。割據城池。人民塗炭久矣。然宋金終受羣盜之害。而元人實得羣盜之利。雖其間頗費經營。而所得甚多者。匪惟兵力之強弱不同。抑亦羣盜因發生于宋金之境。而于元人已定之城邑。固未能有發難之根據地者也。夫羣盜初起。本亦以山寨團結自保爲幟志。果使在金者皆始終爲金。在宋者亦皆始終爲宋。則雖元人強盛。未必能竟當其鋒。然自其箇人論之。則亦未嘗無一節之可取。然而不能者。彼其志在逃死。久已不爲終日之計。而爵賞之加。亦不過于權利上求生活之途。國界種界之大義。一切皆非其所知。則安得不身犯大戮。自殺以供他人之犧牲乎。招安之說。所以絕不見于水滸傳之事實也。願作者則于此更有深意焉。夫夷狄之所以能強者。固由于乘吾國內亂之後。然彼其未入中國時。亦必併其同類以爲強。而其基始定。遼之興也。先服八部。女真之興也。亦征蒙古。彼本由其部落之酋長。進爲國家。而乃以其野蠻方新之銳氣。收拾我文明人腐敗內潰之餘燼。亦與羣盜紛爭。無所區別者也。元人非滅國四十。遂平西夏。不能滅金。非滅夏滅金。卽不能滅宋。職是故耳。顧其成敗利害之所見。必與中原羣盜相反者。彼所取者他人之境土。而此所擾者。則本國之界域也。彼滅衆羣以爲一羣。由分而合。我析一羣而爲衆羣。由合而分。則

夫四方多事互相角逐之日。固開創強者之絕大利益。而守文弱者之絕大弊害矣。彼時自元代入主以來。中原之大。曾無一片乾淨土。漢族之衆。亦曾有幾箇乾淨人。作者筆下。又安得有所顧惜。而不肯宣布犧牲其一部分之宗旨。縱之使爭。所以宣布此旨者耳。夫自相魚肉。本爲亡國奴種之原。然必欲于亡國奴種而後。再謀恢復。則非用破壞之手段不可。匪惟吾種人之降服于彼。而爲之盡力者。顯然爲吾族公敵。卽吾種之不肯降服於彼。而樹反對之旗者。苟其于光復統一之事業。含有絕大障礙性質。亦不得不以敵人視之。况乎處于平民革命之地位。非全國有絕大之競爭。則英雄永無崛起之望。旣已競爭。則全國之大。懷有非常之野心者。必不止于一二人。而此一羣野心家中。其能力智識與其道德之比較。又絕不可以一致。而利害之衝突。時地所趨。亦不能免。則夫保種復國之事業。必不可以與同類相殘。道德家之言。非哲學家之言。卽爲哲學家希望之言。而亦絕對的非哲學家通識之言也。試問明祖不先滅陳友諒張士誠。則何以能取元都。旣已滅元而并羣雄。則何能容明昇之割據四川。理論上不得不言其罪。所以誅其野心。而立萬世之防。事實上不得不論其功。所以因其趨勢。而以第一時之變。且試問累朝之興。何以當秦之季。而漢高有項羽爲之勁敵。當隋之季。而唐宗有劉黑闥爲之勁敵。當元之季。而明祖有陳友諒爲之勁敵。而其餘則皆無有者。由秦隋宋元以及于清。類皆仆

其立國既久之朽腐餘氣。而競爭最烈之時。各奮其朝銳。以并起於草茅之匹夫。決不可以兼并舊國者爲比例矣。作者寫宋江之兵力。亦似與祝家莊若不甚懸遠者。而支持至于三打而後取之。用意在此。夫作者之意。非謂宋江之身分。足以爲此而無愧也。推而論之。則雖明祖。當亦未能滿其量。以其對于陳氏。蓋幾幾乎失之而幸得之。乃至王保保奔走之餘。任其寇邊而無可如何。易世而後。繼以骨肉之禍。其所以至此者。則亦猶宋江之忌刻盧林。致功臣不得盡其用。以至于此。然而歷史上之陳迹。則又烏能不取其縮影。以爲將來之鑑。總而言之。欲破壞人之統一者。不得不以分裂。分裂之後。又不免于兼并以成統一之局。卽謂聯邦政治。爲吾國救亡之獨一無二法門。然兩方面之勢力。不能一無所屈。而且非有精神上之統一。亦決無以禦外。志意不協。則將終爲貌合神離之敷衍政策。而禍亂其將胡底。况從前之人民無主權者耶。

其二則爲宋末之邦交發也。夫我苟以強而益強。則兵鋒所至。何在不可以并人。然而秦皇漢武之擾民。其變相乃極于元。此非大剛則折之龜鑑乎。故專言進取者過也。我苟以弱而轉強。則奮力自衛。有時亦可以恢復。然而石晉北漢之失策。其末流乃極于南宋。此非懦弱無能之龜鑑乎。故一意退守者亦過也。人生世上。貴自助。亦貴互助。箇人如是。國家亦然。苟能是也。可以戰。亦可以和。非有恢復種界

國界之密切關係。與其時勢之所必要。仍以自守爲貴。宋之與遼。本爲平等之和議。遼未開釁。固無可以敗盟之理也。乃惑于通金之謀。不惟無得而反以大失。開國之時。力可以爭而不爭。不可以爭而妄爭之。此其邦交之大錯者一矣。宋之與金。勉爲不平等之和議。元已崛起。亦無可以助攻之理也。乃惑于復仇之議。不惟無益而反以自亡。紹興之時。力可以恢復而不爲。不可以爲而妄爲之。此其邦交之大錯者二矣。金人自強盛之初。以至于衰弱。倏而和宋。倏而戰宋。倏而和元。倏而戰元。廟謀不定。與宋人同一無可取者。夫宋金世仇。其和議當然不固。然時勢迫于危亡。則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之義。烏得不講。然而不能。且元太祖於臨死決策之時。亦豫料其不能者。其彼此邦交之情義。本不相合。而世及之弊。其末流必無人材。惟有暮氣而兼以虛僞之徒。實主其事。一方面懾于元之強。而不敢不從。一方面利于金之弱。而希冀獲勝也。此楔子中之所以節取仁宗者耳。願作者則于此更有深意存焉。夫夷狄之所以能強者。實賴有其野蠻人之自然團結力。願其人胥比漢族爲少。其性亦比漢族爲暴。惟其少也。故究竟不能以少數劣等民族。壓制多數優等民族。而統馭之術將窮。惟其暴也。故究竟不能以剛性無理民族。籠繫平性有理民族。而分裂之禍立兆。且惟其人。而性暴也。故究竟不能混合其他雜族。并將無以調和其本來同族。競爭極而禮義亡。其弊必至于此。且元入中國。與他種異。自元以前。

絕對不通中國。故純粹野蠻。而并無一毫文明之灌輸。一統獨尊。而又無敵國外患之侵入。故其種人當昂然自大。且習于安樂而忘憂患。不惟有以啟他族之離叛。亦且因以基本種之紛爭。民族同化不同化之原因。至爲複雜。化於善者其難若登。化于惡者其易若崩。卽以繼嗣一端言之。元之立國。大汗本係公推。乃一變而自立。再變而立儲。三變而兵爭矣。公推大汗之例。適用於野蠻樸厚之俗。因其所得以爲酋長者。自當有其過人之聰明才力。雖道德缺乏。而辦事殊能。天然人權之時代。所必經之階級也。今一染于漢族世及定位之制。與夫君位攘奪之風。則祖宗一點特長。亦蕩然而無所復存。於是自乃顏獨立以來。迄于海都。久已各自分裂。憲宗世祖而後。亦未能爲其大汗。則是其所實有者。不過吾漢土之一大半。而且需防此既經分離之各部。苟非宋人積弱不振。則此時固實有可乘之機。論者謂元非不可亡。而宋之不能亡。元乃因其自身久已在當亡之列。誠知言哉。自此以來。繼嗣問題。內爭無已。倘亦作者之所料及。而幸災樂禍者乎。聯邦之解紐。部曲之離心。甚之以兄弟叔姪之交鬥。迨至暮年。而山東將帥之爭。竟置南方于不問。而元亡矣。團體破裂之見象。固有如此哉。今試問六國何以竟并于秦。吳蜀何以竟并于晉。則遼宋金元時之交涉。可以想見。今試問漢亡而何以有三分。則曰以州牧權重故。唐亡而何以成列國。則曰以藩鎮根深故。秦隋明之亡而何以竟歸於統一。則曰以內部

大亂故。元代之興亡。卽可以此意斷之。書中寫梁山與祝李扈三莊和戰情形。亦與宋末羣盜。元末諸將等。且亦卽與宋遼夏宋金夏之地勢等。用意在此。夫作者之意。非謂有機可乘。宋江之身分。足以一起而收之也。不過等之陳涉而已。推而論之。則雖明祖亦幸而不失此機。山東羣雄。爲同室操戈之爭。而不復以南方爲意。江南羣雄。亦爲同室操戈之爭。而不復以北方爲意。固事實上之所迫。究非言光復者之正軌。靖難之役。幸而元人不復振耳。否則禍何可言。親藩太強。與元祖分王諸子之私心相等。而卒召大亂。則亦爲元之續而已。然而理想上之寓言。則又安得不窮極其事變之原委。以告諸首事之彥。總而言之。強權太甚者。其致亡與弱者等。而內部外部之競起變端。則後先因其局勢而易。卽謂強權世界。爲人道正義所不必得申之日。然而以一強敵衆強。則尤強者先亡。以一強凌一弱。則羣強者染指。况乎合縱締交。只顧國家一方面。不顧人民一方面耶。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四十七回

一丈青單捉王矮虎

宋公明兩打祝家莊

吾幼見陳思鏡背八字順逆伸縮皆成二句歎以爲妙稍長讀蘇氏織錦迴文而後知天下又有如是化工肖物之才也幼見希夷方圓二圖參伍錯綜悉有定象以爲大奇稍長聞諸葛八陣圖法而後知天下又有如是縱橫神變之道也今觀耐菴二打祝家一篇亦猶是矣以墨爲兵以筆爲馬以紙爲疆場以心爲將令我試讀其文真乃墨無停兵筆無住馬紙幾穿於蹂躪心已絕於磨旗者也歐鵬救矮虎三娘便戰歐鵬鄧飛助歐鵬奔三娘祝龍便助三娘取宋江馬麟爲宋江迎祝龍鄧飛便棄歐鵬保宋江宋江呼秦明替馬麟秦明便舞狼牙取祝龍馬麟得秦明便奪矮虎三娘卻撇歐鵬戰馬麟廷玉助祝龍取秦明歐鵬便撇三娘接廷玉鄧飛捨宋江救歐鵬廷玉卻撇

鄧飛誘秦明。鄧飛救秦明趕廷玉。馬麟便撇三娘保宋江。此是第一陣。此軍落荒正走。忽然添出穆弘楊雄石秀花榮三路人馬。彼軍亦添出小郎君祝彪。雖李俊張橫張順下水不得。而戴宗白勝亦在對岸助喊。此是第二陣。第一陣。妙於我以四將戰彼三將。而我四將中前後轉換。必用一將保護。宋江則亦以三將戰三將。而迭躍揮霍。寫來便有千萬軍馬之勢。第二陣。妙於借秦明過第一撥中。卻借花榮穆弘作第二撥。前來策救。真寫出一時臨敵應變。不必死守宋江成令。而末又補出戴宗白勝隔港吶喊。以見不漏一人也。然又有奇之又奇者。於鳴金收軍之後。忽然變出三娘獨趕宋江。而手足無措之際。卻跳出一李逵。吾不怪其至此。又作奇峰。正怪其前文如何藏過。乃一之爲甚。而豈跳出李逵之後。尙藏過一林冲。蓋此第三陣。尤爲絕筆矣。如此一篇血戰文字。卻以王矮虎做光起頭。遂使讀者胸中。只謂兒戲之事。而一變便作轟雷激電之狀。直是驚嚇絕人。

矮虎三娘。木夫妻二人。而未入此回。則夫在此。妻在彼。既過此回。卽妻在此。

夫在彼一篇以捉其夫去始以捉其妻來終皆屬耐菴才子戲筆

話說當下宋江在馬上看時四下里都有埋伏軍馬且教小嘍囉只往大路殺將去只聽得三軍屯塞住了衆人都叫起苦來宋江問道怎麼叫苦衆軍都道前面都是盤陀路走了一遭又轉到這里宋江道教軍馬望火把亮處有房屋人家取路出去又走不多時只見前軍又發起喊來叫道甫能望火把亮處取路又有苦竹簽鐵蒺藜遍地撒滿鹿角都塞了路口宋江道莫非天喪我也正在慌急之際只聽得左軍中間穆弘隊裏鬧動寫來令人又喫一嚇報來說道石秀來了只一石秀來寫得淋漓突兀至此宋江看時見石秀撚着口刀奔到馬前道哥哥休

慌兄弟已知路了淋漓突兀至此暗傳下將令教三軍只看有白楊樹便轉灣走去不要管他

路闊路狹宋江催攢人馬只看有白楊樹便轉約走過五六里路只見前面人

馬越添得多了筆筆寫來淋漓駭絕宋江疑忌便喚石秀問道兄弟怎麼前面賊兵衆廣

石秀道他有燭燈爲號花榮在馬上看見忽然記得將軍神把手指與宋江道

哥哥你看見那樹影裏這碗燭燈麼只看我等投東他便把那燭燈望東扯若

是我們投西。他便把那燭燈望西扯。只那些兒想來。便是號令。英如此寫出視聽

一矢不費宋江道。怎地奈何得他那碗燈花榮。道有何難哉。便拈弓搭箭。縱馬

向前望着影中。只一箭不端。不正恰好。把那碗紅燈射將下來。若寫視家趕殺

山寨血戰亦是俗筆。看他寫視家。只是一碗燈。寫宋江只是一枝箭。戰陣之事。寫來全是仙筆。亦大奇也。四下里埋伏軍兵不見了。

那碗紅燈便都自亂攛起來。宋江叫石秀引路。且殺出村口去。只聽得前山

喊聲連起。一帶火把縱橫。撩亂宋江。教前軍扎住。寫來令人又喫一極且使石

秀領路去探。不多時回來。報道是山寨中第二撥馬軍到了。石秀來作一嚇

其川筆之奇至也接應殺散伏兵。宋江聽罷。進兵夾攻。奪路奔出村口。祝家莊人馬四

散去了。會合着林冲、秦明等衆人軍馬。同在村口駐劄。卻好天明。去高阜處下

了寨柵。點人馬數內不見了。鎮三山黃信、宋江大驚。詢問緣故。有昨夜跟去的

軍馬見的來說道。黃頭領聽着哥哥將令。前去探路。不隄防蘆葦叢中。舒出兩

把撓鈎。拖翻馬脚。被五七箇人活捉去了。救護不得。宋江聽罷大怒。要殺隨行

軍漢。如何不早報來。林冲花榮勸住宋江。衆人納悶道。莊又不曾打得。倒折了

兩箇兄弟似此怎生奈何。楊雄道：

石秀既有探路之功，便讓楊雄說出。

此間有三箇村坊結併。

所有東村李大官人，前日已被祝彪那廝射了一箭，見今在莊上養病。哥哥何

不去與他計議？宋江道：「我正忘了也。」他便知本處地理虛實，分付教取一對緞

匹羊酒，選一騎好馬，并鞍轡，親自上門去求見。林冲、秦明、權守、柵寨、宋江帶同

花榮、楊雄、石秀，

一箇護身，兩箇介紹。

上了馬，隨行三百馬軍，取路投李家莊來。到得莊前，

早見門樓緊閉，吊橋高拽起了。牆裏擺列着許多莊兵人馬，門樓上早擂起鼓

來。宋江在馬上叫道：「俺是梁山泊義士宋江，特來謁見大官人，別無他意。休要

隄備。」莊門上杜興看見有楊雄、石秀在彼，

好

慌忙開了莊門，放隻小船過來，與

宋江聲喏。宋江慌忙下馬來答禮。楊雄、石秀近前稟道：

好

這位兄弟便是引小

弟兩箇接李大官人的，喚做鬼臉兒杜興。宋江道：「原來是杜主管，相煩足下對

李大官人說。俺梁山泊宋江久聞大官人大名，無緣不曾拜會。今因祝家莊要

和俺們做對頭，經過此間，特獻綵緞名馬、羊酒、薄禮，只求一見，別無他意。杜興

領了言語，再渡過莊來，直到廳前，李應帶傷披被坐在牀上，杜興把宋江要求

見的言語說了。李應道：他是梁山泊造反的人。我如何與他厮見。無私有意。你可回他話道：只說我臥病在牀。動止不得。難以相見。改日卻得拜會。所賜禮物。不敢祇受。杜興再渡過來見宋江稟道：俺東人再三拜上頭領。本欲親身迎迓。奈緣中傷。患軀在牀。不能相見。容日專當拜會。適蒙所賜厚禮。並不敢受。宋江道：我知你東人的意了。我因打祝家莊失利。欲求相見。則箇他恐祝家莊見怪。不肯出來相見。杜興道：非是如此。委實患病。只住一句小人雖是中山人氏。到此多年了。頗知此間虛實事情。何必見李應見杜興。猶見李應。用筆何等淨便之極。中間是祝家莊。東是

俺李家莊。西是扈家莊。這三村莊上。誓願結生死之交。有事互相救應。今番惡

了俺家東人。自不去救應。只一句便放倒一邊。皆耐。菴匠心所運也。只恐西村扈家莊上。要來相助

他莊上別的人。不打緊。只有一箇女將喚做一丈青。二娘使兩口日月刀。好

生了得。引詳○又即。助下文。卻是祝家莊第三子祝彪。定為妻室。早晚要娶。若是將軍要打

祝家莊時。不須隄備。東邊只要緊防西路。特特折筆。寫到李家。只為要提出此句也。得此一筆。下文便好注意。只寫

西邊此所謂耐。也。祝家莊上前後有兩座莊門。詳一座在獨龍岡前。一座在獨龍

岡後若打前門。卻不濟事。須是兩面夾攻。方可得破。詳前門打緊路難認。

遭都是盤陀路徑。闊狹不等。但有白楊樹。便可轉灣。方是活路。如無此樹。便是

死路。詳此雖石秀已知。然在石秀道。他如今都把白楊樹砍伐去了。將何爲

記。前並不見此事。忽然口中。杜興道。雖然砍伐了樹。如何起得根盡也。須有樹

根在彼。其書不過弄筆之事也。乃寫來便若真有。只宜白日進兵。攻打黑夜不

可進兵。詳宋江聽罷。謝了杜興一行。人馬卻回寨裏來。可謂不慮。林冲等接着

都到大寨裏坐下。宋江把李應不肯出見。并杜興說的話。對衆頭領說了。李逵

便插口道。好意送禮與他。那厮不肯出來迎接哥哥。我自引三百人去。打開烏

莊。腦揪這厮出來。拜見哥哥。宋江道。兄弟你不省的。他是富貴良民。懼怕官府

如何。造次肯與我們相見。李逵笑道。那厮想是箇小孩子。怕見衆人一齊都笑

起來。宋江道。雖然如此說了。兩箇兄弟陷了。不知性命存亡。你衆兄弟可竭力

向前。跟我再去攻打祝家莊。衆人都起身說道。哥哥將令。誰敢不聽。不知叫誰

前去。黑旋風李逵說道。定是大哥暗你們怕小孩子。我便前去。宋江道。你做先

鋒。不。利。今。番。用。你。不。着。此篇每以四筆寫倒筆李逵低了頭忍氣。宋江便點馬麟。

鄧飛。歐鵬。王矮虎。四箇跟我親自做先鋒。去第二點戴宗。秦明。楊雄。石秀。李俊。

張橫。張順。白勝。準備下水路用人。第三點林冲。花榮。穆弘。李逵。分作兩路策應。

衆軍標撥已定。都飽食了。披挂上馬。且說宋江親自要去做先鋒。攻打頭陣。前

面打着一面大紅帥字旗。一面紅旗引引着四箇頭領。一百五十騎馬軍。一千

步軍。殺奔祝家莊來。直到獨龍岡前。宋江勒馬看那祝家莊上。颺起兩面白旗。

旗上明明繡着十四箇字。道。填平水泊。擒晁蓋。踏破梁山。捉宋江。極寫祝當下

宋江在馬上心中大怒。設誓道。我若打不得祝家莊。永不回梁山泊。衆頭領看

了。一齊都怒起來。宋江聽得後面人馬都到了。留下第二撥頭領。攻打前門。寫

了。宋江自引了前部人馬。轉過獨龍岡後面。來看祝家莊時。後面都是銅牆鐵

壁。把得嚴整。正看之時。只見直西一彪軍馬。吶着喊。從後殺來。三莊相聯殊難

宋江留下馬麟。鄧飛。把住祝家莊後門。寫得

自帶了歐鵬。王矮虎。分一半人馬。前來迎接。山坡下來軍。約有二三十騎馬軍。

按下李應次作一番先寫區家是皆耐帶匠心獨運誠非易搆之筆也

寫得

當中簇擁着一員女將。正是扈家莊女將一丈青扈三娘。一騎青驄馬上。

青加一

便覺

輪兩口日月雙刀。引着三五百莊客。前來祝家莊策應。宋江道。剛說扈家

莊有箇女將。好生了得。想來正是此人。誰敢與他迎敵。說猶未了。只見這王矮

虎是箇好色之徒。

親迎則得妻不親迎則不得妻必親迎乎

聽得說是箇女將。指望一合便捉得過

來。當時喊了一聲。驟馬向前。挺手中槍。便出迎敵。兩軍吶喊。那扈三娘拍馬舞

刀來戰王矮虎。一箇雙刀的熟閑。一箇單槍的出衆。

忽作

兩箇鬪敵十數合之

上。宋江在馬上看時。見矮虎槍法架隔不住。原來王矮虎初見一丈青。恨不得

便捉過來。誰想鬪過十合之上。看看的手顫脚麻。槍法便都亂了。不是兩箇性

命相撲時。王矮虎卻要做光起來。

倒絕

那一丈青是箇乖覺的人。心中道。這厮無

理。便將兩把雙刀直上直下砍將入來。這王矮虎如何敵得過。撥回馬卻待要

走。被一丈青縱馬趕上。把右手刀挂了。輕舒粉臂。將王矮虎提脫雕鞍。衆莊客

齊上。橫拖倒拽。活捉去了。歐鵬見捉了王英。

疾接出

便挺槍來救。一丈青縱馬

跨刀接着歐鵬。兩箇便鬪。原來歐鵬祖是軍班子弟。使得好一條鐵槍。

此如

忙又有開筆寫歐鵬武藝宋江看了暗暗的喝采。怎的歐鵬槍法精熟也敵不得那女將半

點便宜。鄧飛在遠遠處忽插出看見捉了王矮虎。歐鵬又戰那女將不下。跑着

馬舞起一條鐵鏈。大發喊趕將來。鄧飛本欲助歐鵬戰三娘却因祝龍來取宋江便疾退轉保護此發喊趕來乃在牛道寫

得迅疾祝家莊上已看多時。誠恐一丈青有失。慌忙放下吊橋。開了莊門。祝龍

出彼軍添親自引了三百餘人。驟馬提槍來捉宋江。不說助三娘却說馬麟看見

疾接出一騎馬使起雙刀來迎住祝龍。嘶殺亦不說救宋江卻說祝龍馬麟

迅疾鄧飛恐宋江有失。疾掣轉不離左右看他兩邊嘶殺。喊聲迭起。宋江見馬

麟鬪祝龍不過。龍馬鬪祝歐鵬鬪一丈青不下。娘歐鵬三正慌哩。只見一彪軍馬從

刺斜里殺來。宋江看時大喜。卻是霹靂火秦明。忽轉出聽得莊後嘶殺。前來救

應。宋江大叫秦統制。你可替馬麟。秦明是箇急性的人。更兼祝家莊捉了他徒

弟黃信。正沒好氣。如此忙又有開筆寫秦明心事拍馬飛身。狼牙棍便來直取祝龍。祝龍也挺

槍來敵秦明。馬麟引了人。卻奪王矮虎。那一丈青看見了馬麟來奪人。便撒了

歐鵬。卻來接住馬麟。嘶殺兩箇。都會使雙刀。馬上相迎着。正如風飄玉屑。雪散

瓊花宋江看得眼也花了。秦明直視龍三娘以鞭鞭下馬，人便反撒了。歐鵬不帶戰馬，

去救奪下馬，人便反撒了。歐鵬不帶戰馬，這邊秦明和祝龍鬪到十合之上，祝龍如何敵

得秦明過莊門裏面，那教師欒廷玉彼軍添出帶了鐵鎚上馬挺槍殺將出來。

歐鵬便來迎住欒廷玉，厮殺三娘方撒歐鵬。欒廷玉也不來交馬帶住槍。

時刺斜里便走歐鵬，趕將去被欒廷玉一飛鎚正打箇着寫廷玉亦，翻筋斗擲

下馬去。鄧飛大叫孩兒們救人，疾接入舞着鐵鎚逕奔欒廷玉。宋江急喚小嘍

囉救得歐鵬上馬。鄧飛捨宋江奔廷玉，宋江便那祝龍當敵秦明不住拍馬便

走。欒廷玉也撒了鄧飛，卻夾戰秦明。鄧飛捨宋江奔廷玉，不曾有點，鄧飛戰

箇鬪了一二十合，不分勝敗。欒廷玉賣箇破綻落荒，即走秦明舞棍逕趕將去。

欒廷玉便望荒草之中跑馬入去，秦明不知是計也追入去。原來祝家莊那等

去處都有人埋伏，見秦明馬到拽起絆馬索來，連人和馬都絆翻了。發聲喊捉

住了秦明。寫秦明被捉鄧飛見秦明墜馬，疾趕上慌忙來救時，見絆馬索起卻

待回身兩下裏叫聲着撓鈎似亂麻一般搭來就馬上活捉了去。寫鄧飛被捉

看廷玉撒了那飛却戰秦明及捉得秦明便并捉
得那飛筆筆跳擲而去非五指之所得擗定也
宋江看見只叫得苦止救得

歐鵬上馬馬麟撒了一丈青急奔來保護宋江
疾驟回馬麟已上一帶血戰

人及細讀之而始知此四人者段段除出一人保
護宋江實止三人出戰也真正才子真正奇文望南而走背後欒廷玉祝龍

一丈青分投趕將來看沒路正待受縛只見正南上一箇好漢飛馬而來
疾

背後隨從約有五百人馬宋江看時乃是沒遮攔穆弘
忽然飛東南上也有三

百餘人兩箇好漢飛奔前來
疾一箇是病關索楊雄一箇是拚命三郎石秀
飛又

出楊雄東北上又一箇好漢高聲大叫留下人着
疾宋江看時乃是小李廣花

榮
又飛出花榮○行文固有水窮雲起之法不圖此
處水到極窮雲起極窮也使我讀之頭自拳拳矣三路人馬一齊都到宋江

心下大喜一發併力來戰欒廷玉祝龍莊上望見恐怕兩箇喫虧且教祝龍守

把住莊門
如此忙又有閒小郎君祝彪騎一匹劣馬使一條長槍自引五百餘

人馬從莊後殺將出來
彼軍又添一齊混戰莊前李俊張橫張順
又同顧到李

下水過來被莊上亂箭射來不能下手戴宗白勝
又補出戰只在對岸吶喊
補

寫二段亦復宋江見天色晚了急叫馬麟先保護歐鵬出村口去
如此忙用筆

宋江又叫小喽囉篩籬聚攏衆好漢且戰且走宋江自拍馬到處尋了看只恐兄弟們迷了路上文如此一箇奇文真是天崩地塌山搖海嘯非復日光所照

子之筆千載無兩才正行之間只見一丈青飛馬趕來宋江措手不及便

拍馬望東而走迅疾背後一丈青緊追著八箇馬蹄翻盞撒鉞相似人趕投

深村處來一丈青正趕上宋江待要下手只聽得山坡上有人大叫道那

鳥婆娘趕我哥哥那里去宋江看時卻是黑旋風李逵力無敵好漢莫不各出死

自勝亦復收拾已畢却於不意中獨爾一筆遂至此忽然輪兩把板斧引著七

八十箇小喽囉大踏步趕將來連日闖關一丈青便勒轉馬望這樹林邊去宋

江也勒住馬看時只見樹林邊轉出十數騎馬軍來當先簇擁著一箇壯士正

是豹子頭林冲謂還有一林冲也才于奇情我直氣以測之矣在馬上大喝

道兀那婆娘走那里去一丈青飛刀縱馬直奔林冲林冲挺丈八蛇矛迎敵兩

箇鬪不到十合林冲賣箇破綻放一丈青兩口刀砍入來把蛇矛逼箇住兩口

刀逼斜了趕攏去輕舒猿臂款扭狼腰把一丈青只一拽活挾過馬來頭上活

過去尾上活捉三娘過來是役也只宋江看見喝聲采不知高低林冲叫軍士

綁了驟馬向前道不曾傷犯哥哥麼宋江道不曾傷着便叫李逵快走村中接

應衆好漢且教來村口商議天色已晚不可戀戰黑旋風領本部人馬去了林

冲保護宋江押着一丈青在馬上取路出村口來當晚衆頭領不得便宜急急

都趕出村口來祝家莊人馬也收回莊上去了滿村中殺死的人不計其數祝

龍教把捉到的人都將來陷車囚了一發拿住宋江卻解上東京去請功扈家

莊已把王矮虎解送到祝家莊去了且說宋江收回大隊人馬到村口下了寨

柵先教將一丈青過來先教喚二十箇老成的小嘍囉老成着四箇頭目騎四

匹快馬快馬把一丈青拴了雙手也騎一匹馬連夜與我送上梁山泊去連夜

交與我父親宋太公收管交太公便來回話便回待我回山寨自有發落待我

都成衆頭領都只道宋江白要這箇女子盡皆小心送去絕倒一篇天搖

此風致然尾奇筆妙筆先把一輛車兒教歐鵬上山去將息細這一行人都領了

將令連夜去了宋江其夜在帳中納悶一夜不睡坐而待旦次日只見探事人

報來說軍師吳學究引將三阮頭領并呂方郭盛帶五百人馬到來。宋江聽了出寨迎接了軍師吳用。到中軍帳裏坐下。吳學究帶將酒食來與宋江把盞賀喜。

喜。合讀者可賀下文又未及詳遂令讀者無不疑爲一丈青也

一面犒賞三軍衆將。吳用道：「山寨裏晁頭領多

聽得哥哥先次進兵不利，特地使將吳用并五箇頭領來助戰。不知近日勝敗如何。」宋江道：「一言難盡。」耐祝家那厮，他莊門上立兩面白旗寫道：「填平水泊擒晁蓋，踏破梁山捉宋江。」這厮無禮，先一遭進兵攻打，因爲失其地理，折了楊林黃信。夜來進兵，又被一丈青捉了王矮虎，欒廷玉鎚打傷了歐鵬，絆馬索拖翻，捉了秦明鄧飛。如此失利，若不得林教頭活捉得一丈青時，折盡銳氣。今來似此，如之奈何？若是宋江打不得祝家莊破，救不得這幾箇兄弟來，情願自死於此地也。無面目回去見得晁蓋哥哥。吳學究笑道：「這箇祝家莊也是合當天敗，恰好有這箇機會。」吳用想來，事在旦夕，可破宋江聽罷，十分驚喜，連忙問道：「這祝家莊如何？旦夕可破？機會自何而來？」吳學究笑着不慌不忙，疊兩箇指頭，說出這箇機會來。正是空中伸出拿雲手，救出天羅地網人。畢竟軍師吳用說

出甚麼機會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王望如曰。王英不得劉高之妻。皇皇如有所失。陣上遇扈三娘。雨意雲情。方謂目挑心許。豈識柔能制剛。弱能致強。矮虎早已受縛乎。所喜陰消陽長。天道好還。一丈青終爲林冲所獲。畢竟是剛制柔。強制弱也。聞之赤繩繫足。仇敵爲婚。豹子頭其檢書月老耶。抑呼保義踐清風之約。果有信行耶。又曰。填平水泊擒晁蓋。踏破梁山捉宋江。旌旗所導。忠義凜然。擒楊林。拿黃信。捉王英。鎗歐鵬。絆秦明。拖鄧飛。若宋江者。岌岌乎殆哉。失盤陀之地。利求李應之人。和而學究至矣。天不祐祝。其如天何。

鄧狂言索隱

宋江道。我知你東人的意了。我因打祝家莊失利。欲求相見。則箇他恐祝家莊見怪。不肯出來相見。杜興道。非是如此。委實患病。李應之病。真乎假乎。曰。亦真亦假。臂上雖中一創。何嘗不可見客。而以杜興傳話者。豈真杜興口中之話。非李應口中之話耶。誤矣。蓋李應富人也。莊主也。平日爲人。固扯其絕大架子。訑訑之聲音顏色者也。而又先有勦滅梁山之宣言。其不敢輕于見宋江者。猶是其居常之本。

來面目耳。况從來通謀降敵之人。絕不肯一撥便轉。輕易低頭。必待人之禮下求之。而後可。此降將之通弊矣。異日祝家莊雖破。而李應仍不投降。使宋江再三請之。猶不知費許多說話。不如直以計賺之而已。世之自高身分者。實在可惡。皆李應之類也。

中間是祝家莊。東是俺李家莊。莊西是扈家莊。這三村莊上。誓願結生死之交。有事互相救應。生死之誓。寫得亦何好笑。鄙人細釋文意。則李應本不同心。并不在事實發生以後。共誓結交。抑何其可怪也。既而思之。乃知事實上不得不然。蓋三莊之勢。祝爲最大。而扈莊又其姻家。今既以同心滅賊爲名。則李應不敢不應。然明知其兵力之不足以敵梁山。則固已腹非之。苟其暫時無事。亦相與安之而已。而不意有時邊被捉一案。以爲之波浪也。應之初意。不過欲以模糊了之。人已釋放。或不召兵。即令有兵。亦可完全中立。不料祝家之勢既強。平日未必重視李應。一激再激。而至於被祝彪所射。已經下了臺。通敵之罪。雖有迫而然。然居心不端久矣。于何證之。祝家店之放火。石秀公言梁山泊不諱。李家莊之遇杜興。楊雄直言梁山泊不諱。豈李應獨不聞耶。如曰不聞。則以彼所處之地位。自當詳察。急于修書者何心。書去之後。祝彪明明說是梁山泊賊人時遷。杜興亦不諱言。而以實相告。扯書之說。其爲挑撥與否。尙未可知。而又何爲與祝家動武。夫以分際論之。則李應固祝彪之父執也。祝彪不得而叱

辱之。然李應之所以得爲彪之父執者。以其誓也。「祝彪道。俺家雖和你結生死之交。誓願同心協意。共捉梁山泊反賊。掃清山寨。你如何結連反賊。意在謀叛。」其辭不可謂不直。即使時遷果係平人。亦當平心靜氣。以相爲辨證。奈何一聽「賊人時遷已經招了」數語之後。惱羞變怒。倚長恃強。此尙復成何道理。中箭而歸之後。「連夜在後堂商議。楊雄石秀與杜興說道。既是大官人被那厮無禮。又中了箭。時遷亦不能殺出來。都是我等連累大官人了。我弟兄兩箇。只得上梁山泊去。懇告晁宋二公。并衆頭領。來與大官人報讐。就救時遷。」此語豈李應不聞。宋江之兵既至。謹守莊門。何至有宋江來拜。杜興係其總管。何以私自延客。種種有心。而猶爲發誓。蓋此弊自春秋以來。迄今不息。口血未乾而棄之。猶非確論。願毋爲若輩所欺也。

只恐西村扈家莊上。要來相助。他莊上別的不打緊。只有一箇女將。喚做一丈青扈三娘。使兩口日月刀。好生了得。卻是祝家莊第三子祝彪定爲妻室。早晚要娶。重之以盟誓。申之以婚姻。事變一臨。便成反對。若謂急要顧兒女。那管交情。人情之常。毫無可怪。則此等人物。只當長爲鄉里老農。何必出頭問事。而何大言不慚。侈談平賊乎。且三娘既已被擒。即使矮虎不解。向祝莊。宋江亦未必輕易掉換。左支右梧。一味拖延。以俟祝莊之破而後已。矮虎非山寨重要之人物。三娘爲扈莊緊要之女主。况計畫

已定。豈能使祝莊一臂復活耶。且李逵卽不殺卻扈太公三娘亦斷無還家之理。不過究其兄妹之結果。與李應同一爲賊。則是所謂平賊者仍是一賊。且其人品與能力尙居于賊之下者也。扈成既親身稽首于賊之馬前。而又忍于綁縛祝彪。其愚可憐。其忍亦可惡。一後來中興內也。做了箇軍官武將。一吾國軍隊。流品最雜。宋南而後。更多盜賊攙入。况杜興直言只有一箇女將了得。則扈成之無能可知。而謂其能辦恢復大事乎。此非贊美扈成之辭。乃是笑罵軍官之語。若扈太公之爲人。大約仗倚勢力。連結豪富。大言欺人。全無實際之徒。信李逵之手以了之。亦非冤也。

杜興道。雖然斫伐了樹。如何起得根盡也。須有樹根在彼。只宜白日進兵去攻打。黑夜不可進去。上文云。「祝家莊上前後有兩座莊門。一座在獨龍岡前。一座在獨龍岡後。若打前門。卻不濟事。須是兩面夾攻。方可得破。」此固石秀之所不及探知。而亦鍾離老人之不知兵事者所演說不出者也。而杜興知之。則到此多年。而又用事于李應莊上之効力也。若夫白楊旣伐。而尙有樹根。此亦最平常之事。何必自杜興口中道出。吁。此固寓言之深意也。兩軍相敵。兩國相持。而或有天然之險阻。足以爲我害而彼害者。我焉能聽其知我虛實。且臨時偵探之力。亦未有能得其真象者。自有由我部反出之人。竭情告語。毫髮無遺。于是我之一切根底。乃無不在彼人心目中。而我之敵害。斷不能取根底上之表示。

鏟除而淨盡之。故可畏也。雖然。豈惟是哉。一國之土俗民情。無不各有其短長之點。覘國者雖眼光敏銳。亦不能以外來偶處之人。盡窺其底裏。何物奸人。賣國殘種。乃敢將其所有之一切富源。一切秘密。悉舉而以之示人。而共爲私圖。是不啻盡露吾國之病根。任其踐踏碎割而後已也。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幽隱之處。已昭然如在青天白日中。而何所匿其瑕疵乎。故同盟親善之說。不可輕信也。

金評以是篇爲寫戰絕奇之文。嗚乎。文則奇矣。若以戰論。則猶之乎兒戲耳。天下豈有兩敵相遇。而惟以門將爲事者乎。善用兵者。絕不若是之獸笨也。然水滸中如此等類之戰。最爲多數。兩方面皆無久練之勁卒。則不得不有賴于一將之能力。曾見腐敗官僚之與盜賊交鋒。有過於初起盜匪之與團練鬥力者哉。惟文之奇。故令人轉見其戰之妙。及細而觀其戰術之不精。則益以見其文之奇。戰之不妙而妙。妙于文之至者也。然而條分縷晰之中。亦自有界畫之可尋。王矮虎夫婦各自被擒。而秦明亦被擒。寫扈三娘之擒王矮虎者。所以著矮虎不如祝彪。以甚三娘之醜。寫林冲擒三娘者。所以著秦明之不如林冲。以見宋江之私也。書中如此安排者甚多。餘可類推。

且說宋江收回大隊人馬。到村口下了寨棚。先教將一丈青過來。喚二十箇老成的小嘍囉。着四箇頭目。騎四匹快馬。把一丈青拴了雙手。也騎一匹馬。連夜與我送上梁山泊去。交與我父親太公收管。便

來回話。待我回山寨自有發落。衆頭領都只道宋江自要這箇女子。盡皆小心送去。此微文也。當與殺惜一篇對看。衆人何以生疑。必其宋江之平日之自有可疑者也。李逵何以昌言。必衆人皆疑而後李逵亦疑之者也。「你便忘記了。我須不忘記。那厮前日教那箇烏婆娘。趕着哥哥要殺你。今卻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親。便又思量阿舅丈人。」書中宋江無妻。而妾亦被殺。其上山以後之果有姬侍與否。作者固不肯作此閒文。然而其意可見矣。雖然自有李逵之一殺。則宋江其焉敢自要此婦哉。家破矣。婿死矣。兄逃矣。其父及一家老幼。一箇不留矣。此卽無拳無勇之女子。猶當有恨。况在三娘。宋江爲山寨最重要之人。親執干戈。統兵將以傾覆三莊之地位。設令三娘竟欲甘心于報仇者。宋江其何以自防。機心最深之人。絕不肯冒此危險。而亦作者之所當示意者也。王矮虎本非要人。三娘不欲忍死偷生。則不肯相從。既已相從。則亦不至于爲變。以如此人物者。固不足爲其洩憤雪冤之目的。而以其才武之姿。與之拚命于一擲者也。雖然。宋江與三娘。其罪又惡可以赦哉。殺人之父而奪其女。殺人之兄而奪其妹。殺人之婿而奪其妻。較之矮虎之搶劉知寨。恭人者何如。人殺我父而謂他人父。人殺我兄而謂他人兄。人殺我婿而謂他人夫。較之程小姐之匹董平者何如。風流放蕩之女子。靦顏偷生。或且託之于武俠。夫所謂武者。親提桴鼓。梁夫人之戰黃天蕩是也。未有十合被擒于林冲。

二十合幾敗于呼延灼。然猶可以武名者也。夫所謂俠者。目識英雄。紅拂妓之私奔李靖。亦可也。未有其夫在山寨爲下等之才。對己爲被擒之將。而猶可以俠名也。况反面事仇。武俠者斷不能忍。平粵稽其品。恐尙在孫二娘以下。仍是庸碌畏死。全無作爲之常才耳。而烏足以望顧大嫂之項背哉。嗚乎。女子自開放以來。自負其文章學問。自負其才力聰明。蕩檢踰閑。鄙人且有不忍深言之隱。讀水滸者。若以扈三娘薄有武力。從而寬之。則斷非作者之本意矣。

若是宋江打不得祝家莊破。救不得這幾箇兄弟來。情願自死于此地也。無面目回去。見得晁蓋哥哥。此梁山初次遇敵正式之戰。亦是宋江上山初次率師出征之戰。奸雄朝銳。邊逢挫折。懊喪之情。見于言表。顧患得患失。而竟作出如此醜語者。其情迫也。楊石之來。晁蓋以偷雞之故。欲行斬決。宋江救之一收黨羽。二留鄉導。以爲兵不血刃而可以得之矣。故晁蓋欲出。則加以力阻。而又不與吳用同來。專功之意。紙上寫得明了。而兩戰無功。非林冲幾無以解嘲。安得不恨憤欲死。平日聲名。恐一旦掃地以盡耳。嗚乎。歷史上以奔走之餘。遭遇機會。仗倚他人。并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縱使以成功終其身名。君子猶當恥之。而流俗稱譽之不遺餘力者。抑又何也。噫。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四十八回

解珍解寶雙越獄

孫立孫新大劫牢

千軍萬馬後忽然颺去別作湍悍娟致之文令讀者目不暇給

樂和說你有箇哥哥解珍卻說我有箇姐姐樂和所說哥哥乃是娘面上來
解珍所說姐姐卻是爺面上起樂和說起哥哥樂和卻是他的妻舅解珍說
起姐姐解珍又是他兄弟的妻舅無端撮弄出一派親戚卻又甜筆淨墨絕
無困蠢彭亨之狀昨讀史記霍光與去病兄弟一段歎其妙筆今日又讀此
文也

賴字出左傳賴人姓毛出大藏然此族今已蔓延天下矣如之何

話說當時吳學究對宋公明說道今日有箇機會卻是石勇面上來投入夥的
人又與欒廷玉那厮最好亦是楊林鄧飛的至愛相識他知道哥哥打祝家莊

不利。特獻這條計策來入夥。以爲進身之禮。隨後便至五日之內可行此計。卻是好麼。宋江聽了大喜道。妙哉。方纔笑逐顏開。原來這段話。正如宋公明初打祝家莊時一同事發。如此風急火急之文。忽然一開。開却去另紋一事。見其才大如海也。○欲賦天台山却指東海霞。真是奇情恣筆。

乃是山東海邊有箇州郡。喚做登州。登州城外有一座山。山上多有豺狼虎豹。出來傷人。因此登州知府。拘集獵戶。當廳委了杖限文書。捉捕登州山上大蟲。又仰山前山後里正之家。也要捕虎文狀。限外不行解官。痛責枷號。不恕。且說登州山下有一家獵戶。弟兄兩箇。哥哥喚做解珍。兄弟喚做解寶。弟兄兩箇。都使渾鐵點鋼叉。有一身驚人的武藝。當州裏的獵戶們。都讓他第一。那解珍一箇綽號。喚做兩頭蛇。這解寶綽號。叫做雙尾蝎。二人父母俱亡。不曾婚娶。只八箇字

寫得二解單兄雙弟。更無一絲半線入後。忽然因親及親。牽出許多繩索來。又是一樣方法。那哥哥七尺以上身材。紫棠色面皮。腰細膀闊。寫出好漢這兄弟更是利害。也有七尺以上身材。面圓身黑。兩隻腿上刺着兩箇飛天夜叉。有時性起。恨不得拔樹搖山。騰天倒地。寫出好漢那兄弟兩箇。當官受了甘限文書。回到家中。整頓窩弓藥箭。弩子銳叉。穿了豹皮套體。擊

了鋼叉。詳悉寫之以見二解得虎之難而毛之賴之爲不仁也。兩箇逕奔登

州山上。下了窩弓。去樹上等了一日。不濟事了。難得虎之如此。收拾窩弓下去。次日又

帶了乾糧。再上山伺候。看看天色晚。弟兄兩箇。再把窩弓下了。爬上樹去。直等

到五更。又沒動靜。難得虎之如此。兩箇移了窩弓。卻來西山邊下了。坐到天明。又等不

着。難得虎之如此。兩箇心焦。說道。限三日內。要納大蟲。遲時須用受責。卻是怎地好。兩

箇到第三日夜。伏至四更時分。不覺身體困倦。兩箇背厮靠着且睡。寫一路皆極

苦未曾合眼。忽聽得窩弓發響。兩箇跳將起來。拿了鋼叉。四下望看時。只見一

箇大蟲中了藥箭。在那地上滾。寫大蟲入圈亦不是一筆妙。兩箇撚着鋼叉向前來。那大蟲

見了人來。帶着箭便走。第一句是滾第二句是走。兩箇追將向前去。不到半山

裏時。藥力透來。那大蟲當不住。吼了一聲骨淥淥。滾將下山去了。上得虎不作

亦不作一筆可見文。解寶道好了。我認得這山是毛太公。姓便不佳。今莊後

園裏。我和你下去他家取討大蟲。當時兄弟兩箇。提了鋼叉。細逕下山來。投毛

太公莊上敲門。此時方纔天明。兩箇敲開莊門入去。莊客報與太公知道。多時

事不來拜擾。毛太公出來解珍解寶放下鋼叉。細聲了喏。說道伯伯多時不見。今日特

伯睡寢。如今小姪因爲官司委了甘限文書。要捕獲大蟲。一連等了三日。今早

五更。射得一箇。不想從後山滾下。在伯伯園裏。望煩借一路。取大蟲則箇。毛太

公道不妨。之二好是口頭便語而小人既是落在我園裏。二位且少坐。敢是肚饑

了。喫些早飯去取。不可見早飯叫莊客且去安排早膳來相待。當時勸二位喫了

酒飯。又多解珍解寶起身謝道。感承伯伯厚意。望煩引去。取大蟲還小姪。毛太

公道。既是在我莊後。卻怕怎地。且坐。喫茶。喫飯後又喫茶卻去取。未遲。解珍解

寶不敢相違。只得又坐下。莊客拿茶來叫二位喫了。又多毛太公道。如今我和

你去取大蟲。解珍解寶道。深謝伯伯。毛太公引了二人入到莊後方。叫莊客把

鑰匙來開門。人到莊後方叫妙百般不開。又多毛太公道。這園多時不曾有

人來開。敢是鎖鑽銹了。活寫老奸因此開不得去取。鐵鎚來打開了罷。莊

客身邊取出鐵鎚。鎚匙便到了方討鐵鎚便身邊

打開了鎖。衆人都入園裏去。

看時。遍山邊去看。尋不見。毛太公道。賢姪。你兩箇莫不錯看了。認不仔細。敢不

會落在我園裏。看他一路解珍道。怎地得我兩箇錯看了。是這里生長的人。如

何認不得。毛太公道。你自尋便了。有時自擡去。上猶作通長商量語。此漸作白

來如解寶道。哥哥。你且來看。畫如這里一帶草滾得平平地。都倒了。一又有血路

在上頭。毛二證。令看此文。苦爰還虎便更無商量也。如何說不在這里。必是伯

伯家莊客擡過了。公指虎亦不一筆。毛太公道。你休這等說。我家莊上的人。如

何得知有大蟲在園裏。便又擡得過你。也須看見方纔當面敲鎖來。看他乾

淨便如和你兩箇一同入園裏來尋你。如何這般說話。解珍道。伯伯。你須還我

這箇大蟲去解官。上猶云。莊客擡過此竟太公道。你這兩箇好無道理。我好

意請你喫酒飯。可酒飯便作話本。若好你顛倒賴我大蟲。解寶道。有甚麼賴處。你

家也見當里正官府中也。委了甘限文書。卻沒本事捉倒來。就我見成。真是你

倒將去請功。教我兄弟兩箇喫限棒。真是毛太公道。你喫限棒。干我甚事。可老好

上猶賴至此解珍解寶。睜起眼來。便道。你敢教我搜一搜麼。毛太公道。我家比

寬不復賴矣

你家寫老奸相凌之語如畫各有內外你看這兩箇叫化頭不知教誰看活畫老奸倒來

無禮解寶搶近廳前尋不見心中火起便在廳前打將起來解珍也就廳前攀

折欄杆打將入去毛太公叫道解珍解寶白晝搶劫看他只叫出八箇字而喝其名字喝其罪狀字無虛

發活畫那兩箇打碎了廳前椅桌兒莊上都有準備兩箇便拔步出門指着莊

上罵道你賴我大蟲和你官司裏去理會那兩箇正罵之間只見兩三匹馬投

莊上來引着一夥伴當解珍認得是毛太公兒子毛仲義雖姓毛幸名義疑尚

錫嘉名實公惡教父子不義同惡相解也哉甚矣名之不足以及人而仁義忠信徒欺我也○名之佳者莫如霍去病辛棄疾晁無咎張無垢皆以改過自勉其他

以好字立名者我見其人矣仍舊托辭無禮捉過了我大蟲你

爹不討還我顛倒要打我兄弟兩箇毛仲義道這村人不省事我父親必是被

他們瞞過了定然留明早飯你兩箇不要發怒隨我到家裏鐵鏈打錠教法討還你便了解珍

解寶謝了毛仲義叫開莊門教他兩箇進去待得解珍解寶入得門來疾便叫

關上莊門疾喝一聲下手疾兩廊下走出二三十箇莊客恰纔馬後帶來的都

是做公的疾那兄弟兩箇措手不及衆人一發上把解珍解寶綁了疾○有是疾有是子

毛仲義道。我家昨夜自射得一箇大蟲。說看他如何白賴我的乘勢搶擄我家財。

打碎家中什物。當得何罪。解上本州也。與本州除了一害。原來毛仲義五更時。

先把大蟲解上州裏去了。卻帶了若干做公的來捉解珍解寶。不想他這兩箇。

不識局面。正中了他的計策。注一。通此又分說不得。毛太公教把他兩箇使的。

鋼叉。一做一包贓物。二。贓物上寫一扛擡了許多打碎的家伙什物。三將解

珍解寶剝得赤條條地。背剪綁了解上州裏來。本州有箇掌案孔目姓王名正。

又是一箇卻是毛太公的女婿。村中既有毛男州裏又有毛女毛頭毛腦既多

好名字人親如此句亦是。先觀一筆也已自先去知府面前稟說了。纔把解珍解寶押到廳前。不繇分

說。搨翻便打。定要他兩箇招做混賴大蟲。各執鋼叉。因而搶擄財物。解珍解寶

喫拷不過。只得依他招了。知府教取兩面二十五斤的重枷來枷了。釘下大牢

裏去。毛太公。毛仲義。自回莊上。商議道。這兩箇男女。卻放他不得。不如一發結

果了他。免致後患。當時父子二人。自來州裏。分付孔目王正。與我一發斬草除

根了此一案。我這里自行與知府透打關節。卻說解珍解寶。押到死囚牢裏。引

至亭心上來。一見這箇節級為頭的那人。姓包名吉。又是一箇好名字。人却名吉。可嘆。可惡。

已自得了毛太公銀兩。并聽信王孔目之言。教對付他兩箇姓命。便來亭心裏坐下。小牢子對他兩箇說道。快過來跪在亭子前。看他待

包節級喝道。你兩箇便是甚麼兩頭蛇雙尾蝎。是你麼。解珍道。雖然別人

叫小人們這等混名。實不會陷害良善。其語雖然亦真有包節級喝道。你

這兩箇畜生。今番我手裏。教你兩頭蛇做一頭蛇。雙尾蝎做單尾蝎。且與我押

入大半裏去。那一箇小牢子。把他兩箇帶在牢裏來。見沒人。那小節級便道。你

兩箇認得我麼。我是你哥哥的妻舅。這這賢親解珍道。我只親弟兄兩箇。別無

那箇哥哥。故作一折文。綱橫溢。一哥哥不肯認下。却那小牢子道。你兩箇須

是孫提轄的弟兄。且置是見而辨解珍道。孫提轄是我姑舅哥哥。第一句我卻

不會與你相會。第二句不認足下莫非是樂相舅。第三句又忽然那小節級道。

正是我姓樂名和。祖貫茅州人氏。先祖挈家到此。將姐姐嫁與孫提轄為妻。我

自在此州裏勾當。做小牢子。人見我唱得好。都叫我做鐵叫子樂和。姐夫見我

自在此州裏勾當做小牢子。人見我唱得好。都叫我做鐵叫子樂和。姐夫見我

好武藝也教我學了幾路槍法在身。原來這樂和是一箇聰明伶俐的人。諸般藥品學着便會作事道頭知尾。說起槍棒武藝如糖似蜜價愛。好樂爲見解珍解寶是箇好漢。有心要救他。只是單絲不綫。孤掌難鳴。只報得他一箇信。只報

錢財必然要害你兩箇性命。你兩箇卻是怎生好。解珍道你不說孫提轄則休。你既說起他來。只央你寄一箇信。真是行不到水窮處。坐看雲起而所起之雲又止。你

觀樂和道。你卻教我寄信與誰。解珍道我有箇姐姐。却云我有箇姐姐。東穿西透。絕世是我爺面上的。樂和所說哥哥。姪面上來。解珍所說

爲妻。樂和算來是孫提轄妻。舅二解算來又是孫提轄兄弟。妻舅一派親眷。真見在東門外十里牌住。他是我姑娘的女兒。叫做母大蟲顧大嫂。開張

酒店家裏又殺牛開賭。我那姐姐有三二十人。近他不得。姐夫孫新這等本

也輸與他。此本贊姐姐語。却連姐夫都說出來。只有那箇姐姐和我弟兄兩箇最好孫新孫立的姑娘。卻是我母親。以此他兩箇又是我姑舅哥哥。哥哥。上云孫提

男哥哥此又云顧大嫂是我爺面上姐姐誠恐讀者疑姑央煩得你暗暗地寄

箇信與他。把我的事說知。姐姐必然自來救我。樂和聽罷。分付說賢親。你兩箇

且寬心着。先去藏些燒餅肉食。來牢裏開了門。把與解珍解寶喫了。推了事故。

鎖了牢門。教別箇小節級看守了牢門。逕奔到東門外。望十里牌來。早望見一

箇酒店門前。懸掛着牛羊等肉。後面屋下一簇人。在那里賭博。如樂和見酒店

裏一箇婦人。坐在櫃上。心知便是顧大嫂。走向前。唱箇喏。道。此間姓孫麼。顧大

嫂慌忙答道。便是。足下卻要沽酒。卻要買肉。如要賭錢。後面請坐。接連三句來

真乃其風吹到樂和道。小人便是孫提轄妻舅。樂和的便是。顧大嫂笑道。原來卻是樂

和舅。可知尊顏和姆姆一般模樣。此句妙不惟爲樂大娘子作引亦寫出樂和人物標緻也且請裏面拜茶。

樂和跟進裏面。客位裏坐下。顧大嫂便動問道。聞知得舅舅在州裏勾當。家下

窮忙少閒。不曾相會。中語親戚今日甚風吹得到此。樂和道。小人若無事。也不敢

來相惱。今日廳上。偶然發下兩箇罪人進來。雖不曾相會。中語親戚多聞他的。大

名。一箇是兩頭蛇解珍。一箇是雙尾蝎解寶。顧大嫂道。這兩箇是我的兄弟。不

知因西罪犯。下在牢裏。樂和道。他兩箇因射得一箇大蟲。被本鄉一箇財主毛太公賴了。又把他兩箇強紐做賊。搶擄家財。解入州裏來。他又上上下下。都使了錢物。早晚間要教包節級。牢裏做翻他兩箇。結果了性命。小人路兒不平。獨力難救。只想一者沾親。二乃義氣爲重。特地與他通箇消息。他說道。只除是姐姐。便救得他。若不早早用心着力。難以救拔。顧大嫂聽罷。一片聲叫起苦來。寫顧大嫂全用不着窮窳淑女四字便叫火家快去。尋得二哥家來說話。這幾箇火家去不多時。尋得孫新歸來。與樂和相見。原來這孫新。祖是瓊州人氏。軍官子孫。因調來登州駐札。弟兄就此爲家。孫新生得身長力壯。全學得他哥哥的本事。使得幾路好鞭槍。因此人多把他弟兄兩箇。比尉遲恭。叫他做小尉遲。連哥弟顧大嫂把上件事對孫新說了。孫新道。既然如此。教舅舅先回去。他兩箇已下在牢裏。全望舅舅看顧則箇。我夫妻商量箇長便道理。卻逕來相投。樂和道。但是用着小人處。儘可出力向前。顧大嫂置酒相待已了。將出一包碎銀。付與樂和。道。煩舅舅將去牢裏。散與衆人。并小牢子們。好生週全他兩箇弟兄。樂和謝了。收拾銀兩。

自回牢裏來替他使用。不在話下。且說顧大嫂和孫新商議道：「你有甚麼道理救我兩箇兄弟？」孫新道：「毛太公那厮有財有勢，他防你兩箇兄弟出來，不肯干休，定要做翻了他兩箇，似此必然死在他手。若不去劫牢，別樣也救他不得。」顧大嫂道：「我和你今夜便去。」亦和我妙今夜便去妙真乃日無難事○孫新笑道：「你奸麤鹵，我和你也要算箇長便劫了牢，也要箇去向。若不得我那哥哥。」本說和

哥解珍忽說姐姐樂和尋着姐姐孫新和這兩箇人時。又於許多親戚

不得這件事。顧大嫂道：「這兩箇是誰？」孫新道：「便是那叔姪兩箇最好賭的。鄒淵。」

鄒淵。十五字一句便如兩如今見在登雲山臺峪裏聚衆打劫，他和我最好。若

得他兩箇相幫，此事便成。顧大嫂道：「登雲山離這里不遠，你可連夜去請他叔

姪兩箇來商議。」孫新道：「我今便去。你可收拾了酒食餚饌，我去定請得來。」顧大

嫂分付火家宰了一口猪，鋪下數盤菓品，按酒排下桌子。天色黃昏時候，只見

孫新引了兩箇好漢歸來。那箇爲頭的姓鄒，名淵，原來是萊州人氏，自小最好

賭錢，閒漢出身，爲人忠良慷慨，更兼一身好武藝，性氣高強，不肯容人。江湖上

喚他綽號出林龍。好漢出第二箇好漢。名喚鄒閏。是他姪兒。年紀與叔叔彷彿。二

人爭差不多。身材長大。天生一等異相。腦後一箇肉瘤。往常但和人爭鬪。性起

來。一頭撞去。忽然一日。一頭撞折了湖邊一株松樹。看的人都驚呆了。因此都

喚他做獨角龍。好漢出當時顧大嫂見了。請入後面屋下坐地。卻把上件事告訴

與他。次後商量劫牢一節。鄒淵道。我那里雖有八九十人。只有二十來箇心腹

的。明日幹了這件事。便是這里安身不得了。我卻有箇去處。我也有心要去。多

時。只不知你夫婦二人肯去麼。顧大嫂道。遮莫甚麼去處。都隨你去。只要救了

我兩箇兄弟。寫顧大嫂何等肝腸鄒淵道。如今梁山泊十分興旺。宋公明大肯招賢納士。

他手下。見有我的三箇相識。在彼一箇是錦豹子楊林。已被捉去一箇是火眼狻

猊。鄒飛。亦已被捉去一箇是石將軍石勇。此在山泊邊開店都在那里入夥了多時。

我們救了你兩箇兄弟。都一發上梁山泊。投奔入夥去。如何。顧大嫂道。最好有

一箇不去的。我便亂槍戳死。寫顧大嫂活鄒閏道。還有一件。我們倘或得了人。

誠恐登州有些軍馬追來。將如之奈何。孫新道。我的親哥哥見做本州軍馬提

轄如今登州。只有他一箇了得。後便省手語幾番草寇臨城。都是他殺散了。到處

聞名。不惟表出張本也我明日自去請他來。要他依允便了。鄒淵道。只怕他不

肯落草。孫新說道。我自良法。當夜喫了半夜酒。歇到天明。留下兩箇好漢在

家裏。卻使一箇火家帶領了一兩箇人。推一輛車子。快去城中營裏。請我哥哥

孫提轄。并嫂嫂樂大娘子。說道。家中大嫂害病沈重。便煩來家看顧。顧大嫂又

分付火家道。只說我病重臨危。有幾句緊要的話。須是便來。只有一番相見。囑

付。大蟲口中又能作此情話奇妙無比。我年雖幼而眷屬獨傷。獨為至多。驢讀此言不覺淚下。火家推車兒去了。孫新專在

門前伺候。等接哥哥。飯罷時分。遠遠望見車兒來了。遠望如畫載着樂大娘子。近觀

背後孫提轄。騎着馬。十數箇軍漢跟着。遠望是車。車上是樂大娘子。樂大娘子背後是孫提轄。孫提轄背後是軍漢。寫

得一行如畫。非畫來人者也。望十里牌來。孫新即入去。報與顧大嫂得知。說哥嫂來了。

顧大嫂分付道。只依我如此行。孫新出來接見哥嫂。且請嫂嫂下了車兒。同到

房裏。看視弟媳婦病症。孫提轄下了馬。入門來。端的好條大漢。淡黃面皮。是病落

腮鬚鬚。是尉八尺以上身材。是尉姓孫。名立。綽號病尉遲。射得硬弓。騎得劣馬。

使一管長槍。腕上懸一條虎眼竹節鋼鞭。是尉海邊人見了。望風便跌。好漢當

下病尉遲孫立下馬來進得門。便問道。兄弟。嬌子害甚麼病。孫新答道。他害的

症候。甚是蹊蹺。請哥哥到裏面說話。孫立便入來。孫新分付火家。着這夥跟馬

的軍士。去對門店裏喫酒。細精便教火家牽過馬。請孫立入到裏面來。坐下良久。

孫新道。請哥哥嫂嫂去房裏看病。孫立同樂大娘子。入進房裏。見沒有病人。孫

立便問道。嬌子病在那里房內。只見外面走入顧大嫂來。鄒淵鄒閏跟在背後。

寫得奇絕孫立道。嬌子。你正是害甚麼病。顧大嫂道。伯伯拜了。萬福一句亦與尋常婦人不同我害

些救兄弟的病。此四百病中未聞有極孫立道。卻又作怪。救甚麼兄弟。顧大嫂道。

伯伯。你不要推髡粧啞。是未開便貴之活你在城中。豈不知道他兩箇。不出姓

是我兄弟。偏不是你的兄弟。上文爾番敘親至此孫立道。我並不知。因繇是那

兩箇兄弟。姓名上不出顧大嫂道。伯伯在上。今日事急。絕妙大嫂字只得直言拜

稟。這解珍解寶。被登雲山下毛太公與同王孔目。設計陷害。早晚要謀他兩箇

性命。我如今和這兩箇好漢。商量已定。要去城中劫牢。救出他兩箇弟兄。都投

梁山泊入夥去。恐怕明日事發。先負累伯伯。因此我只推患病。請伯伯姆姆到此。說箇長便。若是伯伯不肯去時。我們自去上梁山泊去了。如今天下有甚分曉。走了的到沒事。見在的到喫官司。常言道。近火先焦。伯伯便替我們喫官司。坐牢。那時又沒人送飯來救你。伯伯尊意如何。孫立道。我卻是登州的軍官。怎地敢做這等事。顧大嫂道。既是伯伯不肯。我今便和伯伯併箇你死。我活。大絕妙立。佩服其言顧大嫂。可以愈瘡且住。寫伯伯叫讓休要急速。待我從長計較。慢慢地商量。樂大娘子。能到筆驚得半晌做聲不得。出寫伯伯叫讓顧大嫂又道。既是伯伯不肯去時。即便先送姆姆前行。我們自去下手了。孫立道。雖要如此行時。也待我歸家去收拾包裹行李。看箇虛實。方可行事。顧大嫂道。伯伯你的阿舅透風與我們了。又牽出他內親一就去劫牢。一就去取行李不遲。孫立歎了一口氣說道。你衆人既是如此行了。我怎地推卻得。終不成日後倒要替你們喫官司。罷罷罷。都做一處商議了。行。先叫鄒淵去登雲山寨裏收拾起財物馬匹。馬匹帶了那二十箇心腹的人。

來店裏取齊。鄒淵去了。又使孫新人城裏來。問樂和討信。就約會了。暗通消息。解珍解寶得知。次日登雲山寨。裏鄒淵收拾金銀已了。自和那起人到來相助。孫新家裏。也有七八箇知心腹的火家。并孫立帶來的十數箇軍漢。共有四十餘人。孫新宰了兩口猪。一腔羊。衆人盡喫了一飽。顧大嫂貼肉藏了尖刀。扮做箇送飯的婦人。先去。絕妙大嫂先去二孫新跟着孫立。兄弟鄒淵領了鄒閏。叔領姪○兩句只十二字。又各帶了火家分作兩路。入去。線索卻說登州府牢裏包節級得了毛太公錢物。只要陷害解珍解寶的性命。當日樂和拿着水火棍。正立在牢門裏獅子口邊。只聽得拽鈴子響。樂和道。甚麼人。顧大嫂應道。送飯的婦人。樂和已自瞧過了。便來開門。放顧大嫂入來。再關了門。將過廊下去。包節級正在亭心裏。再見看見便喝道。這婦人是甚麼人。敢進牢裏來送飯。自古獄不通風。樂和道。這是解珍解寶的姐姐。自來送飯。包節級喝道。休要叫他入去。你們自與他送進去便了。又作樂和討了飯。卻去開了牢門。半開把與他兩箇。解珍解寶問道。舅舅夜來所言的事如何。補出夜來暗樂和道。你姐姐入來了。

只等前後相應樂和便把匣牀與他兩箇開了匣牀了只聽得小牢子入來報道

孫提轄敲門要入來包節級道他自是營官來我牢裏有何事幹休要開門作又

勒一顧大嫂一蹙蹙下亭心邊去疾甚外面又叫道孫提轄焦躁了打門包節

級忿怒便下亭心來亭顧大嫂大叫一聲我的兄弟在那里其勢極兇其聲極痛令我嚇又令我

酸身邊便掣出兩把明晃晃尖刀來包節級見不是頭望亭心外便走心亭解珍

解寶提起枷從牢裏鑽將出來甚疾正迎着包節級包節級措手不及被解寶

一枷梢打去把腦蓋擗得粉碎包吉當時顧大嫂手起早戳翻了三五箇小牢

子一齊發喊從牢裏打將出來孫新孫立兩箇把住牢門見四箇從牢裏出來

一發望州衙前便走想見其夜來定鄒淵鄒閏早從州衙裏提出王孔目頭來

王正完了疾甚○只勸敘一邊一邊只一句便足一行人大喊步行者在前孫提轄騎着馬彎着弓搭

着箭壓在後面寫得如錦如街上人家都關上門不敢出來又觀州裏做公的人認

得是孫提轄誰敢向前攔當又觀衆人簇擁着孫立奔出城去一直望十里牌

來扶攙樂大娘子上了車兒扶攙二字人知寫出門房之秀不知正反觀女中大蟲也顧大嫂上了馬幫着

便行。絕倒解珍解寶對衆人道。叵耐毛太公老賊。冤家如何不報了去。是事不報論不完文孫立道說得是。便令兄弟孫新與舅舅樂和先護持車兒前行着。是

我們隨後趕來。孫新樂和簇擁着車兒先行去了。孫立引着解珍解寶鄒淵鄒

閏并火家件當一逕奔毛太公莊上來。正值毛仲義與太公在莊上慶壽飲酒。

慶壽飲酒。隨手成趣。卻不隄備。一夥好漢。吶聲喊殺。將入去。就把毛太公。毛仲義。并一門

老小。盡皆殺死。不留一箇。毛太公。毛仲義。完去臥房裏。搜簡得十數包金銀財

寶。後院裏牽得七八匹好馬。馬匹把四匹捎帶馱載。解珍解寶。揀幾件好的衣

服穿了。換去。眼甚細。將莊院一把火。齊放起燒了。各人上馬。帶了一行人。趕不到三

十里路。早趕上車仗人馬。一處上路行程。於路莊戶人家。又奪得三五匹好馬。

重馬匹一行星夜奔上梁山泊去。不一二日。來到石勇酒店裏。那鄒淵與他相見

了。問起楊林鄧飛二人。石勇說起宋公明去打祝家莊。二人都跟去。兩次失利。

聽得報來說。楊林鄧飛俱被陷在那里。不知如何。備聞祝家莊三子豪傑。又有

教師鐵棒欒廷玉相助。千丈游絲。忽然飄到。因此二次打不破那莊。孫立聽罷。大笑道。我

等衆人來投大寨入夥。正沒半分功勞。獻此一條計。去打破祝家莊。爲進身之報。如何。石勇大喜道。願聞良策。孫立道。欒廷玉和我是一箇師父教的武藝。我學的槍刀。他也知道。他學的武藝。我也盡知。我們今日只做登州對調來。鄆州守把。經過來此相望。他必然出來迎接我們。進身入去。裏應外合。必成大事。此計如何。正與石勇說計未了。只見小校報道。吳學究下山來。前往祝家莊救應去。門箭都石勇聽得。便叫小校快去報知軍師。請來這里相見。說猶未了。已有軍馬來到店前。乃是呂方。郭盛。并阮氏三雄。隨後軍師吳用。帶領五百餘人。到來。石勇接入店內。引着這一行人都相見了。備說投托入夥。獻計一節。吳用聽了大喜。說道。既然衆位好漢。肯作成山寨。且休上山。便煩疾往祝家莊。行此一事。成全這段功勞。如何。孫立等衆人皆喜。一齊都依允了。吳用道。小生如今人馬先去。衆位好漢。隨後一發便來。吳學究商議已了。先來宋江寨中。見宋公明。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吳用置酒與宋江解悶。備說起石勇楊林鄧飛三箇的一起相識。是登州兵馬提轄病尉遲孫立。和這祝家莊教師欒廷玉。是一箇師父

教的。今來共有八人。投託大寨入夥。特獻這條計策。以爲進身之報。今已計較定了。裏應外合。如此行事。隨後便來參見兄長。宋江聽說罷。大喜。把愁悶都撇在九霄雲外。忙教寨內置酒。安排筵席。等來相待。卻說孫立教自己的伴當人等。跟着車仗人馬。投一處歇下。只帶了解珍、解寶、鄒淵、鄒閏、孫新、顧大嫂、樂和。共是八人。來參宋江。都講禮已畢。宋江置酒設席款待。不在話下。吳學究暗傳號令與衆人。教第三日如此行。第五日如此行。分付已了。孫立等衆人領了計策。一行人自來和車仗人馬。投祝家莊。進身行事。再說吳學究道。啓動戴院長。到山寨裏走一遭。快與我取將這四箇頭領。奇絕○跨節生
核又一住法我自有用他處。不是教戴院長連夜取這四箇人來。有分教。水泊重添新羽翼。山莊無復舊衣冠。畢竟吳學究取那四箇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毛太公父子賴虎。屈陷解珍兄弟。王正包節級久已几肉待。忽有小牢子樂和。垂雲天之手。而通大蟲之信。異哉。母大蟲。慫恿孫新。逼勒孫立。聯絡鄒淵鄒閏。劫牢越獄。以解獨龍山之圍。爲投梁山泊之地。

鄧狂言索隱

登州城外有一座山。山上多有豺狼虎豹。出來傷人。因此登州知府。拘集獵戶。當廳委了杖限文書。捉捕登州山上大蟲。又仰山前山後里正之家。也要捕虎文狀。不行解官。痛責枷號。不恕。捕虎之令。責成者不止二解。此固毛太公賴虎之原因。功罪之地。勢力者所必爭。不必其與二解定有舊恨也。「解寶道。有甚麼賴處。你家也見當里正。官府中也委了廿限文書。卻沒本事去捉。倒來就我見成。你倒將去請功。教我兄弟兩箇喫限棒。」此意已經點明其害人之故。則是其禍由知府開之也。夫二解果不能捕虎。則何如委之他人。如其能之。則委之以全權可矣。而何必更委山前山後之里正。此固臨事倉皇。隨意濫用。然而多方牽制。竟兆亂階。則以知府之心中。不信二解之力能捕虎。并不信二解之肯盡死力爲我用耳。作者之視官僚盜賊。無一非虎。而此篇既以知府爲捕虎之主體。則自當以捕盜爲其特別注重之一點。登州非闕其無人之地。而猛獸多有。則是盜賊橫行之象也。捕虎本屬獵戶專責之事。而另委多人。則是分兵收捕之象也。知府信里正而不信獵戶。則是分其權柄。立之監督之一切變象也。世衰道微。人才在下。風殊派別。意見橫生。賢勢力而拘諸原。親貴坐而有其功。當其懸一目的。購求首魁之日。功成者當上賞。縱惡者蒙顯戮。正式宣言。豈無公道。乃主其事者。既有袒護一方面之心。

而彼之呼朋引類，緣索靈通者，安得不百計圖維，以巧取豪奪他人之所獲而陷之于重罪？「不由分說，綱翻便打。」定要他兩箇招做混賴大蟲，各執鋼叉，因而搶擄財物。」此等聽信一面之辭之情狀，里正何以得此于知府哉？官吏一氣，蓋其所由來者久矣。尹隆河之戰，劉銘傳掩敗爲勝，而鮑超廢，主其事者李鴻章之袒淮軍也。而其他制將何論焉？臺灣之役，福康安作威專功，而柴大紀誅，主其事者乾隆之庇貴族也。而其初開國何譏焉？燕王一言，尾大不掉，而功臣駢誅，幾無噍類，篡國殘種之野心，尤堪痛恨。吁！兔死狐悲，物傷其類，鳥盡弓藏，死不旋踵，微特蒲黃呂劉吳孔耿尙之輩，罪不勝誅，卽曾左李之屈于時勢，依違親貴以倖免者，亦不能無微辭矣。作者本不爲此一輩人披髮叫天，卻不得喚此一輩人回頭是岸。觀于此而尙有人焉，盡力于敵國異種，獨夫民賊，以有瘡于功名之路，而惟一切權利之是圖者，其亦自尋死路而已矣。

本州有箇當案孔目姓王名正，卻是毛太公女婿。金評村中既有毛男，州中又有毛女，毛頭毛腦既多，而毛手毛脚，遂不可當矣。又云：此篇因親及親，如此句亦是先襯一筆也。評得甚妙，可謂此回之主體者。然其故烏可不明言哉？毛者氍毹之象，實爲元人而發，并及毛太公之婿，亦暗以種族說法。二解稱毛太公爲伯伯，非必以其年之尊，亦直以其族之貴耳。且知府不言受賄，而無端聽讒，則是王孔目

與里正毛太公無一非知府之私人矣。更繼之以節級爲頭之包吉。而著之曰「已自得了毛太公銀兩。并聽信王孔目之言。教他對付他兩箇性命。」元人重吏。吏亦仰食于官。故亦云然。作者本惡官吏。而親貴尤爲特別。故立竿取影而出之也。作者對於家族主義。有時不甚視爲重要。而此篇因親及親。不過對於毛氏親族一方面。痛發其種族受制之苦耳。勻勻禹甸。茫茫神州。何一非吾神明之冑。即何一不爲光復之人。人人皆吾同族也。即人人皆吾同黨也。豈容彼外族久據其勢力。以行使銀子。而毒我民生哉。回中除孫立孫新。顧大嫂。采和而外。尙有鄒淵。鄒閏。叔姪。亦是此義。其開手之寫二解也。「弟兄兩箇。都使渾鐵點鋼。又有一身驚人的武藝。當州裏獵戶們。都讓他第一。」甚言其實有捕虎之能力。決非冒濫。可以補盜賊一類之虎。亦即可以捕官僚一類之虎者也。「那解珍一箇。綽號喚做兩頭蛇。這解寶綽號雙尾蝎。」甚言其名爲機警。乃遊行阱陷而不自知。此後抉破藩籬。或亦可以厚望者也。「二人父母俱亡。」母國見滅之謂也。「不曾婚娶。」革命行事之便也。無父母妻孥。而有此等出力之親戚。不必重家族主義。而已見人類有自然之親情。即可以合家族種族之義。而一以貫之者也。若夫得虎之困難。而毛氏設法賴之爲不仁。老奸巨滑。仗財仗勢之情形。實爲平民共恨之蠹賊。則其事甚顯。鄙人不必深言之。

央煩得你暗暗地箇寄信與他。把我的事說知。姐姐必然自來救我。上文既云「只有那箇姐姐。」而口中所津津樂道而極指望者。并無他人。豈真二解之舉目無親乎。抑亦作者之歸美女傑也。中表一耳。何以不求孫提轄兄弟。此等遊俠之豪。作者不欲以孫新爲主體耳。吾國女界中。奄奄無生氣久矣。理想胡爲而及于足耶。鄙人以爲立男女平權之基礎者。其惟顧大嫂乎。其惟顧大嫂乎。論者其慎勿以野蠻相詆也。野蠻者文明之母。近世之所號爲文明先進國者。亦無一不自蠻族而來。漢族亦經過此級矣。德日尤甚。亦世界之所公認者。且男女之所以不平權者。實由于女子無野蠻之體魄。故進化遲遲耳。天然界苦之以生育。人爲界始能楛之以纏足。於是女子乃俯首下心。以終成爲男子之玩物與附屬品。而一切學問之途。遂無復有女子競爭之一席。謂其力之不足也。且女與男平。必先有其獨立不羈之精神。此惟有野蠻之體力者。可以自勉。腐敗者何能及此。故勞動界之女子可救。而坐食界之女子不可救也。且必先有其生活獨立之技能。此惟野蠻之苦作者。可以自勉。文弱者何能及此。故鄉村中之女子可支。而城市中之女子不可支也。况女界苦壓力久矣。極其弊害。實千百倍于君主之于臣民。而程度之不足。亦因之而日遠。一旦爭此平等利益。男子其漫然許之哉。程度差則許猶不許。程度不差。亦未必便許。歐美女界。爭參政權者。歷有年矣。苟非以大戰之故。女界盡力于社會。雖程

度已及。而尙不能至。吾國何以及此。其將以革命得之乎。人類生理上之關係。其惡乎可。則不如于世
界大亂之日。先舉其強有力者之少數人。以爲之倡。使天下曉然于女界腐敗文弱之積習。無一不可
以驅除。而後加之。以平等之教育。則亦庶乎其可矣。若顧大嫂者。尙亦社會之藥石乎。且鄙人之所以
有取于斯人者。在其俠義。不在其知勇。僅言知勇。吾恐赫赫巍巍之政治偉人。轉未若不諳書識字之
純粹平民也。作者對於君臣之邪說。固久已拋諸腦後。男女之界限。亦非其所深拘。壓力層層。奇冤莫
訴。官逼民反。仁人恫心。舊日迂談。豈可以責之武俠。故夫拚死設謀。以救有功不賞者。一旦之命。或者
以爲行權。而作者則視爲大經。時爲之也。當罏沽酒。不足以爲大嫂羞。殺牛開賭。不足以爲大嫂病。不
如此不足以養其家室之生命。不如此不足以稱其豪俠之性情耳。有鄒淵鄒閏之徒。固救。無鄒淵鄒
閏之徒。亦勢在必救。有梁山泊走路一條。固救。無梁山泊走路一條。亦勢在必救。得孫立之許可。固救。
不得孫立之許可。亦勢在必救。極而言之。則孫新亦決無阻止其行事之能力。而亦知其平日之爲人。
而必不得阻。既已諸事皆備。而只需孫立一人。則可以裝病而誘其兄嫂以來。卽可以拚命而劫其兄
嫂以去。不惟不與孫立講理。抑且不與孫立講情。一時決無算計。又一時極有算計。要惟此一片救人
救激之決心。而不知其他。乃如之人。而謂之曰野蠻。野蠻者其而貌耳。若其良心上之由俠義而發爲

知仁勇之道德。乃實精神上之文明基礎。而金評乃不計其事實之是非。意思之善惡。而擬之以李逵。何其謬也。母大蟲之徽號。謂爲世俗之罵也可。謂爲作者之贊也亦可。人格之高下之能與于平等與否。豈以必政治智識論哉。

孫立歎了一口氣說道。你衆人既是如此行了。我怎地推卻得。終不成日後倒替你們喫官司。罷罷罷。做一處商議了行。孫新既以顧大嫂爲之妻。反亦反。不反亦反。肯亦肯。不肯亦肯。寫得孫新全無反對。見顧大嫂平日之有權力于孫新也。然于孫新之爲人。亦未必其有所妨礙。怕老婆之名詞。原無一定美惡。何必拘拘于此。若孫立所處之地位。則固當必不願反者矣。彼已身受登州提轄。而亦未嘗有所逼迫。自然可以少安。且上文云。『幾番草寇圍城。都是他殺散了。到處聞名。』如此舉動。斷非蓄心爲賊者之所爲矣。今突然見其弟如此。其弟婦如此。已經驚疑不定。而顧大嫂又告之以『伯伯你的樂阿舅透風與我們了』之語。則其妻舅亦經與謀。若其不反。是舟中之人。皆爲敵國。不立即應許。尙有何法可想。上文云。『孫立道。我是登州的軍官。怎地敢做這等事。』非徒以明孫立之不反。乃實以明大嫂之爲此事主體而已。『便是伯伯不肯去時。我們自上梁山泊去了。如今天下有甚分曉。走了的到沒事。見在的到喫官司。常言道。近火先焦。伯伯便替我們喫官司坐牢。那時又沒人送飯來救你。』

伯伯尊意若何。」阮小二道：「如今該管官司沒甚分曉。一片糊塗。千萬犯了迷天大罪的都沒事。我兄弟們不能快活。若是有肯帶挈我們的。也去罷了。」意止相同。而自動與被動異。被逼與未被逼亦異。諸如此類。皆與所謂「三十六計。走爲上計。」「不怕官。只怕管。」之大旨相合。但不知能爲王進者。天下曾有幾人。非死則反。世亂決矣。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四十九回

吳學究雙掌連環計

宋公明三打祝家莊

三打祝家。變出三樣奇格。知其才大如海。而我之所尤爲歎賞者。如寫欒廷玉。竟無下落。嗚呼。豈不怪哉。夫開莊門。放弔橋。三祝一變。一齊出馬。明明在紙。我得而讀之也。如之何。三祝有殺之人。廷玉無死之地。從此一別。杳然無跡。而僅據宋江一聲歎。惜遂必斷之爲死也。吾聞昔者英雄。知可爲則爲之。知不可爲則瞥然颺去。譬如鷹隼擊物不中。而高飛遠引。深自滅跡者。如是等輩。往往而有。卽又惡知廷玉之不出此。如是則廷玉當亦未死。然吾觀扈成得脫。終成大將。名在中興。不可滅沒。彼豈真出廷玉上哉。而顯著若此。彼廷玉非終貧賤者。而獨不爲。更出一筆。然則其死是役。信無疑也。所可疑者。獨爲當日宋江之軍。林冲李俊阮二在東。花榮張順張橫在西。穆弘楊雄李

遠在南而廷玉當先出馬。乃獨衝走正北。夫不取有將之三面而獨取無將之一面。存此一句之疑。誠不能無未死之議。然吾獨謂三鼓一砲之際。四馬勢如嵎虎。使此時廷玉早有所見。力猶可以疾按三祝全軍不動。其如之何。僅以身遁。計出至下乎。此又其必死之明驗也。曰然則獨走正北。無將之一面者何也。曰正北非無將之面也。宋江軍馬四面齊起而不書。正北當是爲廷玉諱也。蓋爲書之則必詳之。詳之而廷玉刀不缺。槍不折。鼓不衰。箭不竭。卽廷玉不至於死。廷玉而終亦至於必死。則其刀缺。槍折。鼓衰。箭竭之狀。有不可言者矣。春秋爲賢者諱。故缺之而不書也。曰其并不書正北領軍頭領之名何也。曰爲殺廷玉則惡之也。嗚呼。一變廷玉死而用筆之難。至於如此。誰謂稗史易作。稗史易讀乎耶。

史進尋王教頭到底尋不見。吾讀之胸中彌月不快。又見張青店中麻殺一頭陀。竟不知何人。吾又胸前彌月不快。至此忽然又失一變。廷玉下落。吾胸前又將不快。彌月也。豈不知耐菴專故作此鷲突之筆。以使人氣悶。然我今

日若使看破。寓言更不氣悶。便是辜負耐菴。故不忍出此也。第二連環計。何其輕便簡淨之極。三打祝家一篇。累墜文字。後不可無此。捷如風。明如玉之筆。以揮灑之。

話說當時軍師吳用。啟煩戴宗。道賢弟可與我回山寨去。取鐵面孔目。裴宣。聖手書生。蕭讓。通臂猿猴。健玉臂匠。金大堅。元之又元。幾平元殺。可教此四人帶了如此行頭。連夜下山來。我自有用他處。戴宗去了。只見寨外軍士來報。西村扈家莊上。扈成牽羊擔酒。特來求見。宋江叫請入來。扈成來到中軍帳前。再拜懇告。道小妹妹一時麤鹵。年幼不省人事。誤犯威顏。今者被擒。望乞將軍寬恕。奈緣小妹妹原許祝家莊上。前者不合奮一時之勇。陷於縲紲。如蒙將軍饒放。但用之物。當依命拜奉。宋江道。且請坐說話。祝家莊那厮好生無禮。平白欺負俺山寨。因此引兵報讐。須與你扈家無冤。只是令妹引人捉了我王矮虎。因此還禮。拿了令妹。你把王矮虎放回還我。我便把令妹還你。扈成答道。不期已被祝家莊拿了。這箇好漢去。吳學究便道。我這王矮虎。今在何處。扈成道。如今拘鎖在祝家莊上。

小人怎敢去取。宋江道：「你不去取得王矮虎來還我，如何能彀得你令妹回去？」吳學究道：「兄長休如此說。」忽然接來一按按住遂只依小生一言。今後早晚祝

家莊上，但有些響亮，你的莊上切不可令人來救護，倘或祝家莊上有人投奔你處，你可就縛住彼。若是捉下得人時，那時送還令妹到貴莊。只是如今不在

本寨，前日已使人送往山寨奉養在宋太公處，你且放心回去。我這里自有箇道理。扈成道：「今番斷然不敢去救應他。若是他莊上果有人來投我時，定縛來奉獻將軍麾下。」西臂已斷宋江道：「你若是如此，強似送我金帛，扈成拜謝了去。」

孫立便把旗號上改換作登州兵馬提轄孫立，領了一行人馬都來到祝家莊

後門前。好莊上牆裏望見是登州旗號，報入莊裏去。樂廷玉聽得是登州孫提

轄到來相望，說與祝氏三傑道：「這孫提轄是我弟兄，自幼與他同師學藝，今日

不知如何到此，帶了二十餘人馬，開了莊門，放下吊橋。」開莊門放吊橋。此一回

同節出來迎接。孫立一行人都下了馬，衆人講禮已罷。樂廷玉問道：「賢弟登州

守把如何到此？」孫立答道：「總兵府行文書對調我來此間鄆州守把城池，隄

防梁山泊強寇。便道經過。聞知仁兄在此祝家莊。特來相探。本待從前門來。因見村口莊前。俱屯下許多軍馬。是遠來不好衝突。特地尋覓村里。從小路問到莊後。入來拜望仁兄。欒廷玉道。便是這幾時。連日與梁山泊強寇廝殺。已拿得他幾箇頭領。在莊裏了。只要捉了宋江賊首。一併解官。天幸今得賢弟來此。問鎮守。正如錦上添花。旱苗得雨。孫立笑道。小弟不才。且看相助捉拿這廝們。成全兄長之功。欒廷玉大喜。當下都引一行人進莊裏來。再拽起了吊橋。關上了莊門。拽吊橋關莊門。孫立一行人安頓車仗人馬。更換衣裳。都在前廳來相見祝朝奉。與祝龍祝虎祝彪三傑都相見了。一家兒都在廳前相接。欒廷玉引孫立等。上到廳上相見。講禮已罷。便對祝朝奉說道。我這箇賢弟孫立。綽號病尉遲。任登州兵馬提轄。今奉總兵府對調。他來鎮守此間鄆州。祝朝奉道。老夫亦是治下。孫立道。卑小之職。何足道哉。早晚也要望朝奉提攜指教。祝氏三傑相請衆位尊坐。孫立動問道。連日相殺。征陣勞神。祝龍答道。也未見勝敗。衆位尊兒鞍馬勞神不易。孫立便叫顧大嫂引了樂大娘子叔伯姆兩箇去後堂拜見宅眷。

好喚過孫新解珍解寶參見了。說道：「這三箇是我兄弟。」好指著樂和便道：「這位

是此間鄆州差來取的公吏。」好指着鄒淵鄒聞道：「這兩箇是登州送來的軍官。」

好祝朝奉併三子雖是聰明，卻是他又有老小，一併許多行李車仗人馬。二又

是欒廷玉教師的兄弟。三那里有疑心，只顧殺牛宰馬做筵席，管待衆人飲酒。

過了一兩日，到第三日。提莊兵報道：「宋江又調軍馬殺奔莊上來了。」祝彪道：「第

日只爲祝彪出莊我自去上馬拿此賊，便出莊門放下吊橋。出莊門引一百餘騎馬軍

殺將出來，早迎見一彪軍馬，約有五百來人，當先擁出那箇頭領，彎弓插箭，拍

馬輪槍，是小李廣花榮。祝彪見了，躍馬挺槍，向前來鬪。花榮也縱馬來戰祝彪，

兩箇在獨龍岡前約鬪十數合，不分勝敗。花榮賣箇破綻，撥回馬便走。賣箇破綻

便走當知此日將令原只要如此俗祝彪正待要縱馬追去，背後有認得的說

道：「將軍休要去趕，恐防暗器。」此人深好弓箭，祝彪聽罷，便勒轉馬來不趕，領回

人馬投莊上來，拽起吊橋。投莊上看花榮時，已引軍馬回去了。可知祝彪直到

廳前下馬，進後堂來飲酒。孫立動問道：「小將軍今日拿得甚賊？」祝彪道：「這厮們

夥裏有箇甚麼。小李廣花榮槍法好生了得。鬪了五十餘合。那厮走了。我卻待
要趕去追他。軍人們道。那厮好弓箭。因此各自收兵回來。孫立道。來日看小弟
不才。拿他幾箇。當日筵席上。叫樂和唱曲。詞中衆人皆喜。至晚席散。又歇了一
夜。到第四日。午牌。詞提忽有莊兵報道。宋江軍馬。又來在莊前了。堂下祝龍祝虎
祝彪三子。都披掛了。出到莊前門外。第二日第三日遠遠地聽得鳴鑼搥鼓。吶
喊搖旗。對面早擺下陣勢。這里祝朝奉坐在莊門上。左邊欒廷玉。右邊孫提轄。
祝家三傑。并孫立帶來的許多人伴。都擺在門邊。早見宋江陣上豹子頭林冲
高聲叫罵。祝龍焦躁。先祝喝叫放下弔橋。放弔綽槍上馬。引一二百人馬。大喊
一聲。直奔林冲陣上。莊門下搥起鼓來。兩邊各把弓弩射住陣脚。林冲挺起丈
八蛇矛。和祝龍交戰。連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兩邊鳴鑼各回了馬。將可知祝
虎大怒。大祝提刀上馬。跑到陣前。高聲大叫。宋江決戰。說言未了。宋江陣上早
有一將出馬。乃是沒遮攔穆弘。來戰祝虎。兩箇鬪了三十餘合。又沒勝敗。將可知
祝彪見了大怒。三祝便綽槍飛身上馬。引二百餘騎。奔到陣前。宋江隊裏病關

索楊雄一騎馬一條槍飛搶出來戰祝彪。孫立看見兩隊兒在陣前廝殺。心中忍耐不住。此故意作疑筆便喚孫新取我的鞭槍來。就將我的衣甲頭盔袍襖把來披掛了。牽過自己馬來。這騎馬號烏騮馬。是尉遲○此句乃誦寫第四回淡黃面皮一段文備上鞍子。扣了三條肚帶。腕上懸了虎眼鋼鞭。綽槍上馬。祝家莊上一聲鑼響。孫立出馬。在陣前。將可加宋江陣上林冲穆弘楊雄都勒住馬。立於陣前。將可知孫立早跑馬出來。說道。看小可捉這廝們。孫立把馬兜住。喝問道。你那賊兵陣上好廝殺的。出來與我決戰。宋江陣內鸞鈴響處。一騎馬跑將出來。衆人看時。乃是拚命三郎石秀來戰孫立。兩馬相交。雙槍並舉。兩箇鬪到五十合。孫立賣箇破綻。讓石秀一槍攔人來。虛閃一箇過。把石秀輕輕的從馬上捉過來。直挾到莊前。撇下。喝道。把來縛了。只如戲事祝家三子把宋江軍馬一攪。都趕散了。一趕便散三子收軍。回到門樓下。見了孫立。衆皆拱手欽服。孫立便問道。共是捉得幾箇賊人。祝朝奉道。起初先捉得一箇時遷。次後拿得一箇細作楊林。又捉得一箇黃信。扈家莊一丈青捉得一箇王矮虎。陣上拿了兩箇秦明鄧飛。今番將軍又捉得這

箇石秀這厮正是燒了我店屋的。共是七箇了。孫立道：「一箇也不要壞他。」如妙戲只

事快做七輛囚車裝了。與些酒飯將養身體。休教餓損了他。不好看。只如戲事

他日拿了宋江一併解上東京去。教天下傳名說這箇祝家莊三傑。真會說只

祝朝奉謝道：「多幸得提轄相助。想是這梁山泊當滅了。邀請孫立到後堂筵宴。」

石秀自把囚車裝了。看官聽說石秀的武藝不低似孫立。要賺祝家莊上。故意

教孫立捉了。使他莊上人一發信他。一自註孫立又暗暗囑使鄒淵鄒閏樂和去

後房裏把門戶都看了出入的路數。楊林鄧飛見了鄒淵鄒閏心中暗喜。樂和

張看得沒人。便透箇消息與衆人知了。顧大嫂與樂大娘子在裏面又看了房

戶出入的門徑。將寫第五日却先至第五日。勳提孫立等衆人都在莊上閒行。當

日辰牌時候。早飯已後。只見莊兵報道：「今日宋江分兵做四路。」此處說分兵四

路奇矣又正少提延玉一路更奇之奇來打本莊。孫立道：「分十路待怎地。你手

下人且不要慌。早作準備便了。先安排些撓鈎套索。須要活捉拿死的。也不算

妙只如戲筆○已足者准恐戲壞莊上人都披掛了。祝朝奉親自牽引著一班

兒上門樓來看時見正東上一彪人馬當先一箇頭領乃是豹子頭林冲背後

便是李俊阮小二正東上先約有五百以上人馬次殺正西上又有五百來人

馬正西上先當先一箇頭領乃是小李廣花榮背後是張橫張順次殺正南門

樓上望時也有五百來人馬當先三箇頭領乃是沒遮攔穆弘病關索楊雄黑

旋風李逵正南上頭領總四面都是兵馬戰鼓齊鳴喊聲大舉欒廷玉聽了道

今日這厮們厮殺不可輕敵我引了一隊人馬出後門一箇出殺這正西北上

的人馬此一句更結果疑延玉矣不惟不知祝龍道我出前門兩箇出殺這正

東上的人馬祝虎道我也出後門三箇出殺那西南上的人馬祝彪道我自出

前門四箇出捉宋江是要緊的賊首祝朝奉大喜都賞了酒編寫各人上馬盡

帶了三百餘騎奔出莊門其餘的都守莊院門樓前吶喊此時二字妙又用鄒

淵鄒已藏了大斧只守在監門左側鄒淵鄒閏解珍解寶藏了暗器不離後

門解珍解寶孫新樂和已守定前門左右孫新樂和顧大嫂先撥軍兵保護樂

大娘子妙卻自拿兩把雙刀在堂前暫只聽風聲便乃下手顧大嫂在堂前

事齊備且說祝家莊上攔了三通戰鼓。放了一箇砲。把前後門都開。前莊門都開了

放下弔橋。放下弔橋一齊殺將出來。都殺出四路軍兵出了門。四下里分投去。厮

殺。臨後二字妙用孫立帶了十數箇軍兵。立在弔橋上。妙絕如門裏孫新便

把原帶來的旗號。插起在門樓上。妙絕如樂和便提着槍。直唱將出

來。妙絕如鄒淵鄒閏聽得樂和唱。便忽哨了幾聲。輪動大斧。早把守監門的莊

兵砍翻。十數箇便開了陷車。放出七隻大蟲。來各各架上。拔了槍。妙絕如一

聲喊起。願大嫂掣出兩把刀。妙絕如直奔入裏。把應有婦人。一刀一箇盡都殺

了。祝朝奉祝朝奉見勢頭不好了。卻待要投井。時早被石秀一刀剝翻。割了首

級。奉朝那十數箇好漢。分投來殺莊兵。後門頭解珍解寶。便去馬草堆裏放起

把火。黑猷冲天而起。妙絕如四路人馬見莊上火起。併力向

前祝虎見莊裏火起。直奔回來。妙絕如孫立守在弔橋上。大喝一聲。你那

厮那里去。攔住弔橋。妙絕如祝虎省口。便撥轉馬頭。再奔宋江陣上來。這

里呂方郭盛兩戟齊舉。早把祝虎連人和馬。搯翻在地。衆軍亂上。剝做肉泥。妙絕如

前軍四散奔走。孫立、孫新迎接宋公明入莊。正奇筆真正大筆東路祝龍

鬪林冲不住。飛馬望莊後而來。祝龍望後到得弔橋邊。是以勤寫見後門頭解

珍解寶。絕妙把莊客的屍首一箇箇擡將下來。火燄裏祝龍急回馬望北而起。猛

然撞著黑旋风。踉身便到。輪動雙斧。早砍翻馬脚。祝龍措手不及。倒撞下來。被

李逵只一斧把頭劈翻在地。祝龍祝彪見莊兵走來報知。不敢回直望扈家莊

投奔。祝彪又變一法却被扈成叫莊客捉了。綁縛下。正解將來。來見宋江。恰好

遇著李逵。只一斧砍翻祝彪頭來。祝彪兄弟一齊殄滅莊客都四散走了。李

逵再輪起雙斧。便看著扈成砍來。扈成見局面不好。投馬落荒而走。棄家逃命。

投延安府去了。後來中興內也做了箇軍官武將。此開中且說李逵正殺得

手順。直搶入扈家莊裏。把扈太公一門老幼盡數殺了。不留一箇。快人快筆叫小

嘍囉牽了有的馬匹。把莊裏一應有的財賦。捎搭有四五十馱。將莊院門一把

火燒了。快人快筆卻回來獻納。再說宋江已在祝家莊上正廳坐下。衆頭領都來

獻功。生擒得四五百人。奪得好馬五百餘匹。活捉牛羊不計其數。紀功宋江見

了大喜道。只可惜殺了。欒廷玉。那箇好漢。正嗟嘆間。

前並不見有一筆寫到事

至此忽然嗟嘆其殺了可惜文法疏奇之甚皆學史公筆也○讀此回並不見

關玉如何死與前文史進尋王進不見吸背店中頭陀不知何人三事俱極關

乃作者固欲人關

聞人報道黑旋風燒了扈家莊。砍得頭來獻納。宋江便道。前

日扈成已來投降。誰教他殺了此人。如何燒了他莊院。只見黑旋風一身血污。

腰裏插著兩把板斧。直到宋江面前唱箇大喏。

極其黑

說道。祝龍是兄弟殺了。

祝彪也是兄弟砍了。扈成那厮走了。扈太公一家都殺得乾乾淨淨。兄弟特來

請功。宋江喝道。祝龍曾有人見你殺了。別的怎地是你殺了。黑旋風道。我砍得

手順。望扈家莊趕去。正撞見一丈青的哥哥。解那祝彪出來。被我一斧砍了。只

可惜走了。扈成那厮。

宋江說只可惜殺了欒廷玉那漢李逵偏道

他家莊上被

我殺得一箇也沒了。宋江喝道。你這厮誰叫你去來。你也須知扈成前日牽羊

擔酒。前來投降了。如何不聽得我的言語。擅自去殺他一家。故違我的將令。李

逵道。你便忘記了。我須不忘記。那厮前日教那箇烏婆娘。趕著哥哥要殺你。今

卻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親。便又思量阿舅丈人。

忽然將上文一勾

便令下文異樣出色妙心妙筆

宋江喝道。你這鐵牛。休得胡說。我如何肯要這婦人。我自箇

處置。你這黑廝。拿得活的。有幾箇。李逵道。誰烏耐煩。見著活的。便砍了。

非為黑旋風快

心滿意正為一丈青死心場地也用筆之妙如此

宋江道。你這廝違了我的軍令。本合斬首。且把殺祝

龍。祝彪的功勞折過了。下次違令。定行不饒。黑旋風笑道。雖然沒了功勞。也喫

我殺得快活。

所謂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三打祝莊通篇以密見奇中問又夾敘李逵正復以疏入妙一文一疏密並行是奇筆

只

見軍師吳學究。引著一行人馬。都到莊上來。與宋江把盞賀喜。宋江與吳用商

議。要把這祝家莊村坊洗蕩了。石秀稟說起。這鍾離老人指路之力。也有此等

善心良民。在內。亦不可屈壞了。好人。

前文極寫石秀狠毒至此忽然作石秀勸宋江語作者正深表宋江之狠毒更過於

石秀也

宋江聽罷。叫石秀去尋那老人來。石秀去不多時。引著那箇鍾離老人來

到莊上。拜見宋江。吳學究。宋江取一包金帛。賞與老人。永為鄉民。不是你老人

面上有恩。把你這箇村坊盡數洗蕩了。不留一家。因為你一家為善。以此饒了

你這一境村坊人民。那鍾離老人只是下拜。宋江又道。

極寫宋江奸滑轉變

我連日在此

攪擾你們百姓。今日打破祝家莊。與你村中除害。所有各家賜糧米一石。以表

人心。忽然相忘便放出狠毒直要洗蕩村坊忽然提者便裝出人心又賜糧米一石連接二事絕不相蒙頃刻之間做人兩截寫宋江內小人而外君子真是

如鏡就著鍾離老人爲頭給散。一人一面把祝家莊多餘糧米盡數裝載上車。

金銀財賦犒賞三軍衆將其餘牛羊騾馬等物將去山中支用打破祝家莊得

糧米五十萬石。收足出軍本意宋江大喜大小頭領將軍馬收拾起身又得若干新到

頭領孫立孫新解珍解寶鄒淵鄒閏樂和顧大嫂并救出七箇好漢孫立等將

自己馬也捎帶了自己的財賦同老小樂大娘子跟隨了大隊軍馬上山當有

村坊鄉民扶老挈幼香花燈燭於路拜謝宋江等衆將一齊上馬將軍兵分作

三隊擺開連夜便回山寨話分兩頭且說撲天雕李應恰纔將息得箭瘡平復

閉門在莊上不出暗地使人常常去探聽祝家莊消息已知被宋江打破了驚

喜相半只見莊客忽來報說有本州知府帶領三五十壯漢到莊。突如便問祝

家莊事情李應慌忙叫杜興開了莊門放下吊橋迎接入莊李應把條白絹搭

膊絡著手。罪避出來迎迓邀請進莊裏前廳知府下了馬來到廳上居中坐了

側首坐著孔目。奇下面一箇押番。奇幾箇虞侯。奇階下盡是許多節級牢子。奇

李應拜罷。立在廳前。知府問道。祝家莊被殺一事。如何。李應答道。小人因被祝彪射了一箭。有傷左臂。一向閉門。不敢出去。不知其實。知府道。胡說。祝家莊見有狀子。告你結連梁山泊強寇。引誘他軍馬。打破了莊。前日又受他鞍馬羊酒。綵緞金銀。你如何賴得過。李應告道。小人是知法度的人。如何敢受他的東西。知府道。難信你說。且提去府裏。你自與他對理明白。妙 喝教獄卒牢子捉了。帶他州裏去。與祝家分辯。兩下押番虞侯。把李應縛了。衆人簇擁知府上了馬。知府又問道。那箇是杜主管。杜興。又突如 杜興道。小人便是。知府道。狀上也有你名。一同帶去。妙 也與他鎖了。一行人都出莊門。當時拿了李應。杜興。離了李家莊。脚不離地。解來。妙奇絕絕 行不過三十餘里。只見林子邊。撞出宋江。林冲。花榮。楊雄。石秀。一班人馬。攔住去路。妙奇絕絕 林冲大喝道。梁山泊好漢。合夥在此。妙奇絕絕 那知府人等。不敢抵敵。撇了李應。杜興。逃命去了。妙奇絕絕 宋江喝叫趕上。妙奇絕絕 衆人趕了一程。回來。說道。我們若趕上也把這箇鳥知府殺了。但已不知去向。妙奇絕絕 便與李應。杜興。解了縛索。開了鎖。便牽兩匹馬過來。與他兩箇騎了。妙奇絕絕 宋江便

道。且請大官人上梁山泊躲幾時。如何。奇絕妙絕。○真是不勞李應道。卻是使

不得。知府是你們殺了。不干我事。宋江笑道。官司裏怎肯與你如此分辯。我們

去了。必然要負累了你。既然大官人不肯落草。且在山寨消停幾日。打聽得沒

事了時。再下山來不遲。當下不繇李應杜興不行。大隊軍馬中間如何回得來。

華下。夏。夏。夏。夏。一行三軍人馬。迤逦回到梁山泊了。寨裏頭領晁蓋等衆人。搥鼓吹笛。

下山來迎接。把了接風酒。都上到大寨裏聚義廳上。扇圈也似坐下。請上李應

與衆頭領都相見了。兩箇講禮已罷。李應稟宋江道。小可兩箇已送將軍到大

寨了。既與衆頭領亦都相見了。在此趨侍不妨。只不知家中老小如何。可教小

人下山則箇。吳學究笑道。大官人差矣。寶眷已都取到山寨了。貴莊一把火已

都燒做白地。大官人卻回到那里去。李應不信。早見車仗人馬隊隊上山來。絕奇

絕妙李應看時。卻見是自家的莊客。並老小人等。李應連忙來問時。妻子說道。你

被知府捉了來。隨後又有兩箇巡簡引著四箇都頭帶了三百來土兵到來抄

扎家私。又補出一番奇事。奇絕妙絕。把我們好好地叫上車子。將家裏一應箱籠牛羊馬匹。

驢。驟。等。項。都。拿。了。去。又。把。莊。院。放。起。火。來。都。燒。了。又向妻子口李應聽罷只叫
得。苦。晁。蓋。宋。江。都。下。廳。伏。罪。道。我。等。兄。弟。們。端。的。久。聞。大。官。人。好。處。因。此。行。出
這。條。計。來。萬。望。大。官。人。情。恕。李。應。見。了。如。此。言。語。只。得。隨。順。了。宋。江。道。且。請。宅
眷。後。廳。耳。房。中。安。歇。李。應。又。見。廳。前。廳。後。這。許。多。頭。領。亦。有。家。眷。老。小。在。彼。便
與。妻。子。道。只。得。依。允。他。過。宋。江。等。當。時。請。至。廳。前。敘。說。閒。話。衆。皆。大。喜。宋。江。便
取。笑。道。大。官。人。你。看。我。叫。過。兩。箇。巡。簡。并。那。知。府。過。來。相。見。妙奇那。扮。知。府。的。是
蕭。讓。妙奇扮。巡。簡。的。兩。箇。是。戴。宗。楊。林。妙奇扮。孔。目。的。是。裴。宣。妙奇扮。虞。侯。的。是。金。大
堅。侯。健。妙奇又。叫。喚。那。四。箇。都。頭。卻。是。李。俊。張。順。馬。麟。白。勝。妙奇李。應。都。看。了。目。睜
口。呆。言。語。不。得。宋。江。喝。叫。小。頭。目。快。殺。牛。宰。馬。與。大。官。人。陪。話。慶。賀。新。上。山。的
十。二。位。頭。領。乃。是。李。應。孫。立。孫。新。解。珍。解。寶。鄒。淵。鄒。閏。杜。興。樂。和。時。遷。女。頭。領
扈。三。娘。顧。大。嫂。同。樂。大。娘。子。李。應。宅。眷。另。做。一。席。在。後。堂。飲。酒。大。小。三。軍。自。有
犒。賞。正。廳。上。大。吹。大。搥。衆。多。奸。漢。飲。酒。至。晚。方。散。新。到。頭。領。俱。各。撥。房。安。頓。次
日。又。作。席。面。會。請。衆。頭。領。作。主。張。宋。江。喚。土。矮。虎。來。說。道。我。當。初。在。清。風。寨。時。

許下你一頭親事。尺文情如瀑布千懸懸掛在心中。不曾完得此願。今日我父親

有箇女兒招你爲婿。尺實明是一丈青矣却又作此一閃宋江自去請出宋太公來。

引着一丈青扈三娘到筵前。宋江親自與他陪話說道。我這兄弟王英雖有武

藝不及賢妹。是我當初曾許下他一頭親事。一向未曾成得。今日賢妹你認義

我父親了。衆頭領都是媒人。今朝是箇良辰吉日。賢妹與王英結爲夫婦。一丈

青見宋江義氣深重。推卻不得兩口兒。三字聯合只得拜謝了。晁蓋等衆人皆

喜。都稱頌宋公明。真乃有德有義之士。當日盡皆筵宴。飲酒慶賀。正飲宴間。只

見山下有人來報道。朱貴頭領酒店裏有箇鄆城縣人。在那里。誰要來見頭領。

晁蓋宋江聽得報了。大喜道。既是這恩人上山來入夥。足遂平生之願。正是恩

讐不辨非豪傑。黑白分明是丈夫。畢竟來的是鄆城縣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宋江輕入險地。屢折多人。當鳥驚獸散之會。忽得學究之

機謀。適乘孫立之入夥。交結欒廷玉。而不辭。應援祝三傑。而能信。欲取黃信

楊林。秦明。王英。鄧飛。而先予石秀以驕之。以故六漢脫網。三傑藁街。祝家大

廈萬間。盡付火光一炬。造化郇庇梁山。是何心哉。

又曰。人言逼上梁山。言乎有激而成也。其最狠毒者。如假攻青州城。而迫秦明。如燒李家莊。而逼李應。如殺了衙內。而迫朱仝。如用鈎鎌槍。而逼徐寧。如寫假書。刻假印。而逼蕭讓。金大堅。如寫反詩。給李固。而迫盧俊。義人間惡姻緣。大率類此。

鄧狂言索隱

顧大嫂掣出兩把刀。直奔入房裏。把應有婦人。一刀一箇盡都殺了。祝家莊一團練耳。作者何必并其全家而盡殺之。豈其彼之罪惡。亦與官僚等乎。曰。團練不盡可殺。而祝氏則實有當殺之罪。文中已定此獄矣。石秀之迷路也。得鍾離老人以指其迷。「那老人道。這村裏姓祝的最多。惟有我覆姓鍾離。土居在此。」夫既曰姓祝最多。而又曰惟有我土居在此。則是非祝姓者之人。何其太少。而且以明祝姓之未必爲土居也。仗大族強宗之力。以橫行于鄉村。則彼之財產。何所自來。而彼同姓不宗。依託宇下者。固不知其凡幾。甚則有如元時漢人。改易爲蒙古人之姓名者矣。雖曰彼固毫無廉恥乎。然其所以迫而爲此者。實以其非此不能苟圖富貴之故。自家族主義發達以來。或以其富。或以其貴。或以其

衆流爲土豪惡霸。恬然不以爲怪。祝扈李三莊之家事人物。大都如此。而揆其情事。則勢力實有等差。扈氏雖愚。而兵力頗弱。非倚祝氏之姻親。亦不至結局之禍。李氏雖惡。而誓詞自假。非因祝氏之勢迫。或不至受梁山之兵。故李扈之罪。作者本不於其結局處放寬。而祝氏之以豪富爲惡。借口平賊者。又安能不治其禍水滔天之罪乎。且宋江之請打祝家莊也。亦曾有宣言矣。『卽日山寨人馬數多。錢糧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尋他。那厮倒來吹毛求疵。因而正好乘勢去拿那厮。若打得此莊。倒有三五年糧食。』夫預計一莊之糧食。可以養活全山寨人三五年之命。雖令所算不符。亦已可爲巨富者。『宋江又道。我連日在此攪擾你們百姓。今日打破了祝家莊。與你村中除害。所有各家賜糧米一石。以表人心。就著鍾離老人爲頭給散。』一面把祝家多餘糧米。盡數裝載上車。金錢財賦。犒賞三軍衆將。其餘牛羊騾馬等物。將去山中支用。打破祝家。得糧五十萬石。』審是言之。則是此地百姓。尙有所得而無所失。除散餘及毀餘者而外。其值已當以百萬計。而不動產尙不在其間。而又微言其非土著之人。是其爲富之術。已非鄙人之所敢信。况如此富豪。卽當膽小而重愛和平。一聞寇警。卽宜遷去。卽或萬不得已。而築寨自保。亦斷不得以鄉里團防。宣言平賊。則是蓄有野心。當如前篇所論辦團練者之種種流弊。若謂此物亦係衆人所同有。則彼固當然爲首富。亦何爲斂取衆人之物。禁令彼小康之家。不得出

走以自便。而以護我之故。同居危地乎。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祝莊與曾頭市。其當之矣。孫立守在弔橋上。大喝一聲。你那厮那裏去。攔住弔橋。此內間之結局也。夫內間之事。行之甚難。而效力極大。然欲其坦然無疑。則非有與之極親密之情誼。終恐破露。種族戰爭之世。往往卽用敵人之本種。使自相爭持。而我收其漁人之利。而內間亦其法之常用者。今言回師。卽此義耳。昔人有言。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尙在殷。此其事之有無。誠不足深辨。但主張用間者。至于以弔民伐罪之師。伺之于陰謀詭計之列。其爲兵家破敵必需之計。盡當無疑義。至于秦滅六國。而用間之術尤工。往往卽用其本國之大臣。并其遊客。漢高乘之用彭越。用英布。并用周殷。雖有范增。而項王終無能爲力。况其并此而無之者乎。南宋之敗。金人用張邦昌。用劉豫。用秦檜。用五路叛將。復繼之以用吳曦之據蜀。元之興。用呂文德之徒以滅宋。利用呼沙虎之徒以滅金。亡國敗家相隨。屬而彼昏不悟。此屈原懷沙。所以發憤于靳尚上官子蘭等輩也。然而八閩我則害我閩人則利。時會所乘。亦何嘗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黑雲龍虎韓常之徒。何嘗不可以呼岳爺。吳克誠與燕王部下之番騎。又何嘗不可以歸命。而我之仕于其朝。而據有兵柄者。亦何嘗不可以入其巢穴。坐其城門。而覆之山下乎。全書寫軍官之降梁山者。皆從此義極力收剔而出。青州則賺之以呼延灼。大名府則攻之以關勝。曾頭市則賺之以

郁保四。而此篇則更寫得詳盡無遺。以垂爲利用內間者之法。而并陰示革命者以深防內間之戒。關勝輕信呼延灼。晁蓋輕信法華寺僧人。皆于此一段情事。有互相照應之妙。若專從孫立本身上立論。謂其誑騙。廷玉爲負友。則何異癡人說夢。蓋以正面論。則彼既已爲強盜。而何有于同師之人。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若以文意論。則何嘗以孫立爲重輕哉。

只可惜殺了欒廷玉那箇好漢。金評以爲廷玉之死。春秋爲賢者諱。故缺之而不書。其并不書正北領軍之名者爲殺廷玉則惡之也。且公然將本文軍官武將四字。解作扈成終成大將。名在中興。以爲是作者愛惜英雄乎。抑以爲欒廷玉與扈成者。一經反對宋江。卽爲英雄而好人者乎。何其與作者之用意。實相反背。故不可以不深言其故。以明布宗旨也。作者十分愛惜平民。卻只有幾分愛惜英雄。而責備之意。法不稍寬。才如林冲。品如武松。猶且不肯放過。而廷玉何以稱焉。扈成之絕無足道。已如前論。而何論英雄之真者。當以其人之全體爲斷。不當以其一部分之武勇爲言。如曰武勇。則史文恭能力勝秦明。實不常在廷玉下。諱此而不諱彼。其意決不可通。水滸事實。皆從理想造出。以其行事。定彼結局。自然有其精義之所存。若其并此而無之。則本非實錄。而以一人僞造之事實。尙不能自圓其說。抑何足貴。彼歷史家之搜輯。更無可以致力而難于論斷。若哲學家之理想。從何著手。吁。此吾國小說。

之所以無大觀。而足以與西人爭長者之罕見也。以鄙人之意度之。則作者固造爲廷玉不死之見狀。使之豁然發見于紙上。以別寄其遐思者。「只見莊兵報道。今日宋江分兵。做四路來打本莊。」此是探報之辭。本不能十分認真。圍師必缺。亦屬常情。廷玉適走此無兵之一面。亦不過適逢其會耳。「正東上一彪人馬。當先一箇頭領。乃是豹子頭林冲。背後便是李俊阮小二。約有五百以上人馬。正西上又有五百來人馬。當先一箇頭領。乃是小李廣花榮。隨背後是張橫張順。正南樓上望時。也有五百來人馬。當先三箇頭領。乃是沒遮攔穆弘病關索楊雄黑旋風李逵。」寫得何等明了。下文緊接「四面都是兵馬。戰鼓齊鳴。喊聲大舉。」在戰術爲虛張勝勢。在文法爲特設疑團。且以廷玉之勇。秦明不能當。則陣斬必當需林冲。射殺必當需花榮。宋江各路只有五百人馬。而主帥又以有孫立內應之故。必當隨正東人馬之後。直攻前門。本文云。「各人上馬盡帶了三百餘騎。」是則廷玉走此正西北一道者。原非宋江之所重。留此一條走路。以免于困獸之鬥。自是兵法所宜有。即令亦有五百人馬。而此時在事之人。已無能與廷玉爲勁敵。而兵力亦非決不相當。廷玉之能出重圍。其亦明白如畫矣。願作者以故設此疑案。以待閱者之推尋者。一則以著宋江之詐。一則以定廷玉之獄而已。軍鋒既極。失此健者。既不能收爲我用。又恐其終爲人用。故作此語以鎮軍心。兵家狡獪。大都如此。廷玉已走。其誰從而

問之。且走而竟無下落。又誰從而思之。若以廷玉之爲人而論。則教師者。不過仍是一遊民耳。倚託豪門。張皇軍事。且徒勇無謀。敗乃公事。其罪之當死無赦。與會頭市之史文恭等。顧南宋以來。奔敗之將。邀幸苟免。而一旦降服于他族。翦其祖國。實爲作者之所不忍言。而事實上又不能以爲無有。金評以中興之有無其人爲比較。獨不曰南走粵。北走胡。棄壯士以資敵國。爲宋家所私憂而竊嘆乎。作者于此一輩人。恨不得盡取而殺之。故殺之以宋江之口。實殺之以作者之心。而其不死猶死者。作者乃不復過問。立義最精。而稱名尤切。變者團變。元象也。廷者朝廷。王者寶也。若以爲此輩人者。固元室所利用以爲寶貝者耳。西北者。對東南而言。宋金元之比例也。史文恭者。當解作史文之恭順者。扈成二字。出于賈誼所言。使扈成之廟。尊爲太宗。上并太祖。爲宋高而發也。總之水滸除去額外之人。皆在可殺之例。殺盜賊以總賬。殺其他以碎賬。其當殺而不殺者。實在處于勢用上之所不能。且亦絕無不漏網之理。而扈成與樂廷玉史文之徒。尤從旁穿穴而用意。至爲曲折者也。豈肯以好人當盜賊之戰。哉。石秀稟說起這鍾離老人。指路之力。也有此等善心良民在內。亦不可屈壞了好人。鍾離土居。實有深意。相傳漢鍾離以征羌兵敗。逃走入道。今之所稱八仙中漢鍾離者是也。故意中隱藏一漢字。以爲是固吾族之遺民焉耳。且鍾離本係軍人。又與羌戰。以此託意。尤非無因。願洩漏秘密。私通敵人。遺民

之職志。固當爲之。若出于良民。則其事不可以訓。而况其輸情于盜賊乎。且出于良民而老人者。其情事尤不相合。雖曰土著爲客居所欺。單身爲大族所擠。於天理人情上。應當有洩憤之舉。然而田疇因劉虞之故。以盧龍故道。告曹操以報袁氏與匈奴蹋頓。功成不肯受爵。至今猶有所助非人之譏。而又必非易致之事。此皆作者意中之所有。而非作者筆下之所當有者也。惟託之于不知。而但憑憐念。一折了本錢。而不得鄉的人。爲辭。則石秀自爲盜賊。老人自爲慈善。各行其事而不相妨。作者每於其宗旨手段兼用。處處過細。當以類推。

